# 游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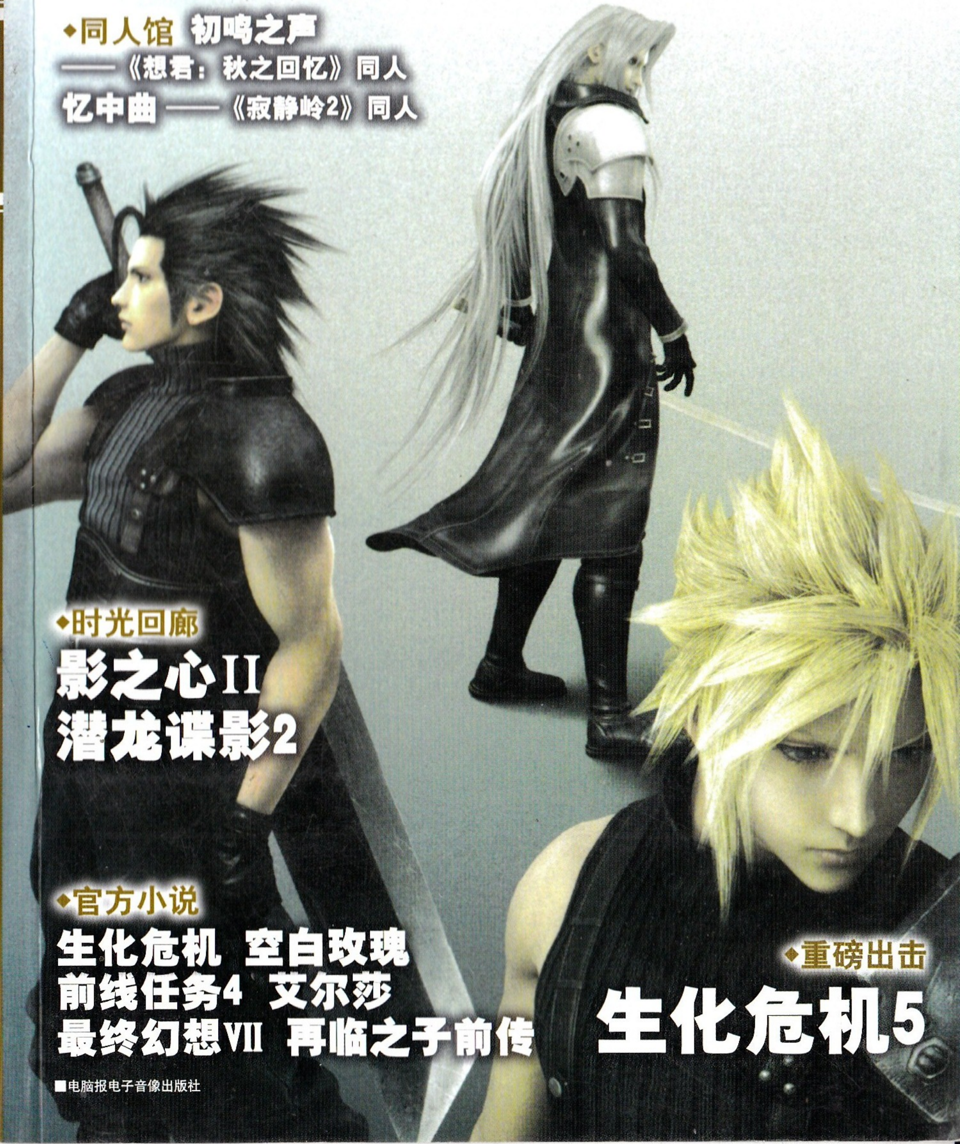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25
三位一体
CD-ROM
2009.4

◆同人馆 初鸣之声

——《想君：秋之回忆》同人

忆中曲——《寂静岭2》同人



◆时光回廊

影之心II

潜龙谍影2

◆官方小说

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最终幻想VII 再临之子前传

◆重磅出击

生化危机5

■电脑报电子音像出版社

■光明之风



# 最终幻想

关于这篇卷首，原本我想谈谈利用PC来享受次时代游戏的事情。后来转念一想，我又觉得在什么平台上来体验游戏这种行为，其实是件挺私人的事情。比如我花了将近三天的时间将一个大小为7.5G的游戏下载到电脑上，其实这也不比直接花五元钱买张盗版游戏光盘更划算，但最起码结果是一样的。当然，每当看到PS3用户时，我那脆弱的心灵还是会不由自主地颤抖——少则300，多则500（单位是人民币）的正版游戏并不是我所能承受的。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经常用带着崇敬与憧憬的眼神看着暗星老大与清雨大师了。扯远了，总之这番话的大概意思就是，我对游戏还是比较有爱的，只不过喜欢用一种比较省钱的方式来享受而已！好，接下来咱们把话题转回到这篇卷首的题目吧……

众所周知，伴随着《FFⅦACC》的发售，《FFXIII》的试玩版也终于和各位苦苦期盼的玩家见面了。首先要说的是，我并不喜欢RPG游戏，而且在我成为本刊编辑之前更是未曾碰过"《最终幻想》系列"的任何一款作品。所以当我在2005年首次欣赏CG电影《FFⅦAC》时，开场三十分钟后直接进入了梦乡，并在影片最后三十分钟时醒来，欣赏了一场并不算特别精彩的打斗。很显然，我忽视了影片一开始的提示"谨以此片献给曾经爱着这个世界，并与这个世界中的同伴一同经历过的人们"。时隔四年之后，我终于将《FFⅦ》从游戏到AC、BC、CC、DC的整个剧情都弄懂了，可是"《最终幻想》系列"早已经发展到第十三代了……

其实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搞不懂，为什么这些游戏全都要冠以"最终幻想"之名？由不同主角，在不同的世界，展开的不同冒险——除了从二代开始出现的"希德"这个名字贯穿始终，以及经常会出现的几个召唤兽之外，我实在找不到这些游戏的其他共同点。无论是电影"《007》系列"，还是游戏"《如龙》系列""《战神》系列"，都有一个固定的主角（即便007的演员换了一个又一个，但主角的名字始终是"詹姆斯·邦德"）。虽然"《最终幻想》系列"的大部分作品，其质量都非常不俗，在玩家中也获得了比较高的评价，但我想说的是，难道不挂上"最终幻想"这块金字招牌，玩家就会无视游戏本身的质量而不买帐吗！"最终幻想"到底是玩家不可抗拒的诱惑，还是制作公司的免死金牌？我倒是要看看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真正的《'最终'幻想》。

说了这么多个人看法，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看着网络以及杂志上各种有关《FFXIII》报道，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和这个系列产生了同步感。

也许，我的"最终幻想"可以从现在开始！

……夜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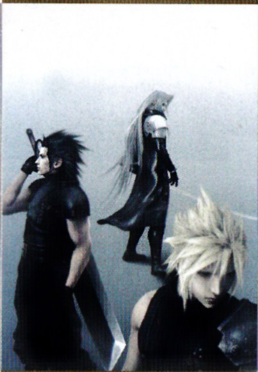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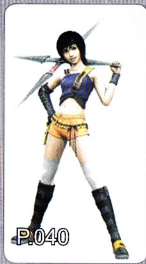
# 游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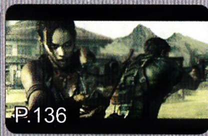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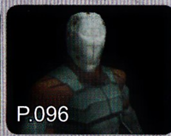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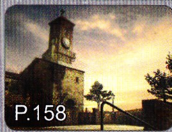
Tot.25
2009.4









封面用图：最终幻想VII
封面设计：紫血漪


卷首语 …… 001

特别企划 飞越死人院 …… 003

官方小说 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 …… 014
最终幻想VII 再临之子前传 …… 040
前线任务4 …… 056

重磅出击 生化危机5 …… 136

时光回廊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 …… 096
影之心 II …… 158

同人馆 初鸣之声
——《想君：秋之回忆》同人 …… 204
忆中曲——《寂静岭2》同人 …… 213

游戏议会 如龙3 …… 222

游书苑 …… 224

名场面 正确的选择——《维纳斯与布雷斯》 …… 226

幻彩花园 …… 228

读编往来 …… 235

小编寄语 …… 240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
对外合作：（023）63658933
读者服务：（0931）8674805
印 刷：深圳佳好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0931）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9年4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9年4月
定 价：9.80元
书 号：ISBN 978-7-89476-147-7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读者服务部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本刊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将原杂志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文/多拉☆梦 编/夜蓝

# 飞越死人院

## ——丧尸游戏巡礼

**当地狱已经被死者填满，它们就只能重返人间。**

——电影《活死人的黎明》

“丧尸”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那就是一堆血肉模糊的恶心玩意，勉强能辨认出人的外形，嘴里只会发出“嗬嗬~”音，虽然牙齿和指甲很尖利，但是移动速度慢得令人发指，就算是宅在家里三年没有出门的人也未必会跑输它，它能依靠的只是庞大的群体优势……

不要不承认，你玩生化危机的时候，是不是想过只要把小半个超市里的食物和水收集到家里，就能依靠牢固的防盗门坚守到救援来为止？是不是想过老子蹬一辆自行车就能把这帮笨蛋甩到几里地外？是不是想过只要自己穿得够厚就不会被撕下一块肉？

是不是有时候觉得，其实自己也可以成为《生化危机》的主角？

……你以为，门外那些“行动迟钝，头脑简单”，但数量几乎等于整个城市人口的倒霉蛋，到底是怎么变成那副德行的啊？！

你不至于以为自己比这个城市里99%的人更强壮，更聪明，更懂得怎样求生吧？如果你有这种自信，估计不会在这里看我这篇文章。必须承认，包括你我在内的99%以上的人，不管读了多少研究报告，看了多少电影，玩了多少游戏，在这种危机事件面前都只能扮演正牌主角冲出房门时顺手殴倒的背景NPC……

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才行！至少我们也要有点追求，以生存为第一要务吧！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以科学的、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精神，深入探讨“丧尸”这种间于生死之间的怪物，并从中找到求生之道。

注：

1.本文不讨论如何打败BOSS级敌人，你能打败它的话就不用看这篇文章了。

2.本文不以打倒幕后黑手、拯救美女或追查事件真相为目标，有上述意向的读者请到隔壁的主角培训班。

3.本文不提倡任何反人性行为，例如用同伴当炮灰，虐杀无辜人士等，因为按照一般丧尸作品的规律，好人可能逃不掉，坏人肯定逃不掉。

4.本文只考虑读者做为普通幸存者的立场，如果读者打算站在主角、疯狂科学家或丧尸角度，请出门左转重新报名。

5.本文不考虑“全世界已经被丧尸毁灭”的极端情况。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把“这种东西”看透了，自从它在海地岛的巫术中诞生以来，关于它的话题从未间断，研究它的专题可以堆起小山，但每当危机爆发时，受害者依然密密麻麻，尸山血海。

追溯丧尸的历史，在“现实”中自然是起源于小说《奇幻岛》里的海地伏都教，再往前追溯就是安哥拉土著信仰的伏都教神灵“Nzambi”，意思是“鬼魂”或“逝去的灵魂”，后来是通过电影才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但是！这些资料一点用都没有！我们要知道的，是怎么在遇到“万一”的时候逃生！

那么还是从“案例”里找生路吧。



## 奇幻型

首先我们来把丧尸排个等级。最低等、最弱的丧尸出现在什么类型的作品里呢？出乎意料之外，虽然丧尸这种东西属于超现实的奇幻生物，但奇幻背景下的丧尸却出奇的弱。简单的说，如果你是一名中世纪奇幻背景下的骑士或魔法师，你的世界里有精灵有魔族有龙的话，“丧尸”能算个什么玩意儿？！那是超现实生物中的最底层！炮灰！

玩过DQ系列的人都知道，那东西到中后期根本连交经验值都不够资格，那么对前期的角色威胁又如何呢？我们知道，丧尸对普通人最大威胁有两个方面，一是见血封喉般的感染力，只要被撕咬破一点皮就相当于拿到了死刑判决书；二是人海战术，密密麻麻的丧尸塞满每条街道，咬不死你压死你。这两个武器加起来的威力简直堪比原子弹，杀伤力大范围广，还无法救治，乃丧尸一族在江湖上混饭吃的最大本钱。

可你看看奇幻背景下的丧尸是什么样！几乎没有丧尸附带毒属性，更没有丧尸附带“不可逆转的毒属性”，再加上可以消除一切不良状态的“教会”这种东西存在，直接废去了丧尸一族的一半武功！被咬了？没关系，本教会的服务质优价廉，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别说被丧尸咬了一口，就算你被撕得只剩个头了，本教会照样可以在三秒钟内把你恢复如初！这么尽善尽美的服务只需要一个金币哟！

至于另一个武器“人海战术”就更别提了，在从农村出来的纯朴小伙子都能练成超必杀技的世界里，丧尸要想组成集团军规模基本不可能，这个世界的军事实力强着呢，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中世纪的城镇里挤满了丧尸？不要说城镇里，就连逃到

恶魔城最下层，HP不超过5的那帮可怜虫，还要被某些无良猎人挥舞着皮鞭主动来清地图，已经不是“惨”字能形容的了。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突然大魔王得势了，眼看要统一世界了那种黑暗世界观的作品，问题是我记得那往往出现在H游戏里，而且那种丧尸也是最低级的敌人……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单论“丧尸”这个种族的话，奇幻世界里的丧尸是最弱的，比拿着刀的小流氓还弱，单个出没、动作迟缓、攻击力低还不带传染性，就算是长期运动不足的宅也可以开开心心出门……不，之前的总结都对，但这个结论还是有点问题。

诚然镇外那稀稀拉拉的几个丧尸确实不能构成威胁，问题在于，你出门碰到的绝对不会只有丧尸。吸血鬼得有吧，狼人得有吧，兽人得有吧，精灵矮人魔族龙族……明白了吧，丧尸之所以弱，是因为这个世界不需要它强。你确实不需要担心丧尸，不过你得担心其他的超现实生物，它们可比丧尸生猛多了！

最后，不要因为之前的文字就对所有奇幻世界里的丧尸掉以轻心，世界如此之大，总会出现几个怪胎，比如CAPCOM的《恶魔战士》里就有个叫什么扎贝尔（Zabel）的，言之凿凿地对外宣称自己是丧尸，但这家伙跑跳腾挪灵活之极，绝对是扮猪吃老虎的典型。

## 超活力型




在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奇幻世界的丧尸之后（它们真的很安全，就是“别的东西”太可恶了！），我们不得不忍痛踏入“现实”的领域。

以现实世界为背景的丧尸最初都是邪教的产物，在20世纪40年代，巫毒教丧尸满地乱走，这种情况下对付丧尸倒很好办，直接殴倒背后施法的邪术师就行。这种丧尸理所当然随着时代进步而没落了——那根本是被催眠的普通人嘛！相信即使是我们的读者，在面对这种傻愣愣的笨蛋时也可以想到一万种解决办法！（编辑：什么叫“即使是我们的读者”，你给我解释清楚！）

再往后就出现了我们熟悉的那帮科学家。在我们所熟悉的故事中，这帮脑袋被门板夹过的家伙总是会鬼迷心窍地沉迷于人体改造，并且在最后成功地把自己贴进去。但是人的智商毕竟有差异，疯子们的研究成果并不一致，不可能所有丧尸都带着同样傻笑，所以我们也要小心鉴别，以便采取相应步骤。

丧尸都具有传染性，即使再强壮的人也无法抵挡它的病毒感染，万幸的是丧尸

病毒传染的途径不多，大部分都是体液，虽然也有通过水或土壤传播的案例（例如《生化危机》中那些从墓地里爬起的受害者），不过就目前来看，这只是极个别的变种罢了，这些变种主要针对死人，丧尸对活人威胁最大的部分依然是指甲和牙齿。

我们首先要判断的是，到底门外那些嗷嗷叫着的家伙属于哪一类?

就普通丧尸的水准而言，最可怕的莫过于电影《惊变28周》里的丧尸，这部作品里的丧尸品种都保持着超乎我们想像的活力，不像其他作品里的丧尸只会徒劳地摇晃防盗门，连上楼梯都不会，惊变系列的丧尸跟吃了兴奋剂一样，上蹿下跳，它们会不停攻击你的门窗，寻找破绽，直到破门而入，把你撕成碎片为止!

如果只是活力充沛，《惊变28周》的丧尸还不算特别可怕，但它还有额外两项附加技能，一是跑得快，这一点对广大御宅族简直就是绝杀，你想像一下，自己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冲出家门打算骑上自行车逃之夭夭，却发现丧尸们以不逊于你骑车的速度在后面穷追不舍，而且过了N小时也不见体力减弱的迹象，倒是路上加入围捕的丧尸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来看《惊变28周》里丧尸的第二个杀招：超强感染性！你以为自己被咬一口，抓一下之后还有机会去找药草吗？看看这些丧尸活蹦乱跳的劲儿，你就能想像到它们身上的病毒多有精神吧？你觉得这样的病毒进入你体内，你的免疫系统能抵抗多久呢？12小时？1小时？30分钟？对不起，你能坚持30秒就已经很不错了！电影里就经常出现这种场面：A被丧尸咬了，B赶紧把他拖到一边，然后眼疾手快地击杀了那头丧尸，然后回过头来打算问问A伤势如何，A已经变成丧尸朝他扑过来！

可怕吧，可怕吧！当满地都是这种变态级丧尸的时候，我们最好祈祷不用出门，在楼下车库里就有一辆加满油放满补给品的跑车，或者直升机已经在你头顶盘旋，上面的人正尽职尽责地用机关枪帮你清理敌人，否则的话，你还是想一个轻松无痛苦的自杀方法比较好。啊？你问我为什么没有列出可行的逃生方案？拜托喔，原著里整个英伦三岛都被毁灭了，我不过是个挣稿费的……



## 生活型

太阳快要落山了，山里的雾气开始逐渐弥漫起来，而你在这个从未来过的地方迷了路。这时候你眼前出现了一个小村，村里一片和平景象，你透过雾气，隐隐约约看见村口好像有个慈祥的老大爷在屋边磨柴刀，你打算过去问问路——

然后老大爷举起柴刀就朝你杀过来了，那全身散发出的深切杀意，就像你昨天刚刚烧了他的房子，还把他的全家老小都吊死在村口一样。

这就是由《死魂曲》为我们带来的“尸人”一族，它们属于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类型，特点是群居性和隐蔽性，往往以整个村子为据点，但是不扩散，同时还保持以往的生活模式，如果你在村里装一个摄像头进行监视，会发现村民们除了交流少一点，动作慢一点之外没什么异常，但是一旦有外人进入，那就会像捅了马蜂窝一般在瞬间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严格来说，尸人并不像我们熟悉那些的丧尸，他们没有传染性，身上也没有腐烂，甚至还能保有生前的部分记忆和技能，足以让其他作品里衣不遮体的同类眼红到死，也因此让我们一度认为这种怪物不能算丧尸——直到《生化危机4》出现（你说生化系列的敌人不能算丧尸我就跟你拼了）。

排除开成因，《生化危机4》里的普通敌人简直就是尸人的兄弟，都是平时不声不响突然暴起伤人的主儿，他们甚至还能熟练运用各种工具，着实让见惯了大风大浪的里昂有点不习惯，不过他是经历过浣熊市地狱的专业人士，很快就稳定了情绪，继续熟练地把村民们一个个轰成渣。

可我们无法在里昂同志身上吸取任何经验啊，他可是对所有武器了如指掌并且拥有超越人类的体力（看过最新那部CG电影《生化危机·恶化》吧，里昂被最终BOSS一巴掌扇出20米后，迅速爬起逃离险境的反应绝对是超人级别），至于读者们，咳，真的不是我看不起你们，在离开军训基地后能有10个人摸过真枪就已经很不错了吧……

所以，要对付这些生活型丧尸，诀窍还得重新在《死魂曲》里找。不过《死魂曲》主角们的表现同样令我们失望，基本上都是失败例子。学生，老师，巫女，作家，学者，牧师，医生，猎人，杂志编辑，护士，警察，军人……《死魂曲》系列将这些熟悉的职业统统列出来，并一一推出去接受尸人的考验，其结果是非常让人沮丧的。因为真实，所以才可怕，“生活型”丧尸带给我们的是一个现实到毛骨悚然的世界，让我们了解到身边的任何物件其实对眼前的危机都毫无帮助，我们的身分和经验对这一切只能束手无策，只有极少数带有“主角光环”的人能拼杀到最后，还不一定能活命。

结合众多炮灰的例子来看，我们只能总结出很有限的几条，比如不要相信那个惟一向你示好的人，不要在颜色古怪的水里泡澡，不要有无谓的心慈手软，平时要加强体育锻炼等等，最关键的一条是，千万不要独自前往一个陌生的小村或海岛，除非你警校毕业并已经经历过一次最严重的丧尸危机，之后的几年还在中情局帮助下刻苦训练，从未懈怠。

还好就目前来看，生活型丧尸习惯于偏安一隅的乡下生活，从来没听说过大城市里有这样的危险社区，所以住在城市里的读者可以暂时安心。至于住处比较偏僻的读者，嗯，其实也不必担心，根据少数几个案例来看，当你所在的村子变成异界时，你基本没有可能成为幸存者。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你推开门，发现视线所及之处雾气蒙蒙，天上下着奇怪的红雨，与外界通讯完全中断，你周围的人都露出诡异的目光……那别想了，向远方奔跑吧，勇敢的少年啊我相信你会创造奇迹的！

## 杂鱼型



按理说，这种丧尸是最典型也最容易解决的，喜欢挤成一堆，抵抗力差，移动速度也不快，惟一胜在密密麻麻数不胜数，俗话说蚁多咬死象，就算是超级量产炮灰型丧尸，被大批量缠上了也会让人头痛。

这里最好的例子就是《死亡之屋》，该作品里的丧尸就是不折不扣的杂鱼，杂到丢弃了“攻击丧尸一定要破坏其脑部，否则它依然有感染力和杀伤力”的原则，打到肩膀都能让它飞出几米外并再起不能，想来用铁锹乃至折凳对付它们并不困难，如果只有一两个的话，相信即使是宅如本书读者也能顺利逃生。（编辑：“这次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什么叫‘即使宅如本书读者’！”）

但杂鱼就是胜在量多，多到让你头皮发麻，死亡之屋的主角都不是什么无辜平民，乃是事先做好充分准备，训练有素，并且在身上暗藏机器猫次元口袋，拥有无限弹药的特工！即使是这样的精英人员，在面对铺天盖地的丧尸群时依然手忙脚乱，1、2代时还能硬撑着用手枪一个个的打，到3代终于忍不住拿出了散弹枪，但这还不够，虽然丧尸们一如既往不经打，却依然让特工人员们难以招架，于是在4代里他们又改成了冲锋枪+手雷的组合，可惜街机厅里依然躺满英雄们的尸骨，机厅老板则像最终BOSS那样怪笑。

大家也别不服气，不要以为“这种东西围上来也没什么了不起，老子发个无双就扫死一大片”，要知道《死亡之屋》里出场的丧尸虽然不经打，不过攻击力却是异常惊人，就算你是有施瓦辛格般的体魄，被抓到3次也必定要当场仆街，我相信广大读者们应该没有《黑客帝国》的尼奥那种身手吧?

那么，如果真的衰到爆，被上万只杂鱼丧尸困在家里了，那该怎么办呢? 相信我，这时候应该也没有什么管市容市貌一心要创建卫生城市的老大妈盯着你了，得稍微狠一点儿。

具体怎么做呢? 回到厨房，找几个空瓶子，没有空瓶子就把酱油瓶子倒空（反正你暂时也打不了酱油），往里面灌汽油啊酒精啊香蕉水啊这种易燃液体，然后加上纱布做成简易的莫洛托夫燃烧弹（具体做法和使用法略，大家可自行采访去年年底在亚丁湾英勇抗击海盗的我国货船“振华4号”船员，相信他们很有心得），再提个经砸的够硬的东西，哑铃就行，XBOX360也行，学校食堂早上卖的馒头更好，先用燃烧弹开路，再用手头的东西揍最近的丧尸，总之坚持到有车的地方，开车撞出一条血路，曙光就在前头了。

必须承认，这个战术很危险很不确定而且没有泛用价值，如果你不会开车，

如果那些衰人车主死了都还要把车门锁上钥匙拿走，如果你周围根本就没有汽车……那冲出去自然是自寻死路，但闯荡丧尸世界总要有点觉悟吧，外面那么多人都杂鱼了，你还能幸存，这本身就是撞了大运的表现，既然这样，干吗不再试一次运气呢？

另外还要告诫广大彩票爱好者，遇到其他类型的丧尸请不要用这种战术，它只限于对付死亡之屋级别的丧尸，因为这种丧尸质量够轻，跟灯草做的一样，一枪就轰飞，用汽车撞才能撞出三国无双一骑当千的感觉，换成其他作品里的丧尸，你没撞到20个，车轮就能被血肉塞满了，车子百分之百会被卡得无法动弹，接下来会发生多么惨绝人寰的事情，可别说我没提醒过你。




## 智慧型

随着时代的进步，吃饱了撑得慌的科学家越来越多，给我等普通百姓造成的麻烦也就越来越大。最近有证据显示，新一代丧尸出现了令人异常不安的特技——它们有智力了！

最初的不安只来自几部不引人瞩目的丧尸电影，而且都是遮遮掩掩的暗示，后来乔治·罗梅罗的《活死人之地》总算挑破这层纸，这帮丧尸真的开始动脑筋，有感情了！口胡，这可让我们这些高等智慧生命怎么混？

有几份资料可能会令极限生存爱好者们欣慰：即使到了《生化危机5》里丧尸智力的提高也很有限，顶多是能认出主角来分工合作追着咬的级别，虽然像《僵尸肖恩》里的主角那样伪装成丧尸招摇过市肯定行不通了，在角落里设个陷阱阴它们一把问题倒不大。

发展到这一步的话，依然属于大家可以接受的范畴，不就是三岁小孩儿的智力嘛，我们好歹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对付这种智商还不小问题？但事实就是那么残酷，我们这些玩《生化危机》长大的人根本无法和欧美近百年的丧尸文化比，那些鬼佬成天就想着怎么能多折腾普通人几下，不然怎么会出现《惊变28周》里那种百米健将级丧尸？可见事情从来没有这么简单。

只有原始人智商的丧尸显然不能让某些无良分子满意，所以我们转过头就惊悚地发现《辐射3》里丧尸居然形成族群了，还能精神十足的和人类吵架，如果不知道这款游戏的科幻背景，说不定会有人以为这是奇幻作品（还是喜剧类的）。

遇到这种能和人吵架的丧尸，我们要怎么办？从智力上轻易获胜是做不到了，

但对我们来说并非无机可乘。《辐射3》的丧尸和其他作品又有不同，他们是被核辐射感染的人类，属于可交流的高智商生物，你有唐僧的口才把他们说得全部上吊那当然最好了，无心恋战的话扭头跑路也行，这个世界的丧尸还做不到数量铺天盖地，顶多就是电影版《生化危机3》里的群居状态，野外宽阔，有的是路让你跑。

从这个角度来说，《辐射3》的高智能丧尸比《活死人之地》里的低智商丧尸还好打发，《活死人之地》最离谱的一点就是人变丧尸毫无理由可言，只要死了就变丧尸，哪怕没受伤也不行，有个老太婆自己绝望上吊死了都没能逃掉，蹲在这种地方还真不如跑到《辐射3》的战后废墟世界碰运气呢。

不管怎么说，丧尸会说话确实让人头痛，那么还有比跟你吵架的丧尸更要命的智慧型丧尸吗？答案是有！在一款叫做《生人勿近》(Possession)的PS3游戏里，玩家扮演的就是一个大恶魔级丧尸，任务是把众多普通人变成丧尸并进攻更多的平民城市，这世界观比较奇特，看上去好像某个玩家在玩三国志，只有他自己能思考，手下则是一票不会变通的AI，所以看上去危机重重其实解决办法很简单，只要按照对付最普通丧尸的办法去对付它的手下就行了（关于“对付最普通丧尸”的办法，其实前人已经总结了很多，我们会在后面有个简述）。

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幕后黑手比较聪明，说不定会兵分N路堵死城市的各个出口，不过这也关系不大，俗话说得好，“决策者永远不如执行者重要”，又民谚有云，“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我们有理由相信剩下那些丧尸的执行力足以让那个老大吐血，毕竟我们可不是傻乎乎的电脑NPC，只要丧尸领主不出手，城市里几万人一起大逃亡相信没多少丧尸能拦住。

但这还不是丧尸进化的终点。另一款同样欧美制作的《求生之路》（Left 4 Dead）就更过分了，主线倒是比较正常，几个幸存者在丧尸四伏的都市互相帮助扶持，找到逃生的路；可如果丧尸也学会了互相合作，那怎么办？如果是BOSS级丧尸学会了互相合作，那又要怎么办？如果这几个合作的BOSS拥有正常人类的智商，那还有活路么？




制作人员还真的就无耻到这一步，他们开发的“对抗模式”里，玩家可以扮演BOSS级丧尸！虽然这些BOSS都有些明确的弱点，但也有人类玩家不具备的各种特技，可以想像做为普通读者要面对他们该有多高的难度，那根本就和玩CS没两样嘛（事实上，开发小组正是CS的制作者）！遇到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要做的就是，调整呼吸，摆正心态——然后给网络那边狞笑着按手柄的家伙发条消息：“哥们，这局能不能让我，回头请你吃饭！”

# 精英型



在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丧尸群中，同样存在着“突变”的超进化群。多年的游戏常识告诉我们，凡是打上“极其罕见”标签的敌人往往都不是省油的灯，“精英型”丧尸也不例外。这种丧尸数量极少，但都脱离了普通丧尸“一群就是一条龙，落单就是一条虫”的局限，不要说面对普通市民，就算面对职业军队也能达到一骑当千的效果！

这时候估计就有读者从台下丢西红柿了：“口胡，你不是说‘本文不讨论如何打败BOSS级敌人’吗？一骑当千的丧尸算怎么回事？”

在知道答复之前，我们先说好，不许打人……对，是不讨论“如何打败”BOSS，因为我们没打算以常人之躯打败它们，但不妨碍我们把BOSS单列出来，讨论一下如何在它们面前逃走也是好的嘛！

其中最麻烦的依然要算“《生化危机》系列”的BOSS。除了那些躲在最终迷宫等人来揍的笨蛋之外，还有一些老爷不知道是对主角行动路线有天生的嗅觉，还是自己也打算逃走，反正每当克里斯、里昂等人气喘吁吁地冲向最后逃生工具，走廊上广播喋喋不休地重复：“离爆炸还有N分钟，请工作人员尽速撤离”时，总会有一个BOSS好死不死挡在面前，对我们这种小老百姓来说就像喜马拉雅山一样高大，这可不是用莫洛托夫燃烧弹就能摆平的！

打不过，能不能跑？貌似也挺不容易，克莱尔和斯蒂芬在南极都跑了那么远还被阿莉茜亚的触手拽回来，卡洛斯开的直升机曾经被追踪者用火箭弹揍下来，威廉先生也曾躲在地铁……等一下，大家发现规律了么？

这些BOSS，只盯着大型交通工具！

因为主角要救人，要解谜，要推箱子，要钻地道爬高炉找文件……等他们全部搞定，当然觉得要用拉风的大型交通工具离开才能慰劳自己的辛苦，那些东西一个个噪音奇大，三公里外都能听见，BOSS的智商只要高于50就知道该去哪里堵人。

可我们不必啊，我们不是主角耶，在第一时间就有权利逃走！地铁？不去！轮渡？不去！机场？不去！车站？不去！谁不知道恐怖片里人越多的地方越危险，导演们可没耐心一个个展示倒霉蛋的死法，把一个大型交通工具毁掉是制造大量丧尸的最好办法，我们可没义务去凑人数！

所以，为了不遇上各种可怕的BOSS，我强力向大家推荐一款噪音低，体积小，耗能少，行动方便的私家交通工具——自行车！你见过哪个BOSS会不顾身分去袭击一辆自行车吗？你见过哪辆自行车会被前面燃烧的公交车拦下来吗？想像一

下，那些被堵在大型交通工具里的人，发现客舱里有人已经被感染却无路可逃，纷纷绝望地砸着窗玻璃时，你骑着自行车从旁边吹着口哨路过，那是多么有优越感的一幕……

不过还有一种精英型丧尸是用自行车躲不开的，这种丧尸来自射击游戏《合金弹头4》，大家还记得玩家在这游戏里变成丧尸形态后丢手雷有多变态么？口喷激光横扫整个屏幕啊！端的是佛挡杀佛！

面对如此强横的力量，我们自然不能硬碰，要活用技巧——回忆一下，《合金弹头》里有什么人是杀不死的？现在大家知道怎么办了吧？来，弄个金黄色的假发和胡子贴头上，把上衣脱了……女同学不要害羞，这是为了生存……再穿条绿色的军用短裤和军用鞋，我保证你在那里走来走去都没人能碰到一根汗毛！然后等那个丧尸跳啊跳的过来，到你身边时丢给它一个燃烧瓶，敬个礼，接下来就可以堂而皇之脚底抹油了哟。

## 平民型



其实对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最需要打起精神对付的，应该是最普通的丧尸，没错，就是那种会发出呻吟，行动缓慢，全身腐烂，要轰爆头才能停止其行动，咬你一口大约12-24小时后会把你转化成同类的家伙！

如果屋外挤满了特殊型的丧尸，我们还不如打开煤气后上床吃安眠药去；如果特殊型丧尸只有寥寥几个，而普通丧尸根本没有，那也不用我们出手，军队就足以解决它们。我们是普通人，我们没有背负挑战BOSS揭露罪恶的宿命，我们要做的就是干掉那些最低级别的丧尸，逃出去！

这方面有两个游戏勉强算普通人脱险的实例，一是当年的《生化危机网络版》，二是前两年的《丧尸围城》，但严格说来并没有参考价值，我们很难凑齐生化网络版里那8个各具特技的同伴，除非我们没事就在平时组成这样一个“危机应对俱乐部”；《丧尸围城》的主角也不能算普通人，这厮魁梧强壮动作敏捷，会很多非常专业的杀人技，还有在丧尸群中狂抡电锯溅满一身血而面不改色的心理素质，很让人怀疑他当记者以前的职业，总之不是我们参考的理想对象。



**所以还是回到实际环境来比较好。无数先驱者用尸体与鲜血为我们试验了各种可能性，我们不至于完全凭空设定作战方案，那么就让我们拿起笔和纸，蘸着前辈们的鲜血来记录一下面对成群结队的普通丧尸时的应战——不，逃走策略吧：**

1.冷兵器比枪械好用，它不需要特别专业的知识和技巧，也不需要弹药支持。而且越“粗鲁”的武器越有效，“莽夫”式的战斧绝对比“勇者”式的长剑来得实在。

2.不要在身上只带一件武器，你总有遇到意外失去称手武器的时候。

3.你的最主要目标是敌人的头部！但绝对不要恋战！

4.丧尸不怕火，如果你用火焰对付它，要有被它在烧断双腿倒下前引燃周围物品的觉悟。

5.不要被《生化危机4》里阿什莉的隐藏盔甲迷惑，一套金属护具是很结实，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的体力被它消耗殆尽，然后在丧尸面前变成了不会动的罐头。事实上最好的防具是轻便的紧身衣，我们的目的是逃走不是和丧尸肉搏，至于头盔，貌似从来都没用——你都被丧尸抱住啃脑袋了，那还能说什么。

6.逃走途中，不要贸然进入医院、警察局和超市，也不要靠近停在路边的车辆，除非你确定里面有保持理智和善意的活人，毕竟已经有那么多的笨蛋在那里被咬过了。

7.记得帮助途中你遇到的人，如果他们没有受伤的话。说不定你就把本作主角的儿子救了——很多作品告诉我们，和恐怖片主角搞好关系还不如和他们的挚爱亲人搞好关系，尤其是欧美道德观里“绝对不能杀害”的幼儿，当没有找到他们的爹妈时，和这帮小孩子待在一起会非常安全。

8.休息时不要脱下鞋子，装备能不取下就不取下。我们在逃命不是在郊游。此外，尽量避免夜间行动，如果是多人组团，那么轮流休息，如果你是单人的话，请尽量爬到高处睡觉。

9.如果你不知道这场危机蔓延了多广，那就不要贸然前往别的城市，否则可能是刚出虎口又入狼窝。沙漠和森林也是能不去就不去，前者在没有丧尸的情况下已经干掉了无数冒险者，后者则会严重妨碍你前进和被救援。

10.按照安全系数来说，逃生路径的顺序应该是空中→水上→陆地，但这是欧美人的划分方法，读者里有谁会开飞机吗？还不如套个救生圈跳到河里顺流而下，要是有船就更好了。当然对大部分读者来说，我依然强力推荐自行车……

**“丧尸”文化是人类对死亡恐怖的延伸产物，这种文化已经逐渐消退了最初的宗教色彩，变得具有似是而非的可操作性。虽然理智告诉我们，这种危机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我们的眼睛还是会在夜深人静时忍不住看向街头，那个路灯照耀下蹒跚的身影。**

# 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



文/爱泽匡 译/清雨

## 「人物介绍」



**克里斯汀·塞尔费奇**
安布雷拉免疫抗生研究所经营顾问

**雷恩·斯普雷格**
安布雷拉免疫抗生研究所所长

**理查德·福克斯**
自称是环境学家

**艾米丽·兰**
“玫瑰计划”主人/仿真技术专业人员

**砧·宏**
“玫瑰计划”研究员/程序工程师

**罗伯特·柏拉修**
“玫瑰计划”研究员/临床领域专业人员

**尤利西斯·阿拉姆**
警备班班长

**莉娜·米特福德**
“玫瑰计划”研究员/VR技师

**西蒙·比奇**
警备人员/托比的饲养员

# 序　章

森林里满是嘈杂的金属切割声。

莉娜·米特福德就像是在粘性极强的空气中游泳一般，不断用双手拨开茂密的植物往前走。

她抬手抓住了头顶的树枝。

很好。

枝干的硬质触感恰如其分地传递到了手心上。把手放开之后，树枝也借由伪装的弹性很快回到原位，在视线的另一端摇摆了几下。

接着她往前踏出了一步，但脚底的感觉却和踏上松软土地时并不一致，那种弹性分明是某种特殊的硬质橡胶所具有的。跟枝条的反应相比，这个部分明显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此刻，她就像一名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一样，连蹦带跳地在森林中前进。从树木之间的缝隙中可以窥见远处的阿瓜火山，美丽的山脊放射出银线一般的耀眼光芒。

就在这时，耳机中那旋涡似的的噪音忽然变得强烈起来。她下意识地堵上了耳朵，随即又因为这门外汉一般的举动而微微一笑。很显然，就算把手捂得再紧也无法阻挡这些声音。

虽说噪音其实是由设备异常引起的，但实际上这是这种设备天生的顽疾。哪怕是以技术人员的身分在半年的时间里与这台机械片刻不离的莉娜，哪怕她可以在操作时准确无误地控制上千块芯片，但还是对这些恼人的声音一筹莫展。不过实际操作的技术倒是提高了不少。

液体流动感知VR（虚拟现实）结构——充满粘性极强的媒介液体的大水槽，直接由三台超级电脑管理的机械装置，这就是制造者赋予它的名字。而研究所的成员们则简单地把它称为“水槽”。

凡是看到这台机器的人都会为那个简称所代表的粗糙大水槽而感到折服。这个边长五米的巨大金属立方体，占据了超过整个VR实验室三分之一的空间。

此外，从水槽外壁还伸出了无数根电缆与埋进墙壁里的三台超级电脑相连，它们才是这台怪物机器的本体。根据在三台超级电脑中进行的演算，能够将假想世界中的一切全都模拟出来。

实验者身穿专用的服装进入水槽内部之后，所有的动作都会被媒介液体传递给内部的传感器。三台电脑则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同时处理情景变化和物质变化，并投射到实验者佩戴的护目镜上。

除了视觉要素以外，还有因为经常发出噪音而臭名昭著的声音设备以及安装在实验服装各处的压缩机，其作用是间断送入适量的空气。通过这些装置，“水槽”便可以提供给人体一个充满临场感的“世界”。

实验者甚至可能产生自己是在危地马拉的高山中行走的错觉。

山峦，森林，月光照耀的高地——如今这些景象都是以从人造卫星那里取得的数据为基础制作的，几乎分毫不差地还原了研究所修建之前这一地区的环境和风貌。

稍显恼人的噪音让视野中的黑色植物轮廓像是被谁挠了痒痒一般晃动起来。图像的解析度稍稍有些低，应该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吧。

如果把精度调得过高，声音就会出

问题。身为技师的莉娜对操作系统并不是很了解，不过她还是知道，如果图形数据的大小超过一定标准，程序就会自动压缩声音的品质。反过来说，只要图像不是那么精细，声音就会好起来。

看上去十分复杂的森林实际上只是由数十个多边形构成的3D模型。如果仔细观察能从枝叶缝隙中看到的夜空，就可以发现散落在黑色苍穹中的无数星辰并没有因为大气污染而忽明忽暗，只是一些精美的贴图罢了。尽管有一个月亮发散出了笼罩着整个森林的白光，但它也自然不可能是那颗离地球三十八万公里的卫星，而像是距地面约十公里高的一个固定光源。

呼吸装置带来的压迫感是整个VR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它始终无法让人感受到行走在高原之上的舒爽。心中的不安和地面的弹性也是搅扰心神的原因，如果不能习惯这一切，实验者一定会感到困惑不已。

但对莉娜来说，沉浸在这数码海洋之中是一件让她的身心无比畅快的事。

烦琐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慢慢溶解，眼下简直就是完全属于她一个人的时间。

停止所有的思考，全身心地去体验这个人造的世界。

这里没有那个可恶的“玫瑰计划”，没有与上司之间的摩擦，只有与外界完全隔绝的静谧时间和空间。



莉娜偶尔就像这样静静地躲藏在VR装置中。

耸立在远处的山脉，还有头顶那颗圆形光球发出的白光。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只能被莉娜所凝视，全都是为她一个人准备的。

她蹲坐在水槽里，闭上眼睛到幻想的海洋中游荡了一会儿。耳边不时传来蜂群飞过的嗡嗡声。如果无视电子噪音的干扰竖起耳朵，就可以隐约听到云雀向配偶求爱时发出的声音。尽管这显得有些不合适宜，但依然让人高兴。

她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康沃尔。

那是一个随便扔颗石子都能打到熟人的地方，

平静而又安详的乡村。莉娜打从心底里厌恶那一成不变的生活。大学毕业后她便离开了自幼生长的祖国，现如今打算在这里当个像样的技术人员。然而事实上，说不定她至今仍然在故乡的家里沉睡不醒。被称为记忆的错觉，在这个密室之中更加猖狂地钻进了胸中，妄图将莉娜牢牢抓住。没有谁能从它手中逃掉。

莉娜睁开眼睛，忽然听到噪音之中像是混进了类似音乐的声音。

*什么啊这是？莫扎特？*

*——也有可能是耳朵擅自从噪音中挑选出几个音节凑成了曲子。真是烦人啊，这首《安魂曲》。*

莉娜微微一笑。但在下一个瞬间，笑容便僵在了她的脸上。

*不能出来/外面全是病毒。*

像是有人在说话。

尽管不断有噪音像洪流般涌入大脑的中枢，在里面横冲直撞，但她确实听到有人在说话。

正当她抬起右手想要使用和外部联络的通讯装置时，四周的风景忽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树木模型表面的贴图渐渐消失，整个森林随即变成了由简单的线条框架构成的3D模块，找不到任何“美丽”的影子。

在山峦另一边熊熊燃烧的都市，突然像海市蜃楼一般飘浮了起来。

新出现的影像无比鲜明而真实，根本不像是通过VR系统模拟出来的。火焰开始在整个显示器的范围内蔓延，莉娜不知不觉间便身处都市的正中央。

无声的嘶喊在氧气面罩中响起。

她眼前是一副让人难以置信的情景。人和人相互纠缠在一起……

人在吃人。

而且不是一、两个。整个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都发生着让人不忍直视的食人惨剧，仿佛已成为一种常态。

数不清的汽车冲上人行道爆炸、燃烧。高楼大厦也被火灾光顾，变成无数根巨大的火把，向天空中抛洒着赤红色的焰光和粉末。在它们脚下则是不断徘徊的，通体被映上赤红色的人群。

溢满街道的惨叫和强烈噪音混杂在一起，变成令人恐惧的轰鸣，疯狂地在耳机中肆虐着。

莉娜没有作出受到惊吓后立刻紧急停止VR装置的运作这一理所当然的反应。哪怕她拼了命想要逃走，可双腿就像是被噩梦紧紧缠住了一般，怎么也不肯挪动分毫。莉娜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拨开粘稠的空气，漫无目的地游荡着。

显示器上的影像经过泪水的折射后显得有些扭曲，变成一大片红色和黑色的浊流。她在污浊的视野尽头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篮球框。

随即，整个世界充满了从耳机中流淌出来的高亢笑声……

在吃完一个稍迟的午餐返回训练室的过程中，艾米丽·兰注意到了VR实验室的异常情况。她在门的这一边听到细微的警报声。疑惑地打开拉门后，一个机械合成的语音忽然塞满了整个屋子。

“VR实验者合理试验时间已超过。请立刻停止VR装置。”

她站在入口看了看整个房间，感觉不到这个约十米见方，被水泥包围的简单空间里有人在活动的迹象，只有粗糙的水槽和一旁的方桌。安装在奶油色终端机上的小小警示灯正一闪一

闪地工作着。

这是提醒工作人员强制中断VR装置运行的标志。

二十寸大的监视器上忽然有一个像红色城市般的画面一闪而过，就像故意不愿让人看见似的。

——刚才是什么？

艾米丽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盯着已经转黑的屏幕看了好一会儿。

回过神之后，艾米丽连忙使劲晃了晃脑袋。

——有人在水槽里。

她赶紧跑进房间，从墙壁上取下麦克风大喊。

“卡尔梅恩！在内部网络上发布警报！”

“明白。”模仿女性声音的机械合成语音在扩音器中流畅地响起。

艾米丽沿着水槽侧面的梯子爬到顶端，打开圆形的舱门往里面一看，果然发现有个人浑身无力地飘浮在高浓度的媒介液体中。如果没有能提供氧气的实验服装保护，她现在一定已经像条死鱼一样了。

——莉娜·米特福德

这时从房间入口处传来一阵忙乱的脚步声，一名身穿蓝色制服的警卫随即跑了进来。艾米丽在水槽顶部大喊。

“叫医务班的人来！这里出事了！”

男子连忙转身返回了U型走廊。

“用卡尔梅恩！”

虽然艾米丽见状大声提醒了一句，但警卫好像并没有听见，她也只好叹口气重新观察水槽里的情况。

为了不让自己也落进去，艾米丽尽可能地把双腿打开，放低重心，让上半身探入水槽之中，同时把手尽全力往前伸。两只手全都被黄绿色的媒介液体给涂满了。她抓住莉娜的身体后再一用力，以膝盖为轴用力往上挺。最后好不容易把莉娜拉了出来。

艾米丽一边调整呼吸一边看着仰面躺在水槽顶部的莉娜。她随即用最快的速度摘掉了少女的护目镜和面罩，将实验服脱掉一半。粘连在莉娜金黄色长发上的媒介液体黏呼呼地在水槽顶端扩散开来。

正当艾米丽打算摸摸莉娜的脸蛋，轻声唤她几句的时候，对方忽然紧紧抓住了艾米丽的手臂，仿佛连指甲都刺入了皮肤里。

艾米丽好不容易才咬牙忍住，没有喊出声来。她轻轻将莉娜的手拨开，尽可能用平静的语气问道。

“莉娜·米特福德。是我。认识我吗？我是艾米丽·兰。”

“主任……”莉娜的双瞳混浊一片，没有任何内容，“VR里有艾玛。艾玛就是我……”

莉娜不断地重复着这句话，带着孩童般的表情不住点头。

## ◇◆ 1 ◆◇

枪械的击铁发出细微的碰撞声。没有任何人看到的微笑杀戮。

该从哪儿讲起呢？

记忆是认知的好朋友，但不知从何时开始，它只给我提供伪造的东西。

真正的记忆已经不存在了。你也不存在了。

我把手指搭在扳机上，紧盯着你那没有映出任何景象的眼眸。

从马路的缝隙里忽然闪出一只黑猫，视野中随即出现了一个猫形的凹洞。

错综复杂的道路似乎很熟悉，同时又显得有些陌生。

如果把左右完全颠倒过来，又会怎么样呢？

惯用右手的我成了左撇子，可能会继续迷惘下去。那里是学校，那里是医院，那里是超市，朝那里走是公园，所有的位置关系全都被打乱，我根本无路可走。

即便这个城市在白天极力强调纯真的本色，但到了这个时候，还是会为成熟的夜晚妆点一番。

路旁的霓虹灯开始亮起，建筑物的轮廓也变成了纯黑色。从朝九晚五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幸运儿们朝大楼外流淌了出来。电路出故障的发光招牌在头顶放射着时断时续的亮光。在任何一座城市里都可以看到的，没有丝毫稀奇的夜景很快笼罩了这里。

我从黑猫制造的凹洞来到城市，用猫的视野继续彷徨。

无论通信发达到何种程度都绝不会联络的人们凌乱地奔走着，只顾用双脚疾驰。有人不愿面对汹涌的人潮而退到一旁。便利店的收银员总是显得焦躁不安。那个女人今晚也会提着比“地摊货”贵上无数倍的名牌手提袋去逛街。

都市的节奏早就被刻在了爷爷那老旧的时钟里，滴答滴答。

包括郊区的杂货店在内，整个城市全都是在某家制药公司的庇护下延续生命的。

可以作为“健康”代名词的城市。像办公室一样规整的小区突然出现在了城市里。公园某个喷水池里的巴洛克风格雕塑也用绝妙的设计堵住了反对者的嘴。

美国文明的终点，健康与卫生之都——浣熊市。是惹人喜爱的“健康”王国。

整个城市的管理权几乎都集中到了安布雷拉，一个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大型制药公司身上。如果没有这家公司的庇护，一定会出现数不清的失业者和破产商人。

安布雷拉依靠大规模的宣传将浣熊市变成了一个理想的健康都市。而成年人也全都把健康当成了商品。

如果想要在这儿生活下去，就是死也得保持健康。

停止吸烟，吃有机蔬菜，一大早就得往嘴里塞满新型的维他命胶囊。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失去社会信用，也根本没有办法养家糊口。所有人都义无反顾地朝着一条大蛇的嘴里猛冲。但却都像传说中从鲸鱼肚子里活着出来的笨蛋一样，右手拿着永远的爱，左手举着荣光，相信自己最终能够生还。直到很久之后，当一切都无可挽回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自己确实错了。

在这座城市的地下深处，有一群随时能够舍弃这里的人在蠢蠢欲动。

我融入了地铁涂鸦边缘的色彩之中，同时踩着阶梯不停往下走，然后滑入一条管道里。我很喜欢管道，里面有这座城市被埋藏在白色墙壁下的过去，在里面能清晰地感受到过去的脉动。

在管道的尽头，黑暗的最深处，我像只有在神话和西部片中才出现过的印第安人一样，用自己骨头敲了敲眼前的线路，隐藏在这座城市表面形态下的构造发出沉重的低音做出了回应。

黑猫听到这样的声响，让身体跟着

节奏猛地一缩，然后静静地退了回去。

摇来荡去，摇来荡去。配合着摇晃的车体，我的脑袋也在不停摆动。从太阳穴处滑落的汗珠最终落到了脖子周围。

从阿历克斯那买来的混合物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那真是最可恶的东西。时间也好，空间也好，都显得格外紧凑，但脑子里什么内容也没有。我把身体又往毯子里缩了缩，让不太舒服的脑袋往旁边一转，为了尽快清醒过来，我环视了一下车内的情况。

一个全身吊着彩球的小丑因为没有遇到买主，所以只好捏着五彩缤纷的气球走来走去。稍稍有些脏的毯子另一边是一对没精打采的情侣。老盯着情侣看个不停的女人在被剃掉的眉毛位置用眉笔又画了两条，看上去就像长了四条眉毛似的。她背后的玻璃窗上映着我的脸。

身体稍稍一动，自己发出的臭味就缓缓飘到了鼻尖。

我可真难闻。在许久没洗过的天鹅绒外套下面，我已经汗流浃背。

无论外形还是情绪都破败不堪。

伸手挠挠鼻尖，指甲缝里一下子被污秽的油脂填满。我打从心底里对这样的生活感到厌烦了。

父亲的样子从头脑里一闪而过。

当初无论如何都坚持离开家，结果什么也没做成。离开得越远，越清楚地发现自己能够回去的地方只有那一个。那个人已经连吃饭这种小事都办不到了。

我叹了一口气，继续百无聊赖地环视整个车厢。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那个女人。

不知她是什么时候站在地铁车厢门口的。

她站在由于维修疏漏而忽明忽暗的电灯下面，可以看出头发是白色的。泛灰的夹克衫上就像沾满了鲜血一样。

那个女人没有脸。

在原本应该是脸的部位，只有一片灰色的空白。

我把头转向一边，从玻璃窗里看着自己。随后又为女性好像注意到了我而感到有些不安。

尽管我一点儿也不想和那个人扯上什么关系，但她还是朝我走了过来。

“你是……”女子刚要开口询问就住了嘴。

于是我抬起头仰视着她。的确没有脸。眼睛、鼻子、嘴巴都没有，整张脸就像一块灰色的平板一样。

我恍惚地想到，如果没有嘴，那她是怎么说话的呢？

“我们在哪儿见过吗……”我好不容易从嘴里挤出了这句话，她随后疑惑地歪了歪脖子。

“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她说。

名为戒备之心的部队随即在我的胸口整装待命。我明白。她就是每个城里都有的，专门抓小孩子的食人恶魔。她脑子里一定罗列着一大串小孩的名字。在这座城市里代替我消失的几名小孩的名字已经在她脑子里织成了一张网，等待着接下来筛选我的。

“到那边去。”

“告诉我，你是谁？”女子依然坚持着。

地铁突然减速停了下来，但女子的身体就像长在地板上似的，一动也没有动。

窗外就是我要去的车站。于是我慢慢站起身，从她旁边走过。

“艾玛……艾玛·哈特莱茵。你又是谁？你是人类吗？”

我转过头准备盯着她说出这句话，但随即就被吓了一大跳——那儿一个人也没有。

步行三十分钟后就能来到住宅区的一角，我家对面的那条林荫道上。这条路现在漆黑一片。我举起双手一边摸着树枝一边往前走。虽然这样做是为了提前发现恐怖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那些在黑暗中徘徊的怪物，但在别人眼中，我可能只是一个喝醉的人吧。

这次离家出走还真是“惊天动地”。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我能做的就只有在原地绕圈。

爷爷的古董商店里现在一个人也没有，显得有些寂寥。这幢两层楼高的牢固砖瓦房在经过一整天的日晒之后，到了晚上总是泛着蓝光。我打开合叶已经完全生锈的房门，和一阵极其刺耳的嘎吱声一起走进店内。

里面有些昏暗。自从祖父死后，他的古董就再也没有人打理了，这里现在看上去简直就像一间堆杂物的空房一样，无论多么贵重的古玩也都和垃圾没什么分别。

我站在这堆废品前，良久没有挪动身体。

爷爷还活着的时候，我经常在这家店里玩，惹他生气。

母亲由于工作的关系，经常回来得很晚。亏她还在制药公司担任主任级的研究员，结果在我七岁的时候却因为得了一场老是没有痊愈的感冒而染上另外一种不知名的病，就这样死了。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

而父亲一直在研究所工作，原本就很少回来。而他的研究内容连对家庭成员都要保密。

所以，我差不多是被爷爷抚养长大的。爷爷拿着古董给我讲的那些故事，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覆盖在现实表面的另一个世界。

比如用不可逆时间代替循环时间的卡斯塔将军的手表；沾有杀死原住民的数量比任何骑兵队都多的，历史上最古老的细菌武器“天然痘”的毛巾；文豪海明威只使用过一次的（不确定）黑白打字机；把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怪物像意大利香肠那样切成薄片的写真杂志。

当然，这些东西要么是出自原作者之手的复制品，要么只是用旧的器物，要么几乎已经没有多少铅字，要么连凹版的封面都已经破烂不堪。总而言之，都是些一文不值的东西。

你知道吧，艾玛——爷爷的脸上浮起一个恶作剧似的微笑——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仿造的。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享受着这个幻想国度带给我的养分。

然后在那个清晨，爷爷的时间被这片由历史遗物构成的大海所掩埋，永远地停了下来。

由于被突如其来的怪异渴望所控制，我一头扎进塞满整家店铺的垃圾山之中。仿佛要刺穿鼓膜的金属噪音，陶器四散纷飞的鲜明残像在屋子里胡乱反射着。手表不知所踪，毛巾上的灰尘也被扬起，打字机里的铅字散落一地，堆积如山的杂志乱作一团。

这就是爷爷最后看到的情景——差

不多就是这样。只是观察的角度和我不太一样。因为受到这阵骚乱的惊吓，附近的狗全都叫了起来。住在周围的人也都难得地露了个面，四处奔走着，大声叫嚷着。

一把银色的手枪忽然出现在我面前。转轮的表面凹凸不平，反射出了我那张扭曲的脸。这也是爷爷的收藏品之一。很久以前，人们将这把漂亮的手枪称为“和平制造者”。

爷爷很喜欢坐在紧靠大座钟的椅子上面，微笑着擦拭这把枪。或许是在借此确认自己那所剩无几的“力量”。

我最终还是回到了这里。就像在教科书里看到的婴儿那样蹲坐在地板上。

*为什么在这儿？*

告诉我——你是谁？那个没有脸的女人在地铁里这样问我。

就像斯芬克斯的问题一样。早晨四只脚，中午两只脚，晚上三只脚。呵呵。

在注意到映射在手枪表面的那张脸正在嗤嗤地笑着时，我的后背忽然感到一阵恶寒。

不管擦拭多少次手心的汗水，那个笑容依然像是黏在了脸上一般，怎么也取不下来。

因为响动而醒过来的父亲在深处的房间里说着什么。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红红的身体。那到底是什么？

问题与答案。

**十月二日 十八点三十分**

**<艾米丽·兰房间>**

电子通信的画面中出现了一张中年人的脸。艾米丽·兰坐在桌前，一只手托着腮，同时恍惚地看着放在显示器旁的那盆塑料天竺葵。

绝不会凋谢的幻想植物——作为研究所里的每个房间必不可少的室内装饰之一，从一开始就摆放在这里。真是恶俗得可以。虽说几乎所有人都在住进来的第一个星期就把它给扔了，但艾米丽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让它继续留在了桌上。她很不擅长让自己的生活显得有个性的一些。房间也依然保持着她在几个月前搬到这里时的样子。

在四周贴满白色壁纸的长方形小房间里，有餐桌，包裹着黄色塑料的小沙发，食品置物架，两条腿发黑的钢管椅子——称得上家具的东西就只有这些。另外还有冰箱、炉灶等生活必需品稀稀拉拉地摆放在房间各处。在这个角落里则是一张用于工作的办公桌。由于复杂的线缆都收藏在桌子内部，所以桌面上显得十分整洁，只有两台造型简单的显示器并排摆放在那里。其中一台现在正用于图像信息的通信。

从墙壁上的扩音器里不断传出男子的声音，但没有一个单词进入了艾米丽的大脑。报告内容是实验体现在的状况和与以往数据的参照，全都是些艾米丽已经知道的东西，没有任何新奇的情报。

她从刚才开始就非常想抽口烟。

“安布雷拉免疫抗生研究所”的禁烟率实际上是百分之九十八。五十三名工作人员中，抽烟的就只有艾米丽一个人。要是被喜欢喋喋不休的克里斯汀·塞尔费奇或是其他什么人看见，不知道会不会被狠批一顿——这是她难以忍受的。不过实际上，虽然艾米丽很清楚不会有人责备自己的这个嗜好，但她想抽烟时总是会很自然地选择一个没人的地方，静静地抽上几口。

最终，她忍受不了了，于是起身

离开座位，伸手把窗户推开。虽然报告还在继续，不过对方根本看不见自己，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研究所内部的通信只是在经过个体识别后播放固定的影像，不是现场直播。想要看的时候只需用ID登录，服务器就会在鉴别之后自动将影像调用出来。

中庭里的几株火焰树在日暮时分的微风中轻轻摇摆。白天阳光充足的时候，这些树木会反射出火焰般的赤红色美丽光泽，而到了夜晚，它们又会像被鲜血涂抹过一般换上红黑相间的浓重色彩，最后没入一片昏黑之中。

轻轻拂动发丝的夜风让人心旷神怡。

如果从卫星照片上俯瞰整个研究所，会发现这是一幢十分奇特的建筑物，就像是在四边形的正中央挖出了一个空洞一般。

中庭的形状大约是一个边长为五十米的正方形，被白色的墙壁包围着。墙面上整齐地挖出了几个四角形窗户，外观和这个房间的一样，远远看去可能会以为那里也是宿舍。研究所职员居住的1DK房间（带厨房的单间）几乎都面对着这个中庭。

在傍晚降下的一场阵雨让无数水滴从枝条与枝条之间坠落，仿佛在耳边奏起了柔美的环境音效。而从扩音器里传出的通信噪音，则更像是在雨水与树木奏出的音乐上覆盖了一层薄薄的皮膜。

中庭里还设有储水系统的管道，小树林里积攒的水分会被送到研究所地下的净水场去，在那里被转换成研究所的生活用水。

艾米丽把腰轻轻靠在巨大窗户的边缘上，转过头重新看着屏幕。

从外面吹来的山风让裸露的双臂有些冰凉。安装在天花板上的空气压缩机立刻伴随着喀喇一声轻响运转起来，开始自动调节室内的温度。艾米丽也将卷起的针织羊毛衫袖子放下来，抬头看着天花板。

“莉娜·米特福德的情况怎么



样？”

“不太好。她现在在自己的房间里待命。”

“是软禁吗？”

“准确地说……应该是监禁。因为她很暴躁。”

罗伯特·柏拉修的影像忽然变得模糊起来，左右乱晃。

艾米丽盯着罗伯特那张在电子干扰下依然显得毫无表情的脸，看上去就像所有脂肪都已经被抽走了似的，消瘦得惊人。这张照片应该是他刚来研究所任职时拍摄的，无论怎么看都像一副干枯的男性木乃伊面具一样。

她从被压坏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点燃放到嘴边深吸一口，然后把烟雾吐到窗外。

“主任？”

啊，我在听。艾米丽回答道。

最近她总是感觉自己的注意力有些散乱，有时甚至毫无理由地感到恶心、反胃。过了三十五岁之后，身体和精神便以超出预计的速度变得不正常起来。只要还活着，与自己身体之间的不协调感就绝对不会消失。

“稍稍休息一下说不定能恢复。”

艾米丽说。

听上去另一边的罗伯特像是不屑地笑了一声。

“是么？米特福德技师的精神好像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打击。看她的样子，至少需要好几个月的疗养。”

好几个月。为了让“玫瑰计划”取得成功，有人甚至因为各种意外而得到了好几年的休假时间。

但艾米丽的计划正进行到紧要关头。她从没想过要让一名技师去休假。

“怎么会这样……这里能用‘水槽’的只有莉娜吧？”

“没错。”

“如果联络总部让新的技师来，大概要花多少？”

“你是指经费还是时间？”

“时间，当然是时间。我可不是塞尔费奇。”

稍稍想了一会儿之后，罗伯特平静地回答道。

“最少得两个星期，而要达到莉娜的水准也许还得花一个月。因为公司里几乎没有能操作VR的技术人员，这可是个特殊部门。说不定上边根本没人可派。”

“那就没办法了……我今晚花一个通宵尽快把操作手册看完，然后亲自操作。莉娜的事先别上报总部，再观察一段时间。说不定到明天早上她就没事了。”

“这样好吗？塞尔费奇先生他……”

“就这么办。这个团队的事务由我全权负责。不要让他知道这件事。”

“抱歉……我会照办的。”扩音器里传来了对方的回答。

罗伯特早在艾米丽来到研究所之前很多年就一直在这里工作，算得上是研究所的老人。年龄也比艾米丽大了十多岁。

作为负责执行新计划的主任，艾米丽到这里赴任已经过了差不多半年，但她和这名男子之间的交往却一点儿也不融洽。平日里的琐碎矛盾更是从来没有间断过。

像艾米丽这样因为使用电脑模拟实验而出名的新进员工，对这位积累了无数临床经验的老研究员来说，大概确实有些难以接受。

艾米丽微微皱了皱眉，继续抽着手里的香烟。她冷静地问道。

“事故原因找到了吗？”

“还在调查中。我觉得米特福德技师个人的情绪紧张应该是原因之一。”

最近，莉娜·米特福德的确有些奇怪。老是因为一些小事发怒，而且还顶撞过艾米丽。

可即便如此，一名熟练的技师怎么会在那么初级的虚拟环境中失去意识，从而造成事故呢？

这时，艾米丽忽然想起了事发时在监视器中一闪而过的景象——那个熊熊燃烧的城市。

“到此为止吧，剩下的事明天再说。米特福德技师的事，我会亲自告诉塞尔费奇的。”

“好的。”

屏幕接着便暗了下去，整个房间也一下子变得安静起来，只剩下从窗外传来的雨滴声。

艾米丽离开窗沿，伸手拿起了放在桌上的咖啡杯，在喝下里面的液体时立刻皱起了眉头。呛人的咖啡味死死地堵在了喉头上。

卡尔梅恩只有在泡咖啡这一件事上不太擅长，而且一直是这样。它老是野蛮地在浓缩咖啡里搅拌出漫过杯沿的泡沫，温度也低得惊人。

当然，这并不是卡尔梅恩的错，它只负责向房间里的咖啡机输入电流而已。

艾米丽打开办公桌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了一个没有标签的药瓶，将三颗胶囊倒进掌心，然后把它们全都塞进嘴里，用不冷不热的咖啡冲服。吃完药再把已经空了的咖啡杯放回桌面。在用食指轻轻擦拭嘴角的咖啡沫时，艾米丽忽然微微一笑。要是被主治医师看见她用咖啡吃药，不知道对方会有什么反应。

接着她把视线落在了盆栽前方的照片上，那是她的女儿安。

身穿西班牙风格服饰的可爱女孩在相框里静静地笑着，长得和她父亲很像。或许艾米丽只把有缺陷的遗传基因留给了她。

照片旁边放着一个包裹。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这是为安准备的礼物。她用研究员专属的购物渠道硬是把书买来了。虽然这算不上是一本适合小女孩的书，但艾米丽的父母第一次送给她的东西就是这本《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那其实是她的父亲因为一时兴起而编写的，一个满是漏洞的自动语言生成程序。艾米丽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坐在父亲膝盖上，用食指在键盘上乱点，让哈克·费恩说出一连串脏话的情景。

安是艾米丽在二十多岁时和当时的一位同事生下的孩子。她现在完全想不起那个男人的相貌，只有在看到安的时候才能隐约回忆起一些他的模样。

虽然独生女当了未婚妈妈，但她回家之后父母没有抱怨过一句话，自然而平静地欢迎着这个家族新成员的到来。

安和艾米丽小时候一样体弱多病。在她父母眼中，安大概就像是返老还童的艾米丽一样吧。

虽然曾经劝过家里人好几次，但他们还是不肯从洛杉矶那个狭窄的公寓搬走。安现在一定也坐在父亲的膝盖上敲着键盘，用笨拙的食指写下她人生中的第一篇文章。

完成这项工作后，到那个时候，艾米丽就会带着这本书到安身边去。告诉她跟这本书有关的故事。关于那种场景

的想像总是能让艾米丽激动不已。等完成这件工作。包装纸里镶嵌的花瓣眼看就要开始枯萎了。

在视野尽头轻轻摇晃的一片粉红吸引了她的注意力。那是贴在网络终端显示器上的一张便签纸。艾米丽伸手把它撕了下来。

“十月三日两点，和R·F会面。”

纸条上的潦草字迹将她接到电话时的心情暴露无遗。一点儿也不像是自己亲笔写出来的。

一个名叫理查德·福克斯，自称是环境学家的记者。

艾米丽曾数次在杂志上看到过他的工作成果。这个人擅长用华丽的辞藻吸引大众，叩问企业。是个危险的男人。虽然平常都是由新闻发言人来应付这种难缠的家伙，但在这个位于深山之中的研究所里，并没有那么方便的负责人，必须得由艾米丽和所长亲自去对付。不知他究竟是怎么找到这地方的。一想到经营顾问塞尔费奇那张满是油脂的黑脸，艾米丽就没来由地感到一阵厌恶。

必须得在面对这名强敌之前完成对VR装置的检查。

——问题一个接一个，真是太不走运了。

她现在又回到了窗前，当视线追着从指尖袅袅升起的蓝白色烟雾向远处望去的时候，偶然落在了莉娜房间的窗户上。那里距艾米丽所站的地方大约有五十米远，两个房间可以说是正对着。

莉娜的屋子里没有点灯，硕大的窗户看上去就像一块黑板似的。

细细的烟线开始朝面前这片封闭的森林对面飘去。

艾米丽忽然想起了莉娜·米特福德那张如陶瓷人偶一般规整而白皙的脸，以及金黄色的柔顺长发全都浸泡在类似生物体液的粘稠VR溶液里的情景。她的表情渐渐变得扭曲，通透的湛蓝色眼珠显得那样空洞而无神。

“VR里有艾玛。艾玛就是我……”

艾米丽甩甩头摆脱了这些回忆，转身取出藏在食物架深处的烟灰缸，将烟灰弹进去。

主任这个职务让她感到无比烦躁，特别是在有太多的机密事项连对同属一个研究小组的人都不能阐明的情况下。

想到“安”这个名字，她就觉得自己实在是太狡猾了，把照顾婴儿这么麻烦的事全都推给父母。她只有在苦恼的时候才会想起跟女儿有关的事，借此自私地支撑起自己的心。

卡尔梅恩的机械合成音忽然在房间里响了起来。

“有客人来了……”

艾米丽歪了歪脑袋，把烟灰缸放回原处。

然后她命令卡尔梅恩在显示器上播放走廊里的情况。

这座研究所的所长雷恩·斯普雷格正处在镜头的拍摄之下。专程跑到这里来，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呢？艾米丽耸耸肩，把手放在开门的按钮上。

不知是不是被伴着一阵压缩空气的响声突然打开的房门吓了一跳，所长扶了扶滑至鼻梁正中的眼镜后就一直站在门口没有动。

“所长，怎么了？”

“啊，那个……”

雷恩含糊不清地说着什么，同时抬手捋了捋一头蓬乱的金发。

穿在白大褂里面的格子衬衫看上去十分土气，左胸口袋里插了一支他很喜欢的火箭形红色圆珠笔。这东西和

雷恩一贯的行事风格很相称，显得有些孩子气。

他慌张地朝左右看了看，像在掩饰什么一样。

“雷恩，出了什么事？”

“嗯，我想你可能对白天那件事感到有些头疼。”

“哦，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你还是去看看莉娜吧，接下来我会变得很忙。”

所长连忙换上一副严肃的表情把两只手交叉在胸前，然后向上伸展开，组成一个大大的字母“V”。这是他很喜欢的一个姿势，所代表的含义是“爱与和平”。

雷恩·斯普雷格非常偏爱“黄金的六十年代”这种说法。

引用艾米丽很喜欢的一位小说家的描述，这个男人属于“游行结束后”的那一代人。当他好不容易摆脱传统礼仪的束缚长大成人，意气风发地跑到大街上准备参加游行时，曾经的喧嚣却全都已经归于沉静。嬉皮士们剪短了头发，“爱”与“和平”的灭绝造成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他在学生时代依然顽固地玩着摇滚乐以示不满，但事到如今，只有那被扎成马尾辫，且日渐稀疏的金色长发还在依依不舍地述说着雷恩当年的反抗精神。

艾米丽对“什么什么一代”这种思考方式除了不甚清晰的感悟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想法。虽然她没有将其全盘否定的意思，但如果面对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涌现又不断消失的无数风潮时，用一种特殊的好感强迫自己与之亲近的话，那终究不过是一种企图制造自我世界的行为，既偏执又让人伤感。

两只手交抱在胸前，然后展开，形成一个字母“V”。

对雷恩来说，这个姿势除了表达“注意看我”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

艾米丽直直地盯着雷恩那张严肃的脸，对方赶紧破颜一笑，举起一只手指着天花板喊道。

“带你去看一个稀奇的东西怎么样！”

看来这个男人的目的根本不是安慰艾米丽，而是为了拉她一起去看什么东西才专门跑来的。

“什么稀奇的东西？”

“好像是有人往储水池里扔了一头裸牛。”

“什么？是谁的恶作剧吗？”

“快走吧快走吧，是裸体的牛哦！”

雷恩·斯普雷格好像因为自己的话而兴奋了起来，一边大叫一边将再次滑落到鼻尖的眼镜用食指扶了扶。

**十月二日 十九点二十分**

**<研究所地下·储水池>**

走出电梯后，两人来到了一条白色的走廊上。再步行约两分钟就是储水池所在的地方。嘎吱作响的铁门刚被打开，一股浓重的湿气就扑面而来。水的气味和微弱的动物气味混合在了一起。

储水池修建在一个十分巨大的地下空洞里，从地面到天花板足有五十米高。储水池大得几乎能举办游泳比赛。在荧光灯的照耀下，昏黑的水面平静得让人毛骨悚然。紧靠水池的净水系统不断发出嗡嗡的马达轰鸣声，让整个空洞里的湿气全都跟着震颤个不停。

数米外的水池旁已经由数十个人筑起了一道人墙。看来池子里果然有一头

“牛”之类的东西。身穿便服的研究人员以及警备班的人吵吵嚷嚷地混在一起。

听到雷恩的催促后，艾米丽随即把两只手插进羽绒服的口袋里，兴趣缺缺地朝人墙走去。离水池越近，那种异样的动物气味就越强烈——是腐肉发出来的。

雷恩就像一名来这里郊游的法学院学生一样竭尽全力前后挥舞着双臂，一边小跳一边往人群猛冲。艾米丽直到他停下脚步才勉强追了上去。

从人群的缝隙往水池方向一看，艾米丽立刻开始后悔自己跟着来到了这个地方。

飘浮在那里的确是一头“裸牛”——它所有的皮全都被剥掉了。

粉红的经脉覆盖在红色的肌肉表面，这块如大理石一般的表皮上满是凝固的鲜血。牛的尸体被随意地吊了起来，不断有水往下滴落。不知从哪儿飞来的苍蝇在亡骸上方穿插个不停，无数翅膀在一片白光中反射出金属般的光泽，混合了池水和牛血的红黑色液体则在它身下慢慢扩散开来。吊起它时使用的铁钩从腹部穿过，怎么看都像一个大得惊人的福尔马林标本。

几只离群的苍蝇或许是被汗水的“甘甜”气味吸引，集结到了艾米丽的手臂附近。虽然她驱赶了好几次，但对方总能从手指的缝隙间穿过，继续绕着她的手飞个不停。

雷恩吹了一声口哨。

“真漂亮啊，想得挺周到的嘛。”

“稍等一下……这里是储水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里的水不是会变成研究所的饮用水吗？”

艾米丽掩住口鼻躲避着恶臭，同时闷声闷气地问道。她似乎感觉刚才喝下去的咖啡已经在肚子里卷起了一阵恶臭的旋涡。或许大家和她想的一样，周围不少人立刻带着相同的担忧表情点了点头。

“情况没那么严重。臭味虽然很浓烈，但是腐化程度并不深。”

蹲下来观察尸体的雷恩抬起头后说道。

“而且还有完善的净水系统，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

“前提是那个系统足够可靠。”

听到艾米丽的话，雷恩微微一笑。

在小腿的皮肤感觉到一阵微热的气息时，艾米丽条件反射般地往旁边一闪。低头一看，是一只杜伯曼犬不安地在周围走来走去。

应该是警备班饲养的。

在以嗅觉为画笔描绘整个世界的犬类感官中，或许这头牛会显得出奇得大，有可能是一块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大的肉。

艾米丽的视线偶然和头戴针织帽，手握警犬锁链的警卫员——也许是饲养员——的双眼撞在了一起，她随即缩了缩脖子。

“真可怜啊，要忍受这么难闻的气味。”

“说不定它反而因为被那些腐肉刺激而产生了食欲。”

有着浅黑色皮肤的青年这样说道。

艾米丽不经意地又看了一眼牛尸，感觉越来越糟。流着口水不停在尸体周围打转的杜伯曼犬此刻在她眼中就像只怪物一样。

*——我不该同情它吗？*

无论怎么想也是浪费时间。明天她就必须和理查德·福克斯会面了。她不

仅没有为此做准备，而且还得找时间尽快熟悉VR装置的操作方法。继续在这里盯着这头不寻常的牛尸只会让她的心情变得更糟。

下定决心马上离开的艾米丽耳边忽然传来一声熟悉的惊呼。

“无论说多少次还是不懂吗？这根本没道理啊……”

在稍稍远离人群的地方，一个矮胖的东洋人正在和一个高个子大声争辩着什么。

音量奇高，同时又带有独特口音的英语是研究员砧·宏说话的特征。他是艾米丽小组中的一员，代替对虚拟程序不太感兴趣的罗伯特·柏拉修，成了艾米丽实质上的重要助手。在小组中也是艾米丽十分重视主要成员之一。

此刻他正一边摇晃身上的赘肉一边用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把不断涌出的汗水擦干。在荧光灯的照耀下，砧那光滑的皮肤立刻反射出熠熠的闪光。

正在和砧说话的是一名身穿警备班制服，身高接近一米九零的壮汉。灰色脑袋上的头发被剃了个简单的平头。比肤色原本就很白的砧还要白皙的皮肤在灯光中有些泛蓝。面对不断挥舞肥胖的双手，极力坚持着什么的砧，他只是站在那里冷静地俯视着对方。

“那是谁？”

戴针织帽的警卫很快回答了艾米丽的问题。

“是我们的班长，尤利西斯·阿拉姆。”

雷恩站起身嘟囔着。

“尤利西斯·阿拉姆。米特福德的男朋友。”

那个人就像个幽灵或是其他什么鬼怪一样，完全看不出年龄。脸色差得让人难以想像他是怎么活到今天的。

阿拉姆好像注意到了艾米丽的视线，嘴角浮起一个浅浅的微笑。

那是不带任何感情的，空洞得让人厌恶的笑容。

荧光灯带来的热量让艾米丽感到头顶有些发热。从牛的尸体中升腾而起的可恶气味仿佛已经浸入了她的头盖骨之中。

艾米丽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赶紧把视线转开。

男子轻轻拍了拍砧的腰——大概是“放你走”的意思吧——然后让砧朝蓄水池的方向走来。

“砧！”雷恩喊道。

或许是因为终于得到了解放而松了一口气，砧手舞足蹈地擦着汗朝艾米丽和雷恩走来。

“到底出了什么事？”

砧左右晃了晃他那颗有着三层下巴的脑袋，竖起大拇指朝背后指去。

“真是受不了，那个混蛋非说我是犯人。”

“也不是没有道理，你和这头牛简直一模一样嘛。多边形构造也属于同一个类型。”

砧提高嗓门爽朗地一笑。

“快饶了我吧。我可没有那么大。”

他拍拍自己的手臂。

“而且还有皮。”

“你是第一个发现的人？你在这地方干什么？”

“没干什么，用语言也解释不清楚，只是盯着水面发呆而已。待在这儿心里挺平静的。”

“难以理解。你可真是个怪人，怪得这么明显。”

砧苦苦地一笑。

“别这么说我啊。因为莉娜出了那样的事故，心情多少有些郁闷。”

“难道说你其实是想开心地游个泳？”

砧笑着拿毛巾擦了擦汗，没有回应雷恩的调侃。不过他好像有些兴奋，皮肤也因此变成了粉红色。

“不过，这到底是谁干的啊？”

“本地人不是很讨厌我们么？而且好像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传闻——说这里为了进行人体实验而不断在附近抓人。”

“那个传闻我倒是没听说过……不过这里的确很招当地人反感。等一下，这儿不是有监视摄像头么，当地居民应该不可能进到这种地方来吧？”

雷恩和砧自顾自地进行着不合时宜的对话。周围的研究人员和警备人员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头，远远地站成一圈围观他俩。

艾米丽的目光则又回到了那个男人身上——尤利西斯·阿拉姆。此时他正把手伸进水面，双眼直视前方，显然是因为思考着什么而入神了。真是个存在感时有时无的奇特男子。

莉娜·米特福德的男朋友，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

不远处的雷恩和砧还在愉快地进行着对话。

“也有可能是厨房的人不小心落在这儿的。”

“那不是暂时吃不到肉了吗？真受不了，那样我会变瘦的。”

艾米丽把手交抱在胸前盯着两人。

“砧，你打算闲聊到什么时候？现在我们的计划面临重大危机，没时间让你玩。”

砧本来打算说些什么，不过最后只是憋红脸嘟囔了几句。

“我知道你想说‘你不是也在这儿么’。我现在就回去。”

接着艾米丽瞪狠狠了把自己卷进这件事的雷恩一眼，对方随即苦笑着抓了抓脑袋。

“不……”砧挠了挠发亮的鼻头说道，“我想过了。虽然还有些疑惑，但我决定把它说出来。‘水槽’这个装置，可不可以让我操作一下？”

“砧，你到底想说什么？”

“主任，我知道这段时间很忙，不过我还是出于兴趣稍稍调查了一下那东西。”

兴趣——艾米丽上下打量着砧。

松弛的下巴，两只肥手，粗壮的大腿，从头顶到脚尖全都被厚实的赘肉覆盖着，很难理解为什么他的双脚还能支撑住这个身体。对于那件实验用的橡胶制服来说，要包裹住如此庞大的身躯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不过……实际上艾米丽认为有一个助手还是十分必要的。从安全方面考虑，使用“水槽”时必须要有体验虚拟空间的人和在外部进行操作的人。虽然她并不清楚砧在这方面的知识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但现如今，任何助益都是值得庆幸的。

艾米丽放下交抱的双手，盯着砧那双细长的小眼睛。

“在线操作手册保存在服务器里。应该只有B级的ID才能查看，知道路径吗？”

“知道。实际上……我已经仔细读过了。”

艾米丽把眉头一皱。

他显然违反了规定。但在如今的情

况下，这说不定是个意外的惊喜。

“我今晚可能会熬通宵。待会儿再会联系你，所以请你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砧·宏悻悻地答应之后，转过身摇晃着肥胖的躯体离开了蓄水池。

雷恩望着他的背影小声说道。

“那个计划是绝对不能停止的。”

“所长，你怎么想？有什么好主意吗？”

雷恩松松肩。

“很难说……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他的目光最终停留在荧光灯上。

尤利西斯·阿拉姆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他俩的身边来，面带讽刺的表情用那对银色瞳孔盯着雷恩。随后他走近牛尸，用皮靴尖在尸体的腹部踢了两、三脚。有几只苍蝇随即嗡嗡地飞了起来，但男子的身体却一动也没有动。在湿气如此浓密的空间里，只有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汗水。

“怎么办，长官。要解剖调查吗？”

所长摇摇头。

“没那个必要。解剖的话太麻烦了，而且我们现在很忙。”

“那用不用通知本地的警察？”

“不，那得和塞尔费奇商量。而且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他的答案，一定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不行’。因为这件事很明显不是外面的人干的。”

警备班长随即用简单的语言和动作对警备人员下达了命令。

不久，几个人便推来了一个外形像巨大手推车的货柜。将牛尸装进去之后，警备班成员的蓝色制服便渐渐远离了艾米丽的视线。

头戴针织帽的男子正用尽全力控制着手里牵着的杜伯曼犬，因为它看到把牛尸吊起的铁锁将要被解开时，立刻开始在货柜周围来回晃悠，口中不住地呜咽着。

不一会儿，周围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少。艾米丽看着为数不多的几名研究员，小声对雷恩说。

“你的意思是内部的人干的？”

雷恩随即睁大眼睛，并夸张地点了点头。

“不管怎么看也是相当费事的恶作剧，要把那东西弄到这儿来可不太容易。说不定给所有人放个假，让抑郁的身体和精神全都解放一下比较好。”

说着他便把身体前屈，做了一个类似接发球的动作。艾米丽叹了一口气说。

“请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做出这种可怕行为的人说不定就在我们身边啊。”

雷恩伸出食指轻轻戳了戳艾米丽的手臂。

“那又怎么样？裸牛挺有意思的吧？”

“如果想要看皮被剥掉的牛，只要到屠宰场去就行了，那里要多少有多少。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稀奇的。”

雷恩看着艾米丽的眼睛笑了起来。

“不过，你其实是第一次在超市和餐桌以外的地方看到牛肉吧？”

“不，我以前肯定还在另外的什么地方见过，只是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艾米丽说着便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歪着脑袋回忆起来。

“应该是在平底锅里，还往牛肉上撒了不少胡椒之类的东西。”

她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个地

方，随即对目瞪口呆的雷恩微微一笑。

“我会做饭这件事让你这么吃惊吗？好了快走吧，就算再怎么出乎意料，我接下来还是会忙得一塌糊涂。”

或许是因为牛尸被弄走后有些无所事事——一只苍蝇飞到艾米丽的手臂上，轻轻舔了舔上面的汗水，然后拍动银色的透明翅膀消失在黑暗之中。

## ◇◆ 2 ◆◇

玻璃上映照着自己的相貌。一成不变的景物在窗户另一边不断向身后划去。就像水槽的内侧和外侧一样，窗外和公交车内的空气也迥然不同。

没有座位的人集中站在过道上。市内的公交车就是这样人满为患，内部更是燥热得像个蒸笼。

但驶进郊外后，人们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下了车，在道路上喘息着回到各自的生活，各自的夏天中去。

没错，浣熊市的夏天到了。

返回学校后去和弗兰克见面的那个下午，我的心又像平常那样被不安与期待、忧郁和欣喜等情绪同时包围，乱糟糟的。眼中的夏天显得无比苍白，推着我慢慢地向前走。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究竟有多么无力，有多么无所事事。

公车现在驶上了城市外围的糟糕路面，无法歇止地摇晃起来。我为了不摔倒，不撞上周围的人和座椅，用力紧抓着扶手上的钢管。

如今车里你推我挤，混乱得让人有些难堪，而外面则依然是一副平静的夏日景观。尽一层铁皮之隔的两个空间是如此不同，内部的时间与外面的时间有着明显的差异，这忽然让我有了一种“车内时间”被从不断流动的时间中割离开来的孤立感。

我拼死握住扶手时的表情被车窗反射了出来，那张脸竟在不知不觉间变得宛如另一个人似的。

弗兰克住的地方明明很近，但如果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见面，我总是有些冷淡。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我们经常约在郊外一块墓地对面的公园里。

公车继续蛮横地向前开着，乘客们也不断左摇右晃。我身体各处都因为有意无意的碰撞而发出了疼痛的申诉。

摇摇晃晃，摇摇晃晃……

这是为了前去与你分享一段时间而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让我感到快慰的过程。

车窗闪闪发光，就像电脑屏幕一般映射了我的感情。

有一句话忽然在我脑子里闪现出来，不知是谁说的。

——性和镜子是令人厌恶的东西，因为它们都会增加人口。

站在讲台前，史蒂芬·柯克伍德老师用两只大拇指同时拉起裤子的两根吊带。他头顶上长着一丛茂密的茶色头发，从轮廓上看总给人一种热带风情的感觉。

老师最擅长的是关于鲑鱼和鳟鱼进行“摇摆游动”的论证。

“打个比方。假如有一只在遗传基因方面没有任何问题的雄鲑鱼。忽然有一天，它做出了一个既没有益处，但也没有坏处的，也就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一边摇晃脑袋一边游动。也就是‘摇摆游动’。我们无法确定这究竟是遗传基因造成的，还是它的生活环境造成的。这样，很快有一条雌性鲑鱼不明

原因地被这个动作吸引，选择了这条雄性鲑鱼作为合作繁殖的对象。接着便有不少雄鲑鱼纷纷效仿。最终这变成了一个固定的程序，致使现如今几乎所有的雄鲑鱼在产卵期都会条件反射般地进行‘摇摆游动’。各位同学，如果这不是单纯的生殖行为脱胎换骨成‘爱的表达’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过程，从摇摆游动到玫瑰花束的飞越正是如此！”

说到这儿，柯克伍德老师眨眨眼睛环视了教室一圈，似乎对自己的话语能够在这帮不知天高地厚，对生殖充满期待和欲望的年轻人之间流淌而感到十分满足。他装作在演西部片的样子，伸出两只手的食指和大拇指比划成左轮手枪的形状放在腰间，忽然大喊起来。

“谢帕德！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好了来跳个你们喜欢的那种舞吧！跳起来跳起来！”

虽然老师很活泼，但他也不可能总是面带笑容。柯克伍德并不迟钝，他很清楚自己的话就像白水一样清淡，谁也听不进去。但他依然在讲台上咆哮着。

“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

沉默的我莫名其妙地把老师惹火了。真是不走运。

指导室里的柯克伍德老师比在教室里要安静得多。

窗外正值灼热的盛夏。

学生指导室里光线微暗，就像一个从粘稠的暑热之中突然冒出来的舒适小岛一样。

“艾玛，你一定也有想做的事情吧？比如在联合国工作什么的？”

*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眺望着窗外，看到在滚滚的热浪包围下，连飞在空中的小鸟也像是随时都有可能一头栽向地面似的。校舍那几乎纯黑的阴影正一寸一寸地侵蚀着中庭里的沙地。

从老师的话语中听不到丝毫不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声音甚至是非常“悦耳”的。

周末的时候，老师会到歌唱教室去练习男中音。我知道这件事。

让我闭上、睁开眼睛的全都是阿历克斯·斯诺那张纯黑色的脸。他拥有能在空中飞翔的能力。我睁开双眼的那个瞬间，欢呼声在整条狭窄的通道里不断回响着，阿历克斯·斯诺确实飘浮在空中。

他让滑板紧贴双脚在半空中向左一转，然后落在凹凸不平的水泥地上，发出干燥的脆响，接着用一只脚踩住了还想再弹跳起来的滑板。

得意的笑容随即出现在他的脸上。白色的牙齿镶在黑色的轮廓里，闪闪发光。他熟练地在滑板后部一踩，伸出手接住弹跳起来的好搭档，之后保持那样的姿势慢慢仰躺在马路上，注视着横亘在天空中的云彩。几名少年冲上来装出一副要踩他几脚的样子，阿历克斯赶紧将滑板挥舞起来，一边大笑一边进行防御。

我眯起眼睛看着他们打闹的样子，两只手垂在身体两边，右手轻轻扣挖着一堵烟熏色砖墙的缝隙，左手不断抓紧、放开缝在天鹅绒外套上的玫瑰型刺绣。

阿历克斯注意到了我的存在，于是直起半个身子，抬起手朝我打招呼。

“哦，是‘魔女’啊。你来晚了哦。”

在当地的那么多孩子里，只有阿历

克斯一个人叫我“魔女”，自从他有一天看到我被店里的东西团团围住开始。

“刚才有人找我问路，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那家伙不在这儿，说是先到墓地去了。他让我转告你。”

嗯，我轻轻点了点头。阿历克斯这时已经站了起来，踏着有节奏的脚步朝我走来。

“刚才有人找你问路？”

是啊，我说着蹲了下来。

“那家伙好像很担心你。”

“弗兰克？”

阿历克斯点点头，表情不禁变得有些严肃。

“现在哪儿是他担心别人的时候啊。”

我忽然想起了弗兰克的样子，我至今依然不怎么了解他。

即便是和这个有些特殊的阿历克斯相比，怎么说呢，他给人的感觉依然非常“遥远”。弗兰克经常心事重重的，性格异常冲动，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我第一次在街上看到他时，他正流着血大声叫喊着，有几个大人围在一旁，最后费了好大力气才把他制服。

我记得很清楚。被他那布满血丝的双眼盯住时，我害怕极了。

弗兰克究竟是谁啊？我偶尔也会想，现在这种状况其实称不上什么恋爱。他不会是街上的人共同构建出来的一个虚拟人物吧？用不存在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愿，用不存在的力量去进行反抗，他就是这样一个只存在于幻想中的人。

“喂。”

阿历克斯的声音让我清醒了过来。

他正抬起头从街道上方的缝隙里望着那块窄小的蓝天。

“虽然没有直接跟你说过这事，不过你应该有吧。”阿历克斯耸耸肩继续说道，“‘天赋’这东西。”

我不由得反问道。

“什么啊，你是说我吗？什么天赋？”

“怎么说呢……”少年歪着脖子笑了笑，“你的父母都是搞研究的吧。”

这就是我和街上这些孩子之间永远都不可能消除的隔阂吧。

但我一直很希望缩短这段距离，赶紧说道。

“我爸爸好像……生病了。”

“生病？严重吗？”

“我觉得是。不过他没有去看医生，爸爸说公司会处理的，不久就会组织一支医疗小组。”

阿历克斯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抚摸着滑板的边缘。

“我最近好像也有些不舒服哦，老是出汗。”

一名少年突然跑过来把手臂绕在阿历克斯的脖子上，开玩笑似的说道。阿历克斯随即转过身把那只手掰开。其他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围了过来，形成一堵人墙。

阿历克斯的脸颊忽然一阵痉挛。在他那褐色瞳孔的另一头，是身穿茶色夹克的五、六名成年人正成群结队地拐过弯，朝这边走了过来。背后印着有“S.T.A.R.S.”字样的标志。

这是城里的能人亚瑟·哈乌斯率领的街道警卫青年团。

一帮模仿市警局特殊部队“S.T.A.R.S.”，自称为“STARS警卫团”的家伙。虽说前几天好像听到过正

牌“S.T.A.R.S.”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而解散的消息，不过这个冒牌货至今还健在。

我不太了解亚瑟·哈乌斯这个人的情况，也没想过要去搞清楚，据说他老婆很早以前就跟人跑了。尽管有几个孩子，但他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

他拥有执着得超乎一般人想像的“市民精神”，掌握着附近大部分家庭的经济状况、家族关系，只要这些家庭遇到危机他就一定会插手，用各种手段解决问题，并将这样的行为当成是自己的人生意义。我觉得他其实是在用“地区社会”代替失去的家庭，让自己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家庭之中，借此抚慰他那孤独的人生。

在游走于都市之中的“妖怪”体内，亚瑟和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居民一样，都是被驱赶到这里来的落魄者。不同的是他坚信自己的优秀，而且始终没有舍弃一个想法——自己说不定已经踏上了前往成功的道路。

一名身穿茶色夹克的青年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喂，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阿历克斯用他们听不见的声音轻轻咋了咋舌，另一名少年则站在原地大声回答道。

“我们刚才玩得挺开心的！”

少年们貌似兴高采烈地笑着跳着组成一个圆圈，把警卫团包围了起来。亚瑟·哈乌斯双手交抱，一言不发地站在正中央。一头金发被梳理得十分整齐，鼻梁上架着太阳眼镜。他嘴角微微上翘，像是粘着一个讽刺的笑容。

“是‘S.T.A.R.S.’！好帅啊！”

几位少年把手伸向一名警卫团成员的背后，轻轻摸了摸印在上面的标记。青年立即喜形于色，说了一句“别碰”。

“这么热还出来巡逻，真是辛苦了。”

视野边缘的阿历克斯阴沉地一笑，骂出了几句细碎的脏话。从前有段时间他曾经做过一些小偷小摸的事，结果被这帮人逮到后遭到了他们的毒打。从那以后，阿历克斯就对警卫团充满了厌恶。

我尽可能隐藏起自己的表情，偷偷看了了看亚瑟·哈乌斯的脸。纯黑的太阳眼镜盖住了那对淡蓝色的瞳孔，静静地映出我的模样。

突然，围住警卫团的少年们纷纷把手中的滑板扔在马路上，吹响口哨大声喊着。

“伪善的人！”

“伪善的人！”

“装模作样！”

警卫团的成员面对少年们突如其来的态度改变，多少有些不知所措，就这样呆呆地站在原地。整条马路都充满了阿历克斯等人的欢笑声。青年们则一脸铁青，最后变得通红。

渐渐远去少年们在马路上飞驰着，他们脚下的滑板朝四处散开，载着一个个充满活力的身影滑向街区的各个角落。

你站在草坪上，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抬起来对着我挥舞。我先是向前迈步，接着便跑了起来。

我像平常那样说个不停，让没有任何内容的话语将我们俩掩埋。而你则兴奋得不行，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要脱掉我的裤子。

“别害怕，一点儿也不痛。”

你就像牙科医生一样温柔地说道。

这种时候，可能每一个男人都必须这么体贴吧。接着，我便成了一名顺从的患者，睁大眼睛娇羞地点点头。

在一望无际的白色墓碑群的角落里，我们紧紧地抱在了一起，让半裸的身体在草地上来回翻滚，让七月的骄阳尽情灼烧暴露在外的肌肤。

就在这片不断刺扎着身体各处的草丛上，我们俩终于到达了那个顶峰，然后继续保持着交抱的姿势，看着对方的脸不停喘着粗气。

就像是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眼前的人一般。

我起身斜靠在被热气烹煮的墓碑上，剧烈地呼吸着。

可就算我们可以激烈地进攻、防御，可以让相互的震动频率重叠在一起，也依然无法缩短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爱”仍旧像往常一样，摇摆不定，摇摆不定，摇摆不定……

蟾蜍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只能听见它发出的阵阵鸣叫；银色的小鱼从河面上一跃而起，将闪亮的水沫抛向空中。我们俩离开树阴，眯起眼睛抬头看着惨白色的太阳。

两个人都是臭气熏天，大汗淋漓。

我离开你怀抱高高跳起，就像是在飞翔一样——朝着遥远的天空，朝着稀薄空气另一端的理想天堂飞去。

但身为凡人的我只能拖着疲惫的身躯，晃晃悠悠地跌进小河里。这让身后爆发出了一阵足以震颤横膈膜的巨大笑声，而随之飞散起来的无数水珠则都被闭锁在不同的世界里。

此刻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乘木筏顺流而下的哈克和吉姆（译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主人公，白人少年哈克和逃亡的黑奴吉姆），刻在他们脸颊上、额头上的数百年岁月痕迹是那么得清晰。他们理应不会鄙视我们吧？那艘木筏也一定能始终漂流下去吧？

你雪白的牙齿映照在车窗上，反射出令人惊讶的光芒。

碎裂的车窗表面上是柯克伍德用两只大拇指不断捋动吊带的样子，是阿历克斯飞上半空中的样子。刚想到这儿，亚瑟·哈乌斯也出现在了那里，直愣愣地盯着我的脸。而在车窗另一边，一辆橘黄色的小型摩托车缓慢地开了过去。

通过在公交车上进行的混乱思索，我终于忘记了很多事。移动，只不过是连接一段时间与另一端时间的踏脚石，是“意义”与“意义”之间的真空地带。所以移动结束后，脑中总是一片空白，就像经历了一次瞬间转移一般，那些发生在移动过程中的事都只剩下了些许残破的碎片。

公交车停了下来，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白色墓碑。

**十月三日 五点四十分**

**<VR实验室>**

艾米丽在洗手池前弯下腰，捧起一把清水擦了擦脸。多余的杂音因为这个动作而被洗去了少许，睡眠不足的大脑也稍稍清醒了几分。

然而，堂而皇之地占领着腹部正中央的恶心感觉却怎么也祛不掉。这应该就是传闻中的“VR晕眩”吧。艾米丽映在镜子里的鲜绿色眼珠下方出现了一圈深青色的印记，原本清爽利落的金黄色短发也都带着油脂的亮色相互交缠在一起，眼看就要到达混乱的顶点。

身上穿着的是一套橡胶质的VR测

试服。衣袖边缘的一圈明黄让穿上它的实验者就像老式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人一般。光是穿在身上，心情就会变得十分不愉快——它的设计的确拥有这种功能。

果然熬通宵了。

艾米丽年轻的时候总是想，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通宵加班这种事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少，最后彻底消失吧。没想到现在她已经三十多岁了，但依然在频繁地体验着这种工作方式。一整夜都全情投入工作尽管可以让人感受到强烈的充实感，但考虑到第二天的活动，这样做的效率实在是低得惊人。

虽说有砧·宏帮忙操作那台贴满标签的机械，但控制“水槽”依然比艾米丽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单纯将“自然环境”的运动当作一个单位进行演算，再通过无数种组合，记录不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性——这是艾米丽十分擅长的实验种类。

例如，只要能正确设定细菌和病毒的状态，那么就能在短得超乎想像的时间里得到实验数据，而且其准确程度也决非普通实验所能企及的。

简单地说就是在“数据”这个基础上建立一座实验室。在程序的领域里，幸苦培养出来的细菌和病毒是不会因为外部原因而坏死的。从经营管理层面来看，这也能从根本上削减试验成本。

在艾米丽平常使用的虚拟实验中，所谓的“假想”其实是“被当成假想对待的现实”，并不是用假想代替现实让人体产生错觉的技术。

对以往的虚拟实验来说，如何让现实条件接近那些假想出来的理论数据始终是一个问题，但这里的VR实验则与之正好相反。换句话说，这里的问题是让“假想”尽可能地接近现实。

在花了一整晚的时间与那台机器对话、相互纠缠、相互咒骂、相互探索内心之后，艾米丽只弄清楚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完全不适合这项工作。也许自己的研究一开始就搞错了方向。单凭她一个人是很难启动这台VR机械的。

还好有砧在这里帮忙，让她多少有了一些成功的希望。怎么看也不像个临时技师的砧实际上十分优秀。艾米丽将系统的微调工作交给他，自己则作为实验者，按照操作一小时休息五分钟的频率进入“水槽”。最终的结果就是体会到了什么是“VR眩晕”，胃里翻江倒海。

离开洗手间之后，艾米丽决定再去VR实验室一趟，砧·宏应该还在那里对机械进行调整。他也陪着艾米丽熬了一个通宵。

*——过去打声招呼之后就小睡一会儿吧。*

VR实验室位于研究所的五楼，紧挨着收藏着玫瑰密封舱的房间。这个屋子只有计划负责人，也就是艾米丽和所长雷恩能进去。

按下门旁的开关后，VR实验室里那熟悉的环境再次出现在眼前。

巨大的水槽旁边摆放着一个操作台，坐在它旁边的砧此刻正昏昏欲睡地打着盹。

“啊，辛苦了……”

注意到上司进来后，砧作势就要站起来，艾米丽挥了挥手让他不必客气。

“你真是帮了大忙，谢谢。”

“感觉好些了吗？”

“嗯，现在只想回房间睡一觉。整个人都乱糟糟的。”

艾米丽勉强地笑了笑，然后坐在空出来的椅子上，埋着头深呼吸了几次。砧一脸怜香惜玉的表情。

“真没想到会让人这么难受，不过就算我想代替你也是不可能的，那套衣服对我来说实在太小了。”

砧那稍显尖利的嗓音在艾米丽脑子里来回震荡着，她不由得用一只手按了按太阳穴。冷汗也跟着流了下来。

“对了，怎么样？能用了吗？”

“基本操作已经很熟练了……也许吧。但我不明白。”

砧抬手擦了擦已经有些睁不开的眼睛问道。

“主任，‘水槽’到底为什么是这个计划必不可少的呢？不搞清楚这一点的话，实在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啊。”

“‘玫瑰计划’基本上是一个需要配合作业的工程。虚拟技术，VR设备，此外还有免疫学的理论等等。从人员组成上来看也是这样，我们俩是虚拟技术研究人员，莉娜是VR技师，还有罗伯特·柏拉修是临床应用技术研究员。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玫瑰样本。”

“这些我当然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制造保护人体免受T病毒影响的疫苗而分工合作。但我们虚拟技术小组基本上都只是在详尽模拟玫瑰的观察情报而已，不知道整体的情况究竟如何，也不知道为什么需要‘水槽’。”

“在这个庞大装置中，必须存在的不是软件。而是埋在那面墙壁里的硬件，也就是那三台超级电脑。”

“也不是‘水槽’？”

“没错。那些电脑能把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把人体感受到的一切刺激转化成数据进行处理。也能反过来对实验体施加各种环境刺激。”

“也就是说，整个VR系统是和玫瑰密封舱相连的？”

“但是……这种处理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拥有了远超人类想像的水准。而且其内部十分复杂，对谁来说都是一个看不透‘黑匣子’。这间房子就是作为它的操作程序而存在的。”

砧扬起两只手，显得十分惊讶。手臂上的肥肉也跟着晃荡起来。

“啊，真是太厉害了……也就是说，这个大得出奇的水槽加上整个房间，就是通向系统核心的‘接口’？”

艾米丽点点头。

“明白了？”

“我从来没用过规模这么庞大的电脑。它简直就是怪物嘛。”

砧兴奋地拍了两、三下自己的脸。

“还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

竖起一只食指的砧微微一笑。膨起的脸颊上随即出现了两个浅浅的酒窝。

“玫瑰到底指的是什么啊？”

“研究疫苗的材料。你到底想说什么？”

“那个传闻是真的吗？”

“传闻？”

“说玫瑰其实是一名浣熊市的幸存者，一个女孩子。”

艾米丽皱起眉头盯着砧的脸。

“谁告诉你的？”

“莉娜·米特福德。”

艾米丽感觉自己的大脑受到了轻微的冲击。

如果莉娜就是因为这个传闻才产生了那么大的精神压力的话……

她随即又让表情放松下来。振作

点，要是雷恩的话肯定会一笑置之的。

恢复平静之后，她回答道。

“具体情况不清楚。对我来说，玫瑰就只是一个提供数据的样本而已，是数字、公式的罗列。”

砧也跟着笑了起来。

“骗人，主任你别装糊涂了，你一定知道。”

“随你怎么想。莉娜也好，你也好，都是科学家。不管研究对象有着怎样的背景，分析列表也不会发生一丝一毫的改变。把多余的精力都集中到研究上来，现在可是关键时刻。”

砧耸耸肩离开椅子站了起来。

“明白……”

可能是因为起身的速度太快而有些头晕，砧迈出的步子显得有些晃悠。他停在出口附近回过头来说。

“虽说这像是在告密……”

砧接着说了下去。

“莉娜她，好像偶尔私自使用过这台机器。”

艾米丽点点头。

虽然不知道莉娜有男朋友，但这种事她早有察觉。卡尔梅恩会监视所有研究设施的使用状况，并依次报告给艾米丽的网络终端。

不过，只要不妨碍计划的进程，艾米丽并不打算限制下属对设备的使用。要是连私人的时间都加以管制，再坚强的人也一定会受不了的。

然而，莉娜也好，砧也好，为什么会对这件设备如此在意呢？她完全无法理解这些人的想法。

“那我先走了，真是累得够呛啊。主任你也快回房间休息吧。”

砧说完后很快便消失在了走廊里。

艾米丽坐在椅子上，用两只手抱着脑袋。最近的一连串意外让她身体的疲劳已经达到了极限。莉娜出事，被扔进蓄水池的牛，“环境学家”理查德·福克斯来访……她现在只想尽快回房间去，吃了药之后好好睡一觉。

她抬起头，缓慢地环视着整个屋子。

一个没有窗户的粗陋房间。空气凝滞。或许是为了不给媒介液体造成影响，所以房间里并没有安装空调。难耐的酷热让艾米丽胸中的恶心感觉不断增强。

真是台可恶的机器。深灰色的水槽，还有旁边那张桌子上的奶油色终端机。

视线最后落在一团漆黑，没有任何表情的屏幕上。

那个时候——屏幕上出现的是熊熊燃烧的街景，不断闪动的警报灯光。

——等等，有点儿奇怪……

艾米丽硬咽下一口满是酸味的唾沫。

一个疑问猛然涌上她的心头。

——启动这台机器得有实验者和终端机操作员，也就是说最少需要两个人。就算要对外隐瞒，但想一个人进行试验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莉娜·米特福德出事的时候负责操作终端机的人是谁？为什么那个人没有马上施救？为什么那个时候除了莉娜以外一个人也没有？

艾米丽脑子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是那位高个子的警备班长。

**未完待续**

文/野岛一成 译/清雨




# ON THE WAY TO A SMILE 尤菲篇

## 《最终幻想Ⅶ 再临之子》外传小说

忘却之都——

艾莉丝殒命之后，大家目送她沉入了那一汪清泉的底部。为了向她报告与萨菲罗斯之间的战斗已经结束，尤菲和克劳德等人一起再次造访了这里。

一行人一言不发地伫立在泉水旁。虽然没有一个人开口，但他们在都用各自的语言向艾莉丝诉说着。

“再见。”

这是文森特的低语。等到尤菲转过头的时候，只能看到文森特背后那件鲜红的斗篷。这个人什么意思啊，只说了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想解散吗？

“等等！等等啊——”

她连忙追了上去。

“有你这么道别的吗？我们不是一起战斗过的同伴吗？”

尤菲的抗议并没能让文森特停下脚步。她随即加速绕到对方身前，直面着他的脸。文森特的视线好像固定在远方的某一点上，虽说看不出他究竟在考虑什么，有什么想法，但他的意志显得十分坚定。尤菲一下子便明白了，自己是无法阻止这个人的。

“打起精神来。”

从尤菲身旁经过时，文森特幽幽地说道。这无疑是一句意外的鼓励，让尤菲感觉自己像是第一次触碰到了文森特内心的想法，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高兴，心中的困惑也纾解了一些。

克劳德，蒂珐，巴瑞特，赤红XIII看着他们两人。

“他好像有自己的目的地。”

尤菲回到同伴身边后报告道。

“应该是女人身边吧。我也差不多

该走了。”希德说。

“哦，确实。我也是。”接下来是巴瑞特。

这让尤菲一下子想到，原来大家都有想要见的人。她理解各位的心情，但还是忍不住说出自己的想法。

“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好像很轻松似的。”

“只要愿意，咱们随时都能再见面吧。”

希德一边走一边说道。克劳德和蒂珐一起点了点头。赤红XIII也表示同意。不过再见面对赤红XIII来说或许有些勉强。

“是啊。”

尤菲心中虽然有些疑虑，不过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结局。

“走吧。”

克劳德和蒂珐也离开了。要是离开这个地方，不就成了真正的诀别了么，尤菲不禁想到。如果真是那样也没关系。干脆带着愉快的心情与艾莉丝告别吧。

“啊，对了！”

巴瑞特忽然大声叫道。真是的，一下子就把诀别的气氛给搅合了。大叔他就是这点最招人讨厌。扭头一看，巴瑞特从自己的机械手臂上取下魔石，然后交给了克劳德。

“这个怎么办？”

“等等！”

直到现在才想起一件大事的尤菲不由自主地喊了起来。她居然会忘了自己外出旅行的目的。

“所有魔石……啊不，一半也好，可以给我吗？我会把它们带回五台好好保管的。当然，偶尔还是会稍微用一下。”

同伴们的视线随即集中到了她一个人身上。虽然尤菲很喜欢受人瞩目的感觉，但此刻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她为了掩饰自己的羞赧，继续说道。

“我本来就在寻找魔石啊，接近各位只不过是出于魔石猎人的直觉罢了，而且大家的魔石都那么有魅力！”

神罗的研究和科技，星命学的智慧，都将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得到的力量给了克劳德等人的魔石。

“说老实话，我一开始不太清楚大家的目的还有过去什么的，说不定现在也是一样迷糊。但我和你们一起战斗过吧？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那些魔石，因为我想多多少少帮大家一些忙，因为觉得我们是同伴。你们快想想，我不是救过大家很多次吗？”

话刚一出口尤菲就察觉到事情不太妙，那种事一次也没发生过。

“嗯，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

蒂珐说。

“哎？”

尤菲有些摸不着头脑。

“开朗而又坚强的性格，曾经是我的理想。”

“什么什么！？”

尤菲惊讶地等着蒂珐下面的话，但对方只是微笑着沉默不语。

“你是认真的？”

她忍不住反问道。

“嗯。”蒂珐爽快地回答了她。

“什么啊。”

尤菲在害羞的同时欣喜不已。看来她能意外顺利地得到魔石。

“你觉得呢，巴瑞特？”

克劳德忽然对巴瑞特说。为什么要问他啊，尤菲虽然在心里抱怨了起来，但她并没有出声。

“嗯……”巴瑞特哼了一声，“尤菲的确是个好伙伴。不过魔石不是应该另当别论吗？”

“别论你个头！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对大家来说击败萨菲罗斯或许事情

就结束了，可复兴五台才是我最大的梦想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魔石是必不可少的！”

“复兴……”

这次换希德开口了。大叔都给我闭嘴！尤菲狠狠瞪了他一眼。

“说起来，米德加也真够呛的。”

“是啊。”

克劳德在对希德的看法表示认同后沉思起来。

“我说，尤菲，你看这样行么。干脆把魔石全都给你。”

“太好了！”

“不过得由我来保管。”

“哎哎……你是在哄小孩么！”

尤菲感到自己被戏弄了，赶紧挺直身子向克劳德抗议。

“不。我们的魔石几乎都是些战斗用的道具不是吗？对五台的复兴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最好把治疗魔石分给大家，剩下的由我来保管。最习惯于处理这些危险魔石的，就只有我。”

“虽说的确不再需要战斗道具了……”

“是吧。”

“可就算不用，只要放在身边也能安心不少啊。”

“那就这样。尤菲回五台之后，要是因为没有魔石而感到不安就联系我。到时候再想办法。”

克劳德的语气虽然很平和，但却传达出了魔石一定要由自己来保管的坚定意志。而且正如他所说，就算把拥有惊人破坏力的魔石带回五台，它们也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时代已经变了。这一点尤菲十分清楚。

“那好吧。我的魔石就交给克劳德保管。”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是世界上拥有魔石最多的人。你觉得呢？”

在返回故乡五台的路上，尤菲一直在和自己乘坐的陆行鸟说话。

“要不要找个地方换身衣服，买点东西？身上这件已经陪我度过了好长一段旅行，皱巴巴的。”

尤菲想到，应该会有不少五台的居民聚集到镇子入口欢迎自己吧。他们应该已经知道差点导致星球毁灭的陨石危机，正是因为自己和同伴的努力才被化解的。所以，大家一定会为了听我的故事而集中到一起。

“啊，对了，皱巴巴的衣服说不定能更直观地向他们传达我的辛劳呢。嗯，没错。衣服就让它这样吧。更重要的是必须得把故事整理清楚！”

不过，尤菲这才发现，其实她对于这个差点儿为星球带来末日的严重事件的经过，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

“这下糟了……”

谁想了什么，结果又发生了什么。尤菲毕竟是在半路上加入克劳德一行的，有很多事情她并不了解。

“要是当初仔细问问就好了……不过这样不是很好么。只要编个故事就行了。曾经是神罗公司战士的萨菲罗斯是个大坏蛋。克劳德他们一边和神罗战斗一边追踪萨菲罗斯，对方无奈之下使用黑魔法召唤出一颗小陨石，想让它和星球相撞。然后我们拼命阻止了他。嗯，完美无缺！这样他们就容易理解了。”

不过尤菲并不知道，比她所知的信息更详细的情报已经传到了五台。只不过，这份情报剔除了她与克劳德等人有关联这件事。

“啊。”

能看到五台了。虽然曾经在旅途中路过了好几次，但现在这种完成使命后归乡的心情和冒险时完全不同。尤菲让陆行鸟停下来，远远地眺望着故乡。

“哎？怎么回事？”

几滴泪水莫名其妙地涌出了尤菲的眼眶。

清晨。尤菲放走陆行鸟踏进五台后，昂首阔步地走在熟悉的大道上。没走几步便飞快地奔回了父亲武斗居住的房子。她还不想让街上的熟人知道自己已经回来了。虽然最终认定衣服的褶皱没什么关系，但脸必须得先洗洗。

武斗此刻正站在玄关的一侧，用小木槌咚咚地敲着柱子。

“你在干什么啊？”

听到尤菲的声音，武斗平静地回头一看。

“我回来了。一切都结束了。”

武斗重重地点了点头。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尤菲。但是女儿啊，镇里现在可是够呛。过来帮帮我，五台需要年轻的劳力。”

说完，武斗便背起装有木匠工具的布袋朝镇中心走去。

“稍等一下！”

尤菲连忙追了上去。但她父亲好像十分着急似的，脚步又急又快。

“你听说我表现了吗？怎么没人来欢迎我？镇里的人呢？”

尤菲抗议之后，简单地和武斗说明了自己和同伴们召唤出生命之流，拯救星球的经过。武斗听后停下脚步，用诧异的目光注视着尤菲。

“我不知道你的什么表现。我只知道是神罗那帮蠢货和一个脑子不正常的前任战士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后来把整个世界也牵连了进去。最后愤怒的宇宙意志对此忍无可忍，于是送来一颗陨石想要把星球破坏掉，解决他们的纷争。不过我们的星球最后释放出生命之流与其对抗，让陨石消失了——事情就是这样。”

武斗一脸严肃地说。

“宇宙意志？这是谁想出来的？”

“这是我的解释。虽说事实有可能并不是这样的，但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还有尤菲，你的表现什么的，千万不要跟其他人提起。生命之流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就算能理解那是为了拯救星球，但大家还是对此十分不满。”

“怎么会这样！”

尤菲击出几记伴随着咻咻声的直拳，然后不满地抗议着。

“你的这股劲头就用到城镇的修复上吧。”

“城镇的修复……”

尤菲一边说，一边仔细看了看四周。她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镇里的大部分建筑物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有着悠久历史的红顶修行堂的墙壁上破



了一个大洞，屋顶上瓦片也落下来了不少……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镇子成了生命之流涌出的通道。当时所有建筑物都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那真是个恐怖的夜晚。虽说和米德加的损失相比算不了什么，但这里有很多古建筑。虽然外观上看不出来，但房子的支撑柱、横梁说不定已经断裂了。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所以我就用这把木槌……怎么了，尤菲？"

尤菲眺望着为了修复建筑物而从镇里各处集中到这里的人。其中有很多都包着绷带。

"大家都没事吧？受伤的人怎么样了？"

"受伤的人不少。不过，重伤者不是很多。"

"虽然不多，但毕竟有吧。"

"的确……不过你又能做什么呢。还是来帮忙修理房子吧。"

武斗从道具箱里取出一把新的木槌递给尤菲。

"让我修房子也行，不过这个应该可以帮上忙。"

尤菲随即取出一颗回复系的魔石给爸爸看。

"哦……"武斗像是在提防什么一样眯起了眼睛，"其他的有吗？"

"没了，和这个一样的倒是还有几个。本来能拿好多回来的。不过，攻击系魔石毕竟太危险了。"

"很好，明智的判断。"

武斗靠近红顶修行堂后便开始查看受损情况。

"看样子能很快修好。"

随后他大声朝周围喊道。

"喂——大伙儿来帮帮忙！把这里变成医院！"

结束魔石猎人生涯的尤菲看来华丽地转职成了"尤菲医生"。到访的每一个人在接受治疗后十分感谢她的帮助。虽然她偶尔也会想和别人说说自己在那场危机中的活跃表现，但面对因为生命之流而受伤的人时，这个想法自然而然地被隐藏了起来。人们口中的感谢话语将她诉说的欲求彻底抵消掉了。

虽然尤菲的魔石无法治好某些重伤员的伤，但只要反复进行调理，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关键问题是尤菲自身是没有精神力的。魔石说到底其实是生命之流的结晶。要从稳定的结晶中抽取出力量，就必须得给予其一定的震动，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之处就是使用者的精神波动。其结果就是，魔石使用者的精神力会被大幅削减。

难耐的疲劳和强大的睡魔最终袭击了她。尤菲在黄昏时分将"尤菲医生"的招牌收起来之后，很快便抱着被褥在修行堂里睡着了。

"嗯嗯……"

她想明天暂停治疗，到什么地方去找以太或是具有相同效果的东西。对了，克劳德他们没有以太的时候，好像也曾暂停过旅行。

咚咚……

哐哐……

有谁在敲墙壁。

"吵死了！！"

尤菲大叫坐了起来。是急诊病人？

咚咚……

哐哐……

不，有点儿奇怪。这个声音听上去……像是在钉钉子。

“这样就可以了。至少可以暂时把尤菲关在里面。”

是父亲的声音。

“哎？”

尤菲连忙起身朝大门冲去。她转动把手想要把门打开，但门板却纹丝不动。

“老爸，你干什么！把门打开啊！”

“你问问自己的良心，居然把最重要的事瞒着不说。你就暂时在里面反省吧！”

尤菲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反省的，可她还是试着把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微微颤动的胸口能告诉她的除了自己依然活着以外，什么也没有。

“老爸！”

但没有任何人回答她。

“没人了吗？”

连她自己都被这句话中的无奈和失望给吓了一跳。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便在这种状况下，睡魔依然没有饶过她。

“混蛋臭老爸。我先睡会儿……你给我记住。”

咚！

像是有谁踢了墙壁一脚。尤菲随即睁开眼睛。这次她感觉自己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

“什么啊，出了什么事……”

“笨蛋尤菲！”

是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的声音，不过她并不认识声音的主人。被一个陌生人骂成是笨蛋，这显然让尤菲倍感恼怒。

“为什么说我是笨蛋？”

“都是因为你由里的奶奶才会生病！”

“生病？你在说什么啊。为什么是我的错？”

“是你把那个从米德加带来的吧！”

“到底怎么回事？”

对方并没有回答她。不过接着便听到有大人在低声嘟囔着什么。一定是告诉外面的女孩不要和自己说话吧，尤菲想。

哐！

墙壁不时发出这样的响声。或许是有人在朝这里扔石头。修行堂是非常重要的建筑。有人不惜破坏这里也要泄愤，自己难道就这么招人恨吗？一想到这儿，尤菲便如鲠在喉。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清晨的阳光从墙壁射进来之前，尤菲重复了好几次这个问题。

“尤菲？尤菲，你还活着吗？”

为什么这么问？不过她还是察觉到了对方话语中的担忧，于是慢慢朝墙壁靠去。

“谁？”

“是我，由里。你不认识我了吗。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玩过呢。”

尤菲实在想不起这个声音了，脑中接连浮现出了好几个儿时的玩伴，但最终还是没有任何头绪。不过，这个名字她到还有印象。由里的奶奶因为自己而生病了——他就是那个由里吧。

“你奶奶怎么样了？她生病了吧？虽然我并不觉得是我自己的错。”

“奶奶？啊，你是说我妈妈吧。她的确病了，不知道原因的一种病。不停有黏黏呼呼的黑色东西从耳朵里往外冒。好像还非常疼。光看着都难受。”

“这样啊……的确挺严重的。”

光是这种症状就让尤菲感到毛骨悚然，她一边想像那样的情景一边回答。

"嗯。不过，我觉得并不是你的错。"

"哎？"

尤菲不由得抬起了头。

"稍等一下，我这就让你出来。"

紧接着便是嘎吱嘎吱的一阵噪音，这是钉子被拔掉的声音。

门终于被打开来，由里也随即把头探了出来。

"好。"

"谢谢。"

他鼻梁高挺，相貌出众，长长的头发被扎在脑后。不过尤菲的确不认识这个人。

"由里，好久不见！"

"你终于想起来了！"

"那当然。"

虽然这么做有些狡猾，不过在没弄清楚事情来龙去脉的情况下，还是先找个同伴比较重要。

"遭了，武斗先生来了，咱们快跑！"

尤菲莫名其妙地紧紧握住由里朝她伸过来的手，一下子便被拉出了修行堂，然后一直向前跑。

"尤菲！尤菲！等等！喂，由里，你想让疾病传播开来吗！"

伴随着父亲从背后传来的怒吼，尤菲朝着镇子出口用尽全力奔跑。她现在十分愤怒。

两个人牵着手不停地跑着，不过看样子并没有人追来。跑在前面的由里忽然一个急刹车，让尤菲一不留神撞了上去。

"就是这儿。"

由里转而走上了左边那条路。这个时候，尤菲明白了对方为什么会停下来。一只怪物正发出明显带有敌意的咻咻声看着他俩。不过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和怪物战斗的人来说，这类生物只可能被称为"杂鱼"。除了它放出的毒液以外没什么可担心的。尤菲果断地放开由里的手，进入战斗状态。虽说没有带武器，但还是足以应付眼前这种状况。

"尤菲，小心它有毒。"

"知道。"

对了，尤菲忽然想起了什么。那是很早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没错，她的确曾经常和由里在一起。有一次他们在达恰奥像附近玩时遇到了一只怪物，就像长着毛的小虫似的。由里对着那只怪物的特征指指点点一番后便逃得没影了，留下尤菲被怪物扎伤，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

"没问题，我带着魔石呢。"

只听"咻"的一声，怪物猛地向前一窜，朝尤菲扑了过来。正当她准备将对方打下来的时候，一把小刀忽然从侧面飞来，深深地插进了怪物的身体里。怪物落在地面上之后轻轻痉挛了几下，接着便断了气。

尤菲看着由里走过来抽出小刀，插进左手的护腕里。重新审视了对方的样子后，她确定由里已经做好了旅行的准备。

"现在的我已经和从前被尤菲当成胆小鬼时不一样了。"

"那你从一开始就该迎战啊。"

"要是我出什么意外的话，就只剩下妈妈她一个人了。好了，我们走吧。"

"我们去哪儿？把你妈妈一个人留在镇里没问题吗？"

"只是一小会儿。"

说完，由里从背后的皮革背包里取出一把中型手里剑。和尤菲平常使用的大型手里剑相比，这一种在投掷时的稳定性虽然较差，但毕竟是从小就已经习惯的五台传统武器。

"用这个吧。"

“嗯。”

尤菲赶紧把它扔出去试了试。手里剑回旋着向前飞去，然后在空中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原地。

“好。”

尤菲伸出惯用的右手把它接住。

“好厉害。”

没错，的确很厉害。我可是曾经用这东西和坏人交战，最终拯救了星球的人。把生命之流召唤出来的也是我，本来……

“刚才本来想好好表现一下的。”

“下次我请你吃饭当补偿吧，在龟道乐。”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尤菲和由里坐在一个能够远远看到五台镇摇曳灯光的高台上。尤菲在思考究竟该从由里那里打听些什么，由里则看凝神观察有没有追兵，所以两人一时都没有说话。

“米德加怎么样了？”

由里一边巡视周围的环境一边问道。

“简直是一团糟。附近有生命之流，陨石差点直接落在那里，之前还发生过爆炸、战争一类的事。不过，我当然不可能有时间到处去打听，所以……”

没错，和其他的事情一样，尤菲并不是很清楚。

“那疾病呢？”

“这个嘛……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连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都不知道。”

“武斗先生没跟你说吗？”

“嗯。他一定还把我当小孩子，觉得就算说了也没什么用吧。”

“是么。不过，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的。武斗先生他一定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所以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解释。”

由里的语气中好像带着歉意。

“看来是很严重的病啊。”

“嗯。根据从米德加传来的情报，患上的人几乎都死了。”

“是么……”

虽然尤菲很同情由里，但还是忍不住想问。

“为什么说是我的错？”

“昨天，我们收到了米德加有一种很恐怖的病正在流行的情报。之后就发现妈妈还有其他几个人得了那种病。也就是说，是你把病从米德加带到这里来的。最近从那里回来的，就只有尤菲一个人。”

由里脸上又出现了带着歉意的表情，但尤菲并没有注意到。

“等一下！我确实是去了米德加。但为什么会怪到我头上？我既没有见过由里的妈妈，也不认识其他人！而且我并没有生病啊！”

尤菲忍不住站起身来抗议道。她感到有一股斗志从自己身体里涌了出来。

“老鼠虽然会传染病菌，但它自己是不会生病的。”

“老鼠！？”

“啊，这是大人们说的。”

“另外，妈妈和其他患者都受了伤，而且都接受了尤菲的治疗。在那个修行堂里。”

“我是被冤枉的！”

“之后他们就发病了。”

“这和我没关系！”

尤菲冲上去抓住了由里的衣领。虽然她很清楚对方什么也没有做错，但她不这样实在无法发泄心中的愤懑。

“我可以帮你澄清。”

由里冷静地说道，尤菲随即放开了她。

“是啊，是啊！除了我以外应该还有从米德加回来的人，一定要把他找出来示

众！好好让那些怀疑我的人看看！他们以为我尤菲好欺负么！”

尤菲朝着四面八方大吼着。

“你还是这样，我、我、我……”

“什么意思？”

“比起搜索凶手，还是找到治疗方法比较重要吧？要和我一起找吗？”

“但是……”

由里或许说得没错。不过尤菲还是有些不甘心。

“要是尤菲能治好这种病的话，镇里的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的，也会因为曾经怀疑过你而道歉。”

“呜……嗯……”

尤菲在想，由里这样想才是正确的。而且那也是为了大家好。可自己真的能忍受这种诬陷吗？

“尤菲？妈妈她没多少时间了，帮帮我。”

“嗯。”

是啊。凶手的搜索这种事就留到以后再说吧。

两个人从五台逃出来之后一直往南走，目的地是一个名叫魔石洞窟的地方。那附近曾经是魔晃炉预定建设区域，也是战争开始的原因。魔晃炉的预定建设用地。单纯地想，可以说这是一块生命之流十分丰富的土地。以前如果不乘坐花费大量时间专门培养的，具备特殊能力的陆行鸟就无法前往。但生命之流喷出地面时好像改变了那里的地形，现在就算徒步也能去了。

由里之所以想要借用尤菲的力量，并不仅仅因为尤菲是这次事件的当事人。他在尤菲的幼年时代就隐约窥见的那股对魔石的异常执着也是由里这样做的原因之一。

“那里应该有能治米德加病的魔石吧？”由里说。“米德加病”显然是他给妈妈患上的那种病症取的名字。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这样啊……也没听说过有人知道？”

由里在把一部可能是最新型移动电话的装置拿给尤菲时说道。尤菲一下子有了主意。

“稍等。”

她把旅行时一直带在身边的PHS取出来放在耳朵边，没有反应。没办法，她只好翻翻笔记本，确认了一下某个号码。然后从由里手里接过电话，在键盘上输入了那个号码。按下拨号键之后，信号很快发送了出去。

“啊，蒂珐吗？是我，我是尤菲。”

虽然她先后跟蒂珐以及克劳德通了话，但依然不知道有没有魔石能够治愈米德加病。只是更进一步了解了这种病有多么可怕。米德加里也还没有人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此外，好像已经有不少人因此



而丧命，搞得人心惶惶。陨石灾难之后，接着又是不治之症。

“他们果然不知道。”

“是么……那治疗方法呢？”

“看，洞窟到了。哎？以前明明没有这东西啊……总之，我们快去找魔石吧！”

尤菲看也没看由里的脸就把电话还给了她。接着便朝那个断层运动形成的洞窟走去——这应该也是生命之流留下的痕迹吧。

在洞窟中的一个小时里，尤菲和由里一直在寻找魔石的光辉。

“真是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尤菲大喊起来，毫不掩饰心中的焦躁。

“这儿应该是一个新洞窟吧。所以才会找不到？为什么选这里？”

由里有些不安地问道。不过尤菲并没有答案可以给她。

“既然生命之流来过这里，那说不定魔石也被搬来了！”

虽然硬着头皮作出了解释，但就连尤菲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真是假。

“对不起，我没有不相信你……”

由里的声音有些颤抖。在微暗的洞穴里一边和怪物战斗一边来回走个不停，尤菲当然也不喜欢。没有任何人喜欢这样。

“该死的！魔石到底在哪儿啊！”

恐怖的心情随着这声大喊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她自己也有些胆怯，更别说第一次到洞窟来的由里了。还是对他温柔些比较好吧。

“我们暂时出去，制定一下策略怎么样？”

即便在一片漆黑之中，尤菲也知道由里点了点头。

很快，两人在出口附近再次与怪物遭遇。对方乍一看像只鼹鼠，但覆盖住双眼以及全身的针状毛皮让它看起来与普通动物是那么得不同。

“轻松轻松！”尤菲在用大嗓门鼓励过自己和由里之后立刻展开了攻击。尽全力扔出去的手里剑准确命中了目标。为了表示反抗，怪物随即从口中吐出一团火球。尤菲间不容发地躲了过去，站在后方的由里用力一跳，也没有被火焰烧到。只见火球最后砸在了两人之间的地面上，猛地爆裂开来。

“喂，由里！”尤菲为让被爆炸吸引了注意力的由里继续注视怪物的动向，不由得大叫起来。

“速变化招来！”

就在这时，尤菲把像回旋镖一样回到手中的武器再次朝怪物扔去。不断回旋的剑刃又一次切入怪物的皮肉之中，宣告两人获得了战斗的胜利。

“你干什么啊尤菲，那明明是我的猎物。”

“太慢了太慢了，你的动作慢得让我心惊肉跳。不过，看来你也进行了严格的修行啊。”

“虽然运动神经很迟钝，不过在法术方面多少能有些作为。”

“不行。这种考虑方式绝对不行。速度才是战斗的基础，明白了吗？”

当尤菲为了夸耀自己的速度而准备展示一下身体的运动能力时……

“尤菲，那个……”由里的脸因为恐惧而有些扭曲，“尤菲，快看！”

被怪物喷出的火球炸开的洞穴忽然溢出了不少液体。虽然在光线不足的洞窟里看得不太清楚，但至少能肯定那绝对不是普通的泉水。止不住的颤抖瞬间遍布尤菲的整个身体，因为她明显感觉到了这些液体释放出来的妖气。

“快跑！”

尤菲说着便开始跑了起来。

在她身后，直到刚才为止都还在慢慢溢出的液体猛然间向外喷发了起来。沿着洞窟的侧壁、上壁不断向外漫去。最终超过两人所在的位置，从他们头顶迅疾地倾泻下来。两个人用双手掩住脑袋继续往外冲。按照为了防止迷路而沿路制作的标记来到出口后，尤菲终于忍不住惨叫起来。

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了，此刻她所在的地方是洞窟外，白晃晃的月光洒在四周。尤菲回过头观察那里的情况。散发着恐怖气息的液体虽然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气势，但洞窟入口附近的地面显得十分润湿。看到这儿尤菲才发现，那是黑色的水。

“由里，水是黑色的。”

但没有回应。

“由里！”

尤菲犹豫了一瞬间，但很快转身返回了洞窟。由里就倒在离洞窟出口不远的地方。虽然尤菲很想帮他站起来，但由里全身上下没有一丝气力，光是抱起他的上半身就已经让尤菲精疲力尽了。

“站起来由里！站起来！”

“我不行了……尤菲，你快走。再这样下去的话连你也……”

“笨蛋！你不在了谁来照顾你妈妈！”

尤菲直起身绕到仰面躺在地上的由里脑袋附近，把两只手伸进他的腋下，用尽全力往外拖。

“够了……”

说完，由里的嘴角便涌出一股粘稠的黑色液体……

此刻尤菲正坐在洞窟和五台之间的某个地方。

“好了，快走吧由里。要是你死了的话，他们一定又会说是我的错。从米德加回来的尤菲和逃走的由里全都因为得米德加病而死。这样一来大家就更加确定我是凶手了。”

“就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呼吸困难，也有可能是因为在拼命忍住疼痛，由里的话说得断断续续的，“所以把我拖到了这个地方来……”

“就是这个原因。”

“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真的……”

由里的声音忽然消失，尤菲连忙低下头仔细查看了一番。没事，还活着。必须得把由里带到她妈妈那里去。想到这儿，尤菲站起身，再次把手插进了由里的腋下。

“要帮忙吗？”

闻声回头一看，竟然是赤红XIII。

“赤红XIII！？”

“能叫我那那歧吗？”

被称呼为“赤红XIII”的那那歧有些不满地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正在进行铭记世界的旅行。只不过才刚刚开始而已。”

那那歧把由里背在后背上，轻松地向前走着。脸朝下俯卧着的他就像被洗过的衣服一样瘫软无力，为了不让他掉下来，尤菲在前进的同时一直把手搭在他身上。那那歧说他原本打算在旅行开始后先到五台去，以那里为起点向东走。之所以选择五台，是因为那里被称为世界的最西边。随后尤菲向他解释五台才是世界的中心，与这里隔海相望的东西两块大陆都是从五台发散出去的———一听就是在五台长大的人脑中的世界观。由里时不时会在那那歧的背后抖动一

下，每当这个时候，尤菲会十分害怕他是否在痉挛，可由里的表情又分明是在笑。另外，现在好像没有黑色的液体继续从他嘴里往外淌了。

“那那歧，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说来听听。”

尤菲小声问道。

“嗯……”那那歧想了想，“对了。我有了一部新的手机。PHS什么的已经过时了。和克劳德他们回米德加的时候拿的。虽说这其实是拿出来卖的商品，但卖电话的老板说只要店里有，就随便我们拿去用。说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要是联系不上就遭了。真是个好人啊。”

“哼……不过你能用电话吗？”

“那当然。虽说花了不少时间，还把它弄得挺脏的，而且要是碰到我的唾液肯定会坏……只要注意一些还是能用的。”说到这儿，那那歧用不安的目光瞥了尤菲一眼，“我不会给你的。”

“快交出来！”

尤菲绕到那那歧面前，让他停了下来。

“还是由我来保管比较好。好了好了，你把它藏在哪儿？”

尤菲上下打量着那那歧。

“看来你是认真的。”

这时，尤菲注意到那那歧脖子上的一撮红色毛发像是为了隐藏什么东西一般被项圈拢了起来，项圈整整绕脖子一周……尤菲随即蹲下来盯着那那歧的喉部，那里果然有一个皮质的结实小口袋。

“嘿嘿嘿，被我找到了！”

“尤菲，我会记恨你一辈子的……”

“那好啊，一定不要忘了我哦。”

尤菲走到已经完全放弃抵抗的那那歧身边，把手朝那个袋子伸去。

“尤菲，还是用我的吧。”由里忽然说，“我也有一个。在米德加拿到的。”

“什么意思？”

“我前段时间也在米德加。”

“也就是说……”

隔了半晌才反应过来的尤菲一下子怒发冲冠。

“你太狡猾了！”

“对不起……我也觉得是自己把这种病带到五台来的，然后就传染给了妈妈，妈妈再传染给她的朋友……所以我才想要去找到治疗方法。让我下来吧。谢谢你，那那歧。”

他们坐在微风轻拂的草原上——枕着那那歧——听由里讲他的故事。

尤菲这才知道由里的妈妈几个月以前就患病了。有好多成年人也都得了那种病。从那以后，他妈妈的身体便每况愈下，老是说什么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之类的话。由里自然很想帮帮妈妈。这时他想起了小时候的玩伴尤菲，于是模仿她外出去寻找魔石。但由里没有在边境地区搜寻天然魔石的勇气，所以在神罗的帮助下去了米德加。那正好是天空中出现陨石的时候。尽管他去过好几次神罗大厦，但由于局势实在是混乱至极，所以根本没人有时间招呼他。虽然有些社员很同情他的遭遇，但由于魔石是神罗公司的军事装备，所以不能当作普通商品卖给他。

“然后就到了那一天。我在贫民窟的小旅店里等着生命之流结束喷涌。第二天早上，大家都从钢盘上往下撤离，而我却逆着人流往上走。发现有不少人都生了同样的病。”

之后，由里便立刻赶回了五台。妈妈问起他去了哪儿时，他回答说到金碟游乐场去玩了。

“原本想去找能治妈妈这种病的魔石，但最后没有成功……这种话我实在说

不出口。”

“嗯，我明白。”

当然，这样一来由里一定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责骂，心中难免有些不快，但他实在是出于无奈啊。

“那个……”那那歧插道，“据说魔石这东西是古代种的知识结晶。”

“嗯，我听说过。”

“由里妈妈得的那种病，不是连古代种也治不了么。也有可能在古代种的时代根本就没有那种病，所以能够治疗的魔石自然也就是不存在的。”

那那歧说。

“我说，那那歧！说什么不存在啊！说不定只是我们没找到罢了！”

“可是，如果真有这种魔石的话，患病的人这么多，它不应该被人遗忘啊……好痛！”

尤菲用力指了指那那歧的鼻尖，不过她并不认为对方说的是错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会生气。按照那那歧的理论，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种魔石能够对付这种会让黑色液体从身体里溢出，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最后致人死亡的疾病。

“那那歧，我讨厌你！”

“哎！？”

虽然他俩只离开了五台两天时间，但返回时发现镇子外面竟然多出了一间小屋。说是“小屋”，不过看上去十分宽敞，足够十个人在里面过夜。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那那歧，快去侦察一下！”

“哎？我吗？”

看那那歧的表情他好像对此有些不满，但尤菲一做出要戳他鼻子的动作，那那歧赶紧朝小屋跑了过去。

“看来那一定很疼。”

由里笑着说道。除了思想以外，其他部分好像都变得精神了不少。尤菲和那那歧这对活宝一路上让由里笑个不停，说不定已经把米德加病给治好了。

那那歧很快跑了回来。

“有四名米德加病的患者被集中在里面。”

听到他的话，由里和尤菲随即对望了一眼。

“由里，快上来。”那那歧催促道。他刚蹒跚地爬上那那歧的后背，红色的巨兽和尤菲便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

尤菲来到小屋附近后便开始找窗户，最后从一个小气窗往里面看去，那那歧说的没错，果然有四名患者躺在里面。

“这是怎么回事？”

尤菲转过头来问他。

“或许是因为怕传染而被其他人从镇子里赶出来了……”

“居然还特意修了这么一间小屋？”

尤菲说完便绕到小屋的另一边，在那里找到了出入口。

“尤菲，等等！”

她无视那那歧的劝阻径直打开门走了进去。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尤菲自顾自地喊道。

“哦，是尤菲啊。好久不见。不过，你在生什么气啊？”

其中一名患者用平和的声音说道。似曾相识的语气和音调，让她很快认出来这就是由里的母亲。

“因为生病而被赶出镇子，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道理她懂，但仍然无法接受。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啊，传染病患者就应该被隔离起来。”

由里的母亲依然十分平静。

“但是……但是！”

此刻的尤菲只能说出“但是”这个词。

“挺不错的嘛，给我们造了个住的地方。”

由里不无讽刺地说。

“这样好吗？你真的这么想？”

“至少现在是。在尤菲找到治疗方法之前，我就和妈妈在这里暂时忍耐一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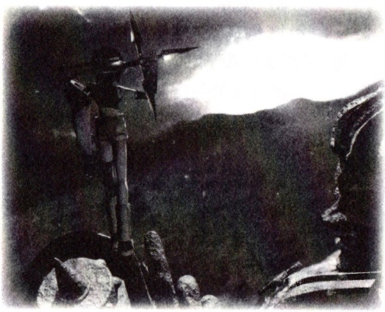
要是找不到的话怎么办——尤菲没有说出这句话。

“啊，明白了。看来我责任重大啊！”

在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尤菲一直在照顾患了米德加病的人。虽然最初发现的病人已经被隔离，但新的患者还是在不断增加。

“看起来，这应该不是传染病。就算把患者隔离起来，还是没能阻止疾病的扩散。也就是说……那个……对不起，女儿。”

尽管武斗最终向她道了歉，但尤菲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这种事已经不重要了。此刻她更想知道造成这种病的原因。之前她曾经命令那那歧去搜集情报，让他离开了五台。如果继续待在这儿的话，说不定连他也会被传染的。



“那个，尤菲。我注意到一件事……”由里说，“我仔细想过了，为什么有些人患上了这种病，而有些人没有。”

“为什么？”

“嗯。这间小屋里大都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受到疾病困扰，或者是因为被生命之流吞噬而受了重伤的人。也就是说，大家都曾经以为自己死定了。”

“真的？”

“嗯，这不是我的想像，是事实。而且我也……”

由里的语气有些含糊不清。

“觉得自己死定了？什么时候？”

“和你一起去的那个洞窟里。被那股奇怪的水流包围时……啊！”

由里和尤菲不约而同地对视着。

“是那些水！？”

疾病的原因可能就是水。尤菲赶紧挨个询问周围的患者。有没有喝过或是碰到过奇怪的水。

不过，她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在生命之流喷涌过后，谁也没有注意到水的味道是否改变了。在使用地下水的五台，水的味道通常只有地震之后才会发生变化，所以就算察觉到水质有什么问题，也一定会以为是地震的关系。除了直接被生命之流触碰以外的发病原因，应该就是混入水中的某种物质与人接触那些水时的心理状态起了反应。尤菲感觉自己这个想法应该八九不离十。

接着，她和其他患者将两条建议告诉了武斗。

1——使用水的时候要小心。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效，但最好煮沸之后再饮用。

2——千万不要想“自己死定了”

之类的事。

* *

在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尤菲重复着照顾病患两个星期，外出寻找治疗方法两个星期的循环。照顾病人时总是焦急地想要找到治疗方法，可外出之后又十分担心家乡的那些病人。为了配合自己的这种心情，最终她想出了上述时间安排。

小屋现在已经增加了一间。有三个小孩子也生病了，八岁、六岁、四岁的三兄弟。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开始思考“死亡”之类的事情，这让尤菲十分吃惊。但在听到最小的弟弟掉进河里，两位哥哥为了救他也一起跳下去的经历后，尤菲再次确信自己和由里的想法并没有错。

星痕症候群——现在世界上是这么称呼这种病的——会以奇怪的水为媒介进行传播。那种水能够轻易进入自暴自弃、体弱多病的人的身体里。

由里的妈妈已经过世了。但由里的表现就像曾经发过誓不让尤菲看到自己的悲伤一般。

然后又过了一年。在全世界范围内肆虐的星痕症候群依然没有治疗方法。虽然有不少人和尤菲有着相同的见解，但大多数人依然相信这是一种会传染的疾病。因此有很多患者及其家庭只能在痛苦和绝望中度过余生。这样一来，患者家人的发病率自然大幅上升，进一步证实了“传染病”这一说法。

马上就到可利尔村了。尤菲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细微的轰鸣。她循着声音的来源向远处望去，终于发现了一艘从空中朝自己不断接近的巨大飞空艇。她赶紧向那里挥手。虽然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但那肯定是希德的飞空艇。

“喂——！”她不停地跳起来摆动双臂，但飞空艇最终还是从头顶飞了过去。之前她曾经听说过希德要做一艘新的飞空艇。虽然放弃魔晃能量，改用石油做燃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工程，但现在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从现在的位置往西走的话，要不了多久就能到火箭村去。她刚刚产生这样的想法，立刻意识到这段路用不着自己走了。因为飞空艇在空中转了个圈之后又回到了她所在的位置，为了避免飞空艇的喷射气流伤到尤菲，它先在距离稍远的地方悬停了一会儿，然后才慢慢着陆。尤菲赶紧挥着手跑了过去。

“喂——！”

飞空艇侧面的一个舱门应声打开，从上面跳下来一只红色的猛兽。那那歧用力朝她跑了过来。尤菲则打开双手，像是准备给对方一个拥抱。接着那那歧用力跳了起来，可尤菲却敏捷地往旁边一躲。这让那那歧落地后立刻抱怨起来。

“怎么躲开了？”

“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了？我可不想被你压成肉饼。”

“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啊。”

“不管怎么说，以后可别再长大了。”

“过分。”

“哟！尤菲！”

希德也来了。感觉他的肌肉有些紧绷，可能是变瘦了吧。

“这是新的飞空艇？”

“哦！总算完成了。现在是试飞阶段。”

“看起来情况不错。”

“还好吧。不过没多少燃料了，大概只能绕着星球飞半个圈。”

“那可不太妙。”

“只能指望巴瑞特这个老混蛋了，

那家伙说他找石油去了。虽说我这边已经做好了一收到消息就把资料和人员送过去的准备，但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

希德语气中满含的期待显然背叛了他那粗鲁的话语。

“你见过巴瑞特了？”

“是啊。虽说发生了不少事，不过看样子你挺精神的嘛。要不要上来坐坐？”

“算了。”

“什么啊，你这混蛋。晕车晕船的毛病还没治好吗？”

这也能治？这是尤菲的第一反应，接着她便决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那种东西怎么治得好啊。这可是我尤菲小姐惟一的缺点哦。完美无缺的女人是没人喜欢的。”

“你身上全是缺点，不用担心这个。”

“什么意思啊！”

“算了，我也没有勉强你上去的意思。那再见了，旅行的时候小心点儿。”

看到希德转身准备返回飞空艇，尤菲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开口叫住他。

“那个……希德。”

“怎么？”

“有没有能治好星痕的魔石？”

听到这句话，那那歧随即把视线投向了远方。

“你一定觉得世上有那种东西吧？”希德凝视着尤菲的眼睛说。

“那当然！”

尤菲大声回答后，希德伸出了右手的食指。

“那就一定有！”他用力点了点头。

看着希德朝飞空艇走去的背影，尤菲不禁有些泄气。真是的，大叔还是老样子。什么根据都没有，却说出那样的话……不过，这正是她希望听到的。

很快，螺旋桨的空转变成了阵阵轰鸣，带动飞空艇高高地飞了起来。等到机头转向火箭村的方位后猛地加速，很快便从尤菲的视野里消失了。

“啊……”

那那歧嘟囔道。

“被他给扔下了。”

“不是还有我么。”

“你打算去哪儿？”

“北边的魔石洞窟！”

尤菲看不清那那歧的表情。但从他老是低着头的动作判断，他一定有话想说。尤菲敏捷地跨坐在他后背上，身体前屈，将两只手绕到那那歧的脖子下面去，然后用右手抓住左手的手腕用力一勒。那那歧的喉咙瞬间被两只手臂紧紧箍住。

“好难受啊，尤菲！”

“说！把你想的都说出来！”

“好了好了，我说。你快放手！”

尤菲减弱了两只手臂的力量。

“会不会和以前一样找不到魔石？”

尤菲没有说话，只是双手再次用力勒紧。

“说了这样很难受啊。”

“得了星痕可比这难受得多。”

那那歧不禁一愣。

“嗯。”

那那歧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就这样载着尤菲朝北方奔去。

坐在那那歧后背上的尤菲一边摇晃一边想，只要她还在继续寻找魔石，由里，还有五台其他患者的希望就没有消失。所以她绝不能不做魔石猎人。

**尤菲篇完**

#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文/秋津透　译/夜蓝

## 人物介绍



### 艾尔莎·爱丽恩

22岁，故事的主人公，杜兰德尔的新成员。之前是E.C.法军巨大可移动型机器人——Wanzer的驾驶员，不过并没有实战经验。



### 希德·埃尔格

45岁，有着丰富经验的原英军军官，现任杜兰德尔实战部队队长。是个可以信赖的、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



### 尼可拉斯·格莱瑟

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司令官，是一名严肃认真的军人。



### 贝克·卡诺瓦

没有军队服役经验的意大利原足球运动员。性格开朗，讨厌墨守陈规。



### 迪特·博斯

34岁。擅长制定战略方案的原德军军官。他与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瓦格纳是在士官学校时代的校友。性格有些不拘小节，稍微缺乏行动能力。



### 哈米斯·斯塔格斯

杜兰德尔情报分析专家。他是小队中的气氛调节高手，擅长利用电脑进行情报处理工作。20岁，性格是典型的乐天派。



### 劳尔夫·瓦格纳

28岁。德军特种部队Blauer Nebel小队的队长。是一名性格冷静沉着的指挥官。



### 拉托娜·罗迪欧娜·瓦西里

28岁。萨夫特拉军队出身的Wanzer驾驶员，有着长期的服役经验，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 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

自由记者，正在追踪报道德军基地袭击事件。因在第二次哈弗曼岛纷争爆发时根据自身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报道出“坂田工业事件”而名声大噪。

# MISSION 9 尼可拉尔夫港

“嗯……我觉得即便没有发生战斗，也无法保证我们能以这样的状态横穿乌克兰。”一边确认Wanzer损伤的程度，哈米斯一边用痛苦的表情说道。

我们是幸运的，在经历了与国境警备队的六台Wanzer交战之后，并没有与其他敌人遭遇，最后穿越萨夫特拉国境，成功进入乌克兰境内。根据拉托娜的判断，在受到被击破的警备队所发出的求救信号后，一旦其他部队赶来救援势必会打乱整个军队的部署，结果就会让我们找到防守上的弱点并加以利用，因此对方应该选择了按兵不动。

虽说已经进入乌克兰境内，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安全了。与萨夫特拉本国相比，虽然在搜索与追踪的速度方面多少要迟缓一些，但是我们一旦暴露就会被人当做非法武装Wanzer部队。如果与乌克兰军队遭遇，对方也许在一开始时会发出劝降宣告，可我们不能投降，因此最后一定会演变成战斗。

而且，由于之前与萨夫特拉国境警备队的战斗，我方的Wanzer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伤。最严重的是双臂都惨遭破坏的博斯的机体，虽然希德与哈米斯驾驶的机体并没有达到无法作战的程度，但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就连损伤程度相对较轻的我与拉托娜驾驶的机体也因为受到了榴弹炮火焰的攻击，头部的传感器与肩关节也出现了无法忽视的伤害。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被迫放弃了自动行走式集装箱，因此我们无法对被损坏的零部件进行更换，只能对受伤的机体做一些应急处理。

“即便是在万全的状态下，不携带任何更换零件进行远距离移动，也有可能会发生各种突发状况。更何况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苦战，而现在又无法对机体进行维修，所以就算是机体马上陷入无法运行的状态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种事情即便你不说，我也能明白。”

看着稍微夸张地一边耸肩一边转回头的哈米斯，拉托娜带有十分明显的厌恶口吻回应道。

“问题是我们眼下该怎么办？如果说无论如何都需要零部件的话，那就只能想方设法去筹措。”

拉托娜傲慢地说道，接着用可怕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哈米斯。

“最差的情况就是去袭击配备有Wanzer的乌克兰方面的军事基地，然后夺取替换零件。我想问你的是，为了筹措维修用的零部件，你觉得我们是否有必要冒这么大的危险呢？”

“现在我怎么想的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在没有任何情报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吧。”

听了哈米斯含糊不清的回答，拉托娜哼笑了一声。

“既然无法做出判断，就请你闭嘴吧。提不出任何建设性意见的家伙只知道在旁边不停地抱怨，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么，拉托娜，你是否能提出打开这个僵局的方案呢？”博斯用淡然的语气问道，不过听上去这个问题十分尖酸刻薄，“虽说我们已经离开了萨夫特拉，不过在这块土地上，对所有情况最为了解的人就是你了。因此，还是先请

你提出几个有建设性的意见吧。”

“明白了。老实说，在现如今的情况下，我想除了去找乌克兰的非法组织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方案了。”

听拉托娜说完，希德不由地皱了皱眉：“非法组织？你指的是反政府游击队之类的组织吗？”

“不，不是的。我说的是武装走私者、与强盗性质相同的自主警卫团，以及在城里比较有威望的黑帮组织等。这些并不是反政府组织，相反这些犯罪者与乌克兰政府在暗中互相勾结。”拉托娜耐心地解释道，“在国境警备队服役期间，我曾经与这些家伙们打过交道，所以知道他们拥有与乌克兰政府相抗衡的实力。实际上，乌克兰的经济体制在很早之前就应该崩溃了，而之所以能支撑下去则完全是因为这些人暗中的支持。而且只要有足够多的钱，无论是什么样的工作这帮家伙都会接受。当然，工作的风险越大，其索要的报酬也就越高，但是一旦双方达成契约就绝对不会反悔。虽然他们可以藐视国家制定出的法律，但是却不能打破行规，这就是所谓的信义。”

“不过，一般来说这些非法组织的成员都有着极强的猜疑心吧。虽说只要双方达成契约，他们就会遵守，但是如果没有对方信得过的中介人，这一切都无从谈起啊。”听了拉托娜的话后，希德稍有些怀疑地问道。他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大概是因为曾经与某个非法组织接触过吧。

“拉托娜，你是不是有某种渠道可以保证与乌克兰的非法组织取得联系啊？”

“虽然并不知道是否有效，不过我的确有个渠道，但是这条渠道可不是我自己打通的。”说到这，拉托娜微微地苦笑了一下，“可能在某些地方还留有记录，我的父亲与乌克兰的非法组织有些关联。说得更具体一些，他曾经是走私人员在萨夫特拉方面的接应者。”

“哎？”

我不可思议地瞪大了双眼，紧紧地盯着拉托娜。她的母亲是萨夫特拉军队的英雄，是身为名誉上校的地方名人，是在军方上层中有着极广人脉的人……

“这件事……你的母亲知道吗？”

“我妈妈全都知道。”拉托娜平淡地回答道，“关于我父母是如何相识，又是如何谈婚论嫁的这些事，我并不知情。不过，当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时，我的父亲就已经是走私组织的一员了，而母亲当时好像也是萨夫特拉军队中一名战功卓著的军人。一般来说，像他们这样的身分，即便是两个人之间萌生出了爱情，最后也根本无法结合吧，但是他们两个偏偏结婚了。到我父亲去世时为止，他的这一身分也没有被外人发现，直到今天为止，我也觉得很有可能是我母亲取得了主导权，并进行了相当狡猾的隐蔽工作吧。”

“哈……”

听了拉托娜的解释，我在心里对她的母亲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拉托娜接着说道：“还是回到最初的话题上来，我还记得父亲在世时，有一个来自尼可拉尔夫的名为塞尔盖的叔叔不时地会到我家去做客。那时我还很小，只记得当时他大约三十岁左右，这个人是父亲工作上的伙伴。”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非法走私者？”哈米斯话中带刺地问道，拉托娜只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没错。虽说是非法组织的成员，

不过塞尔盖叔叔在表面上是一名普通的贸易商人，平时应该进行着一些合法的买卖。如果不是这样，他根本无法长期往来于萨夫特拉和乌克兰。”

“嗯，的确如此。”哈米斯说道。

于是，希德再次问道：“那么，你家和这个人的交往持续到什么时候，与他的关系又密切到什么程度呢？”

“在我父亲去世后，我家与塞尔盖叔叔就没有任何来往了。至少在父亲死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是的，现在回想起来，塞尔盖叔叔甚至没有参加我父亲的葬礼。不过，很有可能是被我母亲拒绝了吧。”说着，拉托娜耸了耸肩，“至于塞尔盖叔叔如今是否在尼可拉尔夫港，是否仍然从事着走私活动，甚至是否还活着，这些事情我全都一无所知。老实说，虽然我无法保证这个办法一定能够行得通，不过那些非法组织的人都非常重视血缘的羁绊。去尼可拉尔夫，只要我自称是瓦西里的女儿，也许会比什么都不说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吧。”

“也就是说，这么做对我们还是有所帮助的。”希德说道，“另外，如果是在最近还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人，萨夫特拉当局一定会掌握相关的线索，这对我们而言反而有着很高的危险性。像这种在十多年前，并非由于怨恨而断绝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理想的。”

“嗯，其实我也不知道母亲和塞尔盖叔叔之间是否存在怨恨。”好像是回想起了什么事情，拉托娜微微苦笑着说道，“只是，关于父亲和塞尔盖叔叔曾经共事这件事，我想萨夫特拉军方面应该并不知情。如果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这一情况，只不过是没有对外公开的话，那么以国境警备队为志向的我就不会被分配到与乌克兰接壤的国境线附近了。实际上，我在国境警备队服役期间，从未与非法组织有过任何接触。在我叛逃到E.C.之后，也许我的履历被他们重新进行了调查，但我并不认为他们会怀疑我与乌克兰方面的走私分子有什么关联。”

“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动身前往尼可拉尔夫吧。”说完，希德环视众人，“谁有不同意见？”

“那个，没办法提出不同意见吧，因为连替代方案都没有。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可能是成功可能性最高的办法了。”哈米斯用带有些许抱怨的口吻嘟哝道，“不过，对于要去拜托犯罪组织协助我们展开调查，让我感到有些不自在。我并不想评价他们所信奉的道义如何如何，只是觉得有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他们所背叛，所以怎么也无法放心。”

“嗯，实际上，在担心他们是否会背叛之前，我们是否能与犯罪组织联系上才是最大的问题吧。”博斯的语气仍然十分淡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什么忙都帮不上，只能指望拉托娜的交涉能力了。”

“拉托娜的交涉能力吗……她虽然每天都会与我们的客户代表发生争执，不过既然对方是犯罪组织，我想应该没问题吧。”说完，哈米斯叹了口气。

对于那种事情，即便担心也于事无补啊，我在心里默默说道。

自从突破萨夫特拉国境线之后，已经过去三天了，我们安全地来到目的地尼可拉尔夫的近郊附近。虽然不知道是否被其他人目击到，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被乌克兰军队与警察围追堵截的

情况，另外，我们驾驶的Wanzer也没有发生致命的故障。我想我们这些人简直太幸运了。

但是，我们总不能就这样驾驶着全副武装的Wanzer直接进入城市，所以希德决定先让拉托娜孤身一人潜入市内，余下的众人则躲在近郊的森林里待命。虽然在这种情况下让拉托娜单独行动十分危险，不过要是与我们这些一看就知道是外国人的家伙同行，情况恐怕会更加糟糕吧。根据拉托娜的解释，虽然尼可拉尔夫是一个贸易港口城市，但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那种国际大都市，反倒更像是一个居民彼此熟悉的小镇。当然，身为萨夫特拉人的拉托娜在他们的眼中同样是陌生人，但是由于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的乌克兰语，因此不会让人产生十分强烈的不协调感。

就因为这个原因，希德才做出让拉托娜单独行动的决定。于是，在拉托娜离开之后不久，毫无耐心的哈米斯就如我预想中的那样，开始自言自语地抱怨起来了。

在我看来，像他这样的抱怨根本无济于事，所以还不如休息一会儿呢。但是反观哈米斯，一旦沉默下来恐怕就会随即被紧张与不安的情绪所笼罩，那样的话根本没办法休息吧。不过希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反应，而博斯也是规规矩矩地忙着自己的事情，我也不愿意多嘴，而是尽可能地养精蓄锐，试图将自己的体力恢复至最佳状态。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拉托娜那边什么时候才会有消息，而且到时我们很有可能需要驾驶Wanzer突入尼可拉尔夫对其进行支援或者将其救出，因此最好趁着没事的时候多多休息，这才是作为一名Wanzer驾驶员的正确做法。

就这样，过了大约半天的时间，不知道哈米斯是不是抱怨得有些累了，总之他终于安静了下来，就在这时，拉托娜那边有了消息。

“我和塞尔盖叔叔联系上了，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他可以帮我们返回E.C.境内。首先，他会派出拖车将我们的Wanzer存放进市内的仓库中，我会和他们一起去你们目前的藏身地点，等到了郊区附近咱们再联系，你们那边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等待你的联络，完毕。”希德回应道。

也许是我的错觉，在听了希德的回答之后，拉托娜好像一下子松了口气：“了解，那么一会儿再联络，完毕。”

说完，拉托娜就收线了，哈米斯有些惊讶地问道：“……交涉，进行得很顺利，真的吗？”

“虽然还不是那么让人放心，不过总算是有所进步。”希德说着深深地叹了口气，“拉托娜能和我们一起来，真的是太好了。”

“我只是个商人，既不会以欺骗他人等非法手段来获取利益，也不会以违反法律最为最终的目的。最重要的，与那些为了利益可以不折手段的商人相比，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尼可拉尔夫的走私业者塞尔盖叔叔的全名是塞尔盖·约瑟夫·阿尔塞诺，他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对希德说出了上面这番话。

“令人倍感遗憾的是，在我的祖国乌克兰根本不存在那种一心遵守国家法律，即便是有机会从那些愚蠢无知和毫无戒备的人，或是敌人身上获取利益的机会，也不会出手的好商人。站在那些以法律确立起来的大国的立场上，

乌克兰这个国家正处于无政府状态。即便如此，我们在这个国家也必须遵照自己独有的生存法则活下去。如果你想要与我们签订契约，通过支付一定费用的方式来寻求帮助，就必须要遵守我们的准则。”

“明白。这里是你们的地盘，说到底我们只是一群过客罢了。只要你能保证我们可以安全返回E.C.的领土，我们保证会遵照你的指示行事。”希德用恭敬的口吻说道。

于是，塞尔盖认真地点了点头：“很好。那么，在准备工作完成之前，你们尽量不要在城里露面。在尼可拉尔夫，外国人是很引人注目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有可能会引起突发事态。所以尽量不引人注目才是最好的做法。”

说到这，塞尔盖停了下来，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你们的Wanzer已经被存放进码头附近的修理厂的仓库中。仓库的楼上是我们的事务所兼住处，如果方便的话，请你们待在那里吧。虽然那里没有旅馆舒服，但是我听说Wanzer驾驶员都喜欢待在自己的爱机附近，这样会令你们感到安心吧。”

“是的，的确如此，非常感谢。”希德连忙感谢对方。

塞尔盖看着我，稍微有些犹豫地说道：“只不过，住在仓库楼上的全都是些男人，对于年轻女性来说也许有些不太方便，是否需要给你在旅馆里订个房间？”

“十分感谢您能想得如此周到，不过并没有这个必要。我也是一名Wanzer驾驶员，如果不能留在机体的附近，我也会不放心的。”说着，我笑了笑。

虽然我想他这么说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可是如果和队友们分开，的确会有些麻烦。

这时，拉托娜也苦笑着说道：“叔叔，艾尔莎和我一样，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军人。您如要是担心她会不方便，那么同时也不能忘了我啊。”

“嗯，我当然也担心你，如果有必要，我也会给你在旅馆订个房间。”说到这，塞尔盖稍有些夸张地摇了摇头，“可是，你刚才说最好能够待在Wanzer附近。”

“没错，叔叔。”拉托娜笑着回答道。

希德十分严肃地对塞尔盖问道：“不过，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Wanzer受到了相当严重的损伤，必须要尽快进行修复。当然，我们会支付一定的费用，请问您是否能提供一些用以替换的零件呢？”

“这样啊，只要工厂的仓库里还有存货，我可以以市场价格卖给你们。不过，如果我们这边没有现货的话，那么在花费的费用和时间方面就要另当别论了。”说着，塞尔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补充道，“老实说，你们所驾驶的Wanzer，是我从未在乌克兰见到过的类型，所以也许很难找到完全合适的零件。”

“嗯，这一点我们能够理解。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并不会强人所难，只是想利用能够买到的零件做一些调整。”说完，希德看了看哈米斯。

“所以，请你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技术来吧，拜托了。”

“嗯，那个……总之，我要先确认一下实际能够使用的零部件。”哈米斯的回答显得有些狼狈。

希德再次面向塞尔盖：“那么，我

想现在就去仓库那边看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真是抱歉。”

“真让人吃惊，这里竟然有堆积如山的零部件。”刚刚来到仓库便急忙开始确认仓库里存货的哈米斯颇感意外地说道，“这地方还不错，虽然之前我以为这里只会有难以进行调整的萨夫特拉制造的零件，并做好了要耗费很多时间与精力的觉悟。没想到这里竟然有井口公司的零件，其中不乏一些高性能产品。而且维修用的机械也很齐全，这样一来，和咱们杜兰德尔相比也没有什么不同了。”

“你说的那个井口公司，难道是制造Quint的O.C.U.企业？”

听了我的质问，哈米斯轻轻地点了点头：“没错，虽然有人认为这家公司的产品有些平庸，缺乏自己的特色，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主打产品是那种即便新手也可以自由操控的Wanzer。而且在零件的运用上也都是主流规格，进行更换零件以及维修都十分方便。”

“但是为什么在尼可拉尔夫能够弄到大量O.C.U.企业生产的零件呢？”拉托娜不解地小声说道。

哈米斯则有些夸张地耸了耸肩膀：“关于这个问题，你应该直接去问塞尔盖先生，不过我想应该是有着独特的购买渠道吧。不管怎么说，井口公司好像继承了倒闭的坂田工业的大部分营销渠道，我想这与你的问题应该有所关联。”

“嗯。”拉托娜微微皱了皱眉，不过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这时，希德插嘴说道：“总之，把维修和调整工作交给哈米斯，其他人快点去休息。哈米斯，你也不要太勉强了，如果需要帮助，随时告诉我。”

“好，我明白。目前的情况并没有我想像中那么困难，等完成手头的工作后，我也会马上休息的。”

留下哈米斯一个人，我们几个来到仓库的二楼。

二楼的空间颇为宽敞，有一个放有办公桌的房间，还有厨房、洗手间和浴室，以及三个放有两张简易床和柜子的小房间。房间里的设施都很整洁，很有部队军营的风范，这种气氛对我而言十分熟悉。

“老实说，我可没有想到对方竟然会如此亲切地招待我们。”我坐在简易床上，对着理所当然地和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拉托娜说道。

“我已经做好了即便他们最终真的答应帮我们逃出去，也会先解除我们的武装并将大家都软禁起来的觉悟。没想到他竟然同意让我们对Wanzer进行维修，这真是太好了。”

“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呢。”拉托娜苦笑着耸了耸肩。“通常情况下，类似这种交易，我们至少要先当场支付一半费用——现金或者是等价的贵重金属，不然对方根本不会同意我们的任何要求。当然，我们并没有随身携带数额如此巨大的现金，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惟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五台Wanzer，所以我原本打算将其中两、三台转让给他们。不过塞尔盖叔叔说相关的费用可以等我们返回英国之后再支付，他在瑞士银行里有个账户，不管怎么说，这都是破格的优待了。”

“这么看来，你的父亲和塞尔盖果然有着很深的交情啊！”我说道。

“虽然其中有这方面的关系，不过我觉得塞尔盖叔叔好像很钦佩我妈

妈。当他之前看到我时，就说我和我妈妈年轻时长得一模一样。就连我没能参加的母亲的葬礼，他好像也偷偷地去参加了。也许，他们两个人之间还存在着我所不了解的交流吧，或者是他对我妈妈从很久之前就一直抱着很特别的感情。”

“……原来如此。”

她的这位塞尔盖叔叔身上的确散发着些许浪漫主义者气质，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于是，拉托娜再次苦笑着说道：“不过，你可不要因此而小看塞尔盖叔叔。虽然过去我对他并不了解，不过现在我可看清了他作为一个犯罪组织头领的厉害之处。就连希德也曾跟我说，在他的面前千万不要抱有任何侥幸的心理。”

“是啊，不过我们并没有其他意图，只是想平安地返回E.C.领土。把事情闹大，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听我说完，拉托娜忽然轻轻地叹了口气：“其实我并没有必要特意提醒你，最应该听到这番话的还是哈米斯那家伙，不过我能够想像到他一定会反驳我的，所以只能把这个任务交给希德了。”

“嗯，我想只要Wanzer的维修和调整工作进行得顺利，他应该不会去节外生枝的。”我故意用轻松的口吻说道。

拉托娜皱着眉头，很勉强地点了点头：“是啊，目前还有不少工作需要他去完成，我想哈米斯应该不会做出什么轻率的举动。即便有什么问题，那也是以后的事情了。”

“以后的事情吗……”

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当Wanzer的维修和调整工作一结束，塞尔盖那边就能给我们带来好消息。我在心里默默地说道。

“看来U.S.N.真的打算与E.C.交战啊。”

U.S.N.的大西洋舰队满载着陆用强袭型Wanzer，在早些时候离开了佛罗里达海军基地，希德满脸忧虑地看着这条刊登在本地报纸上的头版新闻。

从我们来尼可拉尔夫之后已经过去五天的时间了，Wanzer的维修和调整早就已经结束。虽然塞尔盖仍然在寻找能让我们离开这里的办法，可是如今看来完全没有能够行得通的计划。

通过这些每天早上都会被送进仓库的英文报纸上的新闻，我了解到就在之前我们杜兰德尔一行人从萨夫特拉往乌克兰移动时，U.S.N.与E.C.之间的局势已经开始日益紧张起来。至于输油管道爆破一事，大概是被实施了舆论管制，萨夫特拉当局声称正在从事故和恐怖袭击两方面入手进行调查，而报纸上只刊载了很小的一块相关报道而已。不过对于与自身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两个国家之间的纷争，这份报纸可是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报道，甚至还援引U.S.N.以及E.C.两方的通信社的消息。顺带一提，虽然我们藏身的这间仓库配备有电视机，不过由于新闻报道中的语音和画面中的文字全都是乌克兰语，所以我们根本看不懂，只能从手上仅有的英文报纸上获取信息。

“马德拉自由独立会议这个机构发表了几篇不三不四的联合声明，乌克兰的报纸还堂堂正正地进行了转载，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再加上U.S.N.舰队的活动……”希德将手中的报纸轻轻地放在桌子上，然后面带忧虑地说道。

他所说的那个“马德拉自由独立会议”是很早之前马德拉独立运动失败之后，一批从葡萄牙流亡至U.S.N.的人所成立的组织，这一组织至今还在进行着推动马德拉独立的活动。虽然我认为类似这种运动本身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组织却拥有大量来路不明的资金，并能够通过U.S.N.的各种媒体鼓吹马德拉独立，鼓动民众反对E.C.。从E.C.方面来看，这绝对是个十分可疑的组织，不过U.S.N.方面却好像将这股势力作为一个政治团体来对待。另外，根据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所提供的情报，这一团体的干部几乎全都是萨夫特拉的爪牙。

“被任命为舰队司令官的是海军长官马德库斯吗，他可是个能够对占领区域进行临时统治的大人物。U.S.N.的目的果然是占领马德拉群岛吗……”博斯淡然地说道。

听了他的话，哈米斯的表情就像是吞了一只苍蝇似的：“谢尔顿·李·马德库斯虽然是个贪婪的主战派，但在U.S.N.海军高层统帅中却是政治立场最为灵活的一个。也就是说，他会根据不同的情况预判出接下来的走势，然后率先选择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立场，是一只毫无自己主见的老狐狸。对这个人，我不知道该说他是一名军人呢，还是一名官僚，总之很令人讨厌。”

“但是报纸上也说了，大西洋舰队之所以会出港还存在着救援委内瑞拉的可能性，我倒是觉得这并不能说明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占领马德拉群岛。”刚刚阅读了那条新闻，我插嘴说道。

可拉托娜却摇了摇头：“不，这里还有一条新闻，说的是马德拉自由独立会议准备的一条武装船也从纽约出港了。这应该就是与大西洋舰队的行动所产生的连锁反应。而且，如果是委内瑞拉救援舰队，根本没有必要将海军长官任命为司令，更没有必要对整个大西洋舰队做总动员。我觉得他们的这一行动充分说明了其真实的意图——即便与E.C.联合舰队交战，也要彻底占领马德拉群岛。”

“E.C.的对应好像很迟钝啊。嗯，由于目前还不知道袭击了德军基地与波兰新资源地带的部队到底潜伏在什么地方，因此无法将全部的兵力都投放在马德拉岛的防卫体制中，这一点可以理解。看来，事态正在朝着我们想要尽力避免的方向发展啊。”希德有些为难地说道。

这时，哈米斯忽然问道：“我们无法离开尼可拉尔夫，虽然就算我们现在身处英国我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但是这种感觉实在很差劲。出国的准备还没有做好吗？”

“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如何平安地离开乌克兰，而是如何在不惊动任何一方势力的情况下进入E.C.。虽然塞尔盖先生设定了很多种方案，但是结果都无法轻易实施。”希德很有耐性地解释道，在这几天的时间里他已经将这番话重复无数次了。

实际上，如果我们在没有任何伪装的情况下试图从乌克兰进入E.C.领域，其结果很可能是在海关就被直接逮捕。而如果再算上驾驶武装Wanzer等附加条件，形势将会更加危险。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像之前从萨夫特拉进入乌克兰时那样，在适当的地方非法穿越E.C.领土，然后在某个特定地点等待杜兰德尔的运输机，最后从空中返回总部。不过，这一设想必然会与乌克兰以及E.C.境内诸

国的国境警备队和空军打交道，而且很有可能会引发战争。另外，塞尔盖的组织和乌克兰方面的海关以及国境附近的检查站之间也许有着某种程度的勾结，但是对于国境警备队和空军，特别是E.C.方面的正规军来说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

于是，希德继续说道："昨晚，我在与塞尔盖先生交谈时，他说利用海路逃走也许会容易一些。如果是装载五台Wanzer的大型拖车从陆路进入E.C.领土，无论怎么做都会非常引人注目，但是如果存放在运输船舶的仓库中就没问题了。等船来到公海之后可以选择一个类似无人小岛的地方让我们登陆，继而等待运输机来将我们运走。而且，如果是大型船舶的话，可以让运输机直接降落在甲板上，这就更方便了。"

"嗯，关于从海路撤退的这一想法，我之前也建议过，不过当时塞尔盖不是说没有合适的船舶吗？"哈米斯问道。

希德表情有些复杂地点了点头："嗯，是的。塞尔盖先生的组织并没有船只，那些既拥有船只，又能放心地将我们托付给对方的贸易伙伴目前都不在这里。可就在昨天，原本并没有预定在这段时间来乌克兰的贸易伙伴的船只突然进入了尼可拉尔夫港。那艘船是武装大型货船，而且船上还有Wanzer仓库，在能力方面没有问题，只是塞尔盖先生说现在还没有把握能够完全信任对方。"

"我觉得拥有能力，却无法信任的人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存在。"博斯严肃地说道。

希德再次点了点头："是的，我也这么想。所以昨天晚上我对塞尔盖先生说，如果对方是信不过的人，我们也会感到很不放心。但是E.C.和U.S.N.的关系再继续恶化下去，我们在这里滞留的时间越长也就越危险，也许还是早一些回国比较好。"

"这种事情就要看领导的决断了，至于结果的好坏，只有做了之后才知道。"拉托娜释然地说道，"既然塞尔盖叔叔也无法完全信得过对方，我想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吧。不过是否能够信任一个人，这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情，所以还是和对方当面谈一下吧。"

"一旦上了船，就相当于我们的命运全都掌握在船主的手里。即便在并不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信赖一个不可靠的人，也有可能出现鸡飞蛋打的情况。"博斯慎重地说道。

不知为什么，哈米斯突然问我说："艾尔莎，你怎么看？"

"嗯，关于最后是否要和对方进行交易，我们可以暂且将这个问题放到一旁，先去和那个船主见一面如何？想要对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人做出是否可以信任的评价，我觉得根本没有意义。"

我的话音刚落，还没等哈米斯做出反应，希德就抢先点了点头："的确如此。我这就去和塞尔盖先生说，看看他能不能安排我们和船主见一面。"

说完，希德转身走进隔壁的办公室。在那个房间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电话，能够与塞尔盖先生的事务所直接取得联系。而且因为事先安置有防止窃听的装备，所以需要联络时必须要使用这台电话。

希德拿起话筒，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回到了众人所在的厨房。

"我和塞尔盖先生说，我们想要见船主，目的是想要鉴定一下Wanzer。因为这名船主说他带来了一台尚未上市的最

新型Wanzer，而且还是极为稀少的贵重型号，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所以今晚我们和他直接见面，看看对方说的Wanzer到底是什么类型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是Wanzer专家啊。”

“嗯，这件事变得越来越有趣了。”哈米斯的眼睛在烁烁放光，“关于某个企业目前正在开发什么样的Wanzer这种事，当然是机密中的机密，但是我们可以借此来推测出目前Wanzer的发展水平。如果对方手里的是并没有量产的古老试做型Wanzer，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我更希望看到真正的最新型号Wanzer。”

“那么，在今晚塞尔盖先生与船主当面交涉时，我们也去见见对方吧，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哈米斯、拉托娜还有艾尔莎，你们都和我一起去，博斯留在这里待命。”

听到希德的指示，我们全都没有异议地点了点头。

当晚，塞尔盖派来一辆专车接我们，这辆车绕着港口开了半圈，最终缓缓地来到一座仓库前面。这座仓库距离我们住的那间并不远，即便不乘坐汽车只是步行也能很快到达，不过塞尔盖好像并不愿意让其他人看到我们。

等了一会儿之后，汽车径直开进了仓库，驾驶员负责为我们带路。这名驾驶员并不会说英语，所以只能和流利掌握乌克兰语的拉托娜进行对话。

“走这边。”说完，拉托娜跟着驾驶员走上楼梯。这间仓库的构造与我们住的那间大体一致，楼上也是兼有办公以及居住的功能。

“那些Wanzer不会就存放在这间仓库里面吧？”哈米斯一边说着一边跟上走在前面的拉托娜，我和希德也紧随其后。

虽然哈米斯的注意力都已经转移到Wanzer的鉴定上了，不过拉托娜、希德和我却一边警惕四周的动静，一边小心地移动。

我们终于平安无事地来到仓库的楼上，只见塞尔盖和两名类似保镖的彪形大汉，还有三名东方人坐在办公室里。在三名东方人中，有一个是风度翩翩的中年人，剩下的两个都是看上去十分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他们两个正在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我们几个。

“从年龄上来看，那个中年男子就是船主吧？虽然看上去十分敦厚，不过毕竟人不可貌相啊……”我在心里嘀咕着。

这时，塞尔盖用沉稳的口吻介绍道：“你们终于来了，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是Wanzer专家埃尔格先生以及他的团队。这几位是BICHU海运的陈先生和他的侄子们。”

“鄙人陈非让，请各位多关照。”陈先生用稍带有一些口音的英语做着自我介绍，并十分自然地伸出手。

希德轻轻地握住对方的手说道：“我是希德·埃尔格，也请您多关照。”

双方握过手之后，塞尔盖对陈先生问道：“那么，我们能不能去亲眼看看那台贵重的Wanzer呢，货在什么地方？”

“我方的专人正驾驶着Wanzer朝这边移动，相信很快就能到达仓库的后门吧。”陈先生十分平静地说道，“你放心，我不会销售不能动的废物Wanzer。”

“这里是我的地盘，有人驾驶Wanzer在港口附近行动，这实在是太张扬了。”塞尔盖眉头紧皱，能看出来他有些不太高兴。

不过陈先生仍然平静地回答说：

“不不，你不用担心。现在是晚上，不会有那么多人的，况且我们也是在观察四周情况之后才开动Wanzer的。”

“虽说如此……”塞尔盖还打算说些什么，不过就在这时，从陈先生的上衣口袋中传出了“哔哔”声，只见他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通信器。

将通信器拿在手中之后，陈先生好像说了几句极为简短的中国话，然后便十分得意地对塞尔盖说：“Wanzer平安到达，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你快让人把仓库后门打开吧。”

“好，我们也下去吧。”

说完，塞尔盖与他的保镖们一起离开了房间，接着是陈先生和他的侄子，我们几个走在最后面。这时，仓库的后门已经完全打开，等在外面的一台Wanzer慢吞吞地走进了仓库。

“这、这个！”

就在目光刚刚落在这台Wanzer上的一瞬间，我们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

“这不是袭击部队的Wanzer嘛！不会错，一定是！”

“是的，我没有看错，虽然外部的涂装有少许差异。”拉托娜小声说道。

听了我们的话，塞尔盖有些紧张地问道：“你们说袭击部队？那是怎么回事？”

“塞尔盖叔叔，你应该听说过有一支神秘的部队接连袭击了德军基地和波兰新资源地带的新闻吧？我们几个在波兰曾经与这支部队交过手，而他们所驾驶的Wanzer与这台几乎一模一样。”

听了拉托娜的解释，塞尔盖和陈先生同时盯着对方。

“陈！难道说这台机体是由袭击E.C.的部队所提供的吗？”

“不，不是的！没有那回事！这台Wanzer是我在南美地区得到的！”听了塞尔盖的话，陈先生有些狼狈地喊道。

这时，哈米斯追问道：“你说南美？南美的什么地方？”

“委内瑞拉！委内瑞拉的库马纳港！袭击E.C.的部队不会出现在那种地方吧？”

听了陈先生的回答，哈米斯露出了愕然的表情：“不，有这种可能。袭击E.C.的神秘部队是萨夫特拉的特殊工作部队，在委内瑞拉的独立纷争背后还存在着萨夫特拉的影子，这些都是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的推测。果然萨夫特拉打算在E.C.领土上制造混乱，并将其作为吸引贪婪的U.S.N.上钩的诱饵，然后趁着U.S.N.与E.C.鹬蚌相争之际，坐收渔人之利——趁机占领委内瑞拉！”

“看上去，他们的如意算盘果然是这么打的。”希德对哈米斯的这一说法也表示赞同。

他转身对塞尔盖和陈先生说道：“这的确是非常贵重的Wanzer。即便是作为机体而言，也是萨夫特拉军队很少进行外派作业的Demitori公司生产的最新机型，不过它更是作为国际阴谋事件的物证，是十分重要的东西。从另一方面来说，作为阴谋策划者的萨夫特拉，大概会尽最大可能将知晓这一机体存在的人快速抹杀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无比贵重的机体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陈先生，请你将这台机体卖给我们。我们是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杜兰德尔的工作人员，只要我们利用这一机体作为证据来拆穿萨夫特拉的阴谋，我想对方就没有必要干掉知道这一机体存在的人了。”

“那、那个……你突然这么

说……”

陈先生极为狼狈地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身后的外甥们像是要保护伯父一般挡在他的身前，而且眼露凶光。塞尔盖的保镖也为了保护自己的老板，快速向前迈出一步。

可是就在这时，一声剧烈的轰鸣在众人身后响起，仓库正门的卷帘门遭到了机关炮的攻击。

“怎、怎么回事！？”

就在众人愕然地转身查看情况的同时，卷帘门已经被轰出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一台漆黑的小型Wanzer手里拿着机关炮冲进了仓库。

刚刚看到这台浑身散发着不祥气息的Wanzer，塞尔盖的表情就变得扭曲起来：“萨夫特拉军的秘密警察！？为什么会在这里？”

“这种事以后再考虑！大家快跑！”拉托娜吼道。

众人急忙朝着后门的跑去。另一方面，虽然陈所带来的那台萨夫特拉制造的Wanzer并没有配备武器，但驾驶员仍然十分勇敢地朝秘密警察扑去。

咣当！震耳欲聋的金属声在众人身后响起，遭到攻击的Wanzer轻松地朝旁边一滚躲开了对方的追击。不过在它的身后，第二台漆黑的Wanzer从卷帘门的缺口处走进了仓库，并随即开始用机关炮扫射。

我注意到一个不太妙的情况，于是朝陈大声喊道：“不好！那台Wanzer一旦受到严重的损伤就会发生自爆，驾驶员根本没有机会被弹射出舱！如果驾驶员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逃出来，他就会被活活烧死！”

“阿雅！”陈先生急忙掏出通信器，然后喊了一句中国话。

这时，被打倒在地的敌方Wanzer已经重新站起身来，从南美洲运来的Wanzer同时受到两台敌机的攻击。我屏气凝神地看着这台Wanzer，不知道驾驶员是否能够成功逃脱。很快，在遭到枪击的Wanzer的身后发出了一个细微的声音，一名身材矮小的驾驶员跳了出来。

“快点！”

架起那名摔倒在地的驾驶员，我们开始朝仓库的后门跑去。就当我们刚刚走出仓库时，那台Wanzer终于发生了爆炸，一阵强烈的爆炸冲击波从身后传来，我们大家一起趴在地上。

“没事吧，艾尔莎！”

“我没事。”听到拉托娜担心的喊声，我抬起头来回答道。在我身旁，陈先生他的侄子们将成功逃出来的那名驾驶员围了起来。

但是，现在还不能松懈。虽然我认为那两台漆黑的Wanzer已经在这场爆炸中被摧毁了，不过事与愿违的是，他们正打着探照灯绕过熊熊燃烧的仓库朝我们这边走来。更令人气愤的是，从外表上看他们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快走！我们必须驾驶Wanzer与他们决一胜负！”拉托娜走过来怒吼道。

在她的帮助下，我努力从地上站起身来，然后和她一同朝存放Wanzer的仓库跑去。虽然我很想知道希德、哈米斯和塞尔盖他们去哪儿了，还想知道陈先生等人会去什么地方，可是现在的确没时间去关心这些事情。

不知是在找什么人，还是单纯的威吓，亦或是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目标，总之那两台隶属于萨夫特拉秘密警察的Wanzer在不停地开火。虽然他们并没有瞄准这边，但我的全身还是冒出了冷汗。

这时，从我们的对面出现一台装载

了两柄机关炮的Wanzer，从轮廓上看并不像是萨夫特拉的机体。这台Wanzer的机体线条稍有些纤细，不过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动作敏捷的类型。

“是Tatou！是博斯！太好了！”拉托娜惊喜地喊道。大概是收到了希德的联络，之前一直处于待命状态的博斯急忙驾驶着自己的机体赶来救援。

看到这台突然出现的Tatou，秘密警察的Wanzer随即开始朝它射击，不过博斯十分灵活地躲开了。虽然不知道安装有气垫腿时是什么状态，不过只要有普通的Wanzer腿部，博斯甚至可以躲开瓦格纳的射击，所以眼前的这两名萨夫特拉军的Wanzer又怎么能命中他呢。

另一方面，博斯机体却准确地命中了敌机，那两台装甲稍显薄弱的小型机体很快就冒出了火焰，并随即陷入无法作战的状态。也许它们还是受到了之前那台Wanzer自爆的影响，某处零件已经被损坏了。

毕竟，萨夫特拉军秘密警察的Wanzer与潜入特殊工作部队的机体不一样，好像并没有安置自爆装置，两台无法作战的机体很快将各自的驾驶员弹射出舱。

可是，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一大群男人朝着被弹射出的敌机驾驶舱跑去。我与拉托娜互相交换了下眼神，也随即跟在这群男人的身后，朝着他们聚集的地方跑去。

只见他们将一名穿着漆黑制服的驾驶员从驾驶舱中拽了出来，并随即强行解除了他身上的武装。很快，另一个驾驶舱中的驾驶员也被几个男人押了过来。接着，在保镖的保护下，塞尔盖分开人群走了进来，用萨夫特拉语质问其中一名驾驶员。

“他在说什么？”

“他在问对方为什么会闯进这个仓库。那名秘密警察说，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们的……啊！”

就在这时，拉托娜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苍白，并发出了惊呼。只见塞尔盖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枪，十分轻松地朝驾驶员的眉心开了一枪。接着，塞尔盖用十分平淡的口吻面向另一名驾驶员问了相同的问题。看到伙伴就在自己眼前被对方射杀，那名驾驶员胆战心惊地小声回答。

听到他说的话之后，拉托娜也小声地翻译给我听：“陈先生所带来的Wanzer在启动时会发射出特种部队专用的识别信号，在收到原本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信号之后，于是秘密警察前来查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秘密警察来说，萨夫特拉国内自不必说，就算在与本国缔结协约的附属国也拥有搜查权，所以……啊！”

拉托娜再次发出惊呼，原来塞尔盖将回答了问题的驾驶员也射杀了。接着，他看着我们，用略带悲伤的表情说道：“拉托娜，像你们这种人并不会杀害由于机体被破坏而被弹射出的Wanzer驾驶员，我知道这对你们而言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这些家伙的身分虽然是Wanzer驾驶员，但同时也是萨夫特拉的秘密警察成员，无论是否会回答我的问题，我都必须干掉他们。如果让他们活着回去，我们大家都会死。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一点。”

“嗯，我们能够理解。”代替已经说不出话来的拉托娜，我尽量用冷静的口吻回答道，“你要对自己的组织负责，要对这些人的性命负责，所以绝对不能混杂有自己的感情。”

“你能理解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塞尔盖用丝毫听不出高兴的语气淡淡地说道，“接下来的善后工作就交给我们处理吧，我想你们最好马上搭乘陈先生的船离开尼可拉尔夫。一旦秘密警察介入调查，我可以说是一群外国人突然驾驶Wanzer登陆并开始战斗，我们这些本地人都只顾着逃命了，所以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种借口能行得通吗？”拉托娜勉强问道。

塞尔盖略显寂寥地笑了笑：“也许在萨夫特拉国内行不通，不过这里可是乌克兰。而且他们没有证据来证明我们所说的都是谎话，就算是萨夫特拉的秘密警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逮捕或者拘留我们。另外，乌克兰当局也会十分支持这种由身分不明的外国人引发事端的说法。”

“这样啊……但是，陈先生可靠吗？”

听到拉托娜的询问，塞尔盖先生这次十分确信地点了点头，“没事的，因为你们同生共死过。而且，那位小姐刚刚不是还救了驾驶Wanzer与秘密警察对抗的陈先生的家人吗？虽然他们都不是什么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但至少会遵守道义。伤害救命恩人这种事情，他们肯定不会去做的。”

“原来如此。”拉托娜露出了一副释然的表情，然后走到塞尔盖的面前说道，“叔叔，也许今后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现在就要对你说。真的十分感谢，多亏了您，我和我的伙伴们才能活到现在。这段日子给您添了不少麻烦，这份恩情我永生难忘。”

“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和你们之间不过是在按照之前说好的商业契约行事罢了。而且，就算你们不来，陈也会带着他那些危险的Wanzer来拜访我吧，所以也一定会把萨夫特拉的秘密警察引到我这里来的。其实应该是我感谢你们才对，是你们救了我。”说到这，塞尔盖微微一笑，“虽说如此，我们之前商量好的报酬可不能打折哦。”

## MISSION-10
## 伊比利亚·浮岛

“是的，在库马纳港与兰格斯的会面就是整个事件的开端。”

此时我们搭乘的陈先生的船刚刚以最快航速离开尼可拉尔夫港，关于他如何在委内瑞拉得到这台萨夫特拉制造的Wanzer一事，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于是陈先生苦笑着做出了回答。

“兰格斯是U.S.N.军队中的一名下级士官，这个家伙总能偷偷地弄出一些军用装备，然后以黑市的价格出售，我们已经合作很长时间了。前几天兰格斯主动联系我说有一批新货要转手，此前他被派往委内瑞拉镇压当地的独立纷争，这批货就是作为在战斗中的损耗品而弄出来的，于是我便来到委内瑞拉的库马纳港。众所周知，在爆发战争的地区无论是武器还是物资，都能以极高的价格卖出去。与E.C.不同，南美的进出口法制条约比较落后，作为商人来说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发财的机会。可是，U.S.N.军队的进军速度比预定中迟缓很多。当我到达库马纳时，连一个U.S.N.军人的影子都没看到。虽然我认为当时他们一定是包围了加拉加斯，可

是委内瑞拉当地军队却在发表独立宣言的长官的号召下发起了顽强的抵抗。总之，我想既然U.S.N.的军队没到，那么兰格斯也肯定没办法脱离部队，所以我暂时放弃了这次交易，打算把随船带来的武器和物资先卖掉。然后来了一位委内瑞拉顾客，也不知道他是本地军队的相关人员，还是反政府的游击队成员，反正他以高价购买了我手中的货物，整个交易到那时为止还算是非常顺利的。令人意外的是，U.S.N.军队明明在距离库马纳港千里之遥的地方，可兰格斯却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而且还带着两个据称是朋友的军人，名字好像是戴瑞尔和恰法什么的。这帮家伙就是我的瘟神，据说他们偷窃物资的事情败露，于是从军队里逃了出来。”说到这，陈耸了耸肩，“兰格斯说想要马上离开委内瑞拉，并想要搭乘我的船离开。当时，我带来的物资也几乎都卖光了，所以就算离开也没什么。兰格斯又说他们还有三台Wanzer以及一个集装箱要一起带走，我当时觉得反正与他们是旧相识了，只要对方能支付一定的费用，我当然可以同意这个要求。不过，我说这批货必须由他们自己装船。于是兰格斯开着一辆拖车将Wanzer和集装箱运到了码头，那辆拖车既不是U.S.N.军队，也不是委内瑞拉本地军队的装备，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我觉得这件事逐渐变得越来越危险了。而且当时在库马纳港还有另一队人马在装卸Wanzer和物资，他们擅自将一部分码头封锁了起来。我想他们一定是本地军队雇来的O.C.U.雇佣军，可没想到对方竟然是萨夫特拉军队的人。所以我告诉兰格斯等人在对方解除封锁之前要耐心地等待，可是也不知道是谁捅了马蜂窝，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冲突。兰格斯等人二话不说，将Wanzer从拖车上卸下来后便和对方混战起来。试图阻止他们的敌方Wanzer竟然跑上了我的船，虽然我们利用隐蔽的火箭炮轻松地干掉了第一个上船的家伙，可是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我是无论如何也守不住的。无奈之下，我决定放弃还在战斗中的兰格斯等人，直接强行离开了栈桥。”

“站在船主的立场上看，虽然迅速逃离现场是正确的决定，不过那些被抛弃的人可就不会这么想了。”博斯一边苦笑着一边说道。

于是陈夸张地叹了口气，两手一摊说道：“如果说兰格斯等人是为了保护我才和对方争执的，我绝对不会这么轻易地放弃他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我没有义务和他们一起去面对危险。”

“嗯，有道理。你们带到尼可拉尔夫港的这台Wanzer就是被你们用火箭炮干掉的、在库马纳港擅自登船的那台吗？从外表看，并没有太多损伤，你们一定经过精心修理吧？还有，驾驶这台机体的驾驶员怎么样了？”拉托娜问道。

陈十分轻松地回答说：“实际上，命中这台机体的火箭弹并没有发生爆炸，不过好像撞击的力度很大，这台Wanzer一下子就倒在地上再也不动弹了。虽然他手中的那柄爆裂弹炮已经无法使用了，不过机体倒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伤。于是，我们从外面将驾驶舱的舱门打开，把驾驶员拖了出来，那家伙竟然由于之前的冲击而失去了意识。我决定等他恢复意识之后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命人将他的手脚绑好，然后抬进了医务室。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他恢复意识之后，居然不明不白地死了。用随船医生的话来说，他的牙齿里

好像事先就安置有剧毒……其实我并没有想杀他。”

“……那帮家伙好像都非常急着去死啊。”拉托娜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她又接着问道，“那么，你们是怎么处置驾驶员尸体的呢？”

“我们翻遍了他的全身，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可以说对他一无所知。无奈之下，只好对其进行水葬。”

听了陈的回答，我们几个面面相觑。

诚然，陈的看法是绝对不能将一具身分不明的外国人遗体长时间放置在船上，而我们也根本就没有责难他的权利。就算我们有这个权利，如今对这件事也根本毫无裨益。

但是，我们明明马上就能得到一台与袭击部队相同型号的Wanzer了，却功败垂成——那台机体在尼可拉尔夫港发生了自爆，驾驶员的遗体已经沉尸海底，我们没有掌握到任何证据。实际上，我们全体人员能够安全逃离萨夫特拉已经是件非常幸运的事了，可是没能通过这个出人意料的渠道得到证据，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那么，最后剩下的只有那柄坏了的爆裂弹炮吗？”希德好像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

陈轻轻地点了点头：“是的，不过那柄爆裂弹炮并不是萨夫特拉制造的产品，而是那种极为普通的36口径。”

“这完全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哈米斯叹了口气。

拉托娜说道：“虽然萨夫特拉军所使用的Wanzer机体都是本国制造的，不过Wanzer使用的却几乎都是外国制造的武器，几乎没有本国产的。”

“现在可以确信的是萨夫特拉军已经在委内瑞拉正式展开行动了，这条情报就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收获。虽然最终没能获得强有力的证据，不过即便我们拿到证据，也难免会有人说那是我们一手捏造出来的。”希德十分释然地说，接着又向陈问道，“我们差不多该与杜兰德尔总部取得联系，让他们派出大型运输机来接我们，我可以使用你船上的通信设备吗？”

“嗯，只要能够离开这片海域，我想应该就不会再有问题了，到时船上的通信技师会通知你们的。”说到这，陈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另外，使用通信设备要另外收费。就算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生意上的事情我可是一点都不会含糊的。”

“原来如此。作为手动的通信系统来说，即便收取费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刚刚走进船舶通信室的哈米斯突然发出了感慨。

于是，一个坐在通信器前的戴着眼睛的东方少女——应该是陈的亲人吧，露出了十分意外的表情看着哈米斯，并用流利的英语问道：“啊，你明白了？”

“是的，明白了。我们要入侵卫星通信系统，为了不让其他人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首先加载倒频器吧？我想应该是伪装成某个大型通信终端，然后将模拟通信信号逐一进行伪装。虽然并不会花费太多的资金，不过这系统的确很精致。”

哈米斯的话音刚落，那位女通信技师便笑了起来：“嗯，你的眼力好像不错嘛。一般情况下，都是用户事先准备好信息，由我来负责操作，不过你可以直接来使用。”

“这是我的荣幸。”哈米斯微微一笑，接着便在对方让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开始操控机器。

“好，找到了一条与杜兰德尔总部连接的线路。由于自由地互相通信很危险，因此只能单方面传送信息，预定的会合地点在什么地方？”

“嗯，如果让运输机飞往黑海，则很有可能会与萨夫特拉国家的防空网络发生冲突。这艘船最好能够离开波斯普鲁斯海峡，直接进入希腊领海，那样我们就安全了。”希德一边思考一边小声地说道，“无论如何，想要让他们尽量靠近我们，就必须互相通信才行。让这艘船加入通信系统，真的会很危险吗？”

“嗯，虽然杜兰德尔方面会尽量确保通信线路的安全，不过考虑到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最好还是不要让这艘船插入某个特定波段的频率中。”

听哈米斯说完，站在一旁的女通信技师也点头表示赞同。

“好，那么最终的通信就用我的Wanzer来完成吧，这样一来就不会给这艘船添麻烦了。”哈米斯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快速敲击键盘。

可是那名技师却突然高声制止道：“等一下！无论Wanzer的通信器有多高的输出功率，你们都应该知道可以进行通信的范围吧？如果与通信范围外的人取得联系，就会直接接入这艘船的通信系统，这不是擅自使用我们的通信设备吗！”

“是的，不过就算有人在旁边监听信号，或者是直接对信号进行解析，这艘船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被人入侵通信系统的受害者，绝对不会被人追究责任的……啊，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只要我使用了船上的通信系统，无论是何种形式，都必须支付一定费用才行。”

终于意识到对方的真实意图，哈米斯连忙做出了补充。于是，通信技师微笑着点了点头。

“OK、OK，我们会支付使用费用的，没问题。”

“嗯，直到今天我才发觉金钱的力量是多么伟大。”博斯表情极为严肃地说道。

哈米斯把信息传送至杜兰德尔总部，接着又在希德的指示下以运输费为名目将大笔资金从杜兰德尔的银行账户转入BICHU海运的账户中。

不过当这些手续完成之后，哈米斯仍然皱着眉头，双眼紧紧地盯着与通信器相连接的显示器画面。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吗？”希德问道。

哈米斯一边看着画面，一边回答说：“也许我是在浪费时间，不，我几乎就是在浪费时间，但还是想试着与委内瑞拉取得联系。”

“委内瑞拉？有谁在委内瑞拉？”拉托娜惊愕地问道。

哈米斯的视线仍然没有离开显示器，只是板着脸回答道：“如果能和陈提到的那个名为兰格斯的U.S.N.下级士官取得联络，我想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他曾经在库马纳港与萨夫特拉军队正面交过手，没准能得到一些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

“虽然存在这种可能性，不过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联系上他呢？”

听了我的疑问，不知为什么，哈米斯终于转过身来开始解释：“这个名为兰格斯的下级士官隶属于被派遣到委内瑞拉的U.S.N.正规军，我只要以此作为条件进行搜索，很快就能知道他到底是属于哪支部队。当然有可能会存在很多同名的人，不过我只要在搜索条件中添加戴瑞尔和恰法这两个与他在同一部队的人就能够确认了。只要能找到部队，那么和他们取得联

系也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根据陈所说的情况，兰格斯这家伙好像是个擅自脱离部队的逃兵吧？即便你和他的部队取得联系，也找不到他本人啊。”

听了博斯的话，哈米斯苦笑着点了点头：“的确存在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被陈无情抛弃的兰格斯很有可能会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返回部队。当然，他也很有可能在库马纳港的战斗中被萨夫特拉军干掉。”

“是的，如果不考虑与委内瑞拉方面联络所产生的不利和危险，我觉得尝试一下倒也无妨，说不定真的会有意外的收获呢。”拉托娜十分干脆地说道。

听了她的话，哈米斯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你真的这么认为？”

“是的。我觉得比起什么都不做，还是尝试一下比较好。当然，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看，这么做的确有些轻率。”拉托娜补充道。

希德苦笑着回应说：“我们与U.S.N.军的前线部队直接联系这种行为的确存在一定风险，不过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联系委内瑞拉的部队绝对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我想不会有人对此产生警戒吧，所以我想试试看。”用自我鼓励的口吻说完，哈米斯又转过身去开始敲击键盘。

“兰格斯……到底要怎样拼写呢？陈的英语有些东方口音，所以我不太清楚。”

“R·E·N·G·E·S。BILLY RENGES……”那名通信技师小声说道。

“谢谢……呃，你认识兰格斯？”哈米斯问道。

通信技师神秘地笑了笑：“我当然认识他，他与我们合作过很多次。”

接着，她又好像自言自语地补充道：“比利·兰格斯虽然并不十分可靠，不过却是个倔强的家伙。我并不知道他是否会在你们打算联系的地方，但我觉得他没死。”

“嗯……”哈米斯的脸上露出了一副释然的表情，“啊，有了！隶属于U.S.N.正规陆军332机动中队第五分队的比利·兰格斯下士。第五分队长戴瑞尔·特劳贝尔中士。另一个是分队员菲利普·恰法上等兵。不会错，就是这三个人。”

“嗯，恰法应该是个新兵，兰格斯和戴瑞尔是两名士官，他们两个的服役时间应该很长了，是不是一直都在驾驶Wanzer？”拉托娜一边看着屏幕上的信息，一边问道。

哈米斯闻言又调出其他的数据，然后点了点头。

“好像的确如此，两个人从刚入伍开始就接受了Wanzer训练，并一直是搭档。他们两个立下不少的战功，甚至还获得了很多勋章。在治安部队服役期间，戴瑞尔升为陆军上士并兼任副准尉一职，不过后来由于不服从上级命令，这些头衔全都被取消了。后来，二人一起从治安部队被分配到普通部队中，不过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立下任何战功也没有得到任何惩罚。”

“原来如此，他们大概是误入歧途了吧。”拉托娜小声嘀咕道，“作为一名优秀的Wanzer驾驶员，在立下卓著的功勋后被选拔进治安部队并成为一名下级士官，后来由于顶撞上司而受到惩罚，于是便开始厌恶部队。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厚颜无耻地留在部队里整日游手好闲，偶尔还会偷偷地将军用物资卖到黑市上去。这帮家伙简直就像是

杀不死的蟑螂一样。”

“嗯，我想无论在哪支军队中都会存在这样的人吧。”在一边点头表示赞同的博斯用稍微有些惊讶的口吻说道，“但是，像他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老兵，为什么会突然想要离开已经十分熟悉的部队呢？就算偷卖物资这件事被人发现了，也不是什么十分严重的罪行啊。情节较轻者最多关几天禁闭，较为严重者会被开除罢了，但临阵脱逃可不是闹着玩的，甚至有可能会被枪毙。就算他们成功逃跑，结果是这一辈子也不能回归祖国，我觉得这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这件事只能去问兰格斯和戴瑞尔了，当然，对方很有可能不会回答你。我觉得那个他们想要和Wanzer一起运上船的集装箱十分可疑。”拉托娜自信地说道，“会不会是这几个人偶然得到了金子、艺术品，或者新武器的样品等能让他们一辈子吃喝不愁的宝贝？如果将这样的发现报告给上司，大概只会得到一句‘干得好’之类的夸奖，我能够理解这种无论如何也要试着将其独吞的想法。”

“……你没有责难他们，反而对其表示理解，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哈米斯小声说道。

拉托娜哼笑道：“你想说什么？我虽然是英雄的女儿，同时也是一名上级士官，却背叛了萨夫特拉军跑到了E.C.，是一名真真正正的失去了军人荣誉的人。如果隶属于一支无论如何付出也得不到充分回报的部队，我想只要是个正常人就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可能逃跑的机会。”

“我说，你们不要吵了。”希德苦笑着制止道，“无论兰格斯和戴瑞尔是U.S.N.军的逃兵，还是试图私吞非法财物的家伙，只要他们能提供有利的情报，他们的身分对杜兰德尔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如果他们寻求保护或者是逃亡的支援，我们还要尽可能地满足对方。”

“如果不能与他们取得联系，保护和支援什么的根本无从谈起。”哈米斯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敲击键盘，“好，找到332机动中队的官方通信频率了。到底是发动信息，还是直接通话呢？”

“通话的风险太高了，而且我们还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拉托娜皱着眉提出了意见，“发送一条简单的信息，请求戴瑞尔、兰格斯、恰法主动联系我们，并告知对方我们已经做好了支援的准备，然后将哈米斯的Wanzer作为联系方式即可。他们即便在库马纳港躲开了萨夫特拉军，之后也应该会由于无法逃脱而陷入困境吧。我们发送过去的信息，肯定会成为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

“但是，这条信息恐怕会让对方感到很疑惑吧。如果是我的话，就算再怎么困难也不会主动与陌生人取得联系的。”

听了博斯的意见，拉托娜极为轻松地回答说：“总不能告诉对方我们是E.C.陆上新战术研究机构杜兰德尔，目前正在寻找萨夫特拉军特殊工作部队在委内瑞拉展开行动的相关情报，请速与我们联系吧？我想兰格斯这些人的心思应该不会像博斯这么缜密，因为如果换做博斯处于他们的立场上，大概根本不会在库马纳港惹是生非，也不会陷入被陈弃之不顾的事态中。”

“暂且不说这件事，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宝贝，仅仅是带着贵重物品从正处于战斗中的部队逃跑这种行为我就根本做不到，我是那种非常谨慎的人。”说到这，博斯耸了耸肩。

于是哈米斯转身朝希德问道："到底怎么做？我也觉得比起直接通话，还是发送信息比较安全。"

"是的。如果发送信息，只能像拉托娜说的那样发送一些含糊不清的语句吧。也许还会出现除目标人物之外的人与我们取得联系的情况，这一点需要充分注意。"希德一边思索一边说道，"这么说来，现在以你的Wanzer作为联系方式的通信手段要怎么来设置呢？总不能让你时刻检查Wanzer的通信状况吧？是不是要将信号自动传送到携带通信器上？"

"是的，当然是这么做了。"哈米斯说道。

希德严肃地点了点头："这样啊，那么我接下来要说的话也许你不太爱听，但是请你将Wanzer收到的通信设置成会同时转接至我们每个人的通信器上这种模式。如果是杜兰德尔运输机发来的通信，让他们稍微多等一会儿倒是没什么，但是如果戴瑞尔等人在你熟睡时要求直接通话，我想你一定会非常后悔吧。"

"……明白了，的确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负责接收信息，实在不是什么好办法。"哈米斯点了点头，接着苦笑道，"最差的情况就是332机动中队被萨夫特拉军击败，通信员也被对方抓捕。一旦萨夫特拉方面得到了通信记录，他们很有可能会试探性地与我们通话。即便这么做他们不会得到什么有用的数据，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应对。"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希德极为真诚地回应道。

于是，哈米斯开始再次猛烈地敲击键盘。

"好了，已经将信息发送给位于委内瑞拉的332机动中队。接下来我们要做好准备，迎接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通话请求，耐心等待吧。"

当携带通信器发出通话模式的声音时，我什么也没想，只是条件反射性地按下了通话按钮。

"喂？"

"是你吗？是你发送的信息，说可以提供支援？我是在那条信息中被点名的三人之一，戴瑞尔。"从通信器里传出了一个稍有些低沉的男性声音。

一瞬间，我感到有些惊慌失措，但是既然已经和对方通话了，总不能临时让其他人来代替我吧，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对着通信器说道："你好，我叫艾尔莎，是给你们发送信息的小队中的一员。"

"原来如此。那么，你们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支援呢？"从这个名叫戴瑞尔的男人的询问中，能够感受到一丝焦急的情绪。

我调整了一下呼吸，尽量用冷静的口吻回答道："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要求，我们可以帮你们逃亡至国外，当然是有条件的。"

"嗯，什么条件？"戴瑞尔十分直接地问道。

于是，我也决定单刀直入地询问对方我们最想要了解的事情："我听说你们前几天在库马纳港与萨夫特拉军队发生交战。你们是否捕获了对方的Wanzer机体，或者对方的兵员呢？"

"萨夫特拉军？那帮家伙是萨夫特拉军？"戴瑞尔惊呼道。看来他好像并不知道之前与自己交战的是什么人。

我回答说："是的，对方是萨夫特拉军。不过，我们现在需要能够证明萨夫特拉军在委内瑞拉展开活动的证据。

如果你们得到了能够成为证据的东西，我们将尽自己所能对你们提供支援，以此来作为交换。”

“嗯，遗憾的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办法去捕获敌人的Wanzer，因为只要受到严重的损伤，敌机马上就会发生自爆。呃，说到俘虏嘛……虽然抓住了，不过后来又让她给跑了。”

听了戴瑞尔的回答，我不禁重重地叹了口气。

于是，好像是听到了我的叹息，戴瑞尔随即说道：“好像让你们失望了，不过我们还有机会。虽然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不过我们打算去偷袭那帮家伙的据点，所以有可能会找到某些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

“偷袭萨夫特拉军的据点？”事态竟然会发展到这一步，我不由地瞪大了双眼，“难道只有你们三个人？”

“不，当然不是了，还有很多与我并肩作战的伙伴。总之，我们有很强大的战斗力，你不用担心。”也许是有意识地装出这种口吻，总之戴瑞尔的话听上去十分乐观，“如果我们找到了有用的证据，希望你们能帮我们离开委内瑞拉，你们能派一架可以装载三、四台Wanzer的大型运输机过来吗？还要有驾驶员。”

“嗯，我认为可以。”如果是杜兰德尔总部的那种大型运输机，我想完全可以前往委内瑞拉执行任务，“不过，由于是非法入侵，就算委内瑞拉目前正处于混乱状态，其防空体制应该还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无法做长时间停留。你们可以事先指定好地点和时间，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出现一次失误我们就见不到了。而且我们之间的通话也很危险，所以只要时间和地点一确定，就再无法轻易改变了。”

“嗯，很好。你放心，我是不会让前来搭救我们的运输机陷入危险中的。”戴瑞尔爽快地说道。

他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道：“喂，艾尔莎小姐。有件事我想问问，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回答，我想知道你们到底是怎样得知我们目前情况的呢？我指的是在库马纳港发生的战斗，以及想要逃出国外这件事……”

“这些事情，我是从BICHU海运公司的陈先生那里得知的。”

我的话音刚落，戴瑞尔突然高声喊道：“陈！是那个武器走私商陈吗！那个混蛋，弃我们于不顾，自己先溜了！妈的，他真是个超级大混蛋！”

“嗯，虽然我能够理解你的愤怒，但是陈好像也有他自己的理由。萨夫特拉军的Wanzer登上了他的船，所以继续留在码头实在不是明智之举……”虽然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为陈辩护，总之我用劝解的口吻说道。

于是，戴瑞尔十分担心地问道：“是这样啊，那么登船的那台Wanzer被他们击退了吗？还是说陈和船员们全都被干掉了？”

“幸运的是船上的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只有Wanzer的驾驶员自杀了而已，这句话我并没有说出口，只是在心底默默地说道。

听了我的话，戴瑞尔再次恢复了之前的怒吼：“这样啊。那么麻烦你转告陈那个混蛋，下次再让我见到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不过，在我把这笔帐算完之前，让他给我好好地活下去！”

“明白，我会传达的。”

也就是说，在下次见面之前让陈先生一定要保重的意思，我苦笑着回应道。虽然这是一种非常委婉的表达方式，不过作为一名军人，特别是士兵和下级士官这种人，有很多都是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因为我家也有这样的人，所以我很了解。

“那么，等我在萨夫特拉的据点找到证据之后，再和你们联系吧，预计大概就在两、三天之后。”

“好的，你保重。”

戴瑞尔十分自信，好像取得这次偷袭的胜利并找到证据已经是既定事实，而我却有些忧虑地说道：“等待你的联系。”

“好，不用担心。”戴瑞尔笑着回答道，“就算为了再次听到你那极具魅力的法国口音，我也会平安地回来的。好了，再见。”说完，对方切断了通话。

“我觉得这并不是圈套，因为萨夫特拉军的工作人员根本做不出如此洒脱的举动。”一边听着记录在通信器上的我和戴瑞尔之间的对话，拉托娜一边认真地说道。

于是博斯皱着眉头说道：“这么说，几乎可以肯定对方不是萨夫特拉军的人，因为他们应该不知道陈的事情。”

“作为可能性来说，还不能排除。如果戴瑞尔等人在库马纳港被捕，在严刑拷打之下很有可能将所有自己了解的情况都说出去，这样一来萨夫特拉军也就掌握了陈的事情。”拉托娜用十分轻松的语气指出了这个极为可怕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是萨夫特拉军的工作人员伪装成戴瑞尔，那他一定会非常执着地询问我们的身分才对。而且一定会声称他们手里掌握有缴获的敌方Wanzer，并要求我们马上去迎接他们吧，根本没有必要编造什么要去偷袭对方据点之类的事情。”

“的确如此。”希德轻轻地点了点头，“虽然还有些许疑问，不过我们还是将这次联络判断为与U.S.N.军的戴瑞尔中士之间的对话吧。所以，如果他真的掌握了证据，就要马上从杜兰德尔总部派遣运输机飞往委内瑞拉，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做准备。”

“这是一项极为不正规，且危险性很高的任务，飞行员的人选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哈米斯挠着头说道，“虽然我认为拜托给罗伯特机长是最可靠的，但是他现在应该正在飞往我们所在的海域吧。”

就在这时，全体人员身上携带的通信器同时发出了通话模式的声音。

“啊……”

“也许是戴瑞尔吧，艾尔莎，你来接听。”

听了希德的命令，我急忙按下通话键：“喂？”

“我是罗伯特，现在已经到达之前指示的海域，并通过Wanzer的识别信号锁定了那艘船的坐标，那艘船的大小好像可以让飞机在甲板上着陆。”

从通信器中传出了罗伯特机长十分干脆的声音，船舱里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许过。

“我是艾尔莎，能和你通话真是太让人高兴了。我马上去联系船长取得着陆许可，你稍等一会儿。”我回答说。

这时，从通信器中传出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艾尔莎，你还好吧！虽然听说大家都平安无事，不过我还是忍不住跟运输机一起过来了！”

“贝克？”我紧紧地盯着手中的通信器，“你也来爱琴海了？”

“是啊，我可是收到你们的消息之后就急忙赶来了，你的态度怎么这么冷淡啊！你们把我一个人留在了总部，实在是太过分了！难道我不是杜兰德尔的成员吗？”我觉得贝克的声音有些夸张，听起来有种舞台剧的风格。

我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种情况，所以只好冷淡地回答说：“这种事情留到见面时再说吧，现在我要去取得着陆许可，所以要先切断通话。完毕！”

“喂喂，你等一下……”

我无视想要继续说下去的贝克，果断地切断了通话。

于是，拉托娜笑着轻轻地拍了下我的肩膀：“挺严厉的嘛！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千里迢迢从总部赶过来的……”

“嗯，虽然我很高兴，但是就算贝克来了，恐怕也帮不上什么忙吧。”说完，我耸了耸肩。

很快，我便从陈那里获得了着陆许可，于是再次联系运输机，指挥他们降落在甲板上。虽说是可以进行垂直起落的机型，但是想要在与航空母舰截然不同的民用船只的甲板上降落还是需要极为高超的驾驶技巧，而成熟老练的罗伯特机长很轻松地就完成了降落。

“那么，我们就先告辞了，多谢您这几天的关照。”

我们几个准备钻进被收纳在船舱里的Wanzer，然后朝运输机移动，不过在此之前众人决定先和陈告别。

“如果有缘，我们还会再次相见的。”

“是啊。不过你们所从事的都是与国际纷争相关的危险工作，所以我就不用特意嘱咐你们要万事小心了。如果有生意方面的事情，你们可以随时来找我。”说到这，陈极为严肃地向希德问道，“虽然从未打听过你们这些人所处的立场，但是我想你们应该是保护世界和平的正义力量吧？”

“不，大概，并非如此吧。”希德苦笑着回应道，然后和陈握了握手，接着便钻进了Wanzer的驾驶舱。

紧接着，全体人员都走进驾驶舱，驾驶着Wanzer朝运输机走去。当所有人都安全登机之后，罗伯特机长随即就将运输机发动起来。

“老实说，即便是在E.C.的领海上，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E.C.联合海军已经被紧急召集起来积极进行备战，各国的军队，特别是海军和空军都正处于神经过敏的状态中。如果被他们发现这架运输机在一艘民间船只上着陆，并装载了几台武装Wanzer，我真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

“嗯，的确如此。”从Wanzer中出来之后便随即来到运输机驾驶室的希德，在听了罗伯特机长的说明之后不由地一皱眉。

“无论如何，我必须和艾莉森次长取得联系。”

“艾莉森次长？如果你说的是英国国务省的艾莉森次长的话，她现在应该和诺兰德首相一起在巴黎的E.C.议会总部，你现在就要联系她吗？”

好像并不知道希德与艾莉森次长之间的特别关系，罗伯特机长有些惊讶地说道，不过希德并没有介意，而是自顾自地在运输机的通信器上操作着。

坐在一旁看着这一幕的哈米斯，小声地说道：“原来如此，有一个秘密的代码可以直接入侵次长的通信器。这种联系方式绝对不能使用陈船上的通信器，因为对通话的双方而言，实在是太危险了。”

“那当然了。如果有可能，我甚至

不想使用运输机上的通信设备，但是现在我没有其他的选择。而且我也相信，就算你们几个知道了这个密码也不会用来干什么坏事。”

好像听到了哈米斯说的话，希德一边操控通信器，一边回应道。虽然哈米斯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复杂，不过在他说话之前，希德接着说道：“应该与她的通信器连接上了。”

“希德？你还好吧？”

从通信器中传出了艾莉森次长略有些紧张的声音，于是希德冷静地说道：“我和队员们都很好。我们在从杜兰德尔总部调来的运输机中，飞机目前应该是在希腊上空。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没问题。你们的调查有结果了吗？”艾莉森次长的语气变得缓和起来。

希德回答说：“我们去了一趟巴萨乌，发现原本早已废弃了的输油管道站点竟然有Blauer Nebel的重兵把守，基本上处于随时可以启用的状态。实际上，虽然我们试图搭乘输油管道的专用车辆进入萨夫特拉国内，可是由于对方对输油管道进行了爆破，因此只能终止这项任务。所有的运行数据都已被对方删除，虽然并没有得到袭击德军基地和波兰新资源地带的部队就是利用输油管道进行入侵以及撤退的萨夫特拉军的证据，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几乎可以确定。也就是说，在作为入侵路线的输油管道被炸毁的情况下，目前神秘部队会突然出现在E.C.内部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我们应该暂且将其当成是一条好消息，特别是在如今U.S.N.舰队即将对马德拉展开侵略的状况下。”艾莉森次长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既然派遣出秘密Wanzer部队的是萨夫特拉，难道是U.S.N.和萨夫特拉在暗中勾结起来，并决定要对E.C.展开打击？如果真的是这样，E.C.这次毫无胜算，最多也只能向O.C.U.寻求援助罢了。”

“不，好像并非如此。虽然只是巧合，不过我们在逃离萨夫特拉时掌握了萨夫特拉军派出潜入工作部队进入U.S.N.的委内瑞拉地区，并试图煽动独立纷争的事实。如果一切顺利，也许在几天之内就能得到具体的证据。”

听了希德的话，艾莉森次长倒吸了一口气，“你说什么？难道萨夫特拉真正的目标是委内瑞拉，他们之所以会袭击E.C.只不过是想分散U.S.N.方面的注意力？”

“这种可能性很高，弗莱德里克·兰卡斯特那家伙也做出了同样的推测，我听说大西洋舰队原本打算向委内瑞拉方面派遣援军。看来E.C.只不过是被当成了标靶。”希德用平淡中略带苦涩的口吻说道。

艾莉森次长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勉强说道：“这虽然是让人极为愤怒的事态，不过比起U.S.N.和萨夫特拉暗中勾结，打算合谋打击E.C.的情况，目前这种态势也许更容易应对一些。无论U.S.N.多么垂涎马德拉岛，只要他们意识到萨夫特拉已经将魔爪伸向委内瑞拉，就不得不优先处理这一情况吧。”

“没错。但是等U.S.N.意识到自己的失策时，事态将会变得混乱无比，而萨夫特拉也早已获取了渔翁之利。如果可能的话，我更希望U.S.N.舰队在对马德拉岛发动进攻之前，就不得不匆忙返回本国。”

希德的话音刚落，艾莉森次长冷静地分析道：“E.C.联合舰队目前已在伊比利亚浮岛集结，应该能暂时牵制住U.S.N.的舰队。如果U.S.N.舰队强行登

陆马德拉岛，以那里为目标的导弹、飞机以及潜艇都会参与作战行动。如果是以舰队的实力来决胜负，我们的胜算的确很少，不过只要将敌人拖入消耗战就能争取到一定的时间，这就是E.C.海军方面的策略。”

“嗯，如果这一策略能够争取到时间，也许会在U.S.N.意识到委内瑞拉情势陷入恶化之前守住马德拉岛。不过，U.S.N.舰队很有可能会发动强攻以避免陷入消耗战，到时且不说导弹攻击，通过飞机和潜艇发动的舰队攻击也无法降低自身的损伤吧。就算物资的补给可以由伊比利亚半岛附近的浮岛提供，但临时拼凑起来的E.C.联合舰队真的能承受人员的损耗吗？当然，现在海军的作战尚未开始，一切都很难预料。”希德苦笑着说道。

这时，哈米斯忍不住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只能争取很短的时间，不过我可以入侵到U.S.N.军使用的系统中，并使其陷入无法继续作战的状态。我还能在不被任何人感知到的情况下，破坏掉U.S.N.军队使用的保安系统。”

“哎？”不仅仅是希德，运输机驾驶舱里的全体人员全都将视线投向哈米斯。

于是哈米斯用好像不太情愿的口吻说道：“只不过，一旦U.S.N.舰队进入战斗状态，我就无能为力了。所以想要行动，就必须赶在开战之前进行。只要让我使用伊比利亚浮岛的通信设备，就能够从比较远的距离下手。”

“原来如此。虽然可以令对方陷入无法作战的状态，但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道理上，E.C.方面都不会趁此机会开战，所以能够争取一定的时间。”博斯恍然大悟地说道。

于是，哈米斯点头回应说：“正是这样。如果能够得到许可，我想要趁着U.S.N.舰队无法作战的这段时间与对方取得联系，并说服马德库斯司令。如果敌军的司令是个战争狂人，也许这么做根本无济于事，但如果是狡猾无比的马德库斯，一旦他发现情况不妙，也许很快就会命令整个舰队返航。当然，说到底这只是乐观的估计而已。”

“……赛希尔，你听到哈米斯的建议了吗？”希德对着通信器说道。

艾莉森次长随即做出了回应：“听到了。我只能说如果决定这么做的话，一定会拜托你的，这是个很吸引人的建议。不过，我不能仅凭个人意见就做出决定，关于此事必须要和首相商量一下。”

“好的，你试试吧。这样可以吗，哈米斯？”

听了希德的话，哈米斯仍然板着脸点了点头：“好的。”

“那么，我现在就去和首相商议，得出结论之后马上与你们联系，就先这样。”

说完，艾莉森次长便切断了通话。

整个驾驶室里一下子沉默了下来，过了一会儿，还是由哈米斯打破了这沉默。

“罗伯特，我拜托工厂制造的装置完成了吗？”

“嗯，已经装进机内的仓库了，只不过还没有组装。”罗伯特机长回答道。

哈米斯严肃地点了点头，“组装就由我来负责，在前往伊比利亚浮岛的路上，我应该能够完成组装作业。问题是，如果将诱导装置安装在我的Wanzer上，就不能携带高性能探测器了，不过既然无法得到空中的支援，也就没有必要携带这种装备。”

“不，不能如此武断地下定论。在战场上，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让我来负责诱导装置或者高性能探测器吧。”贝克突然插嘴说道。

听了他的话，哈米斯一愣：“你？你打算驾驶Wanzer上战场？”

“喂，如果是头儿、拉托娜、博斯或者是艾尔莎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办法，但是我可不希望你也这么说。的确，就凭我的驾驶技术，如果参与格斗战或者是枪战，基本上只会成为累赘。但是背着诱导装置或者高性能探测器在后方活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说着，贝克挺直了身体，“而且在被你们无情地抛弃了之后，我感到十分懊恼，于是进行了大量的特殊训练，并摸索出了一套十分适合我的独特战术。我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废物了。”

“特殊训练？适合自己的独特战术？”哈米斯呆呆地问道，“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战术？”

“哼，说出来吓死你，那就是远距离导弹攻击。”

听了贝克的回答，不仅是哈米斯，在场的所有人员全都是一副惊讶的表情。

接着，作为全体人员的代表，拉托娜开口问道：“说到远距离导弹攻击，难道你是在模仿希德吗？”

“咱们头儿不仅仅会远距离导弹攻击，在格斗以及枪械方面也非常厉害，这些我都做不来。”贝克极为认真地回答道，“装备导弹的Wanzer可以自动进行瞄准，只要确保自己经常处于距离敌人稍远的位置上，就算是我也能准确攻击到对方。另外，确保与敌人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仅仅是移动速度而已，与一般人的想法不同，我以为越是装备有导弹的机体就越需要具备快速移动的能力。所以我将ZENITH的腿部替换到头儿留下的那台Wanzerildgoat上，并驾驶着这台混合型Wanzer进行了大量的奔跑特训。”

“……嗯，总之，我觉得这套理论没有错。”博斯歪着头说道，“那么，特训取得成果了吗？”

“那当然。”贝克的语气开始变得自豪起来，“最开始时，我每往前迈出一步都几乎要跌倒，不过逐渐就习惯了，最后可以像驾驶普通Wanzer那样自由移动。怎么说我原来也是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想要在保持平衡的情况下快速奔跑实在是太轻松了。”

“驾驶Wanzer快速移动和自己奔跑完全是两回事，但既然你能实际驾驶混合型Wanzer奔跑，我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非常惊人的举动。”拉托娜看着贝克说道，“不过，Wanzerildgoat的机体配以ZENITH的腿部，这种混合型的机体不能搭载导弹吧？所以希德才将其留在总部。”

“那个嘛，只要掌握了诀窍，无论搭乘何种组合的混合型Wanzer都会非常适用。当然，由我自己来组装的混合型机体即便出现什么危险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如果能让哈米斯来帮忙调整，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吧。”贝克极为乐观地回答说，“所以，哈米斯老师……能不能请您帮我组装一台装载有诱导装置或者是高性能探测器，并加载导弹装备的混合型Wanzer呢？”

“谁是老师，你说的是谁？”哈米斯一边唠叨着，一边点了点头，“唉，真拿你没办法啊。要是我拒绝你的要求，大概你会毫不介意地驾驶着这台破烂机体上战场吧。高性能探测器就留在我的Wanzer上，我直接给你组装一台搭载有诱导装置和导弹攻击系统的混合型

Wanzer好了。”

“哦，那太好了！”贝克兴奋地喊道。

不过拉托娜突然插嘴说：“现在我们已经了解贝克的装备了，不过所谓的诱导装置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哦，对了，还没和你们说呢。我开发出了一个可以接收地面Wanzer诱导信号，运输机在高空进行轰炸攻击的系统。这一系统的设计在我们前往巴萨乌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不过当时没有时间去生产，所以我就将这一任务交给总部的工厂。”哈米斯平静地回应道。

于是，拉托娜继续皱着眉问道：“你的意思是打算将这套从未实际使用过的系统突然投入到实战中？”

“是的，如果有必要的话。当然，如果没有必要，我会将其带回总部进行测试。”说着，哈米斯耸了耸肩，“顺便说一句，我已经进行过多次电脑模拟测试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确认可以正常使用。另外，如今已经成为我们手中王牌的杜兰德尔特制的新型连接攻击系统，在被投入到波兰实战中之前，没有进行过任何电脑模拟测试，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新系统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也许吧，可是老实说，我感觉不太放心。而且，这次是由贝克来负责地面诱导工作吧？一旦出现失误，从天而降的炸弹直接落在队友的身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拉托娜的话音刚落，哈米斯便挠着头说：“为了确保不会误伤到伙伴，我在设计中加入了安全装置，不过你认为只要进行测试就会大大降低错误诱导的可能性吗？”

“没问题，你不用担心！我可从来没有踢过乌龙球！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分清战友和敌人的！”

看了看拍着胸口立下保证的贝克，拉托娜深深地叹了口气：“把你独自留在总部，果然是正确的决定。就算我们现在急需补充战斗力，但只要一想到我们带着这么一个不可靠的家伙深入前线，我就觉得毛骨悚然。”

“……如果贝克能和我们同行的话，也许至少气氛不会太低落。”

当然，也许会让你感到更加气愤，我在心里默默说道。

就在这时，运输机上搭载的通信器突然发出了声音，希德随即按下通话键。

“这里是杜兰德尔。”

“我是艾莉森。我刚刚与首相商量过，决定暂时将你们编入英军所属的补给部队中，你们现在要立即赶往伊比利亚浮岛。关于部队番号等必备的数据，我会在稍后发过去。”艾莉森次长极为干脆地说道，“当然，将E.C.机构杜兰德尔的成员擅自编入英军，这明显是违法行为，即便是参照英国本国的法律，也远远超出了首相的权限。不过，首相还是做出了这一决定。一旦产生相关的问题，他会负担全部责任。”

“……这样啊。”一瞬间，希德的表情好像有些意外，接着用低沉的声音问道，“我还以为你们在这件事上至少要做一些掩饰，没想到竟然如此毅然决然。难道说诺兰德首相改变主意了？”

“首相好像有些后悔，虽然德军基地被袭事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是波兰新资源地带的袭击已经事先被杜兰德尔方面预测出来了。如果当时能够信任这一预测，并凭借自己的权限调动兵力进行防守，则根本不会陷入如今这种窘境之中。”说到这，次长轻轻地叹了口气，“的确，只要英伦海峡没有被突

破，袭击德国的Wanzer部队就几乎不会袭击英国本土。将英军派往波兰，只要在政治上稍微施加压力就能做到。如果什么都做不到自当别论，但当时明明有能够做的事情却没有去做，首相感到十分后悔。”

“原来如此。”希德严肃地点了点头，“我十分理解首相的心情。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并确保不会留下什么遗憾，请代我向首相表达最为衷心的感谢。”

“我会的。那么，我马上就去传送数据，你们做好接收的准备吧。”说完，艾莉森次长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补充道，“我衷心期盼你们能一切顺利，完毕。”

“英国陆军第105特命战斗补给小队吗，同时还会执行通信任务。在英军管理的直布罗陀E.C.基地进行运输机的标志和Wanzer机体的涂装工作，将所有识别信号的表示都更换成英军标准，最后进行燃料的补给。”看着艾莉森次长发送来的信息，希德苦笑着说道，“伊比利亚浮岛目前由于联合舰队的集结准备而变得极为混乱，我想大概我们可以轻松地进驻其中使用通信设施吧。”

“问题是接下来的事情。”拉托娜皱着眉头说道，“U.S.N.舰队一旦真的陷入无法作战的状态，不仅仅是U.S.N.方面，我想就连E.C.方面也会出现极大的骚动吧。当然，这对那些好战分子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大概会有很多人跳出来想要对敌人开战吧。我们如何应付这一情况？”

“的确如此。不过只要对情报善加利用，也许可以将这件事瞒过我们自己人的耳目。”说着，希德摇了摇头，“嗯，这件事就只能交给哈米斯了。关于情报战和电子战这些工作，我们能做的事情实在不多。”

“根据当时的状况，哈米斯也许会连E.C.方面的系统也一起关闭，使得双方同时陷入无法作战的状态。至少，比起U.S.N.舰队，伊比利亚浮岛的系统更加容易攻陷。”博斯十分轻松地说道。

听了他的话，希德和拉托娜同时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虽然我们并不想将杜兰德尔的弓箭2是个极为危险人物的这一事实肆无忌惮地向外界公开，可现在也不是过分讲究的时候。”

“是的，如果能将U.S.N.舰队的系统弄瘫痪，仅是这样就足以让自己的恶名轰动全世界了。所以哈米斯在提出这个建议时也是一副十分不情愿的样子……”说着，拉托娜轻轻地摇了摇头。

哈米斯现在正在忙着对贝克的机体进行调整，并组装轰炸诱导装置，所以并不在场。

这时，希德、拉托娜以及我和博斯的移动通信器同时发出了通话模式的声音。

“戴瑞尔？”

刚想到这个名字，我就按下了通话键。

“喂？”

“艾尔莎吗？我是戴瑞尔。我们已经成功攻陷了萨夫特拉军的据点，而且得到了一大堆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戴瑞尔用夸张的声音说道。

我也下意识地大喊道：“太棒了！你们缴获到Wanzer机体了吗？”

“不……Wanzer大部分都自爆了，其他的也都逃走了，所以没能缴获，另外也没抓到俘虏。”戴瑞尔的语调变得

有些低沉，“不过，我们保住了一个类似司令室的地方——原本敌人打算对那里进行爆破，我们在里面找到了大量数字光盘。这些光盘中的信息几乎都是萨夫特拉语，所以我们无法解读，但是我想这应该能够成为证据吧。”

“这样啊，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虽然我的心里感到有些失望，不过还是礼貌地回应道。

那些不明内容的光盘是否能够成为证据还很难说，当然，里面很有可能会有极为机密的情报，但同时也有可能只是一堆没有任何用处的垃圾。

但是，戴瑞尔接下来的话，却让我险些从椅子上跳起来。

“其中一张光盘中，有一个好像是地图之类的情报，我们在冲进这里时，这张光盘就插在司令室的电脑中。上面记载了一些往来于委内瑞拉和萨夫特拉本国，以及非洲或者是欧洲的飞行记录。虽然只有这些，我还是先给你发送过去吧？”

“好的，拜托你了。”我随即回答道。

不过，同时我也意识到了一件戴瑞尔此时应该最为关心的事情：“那么，在通话之后，我们会做好接收信息的准备。在此之前，我想知道迎接你们的运输机要在什么时间去什么地方呢？”

“太好了，你们果然守信用！”戴瑞尔欢呼道，接着指定了时间和地点。

时间就在八天后，当地时间的晚上九点，地点是库马纳港的一个附属物流机场。在经过确认之后，戴瑞尔用有些不安的口吻问道：“那么，在我们登机之后，你们的运输机可以将我们带到任何想去的地方吗？”

“是的。只要不是在入侵后随即就会遭到导弹迎击的地方，我想应该不会有问题。当然，考虑到燃料补给的情况，最好能在事先就通知我们你到底想要去什么地方。”

听了我的回答之后，戴瑞尔想了一会儿，于是接着说道：“法国南部，马赛或者是尼斯一带。到那里之后，我再做其他考虑。总之，我们想先到那里，没问题吧？”

“嗯，没问题。”我回答说，感觉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虽然我认为戴瑞尔等人要求我们将其送回U.S.N.和萨夫特拉附近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万一他们想去隶属于O.C.U.的悉尼、东京或者新加坡，或者香港、开普敦之类的地方，就算不考虑燃料补给的问题，也必须要首先获得该国的准入许可才行。不过，如果目的地是法国，虽不能说完全不用担心什么，至少需要担心的事情会很少。

于是，戴瑞尔终于放心地说道：“你不用担心，我的朋友圈很广，在世界各地都有熟人。所以，你们只要能将我送到法国，接下来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明白。法国南部，我们可以做到。不过，你们首先要确保在库马纳港准时登机，注意不要迟到。”

听我说道，戴瑞尔笑了：“好，我会注意的。那个，艾尔莎，你是单身吗？”

“呃，是的。怎么了？”我稍微有些不知所措，于是反问道。

戴瑞尔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不，没什么。那么，我马上就把被认为是萨夫特拉军飞行记录的数据给你发送过去，请做好接收的准备。完毕。”

“嗯，这真是一份不可思议的数据啊。”从休息室返回驾驶室的哈米斯一边看着戴瑞尔发送过来的数据，一

边惊讶地说道。贝克机体的调整与轰炸诱导装置都已经安装完毕，当我们在直布罗陀基地进行涂装变更以及燃料补给等工作时，哈米斯一直都在休息室里休息，所以至少目前看来他像往常一样活力充沛。

“的确，作为数据来看就像是一份普通的飞行记录，但是从委内瑞拉飞往马德拉岛附近的路线以及飞往法国的路线有些奇怪，看上去应该不是萨夫特拉军的飞机所执行的飞行任务。”

“虽然我不敢断言，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进行巧妙的伪装，肯定会被防空警戒网络发现的。”希德皱着眉说道，“莫非这并不是实际的飞机记录，而是模拟飞行数据？”

“也有这种可能，但到底是设想出了怎样一种情况，才会做出这种模拟的呢？”

看着歪头沉思的哈米斯，博斯冷静地问道：“看来谜团越来越复杂了，不过如果对这份数据进行客观鉴定，是否能确认是萨夫特拉军使用的呢？”

“嗯，记录的方式以及作为测量标准的单位，全都与萨夫特拉军官方使用的一致。就连注释也全都是用萨夫特拉语写成，我认为这肯定是萨夫特拉军官方使用的数据。”说着，哈米斯耸了耸肩，“不过，如果有人怀疑这是由十分熟悉萨夫特拉军行事风格的人所伪造出来的数据，我们也没有证据来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原来如此。”博斯点了点头。

这时，罗伯特机长紧张地说道：“喂！在水平线方向看到了浓烟，那里应该是伊比利亚浮岛吧？”

“什么？”

众人一同朝水平线的方向望去，希德随即拿起通信器。

“这里是英国陆军第105特命战斗补给部队。伊比利亚浮岛请回答……这里是英国陆军第105特命战斗补给部队。伊比利亚浮岛请回答……这里是英国陆军第105特命战斗补给部队。伊比利亚浮岛请回答……没有反应。”

“怎么了？难道是U.S.N.军队发动偷袭？发射了远距离导弹，还是突然而至的空中轰炸？”贝克大声喊道。

博斯摇了摇头：“不，无论是导弹攻击还是空中轰炸，想要破坏伊比利亚浮岛这等大规模基地的通信机能，必须要耗费很大的工夫。如果是巡航导弹，当然不会受到迎击，但是如果敌人从内部下手，只要将整个通信室炸掉就可以了，或者可能是敌人知道基地使用的频率，事先进行了干扰。”说到这，博斯停顿了一会儿，接着小声说道，“如果是从基地内部进行的破坏，虽然可以认为是叛乱或者恐怖活动，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最有可能的就是潜入工作人员所进行的破坏工作了。既然我们杜兰德尔可以在英国首相的授权下伪装成特命战斗补给部队，那么某国的间谍就可以假借某国首相之命进行同样的伪装，潜入伊比利亚浮岛对这种人而言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吧。”

“……那么也就是说，这都是Blauer Nebel干的？”

看着小声嘀咕的拉托娜，博斯耸了耸肩：“现在还不能断言，但是我觉得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不管怎样，只要去现场看看，很快就能得出答案吧。”

“没错。”拉托娜点了点头，将视线投向前方。

从E.C.领内的大西洋防御据点伊比利亚浮岛冒出的滚滚黑烟逐渐变得清晰

起来。

"在飞行甲板上有两台……不，是三台Wanzer。我们一旦降落，肯定会遭到袭击。"罗伯特机长严肃地说道，希德也随即点了点头。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只能进行空中挺进降落了。我们还算幸运，由于从对方那里冒出了浓烈的黑烟，导致浮岛上的空中防御视野十分恶劣。那么，躲避对方从甲板上发动的攻击，并协助我们空中挺进降落的工作就全都交给你了。"

"好的，没问题。"机长点了点头。

于是，希德将视线投向了贝克："怎么样？你认为自己能够驾驶着装备导弹系统的混合型Wanzer进行空中挺进降落吗？如果没有自信的话，你可以留在运输机上，千万不要勉强。"

"开什么玩笑啊，头儿！如果诱导机体不下去的话，好不容易完成的轰炸装置不就形同虚设了吗？"说着，贝克微微一笑，"嗯，也许我做不到和你们一样华丽的空中挺进降落，但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到不损坏机体这种程度的降落，至少还在模拟训练中练习过这些动作。"

"这样啊，那么，就交给你了。"说完，希德又转过身看了看我们。

"全体人员注意，搭乘Wanzer，准备进行空中挺进降落！"

"是！"贝克大声的喊道，然后转身走向仓库。

只要有这种自信，即便是第一次空中挺进降落也可以很好地完成吧，我一边想着，一边走进了运输机中的仓库。

"倒数5、4、3、2、1，降下！"

和往常一样，拉托娜站在最前面，而我则跟在她的身后。无论伊比利亚浮岛多么巨大，这个地方终究不是大陆，而是一个浮在海上的建筑物，而且作为空中挺进降落目标的飞行甲板又位于靠近边缘的位置。只要出现些许误差，驾驶员肯定会掉进海里。当然，除了一些极为特殊的大型机体外，几乎所有Wanzer在掉落海中之后都会直接报废。

"倒数5、4、3、2、1，降下！"

虽然浓浓的黑烟遮住了视野，我还是驾驶着Wanzer纵身朝舱外跳去。从下方好像也出现了攻击，不过弹道很明显是射向其他的方向。

伴随着一阵强烈的冲击，我的Wanzer终于在坚固的甲板上着陆了，我并没有随即开炮，而是首先查看周围的情况。并不仅仅只是空中才有黑烟，实际上在靠近甲板的位置也非常浓密，视野范围也十分差。由于附近都是一些燃烧的飞机残骸以及各种被破坏的地面设施，所以热源探测器也受到了干扰，根本无法定位。声音探测也由于燃烧的声音和海风声，以及盘旋在上空的运输机发动机声，再加上不规则的回音等各种声响，让我分辨不出任何有用的信息。

"但是，这样的环境对敌人也会造成同样的效果。一旦有所失误……来了！"

由于电脑感受到拉托娜机体发动的攻击，所以自动发射出散弹炮。只要将攻击交给连接系统，无论视野多么恶劣，都可以在不伤害到队友的情况下准确命中敌机。

这时从另一侧的浓烟中忽然出现了一台Wanzer，虽然根据识别信号显示为德国陆军补给部队所属的机体，但是如此厚重的装甲样式总让我觉得很眼熟，应该是Blauer Nebel作为主力使用的Schnecke公司生产的Igel型Wanzer。就算德军再怎

么偏爱Schnecke公司生产的Wanzer，也不会给补给部队配备如此高性能且高价的机体吧。

敌人并没有留给我太多的时间去思考，那台Igel型的Wanzer毫不迟疑地向我发射了机关炮。不过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警戒，我目前驾驶的Wanzer的身体以及腿部都是在敏捷性方面足以傲视其他机型的Tatou。在闪身躲过敌人的攻击后，我利用手中的机关炮开始反击。我的攻击虽然准确地命中了敌机，不过由于装甲很厚，所以对方并未受到十分严重的损伤。

不过，我们也并没有打算收手，拉托娜的机体猛地从旁边窜了出来，其迅猛的势头就好像切开了弥漫在周围的黑烟。我能看到她手中的长枪直直地刺向敌机的身体部分，与此同时我也发射出散弹炮和机关炮。无论对方的装甲有多么厚，在遭受到连续攻击的情况下，Igel型Wanzer的机体上随即冒出了黑烟，驾驶员与驾驶舱一起被弹射了出来。

这时，拉托娜大喊道：“艾尔莎，别让弹射出舱的驾驶员跑了！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一旦让其逃进基地，即便只有一个人也会对我们造成威胁！”

“明白！”

我操控着Wanzer朝驾驶舱降落的方向跑去，并随即用机关炮对准了那个驾驶舱。从驾驶舱中爬出来的驾驶员看见了我的炮口，随即便站在原地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你敢逃跑，我就会开枪。虽然隶属于德军，但是破坏了E.C.基地的你将被我方视为间谍，或者是恐怖分子。”

一边用外部扩音器说着，我一边回想起了自己就在不久前还受到了Blauer Nebel队长几乎一模一样的对待。虽然内心的感情稍微有些复杂，不过眼前的形势让我别无选择。

这时，从变得更浓的黑烟中，拉托娜机体拿着另一个被弹射出舱的驾驶舱走了过来。然后，她将手中的驾驶舱轻轻地放在我正用机关炮瞄准的驾驶舱旁边。

“在我刚刚降落的同时便与一台装备了穿甲弹炮的机体发生了战斗，虽然对方的武器已经被我摧毁，不过至少驾驶舱还在，总算能有个作为证据的东西。”

“你辛苦了。”

我点了点头，原来之前让我的机体产生反应的攻击就是针对这台装备了穿甲弹炮的机体所发动的。

“罗伯特机长好像说过在飞行甲板上有三台Wanzer，这么说还剩下一台？”

“最少一台，说不定也许还会有新的机体出现，只不过这些黑烟实在太浓，我看不清楚最新的情况。”拉托娜稍有些急躁地回答说，“总之，每当我们击溃一台Wanzer，就会增加更多浓烟。不过敌人应该和我们一样无法掌握情况。”

“啊，久等了。”伴随着平淡的声音，博斯的机体从浓烟中走了出来。

“这浓烟实在太糟糕了，只要等装备有高性能探测器的哈米斯的机体降落，我想情况应该可以好转一些。”

“哈米斯吗，我只想祈祷那家伙可千万别掉进海里。”拉托娜担心地说道，“目前的情况的确需要那家伙作为主力进行作战，虽说在时间上要延迟一些，不过毕竟他是我们的王牌。一旦出现意外，我们即便要舍身为他挡住炮弹也在所不辞。”

“是的，等会合之后，我负责保护

他。到时拉托娜和艾尔莎你们去开路，我想只要贝克和希德跟着他，应该就不会有问题。”说着，博斯的机体转过身看着不远处的那两个驾驶舱，“他们是被击破的Wanzer的驾驶员？”

“是的，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麻烦，这次的敌人好像并不是驾驶自爆型Wanzer的具有自杀倾向的驾驶员。大概他们并不是萨夫特拉人，而是德国人吧。或者也有可能是萨夫特拉的间谍。”拉托娜极为生硬地说道，好像是在压抑心中的某些想法，“他们一旦成功逃进基地内部就会给我们造成不小的麻烦，所以我们必须看好这两个也许会成为重要证人的家伙。”

“嗯，我同意。这样的话，我和哈米斯还是负责看管这些俘虏吧。”说着，用外部扬声器对被我瞄准的那名驾驶员大声说道，“如果你继续留在原地，眼睛和喉咙都会被浓烟所伤，所以还是先请回到驾驶舱里吧……”

于是对方喊了几句什么，不过由于距离太远，我根本没有听清。

博斯继续说道：“不好意思，周围的环境太嘈杂，我听不到你所说的话。等我们平复这场骚动之后，再慢慢聊吧，在此之前只要你老老实实地待在驾驶舱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如果你执意要待在外面，那么一旦我们认为你有逃跑的想法，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话音刚落，博斯机体上搭载的机关炮便猛地抬了起来，乌黑的炮口对准了那名驾驶员。

接下来，他特意用德语说道：“胆敢抵抗，杀无赦。你只要老实一些，我就不会开枪。”

这时，那名驾驶员按照他的要求回到了驾驶舱中，然后关上了舱门。看到他的行动，博斯用十分满足的语气说道：“很好，干得不错。”

“原来如此。这样一来，只要他不打开驾驶舱的舱门，我就不用一直保持举枪的姿势了，轻松多了。”拉托娜感激地说道。

博斯则苦笑着说：“是啊，现在就算你让他出来，他都不会出来了，我们就不用再担心他会逃走。而且，俘虏被卷入爆炸风暴中的危险系数也大幅度降低。”

“原来如此。不过我在俘虏这个家伙时，他好像根本就没有要出来的意思，所以我就不由分说地把整个驾驶舱都带过来了。”说着，拉托娜将探测器对准了她自己带来的那个驾驶舱，“以后再抓到俘虏时，我就打算将驾驶员和驾驶舱一起带回来。。”

“这主意好像的确不错。”之前一直都用非常淡然的口吻说话的博斯，忽然改变了语调，“不过，Blauer Nebel最终还是直接袭击E.C.军的设施，并进行破坏工作了吗。这样一来，德军的立场就从被害者完全转变成嫌疑犯了。”

“是的，他们终于不在冷眼旁观，而是亲自参与其中了。无论是共犯还是主犯，这一阴谋的幕后黑手肯定是我的祖国萨夫特拉。”虽然语气一如既往地生硬，不过还是能够听出拉托娜此时的复杂心情，“现在还不是感慨的时候，至少有我们这样的人试图努力地替祖国挽回名誉。”

“没错，正是如此。”博斯的语气也恢复了之前的平静。

就在这时，从我们的左手边传来一阵剧烈的爆炸声。

“怎么了？”

“是导弹，还是爆裂弹，或者是

其他爆炸物被点燃了？”博斯的话音未落，我们的右手边又传来爆炸声。

“嗯，听上去好像是有人在烟雾中混乱地射击爆裂弹炮。如果是瓦格纳，应该不会使出如此乱来的战术，所以负责指挥的好像另有其人。”

“说来，在Blauer Nebel中的确有那种即便是让队友陷入危险情况也会毫不犹豫地发射爆裂弹炮的家伙呢，就像上次那个性格顽劣而又粗暴的红发小子。”拉托娜讽刺地说道。

“就是那个红发小子德兰兹吧，虽然那个家伙也很棘手，不过与吸血鬼瓦格纳相比，他还算比较好对付的。”

“没错。像他这样胡乱地射击，即便真的被瞄准，我想只要不麻痹大意，应该还是能够躲开的。”躲避高手博斯理所当然地说道。

当然，就算不具备博斯那种强大的回避能力，我与拉托娜目前驾驶的是灵活度极高的Tatou，所以只要集中注意力，应该能够躲开从远距离发射的爆裂弹炮。

就在这时，从远处再次传来爆裂弹炮的发射声。只要集中注意力，就可以听到发射声，在某种程度上也就能够预测出炮弹的弹道。虽然这颗比刚才那两颗炮弹距离我更近一些，不过听上去我的机体并未处于炮弹的轨道上……

“哎？”

下一个瞬间，我的眼睛一下子瞪圆了，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博斯机体被爆裂弹炮准确地命中了。而且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看上去好像是博斯的机体主动迎上那颗炮弹的……

“你、你在干什么！博斯！”

我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拉托娜用介于怒吼与惨叫之间的语气大声喊道。

于是，博斯苦笑着说道：“没关系，我没事。虽然右臂好像报废了，不过机体还能移动。”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为什么没有躲开？而且好像是你主动迎上那颗炮弹的，判断失误了吗？”拉托娜用混杂着愤慨与迷惑的口吻质问道。

既然她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断，那么看来我刚才并没有看错。

于是，博斯有些为难地说道：“不，如果我躲开了，那么俘虏就会被直接命中，所以就……如果好好地想一下，也许用机关枪来迎击对方比较好吧。”

“直接命中俘虏？”拉托娜有些摸不着头脑地重复着。

听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原来关有俘虏的两个逃出用驾驶舱就被放在博斯机体的身后。如果没有博斯机体阻挡，那两个驾驶舱真的会被爆裂弹炮直接命中。

“……德兰兹那个混蛋，也许他并没有瞄准自己的队友，但我还是不能原谅他！”

就在拉托娜说话的时候，又有一枚爆裂弹炮在其他地方爆炸了。虽然爆炸的地点距离我们比较远，因此并没有闪躲的必要，但是我能感觉到与刚才那次的发射时间间隔明显缩短，也许这意味着有另一台装备着爆裂弹炮的机体加入了进来。

“那么，怎么办？虽然我认为应该将俘虏安置在尽可能远的后方，不过现在……”

听到博斯的询问，拉托娜随即回答道：“就这么做，博斯，如果你机体的手臂还能活动，就带着这两个驾驶舱后退，我与艾尔莎去迎击敌人。”

“虽然撤退没什么问题，但是敌人

好像从基地内部派出增援了。只有你们两个去迎击，没问题吗？”博斯一边操控机体拿起地上的驾驶舱，一边担心地问道。

不过拉托娜十分爽快地说：“如果现在不去迎击敌人，我们就会被逼至飞行甲板的边缘，那样的话情况将会变得更加危险。能够活动的余地一旦变少，贝克他们也就无法降落了吧。所以就算有些勉强，我们也必须要确保后方的场地。”

“明白了，你们小心。”

说完，博斯的机体抱着两个驾驶舱开始后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腿部零件受到了损伤，他的脚步看起来有些蹒跚。

这时，拉托娜对我说道：“我们上，艾尔莎。在前进的同时一定要小心爆裂弹炮。”

“好。”

我和拉托娜两个人开始慎重地朝着前方移动，虽然在这段时间里敌人又发射了几颗爆裂弹炮，不过全都没有什么威胁性。

“刚才的那颗炮弹真的是偶然命中的吗……呀！”

还没等我说完话，一颗爆裂弹炮便迎面朝我的机体飞来，一直处于高度警戒状态的我随即闪身躲开。

真幸运，我在心里说道。由于我们的主动前进导致敌我双方的距离缩短，所以从听到发射声到看到实弹这段间隔也变得很短。

这时，从朦朦胧胧的烟雾中极为唐突地出现了两台Igel型Wanzer，一台装备有机关枪和盾牌，另一台则装备着格斗拳套和盾牌。

“出现了！”间不容发之际，拉托娜已经朝装备有格斗武器的敌机扑去，并将手中的长枪朝对方机体刺去，不过敌机利用盾牌巧妙地防御住了她的攻击。与此同时，我的机体也在连接攻击系统的作用下做出了反应——发射出散弹炮。散弹炮准确地命中敌人，敌机装备有格斗武器的那条手臂一下子发生了爆炸。另一方面，装备机关枪的敌机站在原地朝拉托娜开枪，不过拉托娜的机体也举起盾牌进行防御。

看到眼前这台装备有格斗武器的敌机已经失去了武器，拉托娜迅速改变了目标，开始朝另一台敌机逼近。我一边进行牵制射击，一边也随着拉托娜朝目标移动。不过，那台被我们认为已经没有战斗能力的敌机却从旁边了插了过来，拦住了我的去路，并猛地用盾牌朝我挥来。

“呜哇！”虽然在千钧一发之际我躲开了对方的攻击，不过我的机体也因此失去了平衡，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敌机并没有给我重新调整的时间，而是反手拿着盾牌再次杀到。就在勉强重新调整姿势的同时，我迅速地计算了一下时机，并同时发射出机关枪和散弹炮。

“来吧！”

伴随着刺耳的轰鸣声，敌方Wanzer的盾牌以及剩下的手臂被我一下子轰飞了。就在我刚刚打算松一口气时，我的机体由于受到强烈的冲击而摔倒在地。原来当我的注意力被眼前的敌人所吸引时，不知道是被瞄准，还是歪打正着，总之我的机体受到了从远距离发射的爆裂弹炮的袭击。

“艾尔莎！”这时，拉托娜已经独自破坏掉了装备有机关枪的敌机，并随即转身大声喊道。

我急忙驾驶机体从地上站起身来，并同时说道："我没事，虽然机体受到一些损伤，不过还可以继续战斗！"

"好！那么，你带着这些被由于受到攻击而被弹射出来的驾驶舱先撤退吧！这里就交给我了！"拉托娜喊道。

不过，我并不打算听从她的这一指令。"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战斗！如果你打算继续战斗，那我也要留下！如果打算撤退，大家就一起撤！"

听了我的话，拉托娜极为少见地没有反驳。虽然她并不打算独自支撑下去，可是一旦我们此时撤退，敌人就会趁机压上。即便我的机体已经受到一定损伤，但是我们两台机体之间的连接攻击应该还能够支撑一段时间。眼前的这个局面对拉托娜而言的确是非常难以做出判断。

但是战局却并不会给我们做出判断的时间，爆裂弹炮接二连三地朝这边飞来，虽然并没有命中我和拉托娜，但是却击中了失去双臂的敌方Wanzer。身体部分之前已经受到相当程度损伤的Igel型Wanzer，十分悲哀地在队友的攻击下陷入了无法作战状态，只见驾驶舱瞬间被弹射出来。

是要将这名驾驶员作为俘虏保护起来，还是选择无视，我们再次被动地面对新的抉择。这时，又有两台敌机从烟雾中突显出来。这下子只能选择迎击了，我与拉托娜的机体同时做好了进攻的准备。

千钧一发之际，两枚导弹从烟雾中飞出，准确地命中了敌人。而这时拉托娜的机体已经扑了上去，轻松地用长枪击破了其中一台敌机，而我也在同时利用机关枪的扫射使另一台敌机失去战斗能力。

"希德吗？"

"不只是头儿，我也在！"贝克开朗的声音回答了拉托娜的疑问。

说来，刚才飞过来的导弹的确是两台Wanzer发射出的，如果不是这样，就无法同时命中两台敌机。

"贝克？你平安地降落了？"

"那当然！不然我怎么会站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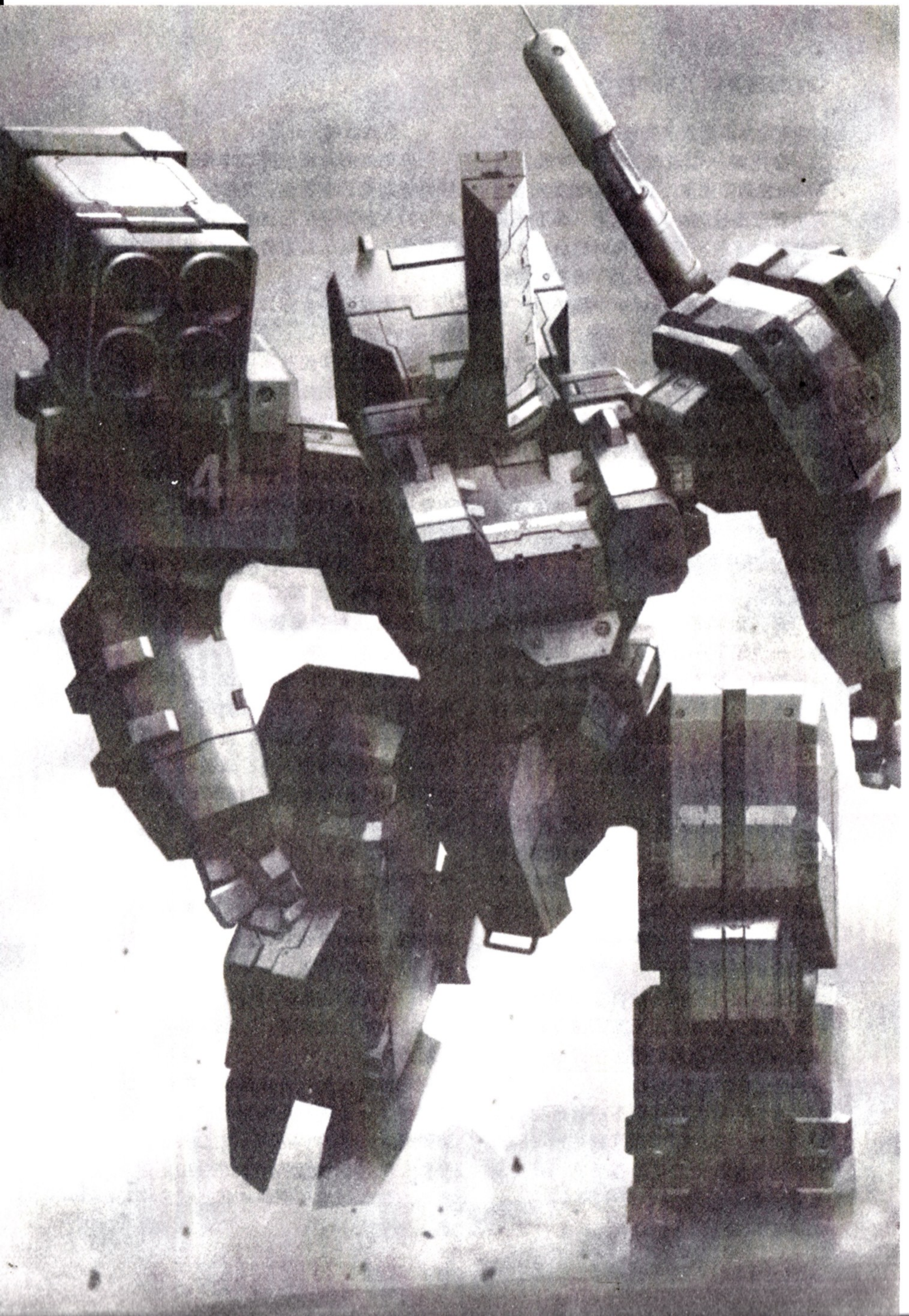
只见贝克驾驶着E.C.企业Sender公司研发的高输出功率型Wanzer Zelt的身体配以同公司研发的泛用型高机动Wanzer Cicada II的腿部组装而成的混合型Wanzer，迈着极其危险的步伐向我们走来。

于是拉托娜严肃地喊道："别随随便便地走过来！注意与敌机之间的距离，那样才能发射导弹攻击！"

"嗯，我知道了！虽然你们已经提醒我无数遍了，但是有些事不前进是做不了的呀！"说着，贝克故意露出了机体上背负的一个看起来很陌生的机器，"这个就是哈米斯特制的轰炸诱导装置。敌人好像一般都会摆出将装备有爆裂弹炮的机体围在中心的密集阵型，所以只要能锁定目标，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实在抱歉，我们来晚了，不过总算是全体人员都成功降落了！"从耳机中传来希德冷静的声音，"虽然我们可以利用哈米斯机体上装备的高性能探测器掌握敌人的方位，但是为了使轰炸能准确命中目标，必须要让装备诱导装置的贝克机体尽量向前移动一段距离。如果敌人前进，我会用导弹进行支援，所以你们在前面保护一下贝克吧。"

"明白。另外，为了将被弹射出舱的敌方驾驶员作为俘虏保护起来，我希



望能把哈米斯调到这里来。”

拉托娜一边说着，一边对敌方的Wanzer发动了进攻。虽然装备机关枪敌机的手臂已经被破坏，机体上只剩下一条安装有盾牌的手臂，但是对这台机体的驾驶员而言好像即便只剩下盾牌也可以发动攻击。在被拉托娜手中的长枪刺穿身体之后，敌机终于停了下来。

我随即将手中的机关枪瞄准了被弹射出来的驾驶舱，并使用外部扬声器警告道：“不要从驾驶舱里出来！如果你敢离开驾驶舱，我方将视你为打算逃跑，并当场开枪！”

这并不是在演戏，眼前危急的情况让我不得不大声怒吼。于是，刚刚被驾驶员小心翼翼推开的舱门一下子又关上了。

好，做得很好，我一边小声嘀咕着，一边朝下一个驾驶舱走去，并同时做出警告。接着，我将关押着驾驶员的三个驾驶舱放到一处，拉托娜的机体也带着刚刚击破的Wanzer驾驶舱走了过来。

“这就是全部吗，有没有遗漏？”

“应该没有。”

我们一边留意是否有新的敌方Wanzer加入战斗，一边进行着简短的谈话。如今，虽然爆裂弹炮的袭击并没有间断，不过我们能够感受到敌人并没有继续逼近。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炮弹也全都朝着另一个方向射去。总之，之前加入战斗的两台敌机在一瞬间就被导弹击破，这对敌人而言好像是超出预想的冲击，因此他们看上去好像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对应。

当然，敌人的犹豫不决就是我们绝好的机会。穿过浓烟窥视敌阵情况的贝克机体很快就做完了准备活动，只见从他身后伸出一根长长的天线。

“轰炸诱导，开始！”

贝克用舞台剧般的口吻喊道，不过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几秒钟过后——短短的几秒对我们而言就像是一分钟那么漫长，突然从前方传来一阵猛烈的爆炸声。

“太好了！全部命中！敌机已被摧毁！”

“如果让那些被弹射出来的驾驶员逃走就糟了，快抓俘虏！”说完，拉托娜的机体开始快速移动，我也跟在她的身后。

“贝克！在哈米斯到达之前，千万不要让这四名驾驶员离开驾驶舱，你要好好监视他们！”

“啊，监视？我Wanzer上的武器只有导弹啊！如果驾驶员逃走的话，难道我要用导弹去轰他们？”贝克狼狈地问道。

拉托娜随即吼道：“谁让你用导弹轰他们了！？你只要监视就行，一旦察觉到有人试图打开舱门，就用拳头轻轻敲击驾驶舱威胁他一下！真是的，难道说你就从来没有考虑过利用Wanzer的手脚吗！”

“明、明白了！明白了！”贝克有所畏缩地回答道。

拉托娜并没有再理会他，而是迅速驾驶着Wanzer冲进了浓烈的黑烟中。这时，从浓烟中出人意料地飞出一枚爆裂弹炮，径直朝拉托娜的机体飞去。

“敌机已被摧毁！？这明明还有抵抗能力！”

在危急时刻躲开攻击的拉托娜一边怒吼着，一边朝从正面出现的装备有爆裂弹炮的大型Wanzer扑去。这台应该是指挥官专用的Igel大型Wanzer将手中的爆裂弹炮炮身像根棍子那样一挥，试图横扫

已经迫近眼前的拉托娜机体，不过他的动作稍显得有些笨拙。虽然没有被完全摧毁，不过很明显，刚才的轰炸还是对他造成了一定的损伤。

“太慢了！”

拉托娜机体手中的长枪瞬间刺穿了大型Wanzer的右臂，与此同时我的机体也由于连接攻击发射出散弹炮。这时，另一台摇摇晃晃的敌方机体握着机关枪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率先发射出机关枪，毫无悬念地将其打倒在地。

另一方面，受到我和拉托娜联手攻击的大型Wanzer的右臂虽然被轰飞了，爆裂弹炮也因此掉落在地，不过他还是不肯死心地试图用左臂发动攻击。面对这一攻击，拉托娜并没有躲闪，而是用盾牌进行防御。大型Wanzer的左臂一下子冒出了黑烟，同时拉托娜手中的长枪准确地刺穿了机体的中央位置。就算是被公认为装甲厚度与强韧度都非常高的Igel大型Wanzer，在受到这种程度的伤害之后，还是随即陷入了无法作战状态。整个机体都喷出浓浓的黑烟，驾驶员也和驾驶舱一起被弹射出来。

“敌方Wanzer的驾驶员，不要离开驾驶舱！一旦出舱，我方将视你为打算逃跑，并会当场射杀！”拉托娜使用外部扬声器咆哮般的警告道。

这时，我也在用机关枪对着那台并未完全损坏的敌机乱扫一通，接着将被弹射出来的驾驶舱拿在了手中。总之，在这块刚刚受到定点轰炸的飞行甲板上，四处横陈的Wanzer残骸全都喷出了浓浓的黑烟，只要那些幸存的驾驶员离开驾驶舱，肯定会被卷入浓烟中并导致窒息身亡。在我视线所及的范围内，尚未发现任何一名驾驶员离开驾驶舱。

“看起来，飞行甲板已经被我们成功压制了。”

“嗯，不过，吸血鬼瓦格纳好像还在基地里的某处，那个家伙应该不会来这种地方。”拉托娜冷静地分析道。

这时，整个浮岛产生了一阵小小的震动，并响起了与刚才那些爆炸声与燃烧声既然不同的声音。

紧接着在下一个瞬间，十余枚巡航导弹拖着白色的烟雾被发射了出来。

“那是什么？”

“难道是自爆攻击？”拉托娜脱口而出。

的确，如果瓦格纳察觉到德兰兹小队已经被我们摧毁，那么他很有可能会做出利用浮岛的管制导弹直接轰炸飞行甲板的疯狂行径。

但幸运的是，巡航导弹群在空中改变了飞行路线，不知朝哪个被锁定的目标飞去。虽然我们十分关心这些导弹的目标会是什么地方，但是却无法阻止那些已经升空的武器。

“瓦格纳应该在巡航导弹的控制中心吧，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拉托娜好像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

“我们现在必须保护好那些俘虏，总之在全体人员集合之前，我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是啊……”

老实说，如果以目前机体的状态与瓦格纳遭遇，我们很有可能会被对方反噬。

我在心里默默说道。

**未完待续**



#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

文/周行文　编/清雨

## 《潜龙谍影》剧情简介

美国阿拉斯加白令海附近的影子摩西岛原是美军核武研究基地，后被废弃。2005年冬忽然被一股武装力量占领，占领这里的部队猎狐犬原是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猎狐犬最初的领导者大首领是美国一代军方英雄，后建立反政府武装“世外天国”，被猎狐犬部队士兵斯内克连续挫败。这一次猎狐犬部队占领影子摩西岛，声称已经发现其中的秘密核武试验基地，并掌握了核打击能力，劫持了在基地中视察的阿姆斯军工总裁肯尼思·贝克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长唐纳德·安德森等人。以此为要挟勒索美国政府巨额赎金，并要求他们归还已故猎狐犬部队指挥官大首领的遗体。国防部为此不得不召回曾经打败过大首领的索利德·斯内克和原猎狐犬指挥官罗伊·坎贝尔应对武装叛乱。索利德·斯内克顺利潜入影子摩西岛，却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发现猎狐犬部队指挥官正是自己的克隆人兄弟利奎德·斯内克。而随着任务的深入，斯内克逐渐意识到整个潜入计划不过是国防部的阴谋，国防部试图以斯内克体内携带的死狐病毒杀死所有知情者，并趁机回收Metal Gear Rex的实战数据。但本次计划因为死狐病毒研究者内奥米的参与而发生了变化，斯内克没有被体内的病毒杀死，潜入计划也几乎顺利完成。最终国防部长吉姆·豪斯曼试图以地毯式轰炸彻底摧毁影子摩西岛，借此掩盖美国军方秘密开发核武战车的事实，却遭到逮捕。索利德·斯内克顺利完成任务，以体内的死狐病毒杀死利奎德·斯内克，救出了研究Metal Gear Rex的奥塔肯和罗伊·坎贝尔的私生女梅丽尔，谱写了新的军队传奇。

# 人物卡

**理查德·艾姆斯**

财政部特勤组的特工，美国军方核武和情报分析专家娜斯塔夏的前夫，平时在政府部门沉默寡言，实际上另有身分。

**谢尔盖·格鲁科维奇**

前苏联总参谋部上校，在苏联解体后成立了以俄罗斯军人为主的独立佣兵团，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目标是复兴祖国。

**斯科特·道夫**

海军陆战队司令官，Metal Gear Ray研发计划的主导者，弗琼的父亲。



**雷电**

年轻的战士，名义上的猎狐犬部队成员，罗斯玛丽的男友。对于自己的过去并不确定的年轻人，冷静果断，曾经在无数VR模拟实战训练中获得优异成绩。



**罗伊·坎贝尔**

前猎狐犬部队司令，退役后因熟悉猎狐犬部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而被美国政府再度启用，在影子摩西岛事件中负责行动总指挥。冷静、低调的老派军人，知道很多军方内幕。

**奥尔加**

俄罗斯前特殊使命部队成员，谢尔盖·格鲁科维奇之女，性格刚强的女性，随父亲执行任务时似乎已怀有身孕。





**索利德·斯内克**

利奎德·斯内克的兄弟，美国政府主持的魔童计划中克隆出来的最强战士，传说中的士兵。曾多次解决面向全世界的大型恐怖活动。在阿拉斯加白令海附近的影子摩西岛上成功阻止了核武器的发射，也同时揭露了美国政府和国防部长的一系列阴谋计划。

**索利达斯·斯内克**

身分神秘的老者，曾经有过其他的化名，拥有强大的力量和缜密的计划，似乎策划了一件很了不起的恐怖活动。



**罗斯玛丽**

雷电的女友，美国军方的数据控制专家，两年前与雷电相遇在联邦纪念堂门口。

**利奎德·斯内克**

前猎狐犬部队最高指挥官，索利德·斯内克同体克隆的兄弟，继承了显性基因的最强战士，影子摩西岛叛乱的主谋，在影子摩西岛与斯内克的决斗中身亡。

**詹姆斯·约翰逊**

美国第四十四任总统，出身政治世家，对任何事情都考虑得非常周详，是美国少数以副总统之职登上总统宝座的特例之一。

**胖子**

死亡细胞成员，独断专行戾气十足，对炸弹有着特殊的研究，因为身躯肥胖而不得不踩着滑轮行动，目标是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炸弹高手。

**梵普**

死亡细胞成员之一，罗马尼亚人，玩刀的高手，嗜血成性，在他身上似乎有着某种让人感到恐怖的奇特力量。





**左轮山猫**

冷酷的老人，拥有各种身分，目前活跃在黑市的交易中，因曾主动参与策划并执行了影子摩西岛的猎狐犬部队叛乱事件而拥有Metal Gear的资料，并一手促成了其在黑市上的流通。

**艾玛·艾默里克**

因母亲改嫁而成为哈尔·艾默里克继妹的女孩，在童年时代曾经历了溺水的灾难，从此对水心生恐惧。同样也拥有计算机方面天赋的她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哥哥更优秀。





**哈尔·艾默里克**

别名奥塔肯的天才工程师，曾经主持了Metal Gear Rex的设计和制作，现代Metal Gear的重要缔造者之一。曾被索利德·斯内克所救，全程参与了影子摩西岛事件。



**弗琼**

被称为幸运女神的不幸女子，前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斯科特·道夫的女儿，在遭受了一系列家庭打击之后流产，却拥有了不可思议的能力，被编入反恐特种部队“死亡细胞”。

**来吧，睁开眼来看这个世界**

**真实与谎言，信任与背叛，死亡与生存**

**宛如迷宫一般的世界就在你面前赫然凛凛**

**你准备好了吗**

## 序章

黑暗的房间里，身材魁梧的老者陡然站直身体，凝视着那个和自己一样苍老的背影远去之后良久，才缓缓转身推开手边的一摞文件走到窗口。从这窗口向外望去，国会山的峥嵘与匠气突兀地挡住了半片天空视野，繁闹的世界依旧如故。奔走在草地上的人们神色匆匆，每一个人都孤傲得以为自己是这世界的主人，是主宰命运的那只巨手。中央喷水池卷起漫天的水花，在阳光下映衬出斑驳的虹。距喷水池不远处色彩浓郁的林荫里，几名官员正在聚首交谈着什么，神色似乎略有焦急。老者看着这一切，面对看似繁忙热闹实则空寂的景象漠然地叹息着，沉默片刻后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在这样的宁静中，老者度过了属于自己的数分钟。老者这一生之中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光已经不多，这数分钟的珍贵可想而知。在这片刻的休憩中，他的回忆闪过了许多时空和许多片段。那些记忆并不能让人放松，反倒加诸了更多的责任和宿命在心头。从一开始就已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一切的老者将一只手搁在办公桌上，注视着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苍白的手背上已泛起轻微的色斑，这是衰老的开始。命运多舛的躯体在这一刻没有一丝颤抖，老者的心情格外宁静。

房间里的黑暗在老者面前一分为二，走廊里的光线在老者面前绽放了一瞬又回归宁静。身材颀长的女子反手合上庄重的木门，仿佛早就习惯了这里的黑暗一样，在老者面前递上一份报告。

“这是您需要的资料，前部长阁下已在送审途中，新闻干预机制已启动，预计会在四十八小时内生效。”女子恭敬的声音里带着一股和老者一脉相承的冷漠，有序而从容，“按照您的推算，最多二十四小时内，相应的对策机制都将被激活，您必须争取时间。”

一直沉默的老者点点头，依然没有说话。

女子抬起头，看着老者的眼睛，仿佛想要在黑暗中寻找光芒一般。在令普通人难以忍受的沉默中，女子再度缓缓开口。

“按照您的预计，前部长阁下应在今天中午被送往秘密基地。中途会在州边境停留片刻，是否要安排他们的会面？”

这一次老者终于没有保持沉默，以异常嘶哑的声音开口回答了女子的问题。

“是的。”

女子低头记下，以手中的PDA发送出命令信息后，扬起头继续问道：“今日的航班已将启程，请您布置最后的指示吧。”

老者缓缓摇头，动作坚定而充满

了力量。在这一刻，他将布满老人斑的手掌抽回到办公桌下，隐匿起自己的苍老和回忆，只留下最坚硬的一面给这个跟随着自己几乎全部政治生涯的女子。

黑暗中，面容依旧年轻美丽的女子轻轻颔首，在这种时刻依旧保持了她的冷漠和稳重。

“那么，您请保重吧……”

女子丢下手中的PDA，从怀中掏出一把碳纤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颅飞快地扣动了扳机，没有一丝犹豫。

下一秒钟，清脆的枪声响起在美利坚的权力中心，白色的宫殿里。保镖们急匆匆的脚步声纷至沓来。后知后觉的黑衣男子们瞬间从各个方向涌入二层中央办公室，走廊里的绒毯上飞奔过一个个持枪的身影。

如面对这一切，老者依旧保持着自个的冷漠，只有女人刚刚扣动扳机的瞬间，他的眉心感到一阵轻微刺痛。

一直刻意保持着昏暗的总统办公室大门被打开，黑衣男子们持枪快速地将女子的尸体围在中央。训练有素的保镖们第一时间对场面做出了判断，有几个人还走过来把老者团团围住，试图用身体为老者做补救式的保护。

“总统阁下……”

在略微惊惶的呼唤声中，老者缓缓起身，挥手示意这些害怕失职的保镖们不必担心自己安危。地上躺着的那个女人曾是他最忠心的下属，如今已经带着秘密远离了这个忙碌的世界，也不会带给他任何威胁。许多无意义的责任可以推到死去的女人身上，却只是短暂的权宜之计。那些人迟早会知道一切，新闻和媒体的控制虽能让这个国家的民众看不到真相，却绝无法逃脱那些牢牢盯着这座建筑的眼睛。

鲜血混入了猩红的地毯，面容安详的女子尸体被抬走后，老者随着保镖们暂时离开了总统办公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在众人匆忙行走时带起的气流中微微飘扬，那些触目的五角星像是讽刺的目光，落在这一幕演员们的身上。

数分钟后，毫无抑扬顿挫的声音响起在会议室中央：“总统阁下今天遭遇了有史以来对其权威的最大挑战，有人试图以一系列阴谋颠覆我国的和平和未来……”

## 1

面目平凡的男子站左窗旁，神色平静地凝视着不远处临时清理出来的草地。夜色下同样临时架起的灯泡组成了H型的字母，在这一片灯火寂寥的区域显得格外耀眼。直升飞机的螺旋桨声搅碎了天空的宁静。此刻夜空万籁俱寂，只有远处好莱坞百年不变的巨大标志仍在闪烁跃动，让人能够分清这是在繁华美利坚的哪座城市。向来以反对政府行为为己任的明星们在今夜都不约而同保持了缄默，能够在这里允许如此巨大的军用直升机越过富人区在郊外降落又无人问津，这就是权力的力量。

男子太熟悉权力所带来的一切，

因此面对缓缓降下的直升机愈发显得无动于衷。放下手中的电话，拉上窗帘转身走向这间民居的卧室，脚下沿着漂亮绒毯蔓延出的是一条条光缆。就是昨天，这里刚刚因为一起特殊事件被改造成了临时指挥所。对于这种改造，房间的主人表示了愤怒却又无能为力。此时此刻，房间的主人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中央，目不斜视地盯着茶几上的一盘水果。一把明晃晃的水果刀插在果盘中央，也插在房间主人的目光中央。

“吉姆·豪斯曼已经准备受审。”男子在窗帘合上的阴影里走向房间主人，说话的声音依旧平淡，“我必须在三小时内赶回去，趁他还清醒跟他讨论一下人生。不过在这之前……”

这间民宅的主人陡然抬起头，冰冷的目光瞬间对上了平凡男子的脸。两人的目光在黑暗中微微交错，随后男子叹息一声，没什么波动起伏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变化。

“我知道你很讨厌这样……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是么？”

深红色长发的女子抬头，妩媚中带着刚强的眼角微微挑起，口气冷漠中含着轻轻的讽刺。

“有时候，我们的选择并非那样自由。”男子将自己衣领上的监听器掐灭，为自己戴上手套，动作有条不紊，“选择意味着全身心的投入，也意味着必要付出代价。有些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

听到难得的独白，女子的目光变得深邃冰冷，在片刻之后又稍微柔和了一些。

“不，你只是被控制，谈不上选择。”

“被控制也是自己的选择罢了。”男子似乎并不想为自己开脱，从口袋中掏出一张银行卡握在手中，“自己所做的事并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推托。”

女子像是从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一样，盯着面目平凡的男子看了很久没有说话。黑暗中两人的目光互相交融，已不似刚才那样相互传达着各自的冷漠。这一刻男子很有一种冲动，想要拥开自己的双臂。只是常年的谍报工作依旧让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感，面对着眼前的女子，他轻轻偏过头去，生硬地转移了话题。

“利奎德这一死，那个人留下的



势力应该已被彻底清空，这个世界大概不会再遭遇那么多可怕的阴谋了。”

“你总是愿意把龌龊的事说得那么高尚。”女子低声揶揄着反驳，“说到最后，无非还是另外的一些人来控制这个世界，和之前没有什么区别。”

看似平凡的男子自嘲地一笑，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自顾低头拿起对讲机。由阿姆斯军工研发，经天才少女改装过的定向通讯器扩散出无形电波，经由专门加密的中转站越过城市和旷野，到达每个应接收到信号的人耳畔。

“任务结束，清理开始。”

仿佛一直只是为了这个命令而等候的人们在同一时间开始各自行动，整个世界的另一面因为某些事件的终结开始忙碌。想起利奎德纵声狂笑的那些场面，男子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利奎德纵然很愚蠢，短暂生命里发出的光芒也让人不敢直视。

关闭通讯器，男子的目光再次回到了已沉默良久的女子脸上。那样绝望中透着悲凉的面容，这两年间自己无数次梦到。

——*如果那些人神通广大到能够窥探梦境的话，也许自己所做这一切都将毫无机会吧？*

“我要走了。”

听到对面的男子说话，女人再度抬起头望向那双眼睛，却意外地从冷漠的眸子里看到了微微深情。

“要带着我的命一起走么？”

男子叹了口气，缓慢而坚定地摇头：“不，我要给你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这是从一开始研究死狐病毒到迄今为止所有的记录资料。”男子摊开手掌，一枚闪亮的储存卡和银行卡叠在他掌心，“还有一笔钱。拿着这些，尽快离开这里，舍弃你所拥有的一切。”

女子深吸了一口气：“就好像你舍弃我那样？理查德·艾姆斯，我不明白，你真的那么喜欢一再重复自己的所作所为吗？”

“娜斯塔夏……”

被称作娜斯塔夏的女子摇摇头，口气忽然变得凌厉起来：“如果我只是无知地执行任务，也许会很愉快，毕竟我们又一次把这世界从崩溃的边缘拉回正轨。可你让我知道了真相！这一切都是阴谋，令人恶心的阴谋！不管是利奎德·斯内克还是索利德·斯内克，这些人都在你们的控制之中，一切都不过是你们计划中的一环！这样的阴谋让人作呕——最让人恶心的是，你居然会为了这些东西舍弃我们已经拥有的一切！现在，你又让我来学你的这一套吗？”

理查德·艾姆斯深吸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大概几分钟后，那些在外面拆除各种线缆的特工们就会蜂拥而入，而自己必须在这之前把要交代的一切都说完。

“不……娜斯塔夏，你听我说。”看着自己曾经深爱的女子，艾姆斯甩开了自己平日里的冷静伪装，“尽管我以性格不合为借口跟你离

婚，也只是想保护你……你知道，陷入这一切阴谋之中，你这一生都将无法摆脱它们的阴影。既然你有机会脱离这些肮脏的东西，我就要为之努力。但现在……请听我把话说完。”

曾让自己甜蜜和伤心的目光在这一刻终于起了作用，娜斯塔夏·罗曼妮科的眼神渐渐柔和下来，倔强的嘴角也微微坠下。

“带着这些东西离开，到一个没有人能找到你的地方。最终有一天，你可以让所有人知道真相。”艾姆斯诚恳地看着自己的前妻，低声说道，“死狐病毒和国防部的阴谋，还有那些被掩盖在歌舞升平新闻里的丑陋，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假你的手，把事实还给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现在惟一能做的……”

“你……”

“不要惊讶，我早就有此打算。”理查德·艾姆斯在瞬间又恢复成了那个平静得几近冷漠的男子，“既然你被选中参与影子摩西岛的行动，我更要这么做。你觉得我会看着你被那些肮脏的阴谋吞没吗？”

两人之间不断的反问在这一刻停滞了，身为美国军方最著名的核武专家和军事分析家，娜斯塔夏长久以来也保持了和艾姆斯一样的冷静与漠然。然而这一刻面对最彼此熟悉的那个人，两人都选择了坦率和干脆。

“快走吧，会有人安排你离开美国的。这个国家正在遭受巨大的阴谋，我等待你的好消息。”

艾姆斯平静的声音让娜斯塔夏泪流满面，女子举起双臂，用力地拥抱了一下曾经深爱的那个人，接过艾姆斯手中的东西，披上大衣静静从后门离开了。理查德·艾姆斯看着那个远去的背影愣了几秒钟，迅速把自己从伤感中剥离，打开通讯器有条不紊地联络起各方人员来。

对于美利坚合众国来说可能是最长也最深沉的一夜就这样过去了，许多真相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理查德·艾姆斯身为知晓真相的一员，和其他人一样溶入茫茫夜色，走向未知却注定悲哀的远方……

## 2

漆黑的聆讯室里，惟一声响来自轻轻旋转的风扇，除此之外没有一丝声音，也没有光线和任何活着的气息，一切都寂静得让人发疯。曾参与完善这一套精神刺激问讯法的老者双手背缚坐在冰冷的铁椅上，正在努力集中精神，想要让自己的精神尽量不被宛如死亡一般的寂静冲击。

也许已经过去了一小时，三小时，或者一天？失去了参照的黑暗环境让老者坚强的意识开始弥散，进而变得脆弱。即使职业特种兵也无法忍受的长时间煎熬在这一刻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老者的呼吸开始愈发沉重，脑海中的思绪也变得混乱。微弱的呼吸声和身体的各种轻微反应被置放在座椅周围的采集器收集起来，汇成数字报告流到主监控室的液晶屏幕上。

主监控室里的一群人带着古怪的

眼神旁观这一幕，谁也没有说话。集体的沉默中，角落里的传真机不断吐出新的官方新闻修改稿。在这军方上下也势必要统一口径的时刻，这些中情局的专业人士们围观在这里，等待着某个能够统领大局的大人物出现。

理查德·艾姆斯适时出现在门口。带着墨镜的男子脸上依旧挂着冷淡，身后的特工们迅速掏出器材和设备，与中情局控制室的扩音设备相连。随后理查德·艾姆斯挥挥手，掏出一份文件扔给这里的最高负责人。

“这里交给我们吧，没有念到名字的诸位可以回去休息了。”

“但是……”

“这是国会议员集体签字的文件。”理查德·艾姆斯恢复了他的职业面孔之后，说话干脆而不留情面，“如今我国正饱受核武阴谋的威胁，一切程序都应尽量从简。”

“这……”

面对来者的强势，此刻尚有资格留在这里的中情局官员犹豫了。理查德·艾姆斯的目光冷冷地停留在他们脸上，缓慢的扫视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一阵刺骨冰冷。片刻之后，整个控制室里的最高负责人汤姆森先生点了点头。

“好吧，请确认留下的人员。”

“谢谢，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摘下墨镜的理查德·艾姆斯低头翻开另一份文件夹，声音平静而毫无拥有权力的喜悦，“只留下最高权限的两位，其他的诸位可以离开了，请随手关门。”

理查德的半句幽默没有为他赢得任何笑声。每个人的脸上都透着凝重，这些人拥有知道这个国家最深层秘密的权限，他们都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也深深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

“他坚持多久了？”

等到其他人陆续离开，理查德·艾姆斯终于开始进入正题，看着夜视监视器里的那个老者侧面，询问一直待在这里的汤姆森。

“四个多小时，已经接近职业军人的极限了。”

理查德注视着那个曾经的上位者片刻，挥挥手道：“关掉监视器，我要进去。”

随行的特工们没有表示疑问，开始默默执行。留守的两名中情局高管难以置信地看着理查德·艾姆斯，这个来自财政部特勤处的特工此时仿佛被赋予了无穷的魔力，那股被称为权力的魔力这一刻牢牢震慑住了在场的大人物们，即使心中怀揣着无穷的疑问，中情局的官员也没有把疑问说出口。缄默对于被审讯者的适用程度，竟是远远低于这个行政体系下的官员们。

电子屏蔽设备的展开让整个监控室成为与世隔绝的空间，理论上此时此刻这里已杜绝了任何被监视的可能，理查德·艾姆斯依旧习惯地保持了自己一直以来的冷漠和从容，以手中的ID卡划开问讯室正门，走进黑暗之中。

黑暗中的老者被开门声从混沌的意识里惊醒，猛然警觉着挺直身体，挣扎着想要说话，声音却前所未有得

嘶哑，拼命才哼出了几个字母。

“你是……代表‘他’来的？”

“有时候我真的很佩服我们上一任国防部长。”理查德·艾姆斯随手掏出一把锋利小刀，走过去割开了对方身上捆缚的指锁，“他说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不知道您作为现任国防部长对这句话有何感想？”

双眼在黑暗里依旧无神游荡的老者听到理查德的声音，浑身猛然一震：“你，居然是你！”

“为什么不是我？”理查德·艾姆斯收回手中的刀，顺手把枪放在自己身边铁桌上，“觉得惊讶？耻辱？还是糊涂？即使这些情绪都有，遗憾的是我也无法为您一一解答那些疑惑了，吉姆·豪斯曼阁下。”

聆讯的空房间里因此二人的骄傲和冷淡有了片刻的沉寂，这两位身分迥然不同的男子互相打量着对方，一个带着嘲讽，一个带着惊惧。

过了半晌，大约感觉到对方的气势有所衰减，理查德缓缓开口。

“前部长阁下，我个人对您的勇气和自信表示尊敬，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我们现在来看看国内的局势吧。”

“你想说什么？”吉姆·豪斯曼这位自伊拉克战争之后开始接任美国国防部长的老者眯起眼睛，看这个眼前的财政部小特工，竭力不让内心之中的恼火流露出来。

“影子摩西岛事件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现在情况很严重。”理查德轻轻松松地引导着吉姆·豪斯曼的情绪，“我们能做的只有引导舆论，毕竟如您所知，有些固执的舆论是无法控制的……利奎德和猎狐犬部队的行为并不能代表整个美国政府，那些研发计划也要有人承认是自作自受——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这是赤裸裸的陷害！”老头子猛然咆哮起来，即使声音无法透过隔音墙传到旁观者的耳中，黑暗里那张扭曲的脸也足以说明他的愤怒，“全都是他，是他授意开发的！那些计划，还有那些事，都是他搞出来的！为什么要让我来负责？！”

“您也不要忘记，正是因为您自作主张修改计划才导致今日的局面。”理查德轻飘飘地挡住了对方的愤怒，“如果按照原计划进行，一切都将完美无缺，正是因为你们的失误，才招致了内奥米·亨特的出现，没有达成既定目标。”

“但那是意外……”吉姆·豪斯曼在理查德的反诘中软下来，他明白眼前的男人没有什么值得自己攻击的软肋。

“责任，前部长阁下，我们在说责任。”理查德的声音依旧冰冷干脆，“好吧，现在的国会咨询报告里说，您在总统未授权的情况下研发了Metal Gear Rex，并且由于您的疏忽导致影子摩西岛被猎狐犬部队占领。随后的单兵潜入作战虽然找到了当年猎狐犬的领导者罗伊·坎贝尔上校，也说服了猎狐犬最优秀的战士索利德·斯内克……但这少许的偏移和情报的失误让计划几乎全盘失败，以至于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公众媒体的谴责……对此，您难道还不愿意扛下这

些责任吗？”

“你们这些混账！这都是他的计划，都是他干的！”

“给国会的文件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吧？尊敬的前部长阁下。”理查德冷冷看着这个几乎歇斯底里的老人，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怜悯之情，“要我再给您重复一遍文件上的纲要吗？——吉姆·豪斯曼对此次秘密行动全权负责，本次行动的一切行为一旦暴露，美国政府将不予承认其合法性，也不为其相关人员提供任何帮助。”

一贯的国防部唯利是图的干巴巴作风，吉姆·豪斯曼以往不知用这样的条款搪塞了多少次责难，这一次却终于轮到他自己头上。年迈的老者失神地看着财政部特工手里的文件，双唇微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没有任何一种尝试能够百分之百成功，但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游戏规则。”理查德似乎在劝说前国防部长，又像是在微微讽刺，“如您所见，现在是您按照游戏规则出牌的时候了。”

两人对望片刻，财政部特工从老者眼神中看到了答案，起身离开。

站在监控室里竭力想要看清楚聆讯室内状况的人们在几秒钟后看到了让人惊异的一幕，这一幕在很久之后仍久久萦绕在他们的心头无法散去。突兀的变化和强烈的冲击在刹那间产生，寂静的画面在黑暗中像是被涂抹了重重的浓墨，带着化不开的阴郁和惨淡。

从聆讯室走出来的理查德·艾姆斯冷冷地看着两位中情局高层。

“请两位适当学会忘记，为了生存，为了你们的职位，也为了这个国家的安全。”

撤下防监控设备，理查德带人离开了中情局为审讯这位身分显赫的大人物而准备的特别聆讯室。留下两名中情局高层满面错愕地看着单向防弹玻璃里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人。

聆讯室的微弱光线中依稀可见吉姆·豪斯曼身体微微前坠，一抹触目惊心的红被淹没在漆黑的光线里。老者喉咙下方的血洞仍汩汩淌出殷红的液体，仿佛刚才那声枪响只是触动了他生命最后的尊严，随即他的肉体和灵魂就放弃了一切，堆坐这里等待旁人安置。

抿了抿嘴唇，还没想好跟同事怎样化解尴尬和震惊的汤姆森感到自己口袋中一阵颤动，被撤掉电子干扰后的手机立刻被挤入讯号，在聆听了半分钟来自那边的指示后，汤姆森皱着眉头放下电话，按响身边的紧急事件通知按钮。

“通知各部门紧急出动，前国防部长吉姆·豪斯曼畏罪自杀，请求国防部进行消息封锁，即时拟文上报参议院……”

## 3

“我们以为自己所知的一切就是真相，而眼前所见不过是掩盖了真相的虚伪。这一切都将在此刻得到终结，我愿还给世人一个真实的影子摩西岛，作为参与了全程行动的参与者

之一，我愿在这里写下真相。”

签着娜斯塔夏·罗曼妮科名字的扉页在阳光下反射出印刷油墨独有的油黑光泽，厚达两百多页的一本书被摆在桌面上，显得孤独而特别。从窗外倾斜而入的阳光洒在房间里，仍不能驱走其中浓浓的阴郁。一些在电视新闻上经常露面的面孔凑在房间里，不约而同地紧缩着眉头，目光中宛如只有这本书的存在般专注。

这些平时在国会里表现出冷漠或敌意的面孔同时出现在这里，硬是让空气的温度也随之下降不少。大概是已经很久没有人开口的缘故，每个人都在内心中斟酌挣扎，仔细审度着自己将要脱口而出的句子。

“乔治·西尔斯的行为真让人齿冷！”

不知过了多久，终于有一位配着许多明晃晃军衔和勋章的将军首先开口。这句话一说出口，那些围坐在会议桌旁的上位者们纷纷松了一口气，这样的语气已经给整件事定下基调，接下来的交谈就会变得极其简单。

“影子摩西岛被猎狐犬占领一事事出有因，利奎德也是受人蛊惑才会想要重建世外天国。”大概是受到同僚慷慨陈词的感召，另一位明显是文职高官的白发老人也沉吟道，“最初我们怀疑是国防部暗地里研究Metal Gear Rex，实际上整件事幕后另有其人，现在看来可以证实了。”

“政府国防报告里并没有提及Metal Gear Rex。”那名将军低声吼道，“这样的武器开发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些搞鬼的家伙心里最清楚！”

“如果不是这本书，也许我们还被蒙在鼓里。”另外一位官员叹息道，“虽然不怎么喜欢吉姆·豪斯曼，这次他死的还是有些冤枉……如果不是总统授命，我觉得这家伙不会做出这些事来。”

“乔治·西尔斯这家伙，最后还是他在搞鬼。”那名将军咬牙切齿地说道，“开发Metal Gear Rex也好，在利奎德占领影子摩西岛之后想要派索利德·斯内克潜入基地用死狐病毒杀死那些家伙也好，最后他的目的还是搜集Metal Gear Rex的实战数据和获得开发文档。一旦有了这些东西，他就能正面对抗我们了……最可恶的是，他甚至杀死了唐纳德·安德森！”

“他不会有这种机会了。”望着那本揭露影子摩西岛真相的出版物，文职高官低声说道，“既然我们被赋予了某种权力，此时正是使用佳期——对于乔治·西尔斯，我们必须予以严惩。”

“其余知情者呢？”

“让军队收留或冷藏他们吧。”坐在本届总统画像下的一名老者低声说道，“乔治·西尔斯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试图掩盖这件事的真相徒劳无功，索性将全部的责任都推到他身上，转移民众视线。”

“这也是‘他们’的意思吗？”

将军突兀的一句询问让原本趋于热烈的讨论忽然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那位坐在总统画像下方的老者身上。大概也只有这一刻这些人才能深切感受到，自己所主宰的世

界仍有一股巨大力量在背后操控，而自己只能受控于它所缔造的命运。

老者环视周围这些人，默默点了点头。

“是的。”

“那么……”其中一人试着提出了自己的疑问，“接下来由谁接手？”

“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老者咳嗽了一声，低声答道，“诸位只要协调好各个部门，做好交接工作。剩下的事情，由我们来统一安排。”

这间位置特殊的会议室很快再度陷入沉默之中。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这样的谈话结果代表着什么，就在历史上无数个这种静谧的午后，许多次这样的会议决定了这个看似民主国家的命运方向，想必这一次也不会例外吧？

没有人再提出任何疑问，在一切答案都已确定之后，他们明白自己所能做的只有默默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尝试如同接受不可抗拒的命运一样，接受那些决定所造成的全部后果。

## 4

夜色正浓，CH–47C军用直升机呼啸着越过无数空中禁区，在布满了空中管制的美利坚天空里一路畅通奔往华盛顿D.C邻郡纽约州。年轻的特种部队小头目卡西姆舔了舔嘴唇，尽管已是临近夏季的日子，夜幕下的风仍有一丝凉意浸透他自认还算坚强的内心。扭头望了一眼同样微有忐忑的五名同僚，卡西姆把手指紧紧扣在突击步枪的枪托上。微凉的坚硬感觉能让他心里稍微舒服一点，却仍赶不走内心的恐慌和阴影。

此时距影子摩西岛事件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三个多月后的华盛顿D.C.恢复了往日平静，风和日丽的季节让城市重新找回活力。那些忙碌在国会山脚下的官员们仍奔走在林荫下和草地上，三个多月前的那次恐怖武装活动给这座美利坚权力中心所带来的震荡却远非外人猜测所能了解。许多人因此不得不离开白宫，也有许多人趁势加入进来。因为媒体曝光了影子摩西岛事件的缘故，美国参与起草并签署的《第三次战略性武器削减协议》并未圆满完成，其直接后果是总统乔治·西尔斯在国内的支持率大跌，美国政府在国际上也备受谴责，而由那些老头子政治家组成的参议院就此开始对总统的行为大加弹劾。就在上个月的月底总统已被迫辞职，由副总统担任新总统一职，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肯尼迪被暗杀以来的首次。

随着新总统詹姆斯·约翰逊的登台，以核武大国为主导的政治秀再度展开，《第三次战略性武器削减协议》的重新签署渐渐稳定了外部局面，美国内部却仍处于高度紧张的状况中。

影子摩西岛事件的影响仍在继续，哪怕整个事件相关的人员多半已受到控制或雪藏。即使是提供无线电发报通讯技术的天才少女也被调往海

军，仍有不可控的部分在美国内部暗流涌动，仿佛处于潜伏期的致命疾病。为此美国政府特别成立了专门的行动小组，旨在解决这些不知何时会发作的隐患。

闭上眼睛，卡西姆努力回忆着自己接受命令时的情形，当那名从未见过的特工向自己提出各种严苛要求时，自己为何竟不由自主地选择了这条路？也许是从小受到的教育，也许是自己在军队生涯中所接受的灌输，也许是周围人们平时对事物的判断方式，也许是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异常强烈的虚荣感……平时生活里所接受的点滴汇聚成这一刻压倒一切之重量，让自己接受这可怕任务。“在这里有一条地址，你们的机会只有一次，目的也很简单。”那个带着墨镜的男子所做的任务说明极其简单，“找到这个地方，杀死这里的所有人，然后离开。”

“对方的武器配备？”卡西姆对作战情报一点也不马虎。

“初步估计是少量轻型半自动武器，没有更详细情报。”墨镜男递给卡西姆一张卫星拍摄的照片，纽约市郊区的稀落建筑群中，被红笔标注的别墅平凡得随处可见。

“人数呢？”

“大约四五个人。”

“明白了。”卡西姆抬头看着墨镜男的脸，想要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出点什么，无奈以墨镜遮挡表情的那个人没有流露出任何变化。

无论如何，此时此刻已没有回头的余地。在出发前国防部已通知特别行动小队，此次任务美国官方不会予以承认，就如以往无数次目的和意义都很特殊的任务一样。在这个国家里，像自己这样隐藏在黑暗中为国家安全奔走的人不计其数，大多数人一生都籍籍无名。想到这些，卡西姆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紧握着手中的枪，目光顺着广袤视野里的大地眺望过去。

CH-47C在距目标大约一公里左右的位置缓缓降落。预定降落地点周围遍布的民居似乎对这从天而降的军用直升机视而不见，国防部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卡西姆在飞机支架碰到草坪之前跟同僚们核对了时间，一行人宛如幽灵一般涌入夜色，按照GPS的定位标记飞快地靠近目标。

夜像一场没有尽头的梦境一样吞噬了这个世界，卡西姆听着自己军靴与地面摩擦发出的细微声响，又一次轻轻舔了舔嘴唇，从他这个方位已隐隐能够看见灯光闪烁的目标建筑。

“九点钟和三点钟方向，扩散前进。”

发出进攻前的最后指示，六名曾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精锐的特种兵们平端武器，飞快地靠近那幢占地面积并不算大的白色别墅。

透过手中的突击步枪瞄准镜，即使是在飞奔中卡西姆也看清了坐在别墅前院子里那名老者的容貌。一股参军以来从未有过的震惊在瞬间扑面而来，让这位实战经验丰富的队长脚步踉跄了一下，下意识放慢了速度。

与此同时，其余人已形成包围，在迅速瞄准目标之后，另外几名队员端枪的手也在顷刻间变得微微颤抖。

一股奇妙的震荡在众人心中裂开，难以置信的情绪搅乱了每个人的心神。这一刻冷漠寂静的市郊街道上，宽阔的树干挡住了一些视线，但并不妨碍每个人的目光都落在那白发苍苍的老者身上。

时间仿佛被什么东西凝固住了，连风都静下来。卡西姆努力平复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尽量让红外准星对准目标致命处，无数思绪在他的脑海中飞快地转过。直到这一刻他才真正明白为什么行动一旦失败政府将不承认，所有的答案都在眼前了。

眼前的情况并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卡西姆深深吸入一口气，深夜的郊外空气微湿而清新，却不能让他的情绪得到任何好转。几乎是一瞬间想到自己的妻儿和家庭，这位年轻的队长轻轻发出了命令。

“行动！”

所有的迷惘在作出决定这一瞬间被全部抛开不见！身经百战的特种兵们从各个角度开始调整瞄准位置，三人继续靠近目标，其余三人则保持瞄准姿势，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

坐在别墅庭院中的老者似乎对此浑然不觉，仍在低头握着咖啡杯若有所思。若以卡西姆的角度来看，这样姿势的老者实在是最好的攻击目标。

时间一秒秒前进，转眼间三名队员已靠近至别墅前草坪围栏不足十米的位置。卡西姆低头咬紧牙，手指紧紧贴在扳机上，对准那名正打算起身的老者绷紧右臂肌肉，射出了整个行动中的第一发子弹。

清脆的枪声在空旷街道里回荡，卡西姆的视野因巨大后坐力而微微摇晃了一下，再度凝神却发现红外准星锁定的那名老者已经不见踪影！

一个极其糟糕的念头在卡西姆心中升起，甚至不必去验证，靠近别墅的一名队友已在额头冒出一蓬血花，缓缓在倒地上。毫无疑问对方就是在自己开枪那瞬间动的手，两声枪响交叠中自己这方已失去了先机。

“散开！”

卡西姆的命令声中，那名原本应在草坪上喝咖啡的老者忽然出现在另一名队员的身边，手中火光一闪又收割一条生命。卡西姆手指拉动扳机，巨大的突击步枪子弹却射在了空气里。

与此同时，空旷的街道另一端也走来一名老者，这名老者身穿黑色皮风衣，一双与年龄不符的精沛双眸里透着一股浓浓戾气。这一幕瞬间吸引了正打算散开隐蔽的队员们，在看到这名不速之客手中也拿着枪之后，有两支枪口对准了莫名出现在这里的长发老者。

“这些人就只有这样而已吗？”

老者的声音微微有些嘶哑，却透着一股藐视一切的骄傲。卡西姆正觉得这张脸似乎有些眼熟，长发老者的手竟飞快抬起，带出一道火光。

又一名突击队员倒下，仍是额前一枪致命。

突如其来的变故没让卡西姆彻底傻掉，他几乎是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这位小队长躲到了树干背后，以巨大的梧桐树为掩体朝两名老者方向射出数发子弹。对面的两名老人仿佛浑身

沐浴着某种魔力，在枪声响起瞬间已向两个方向避开。一连串的子弹激射在路面上，引起一阵石屑飞溅。

卡西姆的攻击拉开了双方之间的距离，也给自己的队员们争取了时间，但他内心的惶恐却丝毫没有减弱。如果对方对自己的到来早有准备的话，必定还有后手。

仿佛为了印证卡西姆的想法一样，那名长发老者侧身避开攻击之后，手中转轮手枪朝天空仿佛毫无目的地开了一枪，顿时无数灯光从四面八方瞬间涌来，刹那间整个冷清的街区亮如白昼！

无数盏从各个方向竖起的探照灯让整个特别行动小队无所遁形，卡西姆的心随着这亮起的灯光慢慢沉下去，他紧绷的右臂依旧死死拽着手中武器，这是他此刻惟一能够保护自己的东西。

然而很快，密集的无声枪火让他的惟一的希望也迅速破灭，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不仅仅只有灯光而已。那些身穿黑色夜战服的佣兵们像是从黑暗中迅速闪现的幽灵，毫无顾忌地对暴露出来的几个人疯狂扫射。经过改装的FNC2000最高火力射速达到了每分钟两千发以上，顷刻间摧枯拉朽地毁灭了一切目标。

卡西姆生命中的最后几秒钟里，他也不知自己到底想到了什么。荒谬，绝望，冰冷，恐惧……抑或是无奈？面对扑面而来的子弹，仿佛面对着国家数十年来灌输给自己的那些讯息和理念一样无从躲藏。一丝微微的痛楚中，年轻的特种兵感觉到自己的视线慢慢倾斜，随后一切都淹没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

…………

…………

“那些人真是小看了我们。”看着自己的合作伙伴指挥佣兵团队清理现场，原本应成为暗杀目标的老者低声说道，“这种程度的威胁对于你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他们难道不清楚吗？”

“也许是试探，也许是一种警告。”手持转轮手枪的老者回答道，“总之我们现在必须离开这里，如果他们真想要发动大规模攻击，我们的力量难以抵挡。”

“好吧。”老者慨叹一声，低头又看了一眼自己手背上的老人斑，“也许我们应该寻求另一种方式来面对他们。”

长发风衣的老者看着远处已被自己手下控制的那架直升机，冷笑了一声：“如果是这样，我倒是有一个好办法。”

“哦？”

收起转轮手枪，长发老者轻轻抚摸自己右臂上的伤口，望着遥远的天际，低声说了一个词。

“黑市。”

身居高位的老者愣了一下，随即冷笑起来：“那真是个好办法，不过我有更酷的点子，你要不要听听？”

“愿闻其详。”

## 5

从这里向窗外望去，越过闻名于世的乔治·华盛顿桥，大苹果举世共睹的繁华尽收眼底。曼哈顿和长岛这一片富人区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纽约的富庶与奢华，还有容纳了全世界最多、最精彩的机遇和梦想。自由女神的火炬竖指穹空多少年，这里就自由繁华了多少年。即使在这样暴雨将至的傍晚，车水马龙依旧连绵不绝，无数人在石油经济的刺激下拥抱着财富和繁荣沉溺在这虚伪世界里不能自拔，哪怕有一天他们看到了脆弱和平背后的真相也依旧如故。

索利德·斯内克静静坐在沙发上，目光紧紧盯着那座横跨曼哈顿区和新泽西州之间的跨海大桥，如果天气预报没有出现误差的话，等一会暴雨将至，正是自己行动的最好时机。

面对熟悉又陌生的纽约，索利德·斯内克的情绪复杂但不纠结。好像离开很久了，又好像从未离开过。曾经那样远离这个正常人行走的世界，如今重回这里看着一切，传说中的战士也不免有些唏嘘。

“斯内克，你在想什么？”

微型通讯器在不恰当的时候响起，看着自己视网膜上生成的那张东方血统的脸，索利德·斯内克摇摇头：“没什么。”

“哦……那么我们再重复一遍细节吧，如果天气预报比较准确的话，20分钟后开始有接近一个小时的暴雨降临纽约，你要走到乔治·华盛顿桥上，找到我们事先布置好的那条软索……”

“奥塔肯……”

“啊？”

“奥塔肯，不用向我重复行动细节。”斯内克低声说道，“我只是想要确认，你的情报真的准确吗？”

“斯内克，那情报来自我最信任的一个人。虽然我们已经很久未曾见面……”说起这个，奥塔肯的语气陡然变得异常严肃，“我想你应该相信她，就好像信任我一样……”

“好吧，如果是这样，真希望不虚此行。”

大概因为回忆，两人在交谈间隙里陷入了一阵奇妙的沉默。索利德·斯内克此时回忆起自己这两年来所经历的许多片段，那些起伏跌宕的人生并未对这名男子造成任何影响，只是他的外表看上去更加苍老，仿佛见证越多的黑暗，时间留给他的衰败也就越发强烈。

影子摩西岛无疑是作为军中传说的索利德·斯内克人生的又一个辉煌。在这世界上可能是最强大的特种部队猎狐犬的严密控制中，斯内克仍按照单兵作战的流程解决了猎狐犬叛乱所带来的核武恐怖威胁，并成功击毙叛军领袖利奎德及其一众手下，这样的骄人战绩对于整个美国单兵作战史来说也绝无仅有。可这一切并不能让天生就是一名战士的斯内克高兴，在得知自己不过是携带死狐病毒潜入影子摩西岛暗杀叛军的工具后，对于国防部阴谋的愤怒和对这个国家的失望已经深深浸透了战士的每

一条思维脉络。

影子摩西岛所带来惟一有色彩的回忆就是梅丽尔，这位强壮的红发女郎陪伴在斯内克身边近一年的时光，两人继续在阿拉斯加深处隐居生活，直到最后因性格不合分手。

分手之后的梅丽尔辗转继续参军，斯内克则接到了老朋友奥塔肯发来的邮件。在影子摩西岛认识的这位Metal Gear缔造者之一对于战争和斯内克有着相似的厌恶，两人在影子摩西岛事件之后时常保持着联络，互相交换情报。

"斯内克，现在Metal Gear的资料经由不知什么人的手流到黑市，尽管售价高昂仍有不少国家愿意购买。因为Metal Gear只是一个底层开发概念，按照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出无数衍生设计，现在各国都有变种的Metal Gaer出现，我正在筹备一个新型的反Metal Gaer组织，你有没有兴趣？"

就是这样一封简单的邮件，让斯内克离开了阿拉斯加，同时也诞生了慈善家这个反Metal Gear的非官方组织。

天气预报终于没有像政治家一样失信，风雷声淹没了街道的阵阵喧闹，伴着一阵极具压迫的滚雷声，天色终于彻底暗下来。如机枪子弹般的雨点洒落在屋顶、窗口、路面和大大小小的车辆上，劈啪的响声迅速连成一片。

"我出发了，稍后联系。"

关上通讯器，斯内克抓起雨衣冲出这间临时租赁的公寓。

突如其来的暴雨让大多数人不知所措，大多数雨刷尚未来得及启动的汽车拥挤在道路中央，让周日原本就繁忙的交通更加混乱。斯内克冷漠地看着这一切，迅速走上了久负盛名乔治·华盛顿桥。

暴雨像蓄势已久的阴谋一样扑面而来，随即形成连绵不绝的反复强烈冲刷，让大多数汽车不得不放慢了车速，也同时遮蔽了大多数行人和汽车的视野范围。走在大桥一侧的斯内克缓慢地吸着香烟，低头寻找"慈善家"为自己准备好的软索。

顺着大桥行走了大约五分钟，斯内克终于看到了一处凸起。按照原定计划，斯内克要利用长度和柔韧性适中的软索跳下高达六十四米多的乔治·华盛顿桥，利用类似蹦极的方式落在即将驶过的巨型油轮发现号上。尽管整个计划看上去疯狂无比，事实上却是斯内克接受过最简单的一次任务。

将手中的香烟轻轻抛起，低头固定好软索在自己的左脚，索利德·斯内克抬头看了一眼哈德逊河中央，那艘巨大的油轮正缓缓驶来，打算顺着这条航线驶过曼哈顿湾。在目测了油轮的行驶速度之后，斯内克开始慢慢朝着乔治·华盛顿桥的中央走去。

灯光摇曳的大桥上，没有人注意到一个男子正以渐渐减速的方式飞离他们的视线，那些沉溺在和平世界里的人们继续用音乐和通讯麻痹自己的神经，斯内克也没有关注那些汽车和灯光背后的人们。一个英雄和他所保护的世界擦肩而过，索利德·斯内克开始慢慢加速，朝着自己预定的那个

方向奔跑。

猛烈的风吹过斯内克的身体，吹飞了他正欲脱掉的雨衣。风雨交加的桥面上，索利德·斯内克的身体像是被什么东西融入到雨水和夜色中一样只留下一个轮廓，随后这个轮廓在暴雨中变得更加模糊，仿佛彻底消失的普通人的视野中一样。

那正是影子摩西岛上残留的最后一件隐形迷彩，美国军方苦苦寻觅而不得的最强科技结晶。

高高跃起的索利德·斯内克在空中旋转了一下身体，借着强烈的风力偏移着身体开始飞速下坠。冰冷的雨水吹在战士的脸上，那感觉就像阿拉斯加的风雪吹过一样。随着软索的慢慢舒展，索利德·斯内克的身体在反复弹起两次之后，终于稳稳地落在了油轮甲板上。

第一时间稳住身体的斯内克感觉到自己周身皮肤有些微微刺痛，那是电流带来的轻微麻痹感。没有任何时间犹豫，斯内克解开自己脚上的绳索扣结，飞快地躲到甲板舷梯下方的阴影里。

“奥塔肯，隐形迷彩似乎损坏了！”

“什么？”奥塔肯在通讯器那一侧似乎吃了一惊，很快又平静下来，“算了，它经过那么久的折磨，也该坏掉了。反正这种潜入对你来说是小意思，你现在的视野如何？”

“很清晰。”

“嗯，那就好办。根据我得到的情报，这次海军陆战队研究的新型Metal Gear就藏在这艘货轮里。你能感觉到什么吗？”

“情报上说这船已经卸货，但吃水线还是很深。”斯内克努力判断着自己周围的情况，同时在心中默数巡逻船员的数量，“我怀疑Metal Gear就在下面的货仓，如果放在上面，肯定会被卫星拍下来。”

“那么我们还是老办法，搜集证据，然后传真给我。”奥塔肯点点头道，“我再想办法公诸于世，让他们停止Metal Gear的开发。顺便，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能去顶层舰桥一趟，我想知道这艘船去哪。”

“推测Metal Gear的测试地点？”

“没错，那样就能提前知道它的特点性能之类。”奥塔肯推了推眼镜，“记得，只要拍照就行，数码相机你要随时在身边准备好。”

“明白。”

## 6

“一切都如计划所料，我们的老朋友也来了。”身穿牛仔风衣的老者坐在武装直升机上冷笑，“真是熟悉的剧情啊，客人不请自来，其余的剧本按部就班。”

撂下手边的电话，神情中带着一股戾气的老人不自觉地抚摸自己在法国里昂接驳上的右臂，深深的伤口仍旧无法抹消，那深入骨髓的痛和屈辱在心中一幕幕闪现。

——影子摩西岛上，索利德·斯内克的好友灰狐弗兰克身着强化骨骼和隐形迷彩，在自己即将杀死斯内克

的瞬间从天而降，一刀斩断他的右臂。在那之后左轮山猫不得不放下手上的工作前往法国里昂接受手臂移植手术，并隐忍地等待康复。

——索利德·斯内克，那个男人的儿子，这个世界上第二个让自己饱受失败挫折的人。

现在，是展开报复的好机会了。

“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将在五分钟后行动。”

打开另外一个通讯频道，老人的声音变得残忍阴冷。

“按照原定计划，彻底控制。”

再度关闭通讯频道，老人扭转拉杆方向，让直升机迅速融入到雨夜之中。不知从何时开始，自己竟胆大妄为到了暴风雨之夜也敢独自驾驶直升机的地步，这样的性格，倒是和已经死去的某个人有着相似之处。

“来吧，再度聚首的盛宴。”

老者的内心狂吼着，某一个曾经深深影响他的性格此时正在疯狂蠕动，那些破碎的记忆即将拼凑成完整的画面，无数深刻的恨意也将喷薄而出。面对暴雨中的哈德逊河，老者咧嘴残忍地笑了笑，转动手中的转轮手枪。

这一刻，面对这个曾经浩瀚的世界，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宣布——他回来了。

## 7

暴风雨还在持续着，抬头目测了一下船首的星条旗飘扬程度，索利德·斯内克推测此时的风力至少要超过六级。遥远的城市夜色在此时看来宛如一个虚幻的背景，只是相隔不过区区两公里左右的距离，阴谋和秘密就在世人眼前招摇过市也无人察觉。

“斯内克，既然对方是海军陆战队员，小心潜入拿到证据就好，不要引发大规模的骚乱。”

打开特制的长焦数码相机，仔细观察每个船员的表情。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大概是因伪装的缘故略显松散，巡逻的路线却没有丝毫马虎。探照灯在雨夜里依然亮如白昼，仔细地在甲板上来回穿行。

“从货舱进入甲板下层？”斯内克根据自己所见询问奥塔肯，“估计要走船员室的通道。”

奥塔肯刚想说什么，一阵熟悉的声音让斯内克猛然抬起了头。

“斯内克，怎么了？”察觉到斯内克异状的奥塔肯低声询问，“情况有变化吗？”

“直升机？”

斯内克又后退了几步，隐蔽到更加黑暗的角落里，从数码相机的长焦镜取景器里看到让人惊异的一幕。借着雨夜的风雨声，身穿迷彩的神秘士兵仿佛一瞬间出现在甲板上，他们装备精良，以头盔遮面，手持锋利匕首和重型武器，迅速而隐蔽地冲向各个船员巡逻的地点。

只是短短几秒钟内，这些神秘的士兵们纷纷靠近了各自目标。没用手势交谈也没有犹豫，锋利的匕首在漆黑雨夜里也能发出微微的闪光。斯内克看着这一幕微微惊讶了一下，却很

快明白对方的目的。

“奥塔肯，看来打Metal Gear主意的并不止我们而已。”

随着斯内克和奥塔肯的交谈，那几名士兵已飞快地收割了丧失警觉的船员生命。刀锋划过要害激起的汩汩鲜血被雨水猛烈冲刷，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跟在挥刀士兵后面的同僚们则开始搬运尸体，将这些士兵的尸体尽数抛入水中。

由于大雨的缘故，哈德逊河上的能见度很低，这些士兵肆无忌惮的行动没有人发现。斯内克相信对方和自己一样也是天气预报的推崇者，只是这极端的手段让人看不出身分。

源源不绝从直升机上落下的士兵仍在增加，他们已经迅速有效地占领了甲板并开始巡视。斯内克估计对方大概不会花时间探索自己所在的位置，再度打开通讯器问道：“这些人看来像是要控制这艘船，完全掌握这艘船需要多少人？”

“因为船是电脑控制的，大概只要十八人就可以了。”

斯内克没有说话，目光继续紧紧锁定在那些士兵身上。这些人实战经验远远超过当今被娇生惯养的美军，在蜂拥而至的同时依然保持了高度警惕。当斯内克的目光落在士兵手中的武器上时，他微微感到了一丝惊讶。

“AKS74-U？”

前苏联生产的制式装备出现在这里，让斯内克感到一阵不妙。顺着士兵们簇拥的方向继续寻找，他终于看到了似乎是领导者的一名男子。穿着和普通士兵不同的军官装扮，花白的头发理成短短的寸头。男子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眉目高耸的他有着强烈的民族特征，斯内克忍不住脱口而出：“俄罗斯人？”

因为只能通过雷达图像确认斯内克的位置而看不到具体状况，奥塔肯只能以通讯器询问：“你确定吗？”

“海军陆战队的人不会是这种打扮。”

俄罗斯籍的老年男子并没有察觉到自己正被人观察，对着副官吩咐几句后，他掏出俄罗斯军队的毛皮圆帽戴上。斯内克飞快地按动快门，抓拍到男子的斜侧面特写。

“我把照片传给你，你查一下这个人的身分。”

“好的，交给我吧。”

从天而降的部队似乎已完成了对甲板的清扫，对于斯内克来说这种程度的巡逻已是家常便饭，他变换了自己的藏身位置躲开搜查，看着这些人开始进入船舱。只是片刻之后，整个油轮甲板上已经完成了守卫的更替。雷声隆隆中发现号上依然一片寂静，却开始暗含着无限凶险和杀机。

由远及近的一阵直升机螺旋桨声让斯内克愣了一下，这样的声音对于军械专家的他来说再熟悉不过，那是来自全世界当今最先进的运输直升机Ka-60的声音。今年才开始第二代试飞的Ka-60居然出现在这里，斯内克对这支部队的身分更加好奇。

突如其来的变化没有让原定计划有任何更改，索利德·斯内克按照奥塔肯传给自己的电子地图，顺着船舱入口进入到舰桥。从舰桥的玻璃向外

看去，数架军用运输直升机正朝着发现号飞来，仔细辨认了一下直升机的外形，斯内克叹了口气。

“果然是Ka-60。”

俄罗斯最新的军用运输机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大概也只有这支部队的领导者才能回答这问题了。低头在导航仪上看了一下数据，斯内克打开发报机对奥塔肯低声说道：“奥塔肯，我已经在舰桥了，这艘船的目的地是北纬58，西经35。”

“那里……离百慕大只有五百公里。”奥塔肯大概查询了一下地图，“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推断Metal Gear应该已经有了实战能力，而且那里位处第二舰队辖区之外，这部机体的开发应该与海军无关，是海军陆战队独立完成，不过斯内克……”

奥塔肯的话被一阵声音打断，斯内克关掉通讯器阻止了奥塔肯的继续通讯，目光随着船舱外的某个背影慢慢移动过去。从斯内克的位置向外看，一名手持通话器的女性士兵正在摆满货物的舰桥甲板上缓步移动，女性士兵上半身未着军装，无袖背心下健康优美的背部曲线在雨中有若一道意外的风景。

轻轻推开舰桥右侧舱门，借着仍有余势的暴风雨掩护，斯内克顺利越过舰首甲板栖身到货箱背面。不远处女子的声音听起来铿锵有力，口音古怪的美式英语和通话扬声器里传来的一个男声异常相似。

“伙伴已经着落，我正前往货舱，报告你的进度。”

“控制室，通讯室，引擎室都已在控制之中。通往货舱的所有出入口都已安全，红外线感应器和炸弹也安放完毕。”

“干得好，一旦我们得手，立即弄沉这艘油轮。”沉稳的男声透出一丝冷酷，显然对于整个计划都胸有成竹。

“那么驾驶员如何安排？”女子背影低声问道，“你确定他值得信任吗？”

“他是惟一一个通过了VR训练的人，其他人都不行。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迅速撤离这里。”

“不，还没有！”

通话器那边的男子声音严厉而果断：“不……即使在这样的暴风雨中，我还能感觉到一阵犹如死亡的苍白月色。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你向我保证过一旦完成任务你就会离开部队吧？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女子猛然摇头：“不，我是属于部队的，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父亲，我要和你一起战斗。”

男子的口气变得愈发严厉：“这事没得商量，奥尔加！我是不是还要提醒你，你现在怀着我的孙子？！”

被称为奥尔加的女子没有叹了口气，没有反驳。

“乘直升机撤离，立刻！”

通讯器另一侧的男子以命令口气结束了谈话。天空中传来猛烈的旋桨声，Ka-60直升机正欲缓缓靠近奥尔加，却被她反复挥动手臂驱走。驾驶员似乎异常敬畏这位女性士兵，在空中盘旋了片刻后还是选择离开。

雨开始小起来，斯内克也能看到天空中一轮明月高悬，但此时此刻他绝无赏景的心情，看着直升机渐渐离去，斯内克从货箱背后猛然冲出，M9的红外线准星死死锁住女子颈动脉处。

“不要动，把手举起来，把你的枪扔到河里！”

斯内克的出现让奥尔加微微错愕了一瞬，但她很快恢复平静。低头以军帽遮住大部分面容的女子缓缓转身，照着斯内克的话扔掉手上的武器。

“女的？抬头让我看看你的脸。”

听到斯内克的要求，奥尔加冷冷地嘲讽：“男人真是一样的东西。”不过她还是照做了，缓缓摘下自己的军帽，让它随风飘走。

“你是谁？”

“亡国之民……流浪的战士……”

军帽随风飞过斯内克的身体，雨似乎更小了一些。奥尔加趁机想要慢慢挪动身体，斯内克的目光依然死死盯着她的一举一动，没有松懈。

“我说过不要乱动！”

奥尔加的动作停住了，女子看着眼前这个男人，冷笑了一声。

斯内克的目光从短发的俄罗斯籍女子上半身开始扫视，她身上装备了多款武器，包括USP手枪和军用匕首。女子双臂雪白有力，面容之中带着一股冷漠和坚忍，斯内克不难想像她将手中匕首插入敌人胸膛的场面。

“还带了什么？把刀也扔掉。”

奥尔加也在细心观察这个能在近距离用枪瞄准自己的男子，她能从对方的身上感觉到那种纯粹的战士气息，虽然并不知道对方的身分，她相信这个男人会毫不犹豫把手中的麻醉剂射进自己额头。按照斯内克的话，奥尔加拔出插在军裤上的匕首，打算低头放在脚边。

“不！不是那里，扔到河里，保持那个姿势，转过身去。”

女子忍不住再度讽刺：“很专业嘛。”

战场的运气并非谁都能够拥有和预料，就在斯内克觉得自己稳操胜券之际，一边倒的局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奥尔加抓着匕首想要转身的瞬间，船身仿佛撞到了什么东西，又像是被巨浪击打到一样猛然一震。剧烈震荡让平端武器的斯内克一瞬间失去了平衡，身体倾斜的瞬间他看到眼前那名女子手臂似乎一振，以手中匕首的刀柄对准了自己。

一直以来对苏军特种部队装备异常熟悉的斯内克心头灵光一闪，迅即侧身躲闪，间不容发之际一发子弹已擦着他的身体射中背后的不远处墙壁。淅淅沥沥的雨水此时终于落尽，风吹散了天空中最后一片积云，月光洒落下来。奥尔加趁着斯内克尚未起身之际侧身闪入货箱造就的天然掩体背后，拔出USP手枪。

“观光结束了！”

两人相隔不过区区十几米，说话声音透过风声仍能听得异常清楚。

斯内克想都没想，同样靠着货箱

掩护好自己，抬手一枪命中奥尔加背后射来强光的探照灯，对立的光影立刻被掐灭了源头，两人之间陷入一片平等的黑暗之中。只有天空那轮明月不合时宜地洒下皎洁银光，照在两名战士身上。

“匕首下的惊喜……你是格鲁乌？”

“我应该称赞你，你是第一个躲开这一击的人。”奥尔加紧贴着货箱高声说道，“不过你不会一直这么好运气。”

“当然，你也是一样。”斯内克端起手中的M9麻醉手枪，红外线准星越过铺在货箱上的帆布，寻找着那个声音的源头。

奥尔加并未因为斯内克的谨慎而采取守势，连射的USP枪口在另一侧缓缓升起，随后吐出一连串的子弹扫过斯内克头顶。尽管甲板上被雨水浸得异常湿滑，斯内克还是艰难地贴着甲板滑出一段距离，起身对着只露出一截的女子手臂开了一枪。

枪声微弱的麻醉弹越过两人之间的空地，射中了奥尔加的手臂。斯内克向后空翻躲到货箱背后，在他刚刚射击的位置立刻出现了几发弹孔，奥尔加的动作比他估计的还要灵敏。

“你还有几分钟时间。”斯内克贴着掩体高声说道，“麻醉剂最迟会在五分钟内渗入你的血管，随着血液循环产生效果，战斗结束了！”

“不！”

奥尔加举起手中的USP，两枪打散了包裹着货箱的帆布扣结，迎着猛烈风，两人之间的视野被随风飘舞的巨大帆布彻底隔绝开了。透过货箱之间的缝隙，斯内克能看到奥尔加将自己的身影彻底隐匿在飘扬的帆布背后，让他无从追寻。

“我诞生于军队，在战斗中成长。战争与胜利就是我的父母，军队就是我的家庭和生活。我们分享一切，无论好与坏。除了部队，我一无所有，也并不在意那些东西。所以无论你是谁，都无法阻止我们！”

奥尔加的声音像是想要给自己自信，又像是想要打击斯内克，只是这些话在同样成长在战斗里的斯内克听来，除了敌意之外竟也有一丝深深的认同。传说中的战士叹息着举起手中的枪，轻轻挪动位置，在帆布迎风舞动的空隙里寻找奥尔加的身影。

随着奥尔加一侧的枪声响起，斯内克很快确定了对方位置。这一次没有丝毫犹豫，斯内克深吸一口气稳住双手，一枪射中奥尔加的颈部。

枪声随着风一起平静下来，索利德·斯内克试探着几次瞄准仍站立在船舷位置的奥尔加，对方仍不为所动。斯内克犹豫了一下，端着枪越过货箱和栏杆，走近这位性格刚强的女战士。

奥尔加已经昏迷过去，只是身体仍撑在栏杆上不肯倒下，正如这女子的性格。斯内克把奥尔加手中的USP拿在手中，又将女战士扶到货箱附近。正要转身离开，天空中一阵微妙的嗡嗡声吸引了斯内克的目光，一架小型无人侦察机在他的头顶飞过，看样子是已经发现了斯内克的存在。

“奥塔肯。”斯内克呼叫自己的

同伴，“这艘船已经被他们控制，他们拥有俄罗斯的制式装备，但我无法判断他们的具体身分。”

“我已经查清对方的身分。”奥塔肯的效率远超斯内克想像，“你发给我的那张照片，那个老头是谢尔盖·格鲁科维奇。”

“格鲁科维奇？！”斯内克难得有吃惊的时候，“他和左轮山猫联手了？”

“是的。”奥塔肯的语气有些沉重，“这个家伙自从影子摩西岛事件后就跟左轮山猫混在一起。”

“事情可能要更复杂。”斯内克看着刚才无人侦察机消失的方向，“我刚才看到一部Cypher。”

“海军陆战队的？”

“不，是陆军的。”

“情况还能再复杂一些么……现在陆军也来参与了？”奥塔肯苦笑，“事情果然没那么简单，不过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先告诉你，斯内克。”

“什么？”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新型Metal Gear消息并不是我们自己挖出来的。虽然之前曾经跟你说过我去过国防部的网络确认这个消息，不过在这之前，我收到了一份匿名的秘密情报。”

“匿名情报？”斯内克愣了一下，“奥塔肯，我记得你从不相信这些东西。”

“呃……这件事说起来有点复杂，不过我可以简单地告诉你。我有一个妹妹，没有血缘关系的那种，我们在一起生活过两年。”

“你从来没说起过。”

“情报的署名是E.E。”奥塔肯语气凝重，“我妹妹的名字叫艾玛，我一直都叫她E.E。”

“你不认为这是个圈套吗？”

“我不知道，反正在拿到情报之后我去五角大楼确认了这个消息。”奥塔肯口气里有着一丝抱歉，“请你务必要小心，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知道了。”斯内克拉动USP的枪栓，抬头看了一眼远处的曼哈顿夜景。暴雨过后的城市很美，也很脆弱。

## 8

“是的，我已经在船舱里了。”

身披风衣，脚蹬牛仔靴的老者漫步在发现号的船舱内部，如入无人之境。牛仔靴的马刺与金属地面摩擦发出清脆尖锐的响声，犹如这名老者的性格一样肆无忌惮。一手拿着通讯器，一手拿着心爱的左轮手枪，老者感觉自己仿佛重回到许多年前的某个时代一样，在悠长寂静的船舱走廊里感受着战场的刺激快感。那些往日的画面一幅幅浮现在眼前，让老者的心情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按照原定计划，那些傻瓜很快就要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在这里我不得不称赞一下，阁下的计划真是美妙又充满了乐趣。”

“是啊是啊，很久没有这样激动了。八十年代之后这个世界太和

平了，现在才是这个世界应有的一面。”

“我大约十分钟后达到，那个老家伙的讲演估应该在七分钟后开始，他讲演的时长大约也是七分钟。”

“是的，对于控制局面来说，三十秒足够了。”

“盟友？”老者冷笑一声，“我们的盟友正在落力演出，等到好戏开幕的时候，他们人人有份。”

“好的，接下来的事交给我吧，一切都如最初计划的那样……”

切断了通讯的老者没有立即离开，而是站在原地等候了片刻，他再一次挽起自己的衣袖，手臂上那道触目惊心的伤痕像是要炸裂开一样，在他的身体上蔓延着。原本激昂从容的心情在看到这伤疤后似乎迅速消失了，灯火昏暗的走廊里，光与暗交织的斑驳投射在老者脸上，映出他扭曲痛苦的容颜。

“啊啊啊……哈，你，你要来了吗？”

几乎以最痛苦的口吻自言自语着，老者挣扎着似乎想要阻止自己不受控制的身体，右臂却不停地颤抖，仿佛想要滋生出另一个生命一样猛烈挣扎。

“不不不……”

带着癫狂与痛苦嘶吼着，老者的身体在近一分钟的时间里渐渐从激动归于平静。恢复了往日冷静的老者站在原地审视着周围，随后迈开步子走向船舱尽头的拐角处，与此同时另一个通讯器被打开。

“上校，一切准备就绪，请让士兵们各就各位。”

…………

…………

“我知道了，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同志。”

头戴苏制军帽的谢尔盖上校冷冷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宽阔的货舱内部像是一个小型广场。周围的高级军事设备足以证明这艘发现号所谓油轮的伪装只是个笑话，一切真相都被掩盖在了错综复杂的通道背后。

“彻底切断船舱与这里的联系，封锁所有出口，等海军陆战队的成员集中到这里之后，我们就会展开行动！”

对着独有波段的通讯器发出指示的同时，谢尔盖也得知了自己女儿被麻醉枪击晕的状况，略微犹豫了一下，这位前苏联的上校低声说道：“那么……请照顾好我的女儿。”

“长官，我们会以生命保障您安全离开！”

“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

停止了通讯的谢尔盖放下通话机，双手轻轻按住腰间的勃朗宁手枪。从上个世纪开始陪伴他的这把枪握在手中，能让人产生轻微的安全感。历经了无数次秘密战争的前苏联上校这一刻也心潮澎湃，复兴祖国的一步由自己踏出，将是多么让人激动的一刻？

将身体彻底藏匿在黑暗中的上校微微眯起眼睛，灯火通明的货舱底层里，那些忙碌着的年轻人和自己一样，为了祖国的繁荣倾尽全部。正如战场上的每个英雄尽管阵营不同，却

同样值得尊敬。

## 9

走在发现号船舱深处的走廊里，索利德·斯内克的步履越发谨慎缓慢。刚刚经过了激烈枪战的过道一片狼藉，两边的水暖管线喷射出一股股热气，头顶的灯光因破损而显得有些散乱，交织了无数飞溅四落的碎片，每一步踩下都带来一阵轻微的碎裂声，像是割裂着过去和未来的分界。就在几分钟前，斯内克在这里遭遇了手持苏制装备的一队士兵，对方没有询问就迅速展开攻击，仿佛早就知道他的身分一样。

只有一把子弹没有填满的USP对抗AKS74—U，这样的状况斯内克并非第一次遇到，却再也不想遇到哪怕一次。

枪声敲打开了船舱通道死一般的寂静，火光一瞬间点亮了昏暗的走廊。斯内克靠在掩体背后冷静地点射，子弹一次次从他的头顶掠过，就像每一次战场上的经历在无限重复。

USP红外线准星每瞄准一名士兵，就表示将收割掉一条生命。枪声响起立即有人倒下。斯内克用精准的枪法造就简单的因果，这种仿佛必然的压力也构成了一道死亡屏障，让躲避在走廊尽头的士兵们不敢轻举妄动。

AK74S—U的强大火力在走廊里疯狂肆虐，斯内克大多数时候依然保持着冷静留在掩体背后。头顶不断有碎片簌簌落下的场面对于传说中的战士来说也不算稀奇，偶尔射出的子弹让对方火力渐渐弱下来。这支俄罗斯佣兵团的士兵数量毕竟有限，随着对方火力无法再形成压制，斯内克开始反击，十几人的小队在枪声中被飞快地消耗殆尽。

最后的枪声落幕之后，斯内克的目光越过那些散落在走廊里的尸体，默默穿过死亡的士兵们。这些与自己所属不同的士兵和他一样，把生命和尊严献给战场，战场却一次次重复，遗忘并冲淡了战士的记忆。走在这样的过道里，斯内克的内心终于无法像他的表情那样平静。

越过内壁夹层，斯内克在一处隐蔽的位置打开通讯器。头顶已传来无处不在的广播声，那声音在提醒每个人即将开始的一次集会。

“我们已经通过了费雷泽诺桥的检查点，按照预定计划，斯科特·道夫指挥官将在片刻后于大厅举行讲演，在此之前请所有人原地待命。”

斯内克从自己这个角度俯视整个下层船舱，发现号底层货舱广场的全景尽收眼底。透过半透光的单向玻璃，斯内克能看到数十名士兵正在聚精会神仰首注视头顶的液晶屏幕。皮肤黝黑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斯科特·道夫正在打算通过屏幕进行讲演。对于这位力推海军陆战队新改革的高官斯内克并不陌生，正式因为他的存在，新型Metal Gear计划才如此顺利得以实行。

“奥塔肯，我已经到达船舱内部。”斯内克轻轻叩击自己耳骨上的通讯器联络同伴，“中间被耽误了一

下，到达时间比预定得要长，现在发现号已经要穿过费雷泽诺桥。”

“没关系，我们可以更改联络点。”

“不过他们可能改变了计划。”

“什么？”

斯内克以目光搜索进入底层货舱的入口，在他目光所及的位置，数十名海军士兵身着正装正在聆听长官的讲演。

“所有通往甲板的出口都被封锁了，如果他们拿到Metal Gear，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他们想要做什么？”奥塔肯大概明白了斯内克的推测，“如果通往甲板的路都被封锁了，这些人根本没办法知道这艘船已经被占领。”

“这里防守严密，不过这也是最大的缺点。”斯内克冷静地分析道，“我怀疑那些家伙打算连海军陆战队一起炸掉。”

“你现在能看到Metal Gear吗？”

“不，我估计还要继续深入。”斯内克在那群海军陆战队员的阵型左侧看到了一处入口，“我可没兴趣跟这些家伙开战，火力差距实在太悬殊。”

“好吧。”奥塔肯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我们回到最初的计划来，斯内克，我需要用照片来证明Metal Gear新型号的存在。你只要拍下照片就可以了。”

“还是用通讯器传给你吗？”

“不不，现在我发现可能有人在监视我们的对话。”奥塔肯叹了口气，“我不知道对方是谁，可能跟你看到的那架Cypher有关。我已经对我们的通讯方式进行了加密，不过照片传送无法加密，我们得换个方法。”

“好吧，我已经习惯了临时变卦和小麻烦。”斯内克无所谓地开始寻找出口，“你想怎么办？”

“我通过网络入侵了美军专用网络，当然也找到了存放Metal Gear房间里的电脑工作站。在那里我设置了一个小型的应用软件……”

“有那么麻烦？”

“不，很简单。”奥塔肯推了推眼镜，尽管这个动作对于斯内克来说毫无疑义，“你只要把数码相机连上电脑，那些软件会把剩下的工作完成。”

“嗯，我有多少时间？”

“大概到讲演结束……七分钟。”

“又一次时间限制吗？”斯内克掏出一支香烟叼在嘴里，并没有点燃，“好吧，我们再联络。”

发现号的底层船舱由三个面积递增的大型空间组成，与外面略显破旧的通道不同的是，这艘伪装成油轮的海军运输舰内部设施异常精良，每一寸金属墙壁都透着一股崭新的味道。看得出陆战队为了新型Metal Gear投入极多，也抱着极大的期望。那位面孔黝黑的斯科特·道夫司令正在以其独特的嗓音暖场，抑扬顿挫的句子让人不无怀念美国历史上诸位以讲演著称的将军们。

“众所周知，如今Metal Gear的资料已经不止存在于先进国家，只要通过黑市的金钱交易，终有一天会落在

那些第三世界国家手中……”

“为了对抗我国的核武军备，各国都已开始研究其专属的Metal Gear，如今的Metal Gear次世代已在孕育之中，因此我们此次开发出的Metal Gear Ray主要是针对这些Metal Gear的变种，在Ray的威力之下，这世界上的大多数Metal Gear都将无法成为威胁……”

斯内克倒是应该感斯科特，这位海军陆战队的司令讲演声音之大，足以为斯内克做最佳的掩护。若非几次斯科特口号似的高呼引得那些陆战队士兵群情踊跃，斯内克想要穿过这些房间恐怕仍要经历少许艰难。

“我知道诸位一定也听说了来自海军的压力，毕竟Metal Gear Ray的出现将降低航母的实用性，机械类海军的传统地位有所动摇，拥有相关利益的高层们难免会对陆战队施加压力。然而这一次我们自主研发的新型兵器，使得陆战队的地位必然有所提高……”

自动门迅速打开又关闭的声音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簇拥在一起的海军陆战队员们目光集中在不断播放的幻灯片上，新型Metal Gear的庞大身躯一次次出现在白色幕布前，这是陆战队自行研发的骄傲，也是斯科特此次讲演的核心内容。

斯内克越过两间货舱后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目标，尽管已是老朋友了，也在前面货舱里见到了局部的幻灯图片。真正见识整体实机之后的震撼依然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高耸如小型移动炮台般的Metal Gear矗立在巨大的货舱正后方，在四周灯光的映衬下有一股黑暗的光辉散发出来。尖锐的四肢设计区别于以往浑圆厚重的概念，背后耸立的双翼似乎意味着新功能的实现。

斯科特·道夫就站在Metal Gear Ray的固定支架中央侃侃而谈，队列整齐的海军陆战队士兵们以崇拜的目光看着这位口才了得的指挥官。望着眼前一幕，斯内克忍不住叹了一口气。人类研制武器的路仿佛永远没有尽头，当初以为Metal Gear Rex已是陆战武器的极限，如今看到这浑身线条呈流线型的新型机体，他终于相信了人类对于战争和暴力的欲望永无止境，就如他们对物质和财富的追求一样。

这种时刻不适合感慨，斯内克顺着投影仪和灯光交织下的阴影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以手中的数码相机拍下Metal Gear Ray的身影，巨大的机体与其下众多的陆战队士兵成为鲜明的对比，机体侧臂上的字母显示这东西的生母必是海军无疑。

“我们所研发的东西与海军正在进行的同名计划有所不同……敌人不仅来自于外部，也有内部的……”

斯科特还在慷慨陈词，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斯内克从对方的话语中听出了一丝不祥的味道，如果海军也在研发新型Metal Gear，这么说美国军方内部也在搞军备竞争？

奥塔肯所说的那台传送照片的电脑工作站就在靠近墙壁的角落，操作起来倒不太容易被发现。斯内克一边关注着斯科特的讲演，一边将手中的数据线连上电脑。电脑显示屏在被人远程操作了片刻之后，进入一个从未

有过的界面，斯内克的照片也自动被识别接受到了奥塔肯那边。

四张大幅照片的切割和传送花费了少许时间，斯科特那边的讲演仍在继续，迄今为止的任务还算顺利。斯内克抬头望了一眼声音洪亮的斯科特·道夫，继续关注着上传任务条的进度。

…………

…………

“斯内克，所有图片已经传送完毕，任务完成，你可以撤离了。”

“……总之我相信，凭借着这台Metal Gear Ray，我们海军陆战队一定会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以上，解散！”

奥塔肯的通讯刚刚挂掉，另一侧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官讲演也接近尾声。这位健壮的黑人男子在说完总结词后，立正朝着聆听讲演的士兵们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无论立场如何，斯内克能理解这名军人的想法，他默默低下头，聆听着海军陆战队员们整齐的立正声，转身朝出口附近的黑暗处快步走去。

互以军礼表示尊敬的士兵和指挥官们沉浸在各自的激动情绪中尚未恢复，一阵奇妙的声音由远及近，不免让这些人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听到这个声音的斯内克也停下脚步，这声音让他想起了某些不甚美妙的回忆，一些疑惑和一些不安在战士的心头涌起，他紧贴着货箱以目光巡视站满士兵的小型广场，目光所及的士兵们都是神情疑惑。

声音由远及近缓缓走来，仿佛早就在这里等候多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清脆的金属摩擦声吸引，集中在那个声音的出处。一双牛仔靴踩着从容和冷酷，带着一个苍老的声音出现在Metal Gear Ray的西侧。

“真是不错的讲演，不愧是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对于讲演真是擅长。不过……也仅此而已。美国人太喜欢沉浸在自己的谎言里，以至于忘记了真相的本来面貌！”

身分未明的老者出现这一刹那，守卫的斯科特身边的陆战队士兵们迅速拔枪瞄准，将斯科特·道夫守护在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中。与高台下那些聆听讲演的士兵不同，这些守卫目光笃定呼吸匀长，声音短促而严厉，没有丝毫慌乱的迹象。

“你是谁？”

一阵拉动枪栓的声音里，枪口如漆黑的密云般蜂拥而至对准老者。从Metal Gear Ray阴影里走出的老者似乎对此置若罔闻，从容的表情给在场的所有人都带来阵阵压力。

“我有一个名字……”

老者掀开自己身上的风衣，露出一身军装和两把转轮手枪，裸露的半截右臂无比苍白，仿佛没有血液流经一样。

“左轮……山猫！”

这个名字带给斯科特·道夫和斯内克截然不同的震撼。当这个苍老的声音响起那一刹那，索利德·斯内克的回忆立刻追溯到了两年前影子摩西岛事件中，那个残忍而喜欢酷刑的枪手，那个唆使利奎德发动武装叛乱的核心人物，那个最后失去右臂逃离影

子摩西岛的阴谋家，让Metal Gear资料流入黑市的幕后之手……当这一切的身影重合起来，叠加成眼前这名老者之时，索利德·斯内克知道自己的命运仿佛被什么人操控着一样，始终还是要面对这一切。

看到老者腰间挂着的武器，护卫队纷纷紧张地向前移动，以求在更有效的范围内对敌人进行攻击，在随时有人可能开枪的情况下，场面一时间紧张到了极点。

斯科特·道夫挥手阻止了部下进攻的打算，目光炯炯地盯着这个跟Metal Gear计划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者，口气渐渐转冷："你这家伙……你想干什么？"

左轮山猫依旧缓步向前，仿佛端放在自己面前的枪口如同虚设："我对这台Metal Gear的性能已经有所了解……"

"你想要抢走它？"斯科特对左轮山猫怒目而视，"你这无耻的家伙！"

"抢？"左轮山猫冷笑了一下，"应该叫拿回才对！"

最初左轮山猫拥有Metal Gear资料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在研发过程中斯科特·道夫也渐渐了解了Metal Gear的研发历史，由这名俄罗斯籍的间谍说出"拿回"这样的话，海军司令竟一时间无法应对。双方陷入奇妙的僵持之中，只是局面似乎对左轮山猫相当不利，那些黑洞洞的枪口瞄准老者身上全部要害，随时能吐出致命的火舌。

死一般的寂静中，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左轮山猫身上。斯内克无暇联系奥塔肯，只能继续静观其变。

左轮山猫的底牌在片刻之后得以揭晓，一只从背后偷偷袭来的手按在斯科特·道夫的肩膀上，白色勃朗宁手枪仿佛从另一个空间越空而来，瞬间顶住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的太阳穴。脱掉了军帽的高壮俄罗斯老人动作敏捷迅速，没给任何人反应的机会，直接劫持住了掌握整个局面的核心人物。

这一幕发生得太过迅速，当海军陆战队员反应过来时，俄罗斯籍男子已拉着斯科特后退了数步，以海军陆战队司令为肉盾拉开了他与持枪队员的距离。

"格鲁科维奇？"斯内克没有太惊奇，这人果然跟左轮山猫混在一起。

左轮山猫似乎不打算给任何人喘息的机会，高举起手中的遥控按钮，大声宣布道："谁都不许动！听好了！这艘船已经被安上了大量的炸弹，只要按下这个按钮就会爆炸！"

晴天霹雳一样的宣言让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那些没有携带武器前来聆听演讲的士兵瞬间惶恐起来，整齐的阵型变得混乱嘈杂。哪怕是那些持枪瞄准左轮山猫的陆战队员，听到这句话后也忍不住小心地后退了几步。

面对这样的反应，左轮山猫露出一丝讽刺的笑："是啊，谁也不想死。"

随着左轮山猫的声音在空荡荡的三号货舱里回荡，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惊奇地发现数条绳索从天而降，显

然已经有人打通了上层与货舱之间的连接处。荷枪实弹的俄罗斯佣兵们顺着黝黑的绳索从滑下，手持AK74S—U的全副武装士兵们没有多余的动作，迅速旁若无人地占领了各个角度的制高点和要害。虽然只有寥寥十几名士兵，强大的交叉火力网足以应付眼前一切。

“目标就在这里，动手！”

其中两名士兵放下背包里的设备，开始启动开关，以解除Metal Gear Ray的束缚。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无能为力。

“你打算拿Ray怎样？卖掉吗？”愤怒的斯科特·道夫目睹这一切，忍无可忍地扭头看了一眼正在威胁自己生命的俄罗斯上校。

大概是计划进行得太过顺利，谢尔盖·格鲁科维奇居然回答了对方的询问。

“我的故乡是苏联核武研究的前线，斯涅钦斯克市，也就是以前的车里亚宾斯克—70市。我在那里长大……”

“那又如何？”

“冷战结束后，我的故乡被美国收买了。”

“我不明白，这些跟现在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谢尔盖摇摇头，猛然用枪狠狠顶住斯科特的额头：“不，你当然不会明白！朋友、土地、尊严……所有的一切都被卖掉了，卖给原本是敌人的美国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出价最高！甚至包括我们研究的各种技术，开发的这些武器！”

“你想要做什么？”

“夺取Ray，重建俄罗斯！”

谢尔盖的豪言壮语在整个三号货舱里回荡，没有人敢回应或反驳他。此时拥有了生杀大权的俄罗斯上校仿佛一瞬间成为威风凛凛的神，站立在整个危局的最高点俯瞰一切。

…………

…………

偏偏在这种时候，一个不合时宜的声音响起了。

“很遗憾啊，上校。我没有卖掉Metal Gear的打算，正如之前我对司令官所说的那样，我是来‘拿回’它的。”

站在危局中央的左轮山猫冷冷的声音击碎了谢尔盖·格鲁科维奇的激动，这位前格鲁乌上校愣了一下，目光瞬间变得冰冷而疑惑。

局势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在场所有人的预测，斯内克和那些持枪的士兵带着惊讶发现左轮山猫不知何时已站在谢尔盖的正对面，没有人发出声音，左轮山猫的话太过于诡异，这些听众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原因。

“你说什么？”

“我说过，我是要来收回这东西的。”左轮山猫的声音冷静到丝毫没有变化，“收回给……‘爱国者’！”

这个词像是有着某种魔力，让斯科特和谢尔盖的脸色瞬间大变。斯科特·道夫脱口而出：“什么？你是La-Li—Lu—Le—Lo？怎么可能？”

比惊讶更强烈的是愤怒，谢尔盖·格鲁科维奇带着强烈的愤恨地盯

着这个怂恿他抢夺Metal Gear Ray的男人。从一开始的计划他已经在算计着自己，一直到自己的部队替他完成了这一切。

“左轮山猫，你，你出卖了我们？”

左轮山猫依然满脸平静的看着谢尔盖：“不，我根本不是替你们工作的啊，同志……”

“原来你还是跟索利达斯……”

“不要难过，上校。我对祖国俄罗斯的兴亡其实没有什么兴趣……”左轮山猫在惊疑的士兵眼前缓缓走近谢尔盖，一时间两方局势的僵持让这些士兵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他们也不确定是否应把枪口对准这个与两方势力都没有什么瓜葛的老者。

“可恶，你什么时候改变想法的？”

“真高兴您终于认识到我的态度了。”左轮山猫牢牢盯着这个前格鲁乌上校，一只手慢慢缩回袖口，“冷战结束后我就放弃它了。对了……忘记告诉您，Metal Gear Ray只能乘坐一人，您和您的女儿都将葬身于此！”

“你这混蛋！”

谢尔盖被左轮山猫刻意激怒的怒火在瞬间爆发出来，两人的动作几乎在同一时刻展开。左轮山猫的右臂朝天挥舞，巨大的风衣外套迎着眼前男子飞去，遮蔽了众多士兵和谢尔盖的视线；谢尔盖则推开被自己挟持的黑人男子，让海军陆战队司令踉跄着走向左轮山猫。两个曾在俄罗斯军队拥有极高声誉的男人相隔不过十数码，各自怀着不同的信仰抬起了握着枪的手。

“去死吧，你这走狗！”

新与旧的对决在一刹那间已完成。子弹飞射的速度远远超过两人的动作和吼声，像是被时间之神微微凝固了流逝，随后又快放了数倍一样。左轮山猫的风衣飘过谢尔盖的身体，斯科特·道夫则扑倒在左轮山猫的面前。所有的士兵只能用来不及反应的错愕看着这一幕发生，无力阻止什么。

斯内克在掩体背后微微闭上双眼，只听到刚才的枪声，他已经知晓胜负。

两声清脆的枪声没有一发来自谢尔盖的勃朗宁，左轮山猫无与伦比的拔枪速度下，前俄罗斯格鲁乌上校甚至来不急扣动扳机已被一枪击中，另一发子弹则留在了斯科特·道夫的身体里，这位海军陆战队司令瞪大了双眼，仿佛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会变成现在这种状况，扑倒在钢铁护栏上。

“谢尔盖，你早该退休了……”

没有被击中要害的谢尔盖发出痛苦的悲鸣，鲜血染红了他的整条手臂。心怀复国理想的老人在这一刻感受到强烈的失落和绝望，围绕在他身边的士兵们终于在如梦初醒，纷纷将枪口对准了左轮山猫。

左轮山猫没有半点犹豫，另一只手上的转轮手枪像是在同一秒钟响起六次，靠近他的几名俄罗斯佣兵几乎同时被命中要害倒地身亡。这一场面深深地震撼了周围的士兵，另一只手枪里还有四发子弹的左轮山猫就那样巍然站在原地，没有人敢尝试

着开枪。

“演出谢幕了，如果你们还想活命的话，现在赶快逃吧。趁这艘船还在纽约港，或许你们还可以游到岸上。”

再度高举起引爆按钮的左轮山猫毫不犹豫地按下了起爆按钮，没有半分犹豫迟疑。

## 10

斯内克不知最初被安置的炸弹数量到底有多少，当左轮山猫按下起爆按钮的那一刻，他完全明白了对方的企图。拥有了Metal Gear Ray的左轮山猫不必忍受发现号缓慢的行驶速度，也无惧于美国军方的空中打击，只要他懂的驾驶，大可以带着Ray远走高飞。从一开始左轮山猫就完全没想过要在发现号上留下任何活口，所有的这些士兵和佣兵团不过是他计划里的额外祭品。

随着引爆开始，发现号的船身开始剧烈颤抖，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样，原本被佣兵团安置在各个角落里的炸弹同时爆炸，猛烈的冲击波在金属船身内部回荡，无数生命直接被炸弹夺取，更多的人被疯狂涌入的水流冲倒。倾斜的船体晃动中没有人能站稳脚步，货品和军械洒落在人群里，慌乱的叫声连成一片。就算是训练有素的海军陆战队面对灭顶之灾时也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恐惧，失去了领袖的海军陆战队和佣兵团乱作一团，整个发现号上已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指挥者。

在这种混乱的场面里，惟一仍稳稳站在原地的人只有面带冷酷笑容的左轮山猫。常年的军旅生涯让老者拥有比普通战士更强悍的身体，也更能适应剧烈颠簸所带来的不适。因压力而喷入船舱的的冰冷河水在身体周围四溅，斯内克脚下的积水已越过了膝盖，仰头望着那个一步步走近Metal Gear Ray的老者，斯内克顾不上隐蔽和逃离，迅速冲上铁架高台，拔出USP瞄准了对方。

“左轮山猫！”

士兵们混乱的呼喝声中，斯内克的叫声如同一道锋芒，直入长发老者的耳畔。那名杀死了斯科特司令、重伤了谢尔盖上校的老人站在Metal Gear Ray的驾驶舱口缓缓转身，目光紧紧锁定在那个预定剧本里的演出者身上。随着那个男人的脸进入视野，老者脸上的沉稳表情一瞬间变得扭曲挣扎，右臂的伤口再次肿胀着蠕动起来，像是要控制全身一样。这一次无论左轮山猫如何挣扎，手臂依然不受控制地高高举起，一直到他整个身体陡然挺拔成另一种姿态，另一种语气。

“好久不见了，我的兄弟！”

完全不同的声音从左轮山猫口中喊出，让斯内克为之一惊，那个举起右臂握拳的姿势如此熟悉，犹如两年前影子摩西岛某一幕重现眼前。

“你是……”

“没错，就是我！”裸露出移植上去的右臂，微凸的血管被苍白的皮肤包围，这只完全不属于左轮山猫的手臂似乎唤醒了某个灵魂，在这一刻

对斯内克进行最可怕的召唤。

"利奎德！？"

"……你好像苍老了不少嘛，斯内克！"似乎利奎德灵魂附体的左轮山猫声音骄傲中充满了狂傲与不屑，居高临下地看着斯内克，"时间也终于开始慢慢吞噬你的身体。现在我知道为什么内奥米没有把你列入死狐目标了……"

左轮山猫似乎意识到利奎德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开始在另一侧的身体里拼命挣扎想要重新主导身体。从斯内克的角度看过去，这样的场面诡异中透着一丝悲哀，左轮山猫无论如何拼命挣扎，终于还是没有驱逐掉利奎德。

"这也难怪，从一开始就用老头子的细胞做母体，我们从一出生就注定了要迅速老去……"左轮山猫身体里的利奎德继续狂笑道，"这就是天才的代价！你已经老了，我却能通过这条手臂活下去！"

"利奎德的手臂？"

斯内克终于意识到左轮山猫是如何拥有利奎德意识的了，尽管这看似不可思议。USP依旧瞄准了左轮山猫的身体，可这一刻船体的晃动和倾斜让斯内克无法有把握地开枪，身边的爆炸连续不断地冲击着斯内克站立的平台，最终斯奈也未能幸免，一股气浪将他掀至水中。利奎德·山猫看也不看自己这位曾是宿敌的兄弟，转身跃入Metal Gear Ray的座舱中。

随着整个平台的陷落，许多人跌入水中，就连重伤的谢尔盖上校也未能幸免。巨大的Metal Gear Ray震荡着整个三号货舱，拥有VR经验的利奎德·山猫看来十分熟练地掌握了驾驶技巧，只是几秒钟内，Metal Gear Ray的庞大身躯已开始挥舞着蠕动起来。

"斯内克！"利奎德独有的疯狂嗓音在整个货舱里回荡，"你这个蠢货，你还是什么都改变不了，去死吧！"

巨大的Metal Gear Ray左臂挥舞着切断了货舱两侧的高台，众多陆战士兵惨叫着被切断了身体，手臂挥动的余势笔直落向斯内克，身处狭小平台上的战士竭力回避仍被扫中，整个身体飞出数米。

被击中的斯内克感到眼前一阵模糊，晕了过去。

…………

…………

过了半晌终于竭尽所能地恢复了意识，睁开眼依然看到挣脱拘束具的Metal Gear Ray在货舱中央肆虐。斯内克后退了几步，打开通讯器，第一时间联络上自己的伙伴。

"奥塔肯，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利奎德·山猫并没有给斯内克说完话的机会，Metal Gear Ray的头部射出一道光束，飞快地切割开了船舱侧壁。更多的河水瞬间涌入进来，斯内克再次被打落水中。在水面下斯内克能看到无数的尸体漂浮在巨大机体的周围，面对这样强大的存在，又是在水中，斯内克知道自己什么也做不了。

——就像刚才利奎德·山猫所说的那样。

在这一刻，和平的希望似乎又破灭了。

下一秒钟，Metal Gear Ray的右臂笔直刺来，击中了斯内克的胸口。斯内克眼前一黑，再度失去意识沉入水中。

## 11

左轮山猫从混沌的意识中清醒过来，脸上的戾气已经恢复成了平静与从容。通过Metal Gear Ray的监视器，他能看到海水中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尸体载浮载沉，还有那个曾经一直注视着自己的索利德·斯内克。

暴风雨不知从何时开始又降临在这片天空下，猛烈的风吹动着纽约湾的水浪。已经破碎不堪的发现号油轮大半沉没在海水中，黑如墨汁的原油流淌在海水中。左轮山猫的目光扫过那些士兵尸体，寻找着活口。无声的枪火在风雨声中显得微不可闻，幸存的生命就这样一条条消逝，看到索利德·斯内克和这些下等士兵们一样漂浮在水中，老者的嘴角露出一丝胜利式的笑容。

Metal Gear Ray双足踏过破碎的发现号甲板，纵身跃入水中。可见度极低的夜色中，Metal Gear Ray以完美流线型的姿势在水中游曳，左轮山猫熟悉着新型机体的性能，同时也打开了他一直隐蔽的那个通讯频道。

“是的，就在我们约定的那个地方。”

“没错……我有斯内克在场的证据，Cypher很有用。”

“是啊，我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明天早上的新闻……”

“哼哼，海军陆战队的计划和发现号一起成为这片水域里的残骸了……”

“……当然，我明白，总统阁下……”

左轮山猫的声音像是雨夜里最深层的幽灵呼唤，隐藏在水面之下。Metal Gear Ray的身体在水中飞快地摇摆，朝着远方驶去。在这死亡降临发现号的时刻，美国军方尚未得到遇袭情报，和这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一样，那些军方的大人物们满足在军事大国的美梦中不肯醒来。只有那些死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用血换来了真相，他们的尸体漂浮在纽约湾水域中无人理会。

充满了绝望的夜晚里，只剩下奥塔肯急切的呼唤，斯内克却没有任何应答……

## 12

纽约州郊区一处密不透风的地下室里，绵长的走廊中透着一股潮湿的苔藓味道，没有一丝阳光能侵入其中。走廊两旁的墙壁上悬挂着幽暗的灯火，勉强足够照亮通道。一名有着深深肤色的金发女子缓步走在过道里，女子身穿一件宽松的黑灰色外套，裸露着半截漂亮的小腿，脚踏一双青灰色高跟皮靴。女子丰腴的嘴唇抿得极紧，卷曲的金发搭在两侧，面容中略带一丝憔悴。

整个走廊空寂得像是千百年来未曾有人到过一样，只有女子的脚步声微微回荡。女子顺着石板路一直向前，终于在尽头处摸到一扇金属门，仿佛只有这扇门才能证明她活在二十一世纪，而非上古时代的修道院里。

缓缓推开金属门，女子站在门口等待仪器扫描。可能是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全息扫描技术在瞬间生成了来访者的外部特征。绿色的“允许”字样被打在半透明的液晶屏幕上，女子看了一眼屏幕，继续平静地前行。

越过层层检查，房间的最深处站着一位中年男子。男子戴着墨镜的脸上挂着长年不变的冷漠表情，手提一只皮箱，从外表上看仿佛是刚刚经过这里的保险推销员一样。

注视了站在自己面前的女子片刻，男子缓缓开口。

“海莲娜·道夫·杰克逊？”

“是的。”

“参军八个月？”

“是的。”

“我们看过你的记录。”男子打开皮箱，里面铺满了各种文件，“从军方的记录来看，你战记斐然——不过从家庭记录来看，您却饱受折磨。而且从军队的角度考虑，您父亲和您丈夫……”

“那就是我参军的目的。”海莲娜打断了对方的话，哪怕这看上去并不礼貌，“杰克逊受冤狱而死，我父亲为了保护陆战队的研究成果而死……我要为他们复仇。”

墨镜男子没有对海莲娜的话做出任何评价，只是继续淡淡说道：“好吧，其实这些并不重要。据我个人所知，海莲娜小姐似乎拥有一项惊人的能力……”

“是杰克逊太太。”海莲娜纠正对方的措辞，“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种能力。”

“我们可以测试吗？”

“这也是整个检验环节的一部分？”

“是的。”

海莲娜没有说话，缓步走进墨镜男子为自己指引的小型广场。在小型广场的四周安放着数挺机枪，从枪口的大小可以看出，这些机枪射出的子弹只可能是塑料或橡皮弹。

海莲娜环顾了一圈四周之后，缓缓摇头。

“怎么，您不愿意参加测试？”

“不，我是说用这种子弹毫无意义。”海莲娜的平静远远超过了测试自己的墨镜男子，“我建议你们使用真弹。”

戴着黑色墨镜的男子愣了一下，又很快恢复平静。随着他的手势，几挺机枪的位置被换成了手持自动步枪士兵。这些听说了传奇的士兵们紧张地握着手中的枪，目光牢牢盯着那个传说中的女子，美丽而憔悴的女人站在那里，带着仿佛随时能够死去般的悲哀，她是否就在等候死亡？

“开始吧。”

远远超过了生死恐惧的声音在这一刻响起，女子卓然站在那里等待着子弹呼啸而来的一刻。这一幕如此动人，以至于所有忘情工作的人都停止了动作，目光集中在地下广场中央的女子身上。

枪声响起，无数飞溅的弹壳散落在地面上，从四个角度连射的自动步枪猛烈火力下，女子依然站在小型广场中央，那些子弹偏离了轨道，飞射进天花板和地面，也扭曲着刺入两侧的墙壁，没有一发命中她的身体。

十几秒后，四盒弹匣被彻底清空。端枪的士兵放弃了继续的打算，不约而同放下手中武器。围观的工作人员愣了片刻，不知谁带头鼓起掌来。顷刻间掌声响遍整个秘密地下基地，只有海莲娜和墨镜男子的表情依然冷漠，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过。

“海莲娜·道夫·杰克逊。”

“在。”

“你已被获准加入组织，请为了祖国安全继续努力。”

“谢谢。”海莲娜看着这个冷静的男人，表情依然带着少许悲伤，“不过以后还是请叫我的绰号吧——他们都叫我弗琼。”

弗琼走出秘密基地的时候，正是一天午后阳光最充沛的时刻。遥望远处的乔治·华盛顿大桥，车来车往的繁华丝毫没有被影响。一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像被人用橡皮擦掉的笔记一样，除了想要仔细辨认的人，没有谁会记得。那些每天经过自由女神像的白鸽依然被称颂着代表和平，那些为了梦想不惜一切的人们也不会相信，有人为了这个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乃至于家庭。

那些痛苦的回忆好像噩梦一样，一切都是从那个充满罪恶的夜晚开始。

父亲的死亡，丈夫在三个月后被陷冤狱最终自杀，母亲也不堪悲恸自杀身亡……那些宛如地狱的日子哪怕稍加回忆，也能让内心剧烈地刺痛。

发现号沉没的地点依然清晰，现在那里已经兴建起巨大的海上平台。为了阻止原油对纽约湾水域的污染而耗巨资建立的排污系统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环保工程之一，它就静静地沉默在那里，仿佛一座纪念的墓碑。上百人的亡魂随风飘逝，只留在少数人的记忆中。

这个世界也许只是这样罢了，弗琼冷漠地想着，走向属于自己的茫茫人海。

## 13

又一次陷入突如其来的梦境，少女的内心像被一团火焰焦灼着，身材矮小的少女怀抱巨大玩具娃娃站在院子里。天空的蓝和往日有些不同，那些鸟儿自由地翱翔过天际，在空中划出浅浅痕迹。风吹过头顶，有些微凉舒服的感觉。

下一秒的天空忽然被一团阴影遮住，一个巨大的身躯朝自己猛压过来。无力反抗的少女被压倒浸入水中，冰冷的水池让她的呼吸滞塞，抛开了玩具娃娃的双手沉重得像是完全挥动不了，透过清澈的游泳池，少女能看到自己熟悉的背影就在不远处，只是无论她怎样呼唤求救，那个背影都不曾转身回望她哪怕一眼。

再之后就是完全的黑暗，胸口撕裂般疼痛，无穷无尽的冰冷和灼热……

说不清的痛苦反复折磨着她的身体，一直到醒来看见自己熟悉的屋顶。

女孩从梦中醒来，冷汗浸透了身体。黑暗的房间里只有电脑显示器的工作灯在一闪一闪，安静的房间里没有一丝声响。这样寂静的黑暗又让她想起了另外一些不愉快，为了尽量忘记这些，少女从床上坐起来，打开了放在床头的电脑。

自从许多年前与家庭断绝关系之后，自己很少再跟任何人来往。习惯了这样独来独往的日子，惟一不开心的时刻只有那些如影随形的噩梦。

开机密码一如既往，打开自己熟悉的领域，显示器上发出的光芒足够让她远离那个曾经真实可怕的世界。连接上网络，少女打开加密的邮箱。邮箱里一封来自国安局的信件让她心情略微有些激动，点开邮件后，她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空荡荡的邮件里只有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一个工作密码。

无人喝彩也没有人陪伴庆祝，少女在床上为自己默默握了一下拳，记下密码关掉电脑。从窗外传来的点点晨曦说明新的一天已开始，那些烟消云散的记忆这一刻仿佛都在风中飘走。就好像那句广为流传的话一样，这一天又将是新的一天。

回想两年前自己被迫加入国安局的经过，少女苦涩地笑了笑，有些兴奋，有些无奈，也有些难过。

一切起因都是自己大学时代的荒唐，在那个黑客仍带着神秘光环的年代，自己和一个黑客组织联手破坏了马里兰州米德堡的国安局总部网络，造成NSA系统瘫痪长达七十三个小时。对于世界上任何一个黑客来说，这都是无比耀眼的光环——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在那之后过去了五年，本以为一切相安无事，国安局找上门来。

“这是您过往的黑客记录，按照您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可以控告您威胁国家安全罪，这意味着至少五年以上的监禁。”

国安局的特工果然最擅恐吓，但少女对这一套并不感兴趣。

“对了，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您的兄长现在似乎正在开发一种强大的战车兵器，这种兵器足以改变这个世界。”

刚刚读过《影子摩西的真相》这本书的少女一下兴奋起来，原来久未联络的他竟已是改变这个世界的力量之一。回忆着那个天才兄长和自己相伴度过的日子，少女在国安局保密协议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踏进了这个只属于秘密阴影的机构。

两年很快过去了，少女听到了许多关于兄长的消息。想到兄长，少女轻轻打开手上的PDA，掌上电脑里储存的幻灯片讲述着一个传奇科学家的故事，那些光环属于那个人。

“总有一天，我也会超过你的，哥哥。”

带着这样的决心，少女别上胸卡，走出家门。不远处的路口停着一辆漆黑的老式汽车，车牌上的号码并不属于米德堡，它将穿州越郡，带着少女驶向一个崭新的彼方。

**（《潜龙谍影》油轮篇结束）**

# 名词解释

A.I：众所周知，人工智能的简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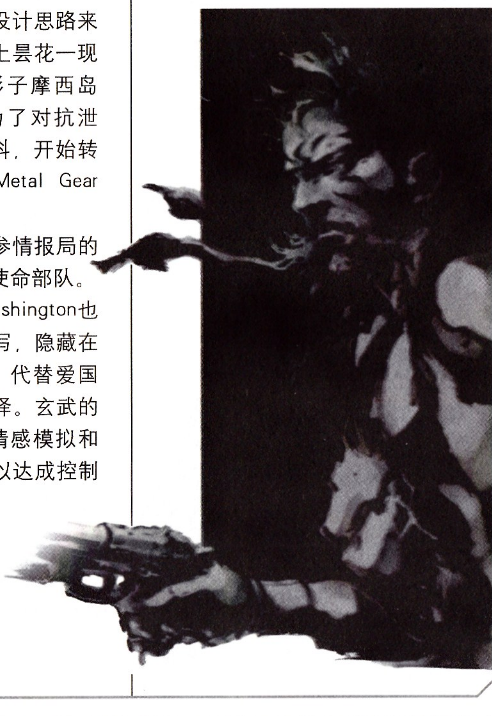
VR训练：从影子摩西岛时代就开始的美军虚拟实境训练，通常指在虚拟的环境中为受训者提供各种经验，以使得未曾参加实战的受训者也能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

Metal Gear：直译为合金装备，一种巨型的可在任意地点对地面进行核打击的新型武器。在《潜龙谍影1》当中登场的Metal Gear Rex是美国政府委托阿姆斯军工秘密研制的全新武器，其设计思路来自七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巨型陆上战车。在影子摩西岛事件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对抗泄露出来的Metal Gear资料，开始转而秘密研发更加先进的Metal Gear Ray。

格鲁乌：俄罗斯总参情报局的别称，也称俄罗斯特殊使命部队。

G·W：George Washington也就是乔治·华盛顿的缩写，隐藏在玄武要塞中的人工A.I，代替爱国者们进行信息筛选和抉择。玄武的核心A.I能够根据人的情感模拟和控制人类所需的情报，以达成控制人类思考的目的。

S3计划：以模拟斯内克在影子摩西岛上行动为目的的实战演习，目的是创造出可以媲美斯内克的最强战士。当然这只是表面目的，其深层目的在于进行以信息筛选的方式控制人类思想，即所谓的“民智选择”。



# 生化危机5（中）



文/钻石星辰 编/暗星



**克里斯·雷德菲尔德**

原S.T.A.R.S.的幸存者，现为BSAA的特别行动特工，同时也是BSAA的创始11人之一，人人都对他报以最大的敬意。他与原S.T.A.R.S.队长阿尔伯特·威斯克是宿敌，一心想要将这位令S.T.A.R.S.覆灭的罪魁祸首绳之以法。



**谢娃·阿罗玛**

BSAA西非分部特工，曾在美国接受过教育，是克里斯此次非洲任务的搭档。

**约什·史东**

BSAA派来支援克里斯和谢娃的德尔塔小队队长，同时也曾是谢娃的教官，一直都很照顾谢娃。





**阿尔伯特·威斯克**

原S.T.A.R.S.队长，曾以安布雷拉间谍的身分将S.T.A.R.S.作为生物兵器实验的对象，后背叛安布雷拉来到其敌对公司。由于曾注射过某种药物，现在的威斯克拥有了远远超越常人的能力。



**理查德·艾尔文**

特雷西集团非洲分部资源开发处的炼油厂主管，但同时也是一个黑市生物兵器贩子，BSAA此次在基巨居自治区的任务就是阻止他的生物兵器交易。

## 前情简介

在丧尸及B.O.W（生物兵器）导致的浣熊市惨剧爆发的数年后，安布雷拉公司在政府的高压下已被迫破产，但是B.O.W却通过各种途径出现在了黑市上。恐怖组织、反政府组织、摇摆政府——各方势力对这些武器的关注引起了几乎所有相关国家的紧张。为了阻止这种现象，以特雷西公司为首的全球制药联盟（GPC）出资组建了以对抗生物兵器的威胁，保护全球各地安全与稳定为宗旨的生化恐怖安全评估联盟（BSAA），并在之后将其委任给联合国监管，时至2009年，在联合国及几大常任理事国的支持下，BSAA所拥有的权力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国家机构所能达到的顶点。而克里斯·雷德菲尔德也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但是，两年前在与宿敌阿尔伯特·威斯克的一战中，他的亲密搭档吉尔·瓦伦蒂安为了拯救他与威斯克同归于尽，这也成为了他心中永远的痛。

2009年3月4日，为了调查一系列B.O.W走私案件，克里斯来到了位处于非洲西部的基居巨自治区，与BSAA西非分部指派的搭档谢娃·阿罗玛一同展开了调查。但在那里，他却意外地遭遇到了五年前曾在欧洲出现过的寄生虫的袭击，而且，整个村镇的居民都已经成为了寄生虫的宿主……

# 第二章　阴谋

## PHASE1　暴民

这里的人全都疯了。

虽然谢娃和克里斯进入位处于基居巨自治区北区的这个村镇还不到半个小时，但是，亲身经历的一切却已经让这种概念凝固于心。

不久之前，这些暴徒们在广场上残忍地杀死了BSAA西非分部特派潜入工作员——为克里斯和谢娃的此次行动提供协助的雷纳德·费舍尔。

雷纳德被五花大绑，被人强押着跪在一个高高的木台上，在他身旁站着的那个戴墨镜的黑人手持喇叭，大声向围在台下的村民们宣读外国人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种种灾难，从这些话语中可以得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雷纳德的真正身分，但仅凭着他是外国人这一点就宣判了他的死刑。墨镜黑人演讲慷慨激昂，那极富煽动性的说辞让台下的群众热血沸腾，不时传来嘈杂的叫骂声。虽然雷纳德拼命想要挣扎辩解，最后甚至开始破口大骂，但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当宣读完最后的“罪状”时，一个带着红色头罩，足足有两米高的彪形大汉双手握紧巨斧高高举起，而后狠狠斩向雷纳德的脖颈。伴随着血光、惨叫声，以及完全将其掩盖住的欢呼声，雷纳德的头颅脱离了自己的身体飞起，从高高的木台掉落余地，沿着斜坡在地上滚了十余米方才停了下来。

躲在不远处小屋里的克里斯与谢娃亲眼目睹了这幕惨剧，但却无力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因为他们现在本身都还自顾不暇。追上来的村民找到了他们所在的房间，并将两人团团困在了屋内。

克里斯在第一时间做出了正确的反应，他将屋内的立柜推到北侧房门前，而后再将其他重物一股脑地堆在那里，如此一来房间便只剩下了南门与窗户两个可以进入的途径，他与谢娃只要各守一边就能暂保安全。

但是，克里斯严重低估了这些暴民的疯狂程度。虽然明知想强行从那两个入口进入只有死路一条，但暴民们依然不管不顾地猛冲向前，就仿佛狂热的邪教信徒般完全失去了对死亡的恐惧。这不仅体现在精神上，肉体的表现更能说明问题，谢娃曾精确地将一个企图从窗户爬进的中年男子一枪爆头，但失去脑袋的男子并没有终止行动，还是从那里爬了进来，甚至还向前走了几步路方才倒地不起。不过，万幸的是寄生虫成体（那种从宿主脖颈突出的节肢状怪物）出现的概率很低，也许是与现在正值阳光最强烈的时间段有关。

从之前到现在和对方进行的战斗让克里斯可以确定，这些家伙与三年前被寄生虫控制的欧洲村民没有任何区别，其外形和攻击方式都与里昂在报告中提到的完全相同，遭遇强光便会立即死亡的弱点也是一样。但有一点不同的是，根据里昂所言，寄生虫从注射（或者侵蚀）进人体内后有一段很长的潜伏期，但现在出现的这种寄生虫则有了显著的进化，竟然片刻间就能通过嘴部直接侵入人类体内而控制对方，也不知是这种生物本身产生了进化，还是有人刻意研制出来的变种。坦白说，克里斯更希望是前者，不然的话这次行动恐怕就变得有些复杂了。

在两人在屋内坚持死守了十分钟后，一柄狠狠砸向北侧房门的巨斧终于改变了这场只有杀戮的攻防战。那个亲手砍下雷纳德脑袋的巨人刽子手狠狠几斧将挡在门前的立柜及其他障碍物劈得粉碎，一脚踹开房门便大步走了进来。但对于屋内的两人而言，危机降临的同时也恰好是绝佳的脱困时机。

灵活避开略显迟钝的巨人刽子手后，克里斯和谢娃一同跑向了他身后的北侧房门，由于那里是刚刚被攻破，敌人的数量少之又少，两人很快便逃离了这所房屋。在克里斯的指示下，两人沿着附近的三四幢建筑与暴民们展开了一场运动战。而当那些暴民逐渐集中过来时，克里斯与谢娃才全速冲向了预定与阿尔法小队会合的交易地点。

短暂的分离再合流让两人甩开了跟得最紧的那批暴民，而克里斯奋力向远方抛掷的手雷和闪光弹也很好地起到了扰乱后来者视听的作用。在确定两人的行动已完全摆脱敌人的视线后，克里斯与谢娃一同冲入了位处于村庄东北角的那所三层建筑物——此次任务的最终目的地。

紧靠着牢牢关闭的房门，克里斯警惕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几分钟后，当门外纷乱的脚步声及叫嚷喊骂声逐渐远去后，他从怀中拿出兼用作通话机的PDA，接通了BSAA北非分部负责行动支援的专用频道。

“这里是克里斯·雷德菲尔德，在与谢娃·阿罗玛一同与阿尔法小队会合途中遭遇袭击，请求进行武力支援。”

“收到。目前是否有敌人的相关信息？”

“大约100人左右，都是当地居民，所持武器大多是农叉、镰刀等冷兵器，迄今为止没有使用过重型武器。”克里斯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更加严肃，“但

我有证据可以确信，这些村民已经发生了变异，与里昂报告书中所提到的寄生虫现象极为相似。”

对面陷入了沉默中，随后隐约可以听到急促敲打键盘的声音，以及对方与某人的商讨声。隔了片刻后，总部再度做出了回应。

“已命令德尔塔小队火速前往你处，你们尽量寻找机会与阿尔法小队进行会合，然后隐藏起来等待支援。”

“收到。”

克里斯关上PDA，然后摸了摸腰间，那里还剩下四颗闪光手雷。不过，他不准备再在这些变异体的小角色身上浪费弹药了。之前数次战斗的经验都让他认定了这样一件事：最先端上桌子的永远都只是开胃菜，难吃得让人下不了口的大餐只会在后面出现。

他看向谢娃，自己的新搭档正侧靠在窗边观察外界的动向，她的左臂在刚才的战斗中负了伤，但从动作上来看应该并无大碍。

“有没有什么问题？”克里斯问。

谢娃摇摇头，“已经甩掉他们了，附近的人正在逐渐减少，但最好还是尽快离开这里。”

“我问的是你的伤。”克里斯对自己的问题进行了补充，“现在感觉如何？”

谢娃一怔，下意识地扭头望向克里斯。片刻后，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谢了，只是擦伤而已。”谢娃轻松地拍了拍自己的左臂，“能让创始11人关心真是我的荣幸。”

克里斯笑了笑，“那个称号太别扭了，还是叫我的名字听起来更舒服些。”

“OK。那么……言归正传。”谢娃恢复了刚才认真的神情，“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很简单，找到阿尔法小队，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克里斯说，“不过，还是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吧。”

谢娃苦笑了一下，跟在克里斯身后向楼上走去。

她明白搭档的意思。在经历了不久前的战斗后，阿尔法小队凶多吉少早就成了两人的共识，只不过他们都不愿开头谈论这个话题而已，或者说，他们心中还存有一丝侥幸。德坎特队长在加入BSAA前就已经是一名身经百战的战士，更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两人更愿意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期盼他这次也能像之前一样带领部下走出这场危机。

但是，很快现实就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这种期望是多么地不切实际。

原本情报中的三楼交易地点房间内，斑驳的墙壁和地面上溅满了喷薄而出的血渍，四周随处可见冲锋枪子弹留下的弹孔，以及好像被鞭状物体狠狠抽打过的痕迹。数名身穿BSAA战斗服的士兵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看样子早就已经断了气，最惨的一名士兵头部几乎被完全打烂，无力地耷拉在胸前，只留下颈部的一点皮肉连接着身体。

“……是什么东西干的？”谢娃好半天才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眼前的这幕景象的冲击力实在是太过于强烈，甚至在先前的一瞬间令她产生了想要呕吐的恶心感。

“不是那群被寄生的家伙。”克里斯将霰弹枪背在身后，走到一具尸体前蹲下身去。

“看这里，刀枪可搞不出这种伤口。”他指着尸体腹部被刺穿的那处大

洞，扭头对走过来的谢娃说道，“但不管那是什么，都不是现在的我们能解决的东西。”

克里斯拿起掉在尸体旁边的AK47，换上从对方腰间找到的新弹夹后站起身来，而后将同时找到的几个VZ–61弹夹递给了谢娃。

“先补充好弹药吧，虽然兄弟们似乎弹尽粮绝都没能给那家伙造成什么伤害，但总比坐以待毙要好些。”他说，“我去看看能不能发现什么线索，你联系总部告诉……”

克里斯的话语突然间戛然而止，他急速转向左后方，AK47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靠在墙角的那具尸体。觉察到那边传来的细微声响的谢娃也在同时做出了反应，但当听到那具“尸体”的呻吟声并看清对方的相貌后，她不禁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德坎特队长？”

这时克里斯也认出了这位曾有过几面之缘的阿尔法小队队长，但此时的德坎特与他记忆中相差实在是太远了，黑人男子浑身是血，右臂无力地垂在地上，手肘呈一种古怪的形状扭曲着，看样子是骨头都已经碎了。但更让人心惊的是他右肩靠近胸部的那个大洞，两人甚至能透过它看到德坎特背后的墙壁。

一看到那处伤口，克里斯就清楚德坎特已经没救了。但他还是快步赶到德坎特身边，小心翼翼地将对方上半身扶了起来。

“喂，坚持住！这究竟是谁干的？”

“……陷阱……”德坎特费力地张开嘴，鲜血自他嘴角潺潺流出。“这是一个陷阱……艾尔文那家伙设计了我们……用那种怪物……怪物……”

他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哇的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

“别急着开口，那样会让你的伤势加重的！”

谢娃急忙说道，她本想劝德坎特先稍微缓一下再说话，但对方却完全没有听进她的话。

“没时间了……拿着这个……”他挣扎着从怀里取出一张记忆卡，将它放到了克里斯手中。“交给总部……一定要……资料是从艾尔文电脑里拷来的……里面……里面……”

他最终还是没能说完这句话。在两人急切的呼唤声中，德坎特停止了呼吸。

克里斯叹了口气，将记忆卡握在手中，而后取出PDA与总部再度展开通讯。

“这里是克里斯·雷德菲尔德，现在所处位置是849276作战的目标所在地。849276作战失败，重复，849276作战失败。”克里斯沉声向PDA另一侧说道，“阿尔法小队全军覆没，目前还不能得知敌方的具体情报，但疑似是不知名的生物兵器。德坎特队长在临死前得到了敌方电脑中的数据，我现在就将数据传过去。”

得到对方的确认后，克里斯将记忆卡插入了PDA下方的读卡器，而后将所有数据都上传至BASS西非分部的特别用服务器上。卡内的数据并不算大，几分钟后就已全部传送完毕。

“文件收到。德尔塔小队现在正在路上，预计一刻钟后便可抵达基巨居自治区。”

“那么，接下来的作战任务怎样改动？”

克里斯向对方问道，但得到的回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作战不变，逮捕艾尔文依然是你们的最首要任务。”对方回答道，“根

据情报分析，艾尔文很有可能已逃往了附近矿山的车站。”

“等等，你是说就凭我们两个人，在没有任何支援和补给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深入敌穴完成任务？”

“什么？”听到克里斯的疑问后，谢娃也诧异地将头转了过来。

“重复一遍，作战不变，前往矿山的车站方向追捕艾尔文，德尔塔小队会协助你们执行逮捕任务。”对方的语气不带丝毫感情，态度非常坚决，“在你们左侧的走廊尽头可以乘电梯前往地下焚化场，那里是原定的阿尔法小队撤退路线，通过那里可以去到村外。先前传送的数据曾经过高度加密，等数据解析完毕后会将必要的情报传给你们，完毕。”

说完这句话后，对方切断了通信。克里斯扭头看了看正盯着自己的谢娃，无奈地耸耸肩苦笑了一下。

谢娃立即就明白了总部的最终答复，这个明显不合情理的命令让她不禁有些激动，恼火地抱怨道：“岂有此理！那帮家伙脑袋里装的都是什么！？”

“算了吧。”克里斯拍拍搭档的肩膀，平静地说道，“早从加入BSAA的那一天起，我们就该有随时会成为牺牲品的觉悟了。”

## PHASE2 狂欲

身处屋内的克里斯和谢娃并不知道，就在两人谈话的同时，在一辆停在村外的越野车内，一个身着白色西服和红色花衬衫的金发男子正通过车内的屏幕监控着屋内发生的一切。

当看到德钦特死去的那一幕时，金发男子——理查德·艾尔文咧开嘴笑了起来。他前几天看过德坎特的档案，这位阿尔法小队的队长可是个厉害角色，曾和他交易过的不少客户都是栽在了对方手中。正因如此，轻而易举便能将其解决这件事极大地提升了他的虚荣心与自豪感。

“死吧死吧都去死吧！现在知道嘲笑我的代价了吧？”艾尔文恶毒地想着，右手食指有节奏地敲打着座椅，昭示着他内心的愉悦之情。

虽然是毕业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被委任为特雷西集团非洲分部资源开发处的炼油厂主管，但艾尔文在特雷西内部并没有得到多少好评。

“有一定工作能力及管理水平，但人品不佳，睚眦必报。”

这是大多数同事对他的评价，也可以说是公司内部认识他的人达成的共识。有人认为这也许与艾尔文在大学时代经历过的几次失败恋情有关，也有人认为这是像他那样原本就只知道读书的书呆子在进入社会后的普遍现象。

在一般人看来，炼油厂主管是个不错的肥缺，但艾尔文对于被分配到这里一直都心怀不满。在入职特雷西后，他一直深信自己会在总部大展宏图，并很快就将进入公司的最高管理层，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严重刺激了他那敏感而脆弱的神经。自从被分配到非洲分部后，艾尔文便染上了酗酒的恶习，随意打骂黑人员工更是家常便饭，对于炼油厂所在的这个小国的军政府而言，特雷西集团的投资是他们最大的财政来源之一，因此在没有闹出大事的情况下他们

一般不会去打扰公司的运营，这也造就了艾尔文在炼油厂内土皇帝般的地位。

同时，也为他开始进行非法交易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艾尔文扭头看了一眼坐在驾驶席上，将全身都隐藏在灰色长袍下的那个身影。对方还是和以往一样保持着沉默，也一样无法看清连衣帽与弧形铁片下隐藏的相貌。从长袍人的身材、走路的姿势以及所穿的高跟鞋来看，对方可能是个女人，而且艾尔文还曾不无恶意地揣测过那银灰色的长袍下隐藏的也许是一丝不挂的美丽胴体。但自从见识过对方的身手及冷酷无情的手段后，他便打消了脑海中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几个月前，正是这个长袍人的出现让郁郁不得志的艾尔文看到了一条金钱滚滚的康庄大道。她带来的某人的合作意向对于艾尔文有百利而无一害，虽然受托在黑市出售B.O.W是极为危险的交易，BSAA也对这个市场打压得非常厉害，但那宛如天文数字一般的收益足以让艾尔文将小小的危险抛至脑后。更何况，自己的合作方本身就与BSAA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每次交易前他总能收到BSAA行动的详细信息，因此每次都可以在交易完顺利地全身而退。至于这些流入市场的B.O.W会被用在什么地方，会导致多少人死于非命，鬼才去管他呢，既然一时无法得到自己心目中的地位，那就先用金钱来补偿好了。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艾尔文才会在合作方的委托下一次次地将B.O.W卖给那些恐怖分子、新兴宗教、反政府武装等各种势力，并攫取了他几辈子都不敢想像的财富。但即使如此，当几天前长袍人再次出现在他面前并提出下次委托的内容时，艾尔文还是不禁感到有些惊讶。

合作方的第一个委托是利用他的途径将经过改良的二型普拉卡寄生虫带入基居巨自治区北区的某个村镇，并使那里的所有村民都变成寄生虫的宿主。合作方似乎已经与当地军政府达成了某项



协议，因此无须担心军方或警察会造成麻烦，而这项任务对于艾尔文来说也并不困难，只需要强行令几个居民吃下寄生虫，之后这些被控制的宿主自然会将其他人变为自己的同伴。

真正令艾尔文感到惊讶的，是第二个委托。

合作方这次会将艾尔文准备进行B.O.W交易的情报有意泄露给BSAA，引诱他们来到这个村镇。然后……将BSAA派来的部队作为新型B.O.W的实战素材。

放到以前，艾尔文绝对不会主动招惹BSAA，作为BSAA最大的资助方——特雷西集团的员工，他自然知道BSAA的真正实力，但合作方提出会对这次工作支付三倍的报酬，并答应如果发生意外的话，会安排将他送到北欧的某个小国，以艾尔文现在的财产足以让他在之后的岁月中过上无比奢侈的生活。艾尔文反复考虑了很久，但在合作方针对他的犹豫流露出有些不满的意向后，他最终还是咬咬牙接受了这项委托。

一切都如进展般顺利，二型寄生虫只用了短短几天就将全村人都变成了自己的宿主。虽然艾尔文也听说过五年前发生在欧洲小镇的光明教事件，但还是不禁惊叹于普拉加寄生虫的强大力量。

在过去五年间，寄生虫之所以没能成为在黑市上流通的生物兵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它的生长周期因素。寄生虫从孵化到最终控制宿主所花费的较长时间使其遭到了多方面的负面评价，客户们需要的是在投入使用后收到立竿见影效果的商品，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艾尔文的合作方将改造普拉加寄生虫的工程项目提上了日程，其结果就是现在的二型寄生虫。二型寄生虫与原型的最大进化之处就在于，新的寄生虫可以直接以成虫的形态投入使用，并且可以立刻控制宿主，最为简便的使用方法就是将事先培养成熟的二型寄生虫直接塞入宿主口中，这种方法看似原始，但实例证明非常有效。从嘴部“接种”之后，二型寄生虫会将宿主的食道撕裂，经大脑进入脊髓。只要成功侵占了宿主的中枢神经，此时的宿主就会任凭寄生虫摆布了。经过实验观察，从接种到宿主被完全控制，整个过程只要花费大约10秒钟的时间。

将基巨居自治区作为实验地点，就是为了对二型寄生虫的实战性能进行评估的关键性试验。整个实验会被全部拍摄下来作为给客户观看的推广资料，而将BSAA部队作为交战对象也有着投客户所好的考虑。

事实证明，这次的实验非常成功，艾尔文通过车内的监控设置全方位地欣赏了这场杀戮的盛宴。

阿尔法小队在行动开始后迅速冲入三楼，但他们发现情报中所显示的交易地点竟然空无一人。德坎特队长察觉情况不对后立即下达了撤退命令，不过，那已经太晚了。被普拉加寄生虫控制的宿主们包围了这座建筑，对BSAA的士兵们进行了疯狂的攻击。在同伴的重火力掩护下，有几名士兵从窗口逃了出去，想要沿着来时的路返回车上，但他们抵达后才绝望地发现，在那里等待着自己的，是数十名手持凶器的村民。

虽然听不到声音，但看着显示器内村民们将农叉一次又一次狠狠刺向倒地士兵的虐杀场面，艾尔文感觉那些人的惨叫声仿佛就萦绕在耳畔。

三楼屋内的抵抗要比想像中顽强一些，虽然被寄生的村民生命力远远超越常人，但全副武装且占据了有利地形的

阿尔法小队也并非善与之辈。在德坎特队长的指挥下，十几名队员牢牢把持住了所有可能进入房间的途径，并一直在找机会试图向总部求援。可在艾尔文设置的仪器信号干扰下，通话机里另一侧传来的只有盲音。

如果按照这种形态发展下去的话，阿尔法小队大概还可以坚持半小时至45分钟左右，但就在这时，合作方此次用于实战的第二个对象出现了。

而这，也正式宣告了阿尔法小队的末日降临。

那种生物……不，一想到那种怪物的形态和能力，艾尔文就感到毛骨悚然，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他不知道自己的合作方是怎样研究出了这种邪恶的东西，那种东西根本就不像是该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生物，它只该出现在噩梦中。在它的攻击下，阿尔法小队毫无还手之力，短短几分钟内便全军覆没，同时，也完成了他们在试验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一是实战数据的收集，二是令他们发现了“艾尔文在逃跑中惊慌掉落的笔记本电脑”，现在BSAA的后来者已经得到了电脑中储存的那些信息，到目前为止，一切的进展都在按照合作方所设计的剧本完美上演。但是，艾尔文却根本不知道对方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尤其是第二项行动更是在今天早上才被临时通知，并特别指明一定要BSAA第二次派来的特工拿到那些数据，弄得他手忙脚乱才在最后一刻完成了相关工作。

虽然有些好奇，但艾尔文却并不打算询问合作方意欲何为。他也曾偷偷调查过合作方及站在对方幕后的那个人的相关情报，但随着信息的越来越多，艾尔文心中的恐惧也就越来越深。如果对方真如资料中显示的那样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力量，那他的的野心究竟会大到怎样的地步？他将生物兵器逐渐散播至世界各地又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当这种恐惧令艾尔文为之战栗时，他作出了一个决定——销毁了所有与合作方相关的情报。

既然怎样都不可能对抗那种力量，那服从就是最好的选择。

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依然认为自己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不知道是否是错觉，当那个深夜按下删除键的一瞬间，他仿佛听到耳畔忽然传来那个人的冷笑。但当他急忙转身时，视线中却是空空如也。只不过……原本一直关闭的窗户，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开了。强而有力的风吹入屋内，将桌上的书页吹得如流水般哗哗作响，艾尔文呆呆地站在原地，遍体冰凉。

这时，一阵风吹入车内，虽然是让人感到有些窒息的热浪，但艾尔文又一次打了个冷战，思绪也回到了现实中。

他定了定神，将目光重新投向监控器。屏幕内，克里斯和谢娃两人已经整备好了身上的武器，正向电梯所在的方向走去。

那个怪物刚才好像也去到了下面，看来，有这两个家伙好瞧的了——想到这里，艾尔文又一次咧开嘴笑了。

“出发！”他按下监控器的关闭键，意气风发地喊道。

烈日下的空旷道路中，越野车向着矿山的方向驶去。

## PHASE3 恐怖

电梯门打开的两秒钟后，脚步声打破了建造于村镇地下的焚化场的沉寂。

克里斯率先走出电梯，谢娃紧随其后，两人都紧握住枪，全神贯注地注意着周围的情况。

从设备上布满的灰尘来看，这个焚化场似乎有一段时间没用过了，到处都透着一股腐旧的气息，但很明显它还在保持着正常的运作，不时可以听见焚化室传来的轰隆声，而电梯一打开，两人就感到热浪扑面而来，登时出了一身大汗。

在确定附近没有任何异常外，谢娃边走边拿出PDA。总部的工作人员已经将焚化场的平面构造图传送至屏幕上，根据地图显示，只要沿着主道走上几分钟就能通过另一侧的电梯来到村外，德尔塔小队会在那里与己方进行会合。

当注意到谢娃总是不时抬头观察四周后，克里斯微微一笑。谢娃应该也经历过不少次实战，不然不会被派来协助自己执行此次任务，但很明显她是第一次面对如此险峻的情势，会表现得有些紧张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你英语说得真好，比我接触过的几位非洲特工都要流利。”克里斯装作自然而然地问道，希望能令谢娃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下来。“是本地人吗？”

谢娃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感到有些意外，隔了一会儿才点点头，“嗯”了一声。

“我15岁那年去的美国，大学也是在那里上的。”

“怪不得……我以前为了工作方便也曾尝试学习俄语，但说起来却总不是个味儿，也不知是努力不够还是缺乏语境的缘故。”

“两者都有吧。”谢娃打趣地答道。她刚才没有告诉克里斯，自己实际上只在美国待了六个月，语言就已经达到了当地人的水平，这点让她的监护人与英语老师都感到非常惊讶，也许是因为她在语言方面有着特别的天赋吧。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对话，但谢娃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情绪缓和了一些。她不知道对方是否是有意为之，但直觉告诉她克里斯大概是看出来自己心中的紧张才会这么做的，这也让她对这位BSAA的创始11人之一又多了一份好感。

事实上，当昨晚被临时通知要加入到这次行动中时谢娃还有些不乐意，因为这严重扰乱了她之后几天的工作安排，但当得知自己此行的搭档是克里斯·雷德菲尔德时，这一切的不满便立刻间烟消云散。

在所有BSAA队员心目中，克里斯·雷德菲尔德可以说是一个活生生的传奇。1998年7月，正是他和其他几名S.T.A.R.S.幸存者的坚持不懈才让安布雷拉公司从事生物兵器研究的震惊真相浮出水面，而之后的洛克福德岛事件及高加索T-A.L.O.S.事件更是令他浑身都蒙上了一层耀眼的光环。舔食者、猎杀者、暴君、T-A.L.O.S.、女王蚁……凡是查阅过相关数据的人都知道这些怪物有多么可怕，但克里斯却在与它们一一交战后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可以说，如果不是他的努力，安布雷拉这个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庞然大物也不会如此快地颓然倒地。而许多军人或特工之所以加入BSAA，也是由于对克里斯所创造的传奇的那份崇拜与向往。

不过，与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是，谢娃对克里斯抱的是一份感激之情。感激

他击垮了安布雷拉，除掉了这个自己生命中最大的阴影。

谢娃出生在非洲某个工业小镇的贫穷家庭中。这个特殊的小镇是安布雷拉57号车间所在地。

和很多“工场小镇”一样，车间是小镇的命根，它为小镇带来了财富和稳定的就业岗位。小镇几乎80%的成年人都受雇于工厂的某些机构，谢娃的父母也包括在内。虽然工资低于绝大部分其他国家的标准，但是村民能够得到稳定的收入，这也让谢娃有一个比较快乐的童年。

但是，这样的幸福很快就在她生命中消失了。

谢娃8岁那年，工厂中传来的刺耳警报声戛然结束了她平静的生活。

汽笛声穿越空气，黑色的不祥烟雾从工厂中飘出。即使在一个小孩子的眼中，谢娃也知道一些极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她忐忑不安地跑向工厂，而赶到那里时，她发现入口已经被堵死了。

通常会有一个善良的老人看守着入口，但现在到处都是穿着全套保护服的陌生成年人。他们的脸隐藏在面具之下。谢娃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当时他们穿的是生化危机防护服。而隶属的则是安布雷拉特殊部队。”

她当时并不明白从那些面具后面发出的低沉话语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对准她的枪口让她明白自己要做什么。这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可以提供和平生活的地方，小镇旁边就驻扎着一支庞大的反政府游击队。尽管谢娃当时还是一个孩子，但是她十分了解那些寸刻手不离枪的家伙们是多么暴力。

工厂所在的村子中仍然健在的成年人被那些拿着枪的人迅速处决了。因为警惕的邻居及时悄悄地将谢娃带回她父母的家中，才使得谢娃没有和那些人拥有相同的命运。

黑暗笼罩了谢娃之后的生活，被恐怖侵袭了心智的女孩只能等待并祈祷她的父母能够平安回来。夜晚逝去，新的一天又来临，没有人回来。

又是一个夜晚，她听到房间外有人到来的声音。无法抑制的安慰和快乐让她冲到房门前迎接自己的父母。

开门的过程中，她快乐地哭了起来，但是迎接她的是失望和迷惑。

门前，没有她的父母跑上来拥抱她，只有她的伯父脸上挂着震惊和恐怖的神色站在那里。他的话语将谢娃的一切希望冲击得粉碎。

“工厂发生了一起事故。你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收拾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后，她的伯父带走了谢娃并同他的家人一同生活，令她离开了那个她曾经惟一熟悉的家。

她和伯父一家的生活时间非常短暂。

不仅仅是因为伯父家窘困的经济状况，他的家中还有七个孩子要照顾。即使谢娃这种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如果不是冲着工厂也许会发放的经济补贴，他也不会将她收养。

抚恤金根本没有到来。安布雷拉从来不付账。很快，她的伯母和伯父就无法继续抚养她了。

谢娃不仅徘徊在饥饿的边缘，还深深陷入想回到父母身边的渴望之中，这让她的生活简直像地狱一样糟糕。那些悲痛让她有了回到曾经生活的地方的想法。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这种想法愈加坚定，脑海中无法再想其他的事情。

她知道，自己一定要找到他们。

终于，在一天夜里，当月亮皎洁地挂在空中，将热带雨林染成银色时，谢娃从她伯父的房子中跑出来，向着她的家乡狂奔而去，试图找回那些原本属于她的生活。

对父母的思念如此强烈地驱使着她，但是广阔的热带丛林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弱小孩子实在是太恶劣了。在她跑出来的第二天夜里，营养不良就让她感到浑身无力。无法找到食物的谢娃渐渐接近了崩溃的边缘。

热带丛林中的夜晚并不太平。动物发出的嚎叫声在她周围络绎不绝，野兽对着月亮长啸，昆虫摩擦着翅膀，吱吱地叫着，干燥的风沙沙地吹响草地。周围的一切对于谢娃都是未知的。她在镇子中长大，对于现在这个新的环境，她没有一丝一毫的认识。

在这些刺耳的噪音之中，谢娃听到了一种她熟悉的声音。那是引擎的转动声以及轮胎摩擦地面扬起尘土的声响。

一辆卡车在谢娃身边停下，陌生人从乘客席上下来呼唤她。她是否回应了他？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这个男人将谢娃带上车，让她躺在卡车内的床上。

发现谢娃的人是反政府游击队的士兵。他给她提供食物和暂时的住所，一个暂且可以称作家的地方。对于谢娃这本来是个好的转折，然而不幸的是却伴随着不好的消息。

她被告知在安布雷拉工厂发生的事件并非是一次事故。那个工厂是用来制造生化武器的，当时安布雷拉要最后测试一次他们最新的武器，工厂被选为随时可以遗弃的试验场。

工厂的正规员工完全不知道安布雷拉实际上在工厂中生产着什么，他们却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也包括谢娃的父母……

在试验结束后，安布雷拉施加压力封锁了整个事件。在政府军队的协助下，工厂连同整个小镇被摧毁，谢娃称之为家乡的小镇被从地图上彻底抹去。

得知这些消息之后，谢娃的心中充满了怒火。她憎恨安布雷拉，一心要让它为父母的死付出代价，同样也对纵容安布雷拉这样胡搞的政府憎恶至极。

于是从那一刻起，她决定加入这个游击队，和他们一起反抗当地的政府。

谢娃在部队中从洗衣、做饭、照顾伤员的事情开始做起，经过几年之后，她终于得到了第一把属于自己的枪。她不愿意在游击队中谈论她的过去，也许那些回忆充满了痛苦，也许她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一种耻辱。

游击队中，她的主要任务是到镇上为组织采购补给品。

她在游击队中度过了七年的时光。作为一个少女，从记事起，她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游击队中度过的。也许是因为她的年龄，当她来到镇子上时，没有镇民怀疑她是游击队的一员。这也许正是选择她作为采购员的原因之一。

在一次采购的过程中，一个男人悄无声息地接近她。他看起来像是当地人，但是话语间带着一股外国腔。他递给她一张纸，并用极快的语速说：“读读这个。如果你相信上面说的，那么两个小时后到后巷的教堂来。”

他说完这些话就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就像他出现时一样迅速。谢娃展开她手上的纸，她的眼睛盯住上面的一个单词——安布雷拉。

就是这间自私自利的药物公司从她

身边夺走了她的双亲。如果那个事件从没有发生过，也许她现在的生活就会完全不同。

纸上的信息中提到，游击队正在策划一次生化武器袭击，这个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将推翻现在的政府。安布雷拉已经与游击队达成协议，它将为游击队提供生化武器。这个男人希望谢娃帮助他们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起初，谢娃认为这是政府的一个陷阱，但是在内心深处她明白这字条中所说的都是事实。当后来别人问起她是如何知道的时候，她回答道："法国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国家，所以大部分政府的官员说话都是法国口音。但是这个男人不同。我虽然不能辨认具体是什么口音，但我就是认为自己能相信他。"

谢娃相信了自己的直觉。

她来到教堂，并且在那里遇到了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就是之前给他纸条的男人。另外一个穿着西装，但是没有打领带，他声称自己来自美国政府。

这个穿西装的男人很直接地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逮捕安布雷拉的交易代表。从他的话语中得知，这个人掌握着可以将安布雷拉彻底摧毁的关键信息。但是要想逮捕他，他们需要谢娃的帮助。只要他们抓到了他们想要的这个男人，他们就不会对她和她所在的游击队做任何事。

即使他们没有成功逮捕那个男人，也保证不会将她和她的同伴举报给当权者。

穿西装的男人提供的条件看起来很可靠。但是她是否要背叛那些就像她家人一样的人呢？这个男人看出了谢娃的顾虑，所以他问了她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难道不想看到安布雷拉为其所作所为遭到惩罚吗？"

谢娃想也不想地点点头。

"这就是我们选择你的原因。但是如果你帮助我们对抗安布雷拉，那么你就要离开你现在所谓的朋友们。"

"那接下来怎样？我又能得到什么？"

"看看你的周围吧，你知道你所在



的游击队并不是在为所有人的利益而战斗。他们会为推翻政府作出任何事情，包括一些你自己也明白是错误的事情。帮助我们，你才能真正为你的国家的人们做一些好事。”

“凭什么你们认为一个15岁的女孩可以帮到你们？”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年龄并不是那样重要。一个人的生命并非靠他的年龄来定义，而是靠他做出的抉择。现在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一件能够影响整个世界的大事。难道到了如此地步，你真的能一走了之？”

谢娃永远不会忘记这些话……

三天后，特种部队在交易的现场出现了。谢娃打开了进入交易场所的大门的锁，并佩戴了一个能够让特种部队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的窃听器。

行动非常成功，安布雷拉的那个交易代表很快就被逮捕了。

谢娃和游击队被带到美国的领事馆，两天之后按约定被无罪释放。也许是看到了谢娃身上潜在的能力，或者是出于同情心，男人为谢娃提供了在美国开始一个全新生活的机会。

谢娃在非洲已经没有任何可留恋的东西，因此，她决定接受对方的好意。

到达美国之后不久，谢娃的高智商很快便被显现出来。她通过了所有的测试，甚至只用了6个月就令英语达到了当地人的水平，在到达美国的两年后，她便被招收入一所大学中进行深造。

以优异的成就在大学毕业之后，她的法定监护人——也就是那个穿西装的男人建议她加入新成立的BSAA，从而帮助像她一样需要帮助的人。安布雷拉在几年前就已经分崩离析，但是谢娃对安布雷拉，以及一切像安布雷拉一样的组织的恨意没有丝毫退散。

在完成了基础训练及之后八个月的特殊训练后，谢娃学会了野外生存所需的一切技能。从而正式成为了一名BSAA的特工。

也正是在那时，她知道了S.T.A.R.S.，知道了克里斯，知道了上世纪末最被人称道的英雄传奇。

“谢谢你。”

“什么？”

面对谢娃忽然郑重表现出的感谢之意，克里斯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但谢娃并不打算在这里谈论自己的故事，只是对他笑了笑，而后加快脚步向前走去。

但就在拐过走廊拐角的一瞬间，笑容凝固在了她的脸上。

“留神！”谢娃低喊一声，同时将PDA收回怀中，握紧了手中的微型冲锋枪。

这时克里斯也看到了通道另一侧的景象。三名BSAA成员的尸体倒在地上，两旁的墙壁上沾满了血迹。

克里斯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几具尸体的死状与之前三楼上完全相同，致命伤同样是身体被巨大物体穿刺而过的痕迹。从伤口里流出的血有些浑浊，似乎被掺入了一种黑色的液体，发出阵阵恶臭。

死者的目的地应该和两人一样，也是焚化场另一侧的电梯，但那种东西却毫不留情地扼杀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当克里斯准备蹲下仔细查看是否能找到新情报时，那种臭味似乎也变得越来越浓烈了。

他忽然感到头皮有些发麻，一种突如其来的战栗感瞬间自发梢侵袭全身。周围应该没有什么异状，但那种感觉却

让克里斯的心跳狂跳了起来，这是他在无数次危机的磨砺下炼就的一种本能。

“危险！！”

突然，在他身后几米远的谢娃大喊了一声。几乎就在话音响起的同时，克里斯如离弦之箭般纵身而起，急速后跃跳离了尸体几步之远。

而就是这瞬间的反应，令他从一场近在咫尺的杀身之祸中逃离了出来。

伴随着一声巨响，几条粗大的黑色触手速度飞快地从地下冒出，如利剑般直直刺入刚才克里斯所查看的那具尸体的胸膛，待将其高高举起后又猛地一下甩了出去。克里斯与谢娃同时后退几步，不约而同地将枪口对准了那几条还在不断蠕动的黑色触手。

一击未中后，触手悄无声息地重新潜入地面。令两人震惊的是，对方竟然没有遇到任何障碍，水泥地板就如同一汪湖水一般让其融入其中，顷刻间那些触手便已失去了踪影。

克里斯脸色忽然一变，他一把将谢娃推开，同时顺势来了一个漂亮的前滚翻，而后转身将枪口对准了刚才自己所在之地。

一秒钟前，他再次闻到了那种浓烈的恶臭，而臭气就来自于自己脚底。果然，两人刚一离开，他们原本所在的地面就发生了异变。成百上千只黑色水蛭状的大蠕虫从地底浮上，在地面上肆意纠缠扭动在一起。黑虫源源不断地涌上地表，逐渐阻断了整条道路，逼得克里斯和谢娃只能步步后退。

由数百只蠕虫缠绕构成的几条巨大触手沿着地面向前伸出，缠住前方一具BSAA队员尸体的脚踝，将他们拉至蠕虫的聚集地。当感觉到有其他生物来至自己的领地时，那些蠕虫纷纷贪婪地爬上尸体，很快就将尸体团团覆盖。

而就在这时，更让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

以那具尸体为载源，所有的蠕虫全部涌入其上，很快就构筑出了一个将近三米高的庞大黑色人型怪物。它那所谓的腿部似乎不太灵活，就像台推土机一样向两人所在的方向一路爬来。

克里斯与谢娃几乎是在同时扣动了扳机，由于目标庞大，每发子弹都准确命中了它的身体，一条条黑色蠕虫被击中后啪嗒掉在地上，但很快就再度游入怪物的身体中。

“别浪费子弹！”

克里斯大喊一声。短暂的交锋后他就看出，凭自己现在的武器决不可能给这个怪物造成致命的伤害。前往电梯的通道已被怪物堵得严严实实，他只能与谢娃向另一侧匆忙逃去。

这是克里斯有生以来遇到的最棘手的怪物，以前的敌人虽说可怕，但总还有一战的可能，可现在的情况是他所有的攻击都无济于事。由成百上千条蠕虫组成的怪物仿佛根本不知道疼痛为何物，威力强大的霰弹枪准确地命中它的头部也依然无动于衷，只是一路对克里斯和谢娃穷追不舍，不时伸出长长的触手对两人展开攻击。有一次它的触手都险些抓住谢娃，多亏克里斯及时用匕首将触手切断方才避免了最恶劣的情况发生。

“有没有什么对策？”谢娃躲在T字型路口的拐角后，气喘吁吁地向隐藏在另一侧的搭档问道。

“老实说，没有。”克里斯看着不远处正四处寻找猎物的怪物，坦白回答道。

“就是这家伙把阿尔法小队……可恶！”

“显然是敌方为了对付我们而放出的生物兵器……暂时不要轻举妄动。”克里斯提醒了夏娃一声，脑海中飞速盘算着和怪物对抗的几种战略。忽然间，他的目光扫到了摆放在怪物所在地不远的一个燃气瓶上。

“谢娃。”几秒钟后，克里斯忽然说道，“我想，也许有个方法可以尝试一下……”

他抬手示意谢娃不要发问，从腰间掏出手枪瞄准了燃气瓶，然后忽然冲着怪物喊了一声。

“嘿，这儿呢，你这堆垃圾！”

谢娃吓了一跳，但等她想要阻止搭档时已经来不及了。那只怪物迅速转过庞大的身躯，冲着两人所在的方向蠕动过来。

“过来……过来……再靠近一点如何，老兄？”

克里斯面无表情地盯着走廊另一侧向自己逼近的怪物，等到怪物移动到燃气瓶旁边时，他立即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燃气罐被击中导致的剧烈爆炸震得整个焚化场的地面都微微震动起来。虽然克里斯在扣动扳机后立刻便重新躲到了拐角后，但被气浪溅飞并反弹到他脸上的沙砾还是让他感到有些生疼。

当明显蕴含着痛苦之意的嗥叫声传入自己耳中时，克里斯嘴角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谢娃率先探头看去，只见那片区域的掩体已被全部炸飞，怪物在火焰中痛苦地扭动着，不时发出嚎叫声。火焰所及之处，黑色的蠕虫纷纷剥落掉地，而随着构成体的越来越少，那只怪物也渐渐地开始不成人形。

可就在谢娃正要松一口气之时，她吃惊地发现，那些掉在地上的虫子竟然又开始了活动，争先恐后地重新向怪物身上涌去。

“混账！”

谢娃恼火地骂了一声，但克里斯却眨眨眼示意她无需恼怒。

“只要证明这家伙怕火，那就已经足够了。”克里斯说，“接下来，就让我们将它引入真正的火海中去吧。”

“火海……”谢娃疑惑地重复了一遍，忽然眼前一亮，脱口而出，“焚化室！”

“答对了！”克里斯喊了一声，纵身从墙后闪出，主动向马上就要恢复人形的怪物开了两枪，而后招手示意谢娃跟随自己一同向焚化室的方向跑去。

在赶路的同时，克里斯向谢娃说明了自己的计划。

“根据地图显示，焚化室共有两扇门可以进入，控制装置在右侧门外。我会引那家伙从左侧房门进入房间，等我一发信号你就立即关闭房门将火焰调至最高，800℃的高温沐浴肯定会让它感到满足的。”

“明白。”谢娃点点头，“你小心些。”

“放心好了。”

话音落时，两人刚好赶到了通往焚化室两扇门的分界处。克里斯脚步急停，转身面对黑洞洞的走廊另一侧，等待着正向这边狂追而来的怪物。而谢娃则是一路奔至不远处的右侧房门前，很快便找到了安置在屋外窗边的控制装置，并将自己很好地隐藏了起来。

由于距离焚化炉已经很近，近50℃的高温令这片区域热浪滚滚。虽然有一台鼓风机不停对准入口吹着风，但它的

作用只是为了保持室内空气流通，避免缺氧，对于降温可以说是毫无用处。仅仅在原地站立了几秒钟，克里斯就感到脸上不断有汗珠垂落，身上的衣服更是已经全部湿透。

这时，伴随着前方拐角处传来的嗥叫声，那只怪物终于再次出现在了克里斯的视线中。明显怒不可遏的它行动速度比起刚才要快了一些，数条长短粗细不一的触手向身体四周伸展而出，在半空中挥舞纠结，令人感到有几分毛骨悚然。

克里斯对于时机的把握可以说恰到好处，他以不断的射击完全吸引了怪物的注意力，且战且退，一路引诱对方向着焚化室而去。躲在控制设施旁的谢娃紧张地关注着这一切，虽然怪物不断伸出触手想要攻击克里斯，但克里斯每次都能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开，而且始终与对方保持着10米左右的距离，这种对于情势的控制能力令她不禁为之折服。

终于，克里斯和怪物都先后进入了焚化室。当怪物的身影消失在自己视线中的那一瞬间，谢娃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她迅速起身来到控制装置前，右手握住控制房门开闭的杠杆，全神贯注地等待着克里斯的指示。虽然对方刚刚进入屋内不到五秒钟，但她却感觉此刻每一秒钟都是如此难熬。

“快点吧，搭档……”

谢娃低声默念着，手心里攥了一把汗。

同一时刻，克里斯的诱敌战略也已经进入了尾声。

他现在格外地冷静，冷静程度甚至远远超越自己的想像。

从按下关闭键到房门完全闭合大概有七秒钟左右的时间，必须在最恰当的时机发出信号，同时尽快逃离，将怪物独自关在焚化室中。机会只有一次，所以绝对不能失败。

他的视线始终紧紧盯着怪物的左侧腰间，那里赫然挂着一个燃气罐。燃气罐原本放在门外不远处，是他在逃向屋内的同时推倒在怪物的必经之路上的。克里斯从刚才起就注意到，这只怪物总是会将前进路上的一切阻碍物卷入体内，从碎石块到枪械桌椅都是如此，因此他才会有意尝试一下，现在看来果然奏效。

两条触手猛然伸出，一前一后径直刺向克里斯。克里斯先是一个侧翻避其锋芒，未等起身便端起霰弹枪射向紧随而来的第三条触手，近距离准确命中的结果是构成那条触手的数十条虫子从中间炸裂开来，宛如半空中下了一场黑雨。就在此时，克里斯用眼角的余光敏锐地发现，缠在燃气罐上的黑虫忽然间少了很多，看样子是怪物准备调动那部分的蠕虫缠绕成新的触手发动攻击，而它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房间的正中间，也就是说，他一直等待的最佳时机终于来临了！

克里斯迅速将武器换为射击精度更高的M92F手枪，瞄准燃气罐便是连续两枪，在扣动扳机的同时大声向一直等候在室外的谢娃发出了信号。

“谢娃！”

听到屋内喊声及随即响起的爆炸声后，谢娃浑身一震，急忙用力拉下了杠杆，同时左手将火焰调至最高等级。伴随着房门上端不断闪烁的红灯，焚化室的左右两侧闸门开始缓慢自上而下关闭。

几乎就在子弹命中燃气罐的一瞬

间，克里斯急忙转身冲向右侧房门，巨大的爆炸声及怪物的嗥叫声在他身后响起，随之而即的气浪将他整个人都掀飞起来，硬生生地撞在前方的墙壁上。克里斯感到眼前一黑，险些昏厥过去，他连忙用力咬住下唇，以突如其来的疼痛感强行刺激神经，而后一个侧身鱼跃，在房门即将落下前逃离了焚化室。

“克里斯！”

看到搭档的身影后，谢娃兴奋地迎上前，一直悬着的心此刻也总算放了下来。

伴随着闸门完全闭合的声响，克里斯单手撑地站起身来，与谢娃一同通过前方的强化玻璃向屋内看去。

半秒钟后，温度高达800℃的烈焰顷刻间笼罩了整个房间。怪物凄厉的惨叫声夹杂在火焰的呼啸声中，直直刺入两人耳中。

为时三分钟的焚烧定时过后，红灯停止了闪烁，伴随着绿灯的重新亮起，焚烧室的两道闸门再度缓缓升起。而这时，那只怪物也已经从这世界上完全消失了，只有房间正中的那一大堆黑色粉末，能代表它曾经的存在。

直到这时，屋外的克里斯和谢娃才真正长出了一口气，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得到了短暂的松弛。两人不约而同地向对方看去，在目光互击时相视一笑，一黑一白两只手握拳在半空轻轻一撞，为刚才的默契合作表示庆祝。

“走吧，再在这里待几秒钟，恐怕我全身的衣服都能拧出水来了。”克里斯打趣地说道。

谢娃扑哧一笑，扬扬头表示赞同，跟在克里斯身后向电梯的方向走去。

## PHASE4 援兵

电梯门再度开启时，谢娃第一次感到阳光是如此亲切。

虽然先前的地下之旅只有十几分钟，但惊险的遭遇足以让人感觉度日如年。

两人通过电梯来到的地方是一处中等规模的车库，阳光透过靠近房顶的玻璃窗照入室内，洒在人身上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按照总部传送过来的资料，克里斯走近房间东北角，从右数第三个集装箱中找到了补给用的弹药。这是BSAA为了负责此次行动的阿尔法小队提前隐藏在这里的，但现在却恰好为弹药稀缺的克里斯和谢娃解了燃眉之急。

在同样藏在这里的武器中，克里斯选择了老朋友巴瑞最爱用的沙漠之鹰。虽然这把左轮手枪由于重量过大很难做到迅速出枪瞄准目标，但考虑到自己之后恐怕还要面对很多皮糙肉厚的怪物，武器的强大威力就放到了他最优先考虑的位置。

他将放在沙鹰下面的MP5冲锋枪递给谢娃，但谢娃却摆摆手示意自己不要，VZ-61对于她来说已经够用了。

“我更喜欢这个。”

她拍了拍刚才一发现就背在身后的PSG-1狙击步枪，笑着说道。

整备好后，两人推开仓库大门走了出去。正如同总部说的那样，两人此时已经来到了村外，经过面前的空旷地就会抵达不远处的列车调度厂。

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灼热的

阳光比起正午要略微缓和了一些，但盘旋在低空的乌鸦群不时传来的“哇——哇——”嘶哑叫声极为令人厌恶，这些腐食生物似乎闻到了村中的血腥味，正扑扇着翅膀，接二连三地向着村中飞去。

根据总部传送过来的情报，有人在矿坑后面的矿山采矿区发现了艾尔文的行踪。采矿区入口处有一间用来给看矿人居住的小屋，总部认为艾尔文会在那里与买家进行交易，因此指示两人借助这里停靠的列车抵达采矿区追捕艾尔文

当然，事情的进展不可能如此顺利。在走到空旷地中央时，克里斯与谢娃忽然同时停住了脚步。

在乌鸦的叫声中，他们清楚地听到了由远而近的引擎轰鸣声，而且……远远不止一个。

几秒钟后，十余辆飞驰而来的摩托车出现在了两人的视线中，在沙地中奔驰而过扬起无数沙尘。驾驶着摩托车的黑人青年们发出毫无意义的怪叫，而从他们手中挥舞的铁链等武器来看，对方毫无疑问不是过来载客赚钱的。

“见鬼！”

谢娃急忙拔枪出鞘，移到克里斯身后与其背对背站着，瞄准了从同样另一侧驶来的数辆摩托车。

在开到距离两人还有十几米远的距离时，一个黑人两手撒把站起身来，用火绳点燃右手的燃烧瓶就想猛扔过来。谢娃手疾眼快，在其还未脱手之际一枪击中了燃烧瓶，爆裂溅出的汽油洒遍那人全身，顷刻间便令其变成了一个火人。伴随着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那辆摩托轰然倒地滑行，与地面划擦蹦出火星，划出一道弧线撞上了西侧躲闪不及的另一辆摩托车。

同伴的惨状丝毫没有让其他暴民产生触动，又有一辆摩托从不远处急速驰来，车手咧开嘴，数条血肉模糊的诡异触手自其口中涌出。他扔出长长的锁链横着甩向两人，克里斯与谢娃见势不



妙，连忙分别一个鱼跃侧翻方才避开了挥舞过来的锁链。但与此同时，先后驶来的车手的攻击又接踵而至。

克里斯紧握霰弹枪，连发两枪击落了两个来袭的车手，同时眼疾手快躲开了一个燃烧瓶的袭击。他敏锐地察觉到一个车手正加大油门狠狠向谢娃撞去，急忙又是一枪射去，被射爆前轮胎的摩托车像匹脱缰的野马般撞向另一边。但他突然发现，另一侧也有一辆摩托猛冲向谢娃，距离女子已经只有十米之遥，而这时克里斯已根本来不及开枪救她了。

“小心！！”

在听到克里斯急切的大喊声后，正苦于应付前方敌人的谢娃心知不妙，急忙转身想要看清身后的状况。但映入她视线中的，却是与自己近在咫尺马力全开的摩托车，以及被寄生的黑人车手那张狰狞的面孔。

千钧一发之际，一声子弹的忽然呼啸自远方而至划破长空，准确地命中了那名黑人车手的头部，失去控制的摩托车擦着谢娃的身体摔了出去，而当场毙命的黑人更是飞出了数米远，在地上翻了五六个滚方才一动不动。

谢娃与克里斯同时循声望去，枪声源自近百米远一处建筑的屋顶，一个光头中年黑人正趴在屋顶，架在身前的德拉贡诺夫SVD狙击枪证明他正是开枪救下谢娃的人。而他身上所穿的……竟然是BSAA的制服！

与此同时，忽然间枪声大作，驾驶着摩托车的暴徒们在一次又一次准确的射击下纷纷倒地。五六个同样身穿BSAA制服，手持AK47的高大军人在一个黑人的率领下冲向这边，同时瞄准各自的目标，将子弹毫不留情地宣泄到他们体内。在他们强大的火力交织下，被寄生虫控制的暴民们根本无法冲上前，即使有几只被爆头后显露出寄生虫本体，也在军人适时扔出的闪光手雷下当场毙命。没过一分钟，这十几名暴徒便都成为了枪下游魂。

看到危险已被解除后，率领着这些军人的黑人军官收起枪，稳步向克里斯和吉尔这边走来。而其他的军人则分别开始对暴徒的尸体展开检查，谨防有还未断气的漏网之鱼。

走到克里斯身前，那名黑人军官率先敬了个礼，主动伸出了手。

“约什·史东，德尔塔小队队长。”

“克里斯·雷德菲尔德。”克里斯与其握了握手，由衷地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谢意，“伙计，见到你们我太高兴了。”

“没什么，久仰大名。”自称为约什的男子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冲着站在克里斯身后的谢娃努了努嘴，“咱们就不用自我介绍了吧？”

谢娃耸耸肩，“谢了，这次算我欠你个人情。”

“你们原来认识？”克里斯问道。

谢娃点了点头，“约什是我受训时的教官，我的一切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她是当时我们队里最小的，我们全队都把她当自己的妹妹看待。”约什笑着向克里斯说道，而后顿了顿，开始进入正题，“我接到总部的通知了，你和谢娃要继续执行寻找艾尔文的任务。总部已经破解了你们上传的资料，根据

情报显示，我们确信他已经逃往了采矿区。还有……”他扬了扬从口袋里拿出的记忆卡，将其递给了克里斯，“这里面应该还有更多的情报。”

看到克里斯将记忆卡插入PDA后，约什将头转向了谢娃。“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控制这里的局面，一旦搞定就会随后追上你们。为了以防万一，随时保持无线通话联络。”

谢娃由衷地感受到了对方话语里透着的关切之意，嘴角漾起了一丝笑意。“多谢了，约什。”

约什笑了笑，转身向同伴们做了个手势，德尔塔小队一行人先后向村镇的入口处走去。

当德尔塔小队的身影消失在两人的视线中时，记忆卡的资料也已经全部拷贝到了克里斯的PDA上。他用手指触控屏幕，试图查找与先前的黑色怪物以及寄生虫相关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详细记录了艾尔文之前在黑市所进行的生物兵器交易过程，并有以幻灯片制作的对二型寄生虫及其他几种生物兵器的性能特征描述，看样子是用来给客户看的，不过文字资料并不算多。

在快速查阅完这些信息后，克里斯点开了图片文件夹。在名为“衔尾蛇”的子文件夹下，他终于发现了刚才那种黑色怪物的图片，从名称来看，这应该就是在黑市上有着各种传闻，但从未有人真正见过的新种病毒的产物了。但令他吃惊的是，这张图片竟然被命名为了“失败品”。

如果像那样强大的怪物还只是失败品的话，那克里斯完全不敢想像，完成后的生物兵器究竟会有多么恐怖。

平定了一下情绪后，克里斯选择了将另外几个文件夹全部打开，照片大概有四五十张，其中大多是病毒在显微镜下的变异过程，还有二型寄生虫的各方位特写照、基巨居自治区卫星图、矿山小屋等等。克里斯每看完一张就会将其关闭，但并没有找到什么太有价值的情报，而当他关闭看上去很像丧尸犬的狗型怪物特写图后，文件夹内的最后一张照片跳入了他的视线中。

当看清相片上的景象时，克里斯只感到脑中“嗡”的一声，整个世界仿佛在那一瞬间变得一片空白。

短暂的震惊过后，他猛的闭上眼睛又突然睁开，但再度映入眼中的内容终于让他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并非幻觉。

但是……但是这怎么可能！

“克里斯？”

谢娃试着叫了一声，但对方却没有任何反应，只是震惊地看着手上的PDA屏幕，像尊木雕泥塑般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几秒钟前谢娃也曾叫过克里斯一声，想要将两人身上的弹药再进行一下优化组合，但从刚才到现在对方便一直是这个样子，好像看到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东西一样。

她走到克里斯身旁，好奇地向屏幕上看去，想要看看究竟是什么让自己的搭档如此失态。

占据屏幕大半位置的是一张照片，右下角的水印表明照片拍摄于两个月前，而内容则是一个女子的特写照，

那个女子被浸泡在盛满了绿色溶液的实验槽中，她紧闭双眼，似乎正处于昏迷状态。

看着看着，谢娃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于是努力在思绪中寻找着相关的回忆。突然间，她脑中如电光石火般一闪，顿时情不自禁地惊呼了一声。

是的，她终于想起照片里的这个女人是谁了。

虽然比起记忆中的样子略显憔悴，但谢娃肯定自己没有看错，就像克里斯一样，那人也是所有BSAA队员在一进入组织时便会认识的对象。

照片中的女人，赫然便是早在两年多前便被认为死亡的吉尔·瓦伦蒂安——BSAA的创始11人之一，克里斯的前任搭档！

※ ※ ※ ※ ※ ※ ※ ※ ※ ※

同一时刻，不知名的场所。

一个身穿黑色皮衣的高大金发男子站在窗边，静静眺望着远方的景象。

就在此时，身后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他听见了熟悉的高跟鞋脚步声，进来的那个女人缓步走近，在身后撒娇似的抱住了自己。

“进展如何？”他没有转身，甚至连视线都没有移动一下，沉声问道。

“如你所愿，那个人已经拿到了被BSAA破解的资料，现在应该还在追踪艾尔文的途中，‘乌鸦’会在合适的时机引导他来到这里的。”

女人的声线很动听，听似慵懒中夹杂着更多的妩媚，对绝大多数男人都有着无边的诱惑力。

不过，金发男子不在此列。

“要温柔些吗？那个人前进的路上可不是一般的困难哦，万一在途中就一命呜呼了怎么办？”

听到女人的这句话后，男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点不用担心，他可不是那么轻易就会死的家伙。不过……”那人的声音再度变得冰冷起来，“如果死了的话也无所谓，我对没用的玩具没兴趣。”

“真像你说的话。”女子娇声一笑，将脸紧紧贴在男人的后背上。“有时候我真有点嫉妒那个男人，说起来，他和你的因缘比我还要长呢，对不对，我的阿尔伯特？”

金发男子——阿尔伯特·威斯克冷笑了一声，左侧脸部的肌肉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他记得，那里是十年前在南极基地被火烧伤的位置，虽然伤口早已愈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每当想起那个名字时，他的肉体总会自行做出反应。

“来吧，克里斯，我最得意的下属，用尽你的一切力量来到我身边吧。”

他低声自语道，渐渐的，一丝诡异的笑容浮现在他嘴角边。

“到那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等待着你的……”

**未完待续**




# 铁与火的世界（上）

文／菜菜子　编／夜蓝

**光明的右手是黑暗，**
**黑暗的左手是光明。**
**生与死本是同根生，**
**如两只手紧紧相握，**
**如结束亦如开始。**

**——厄苏拉·勒·奎恩**
**《黑暗的左手》**

拂晓时分，他伫立在村外丘陵高处的老榉树下，凝视着初冬湿冷的薄雾静静地在脚下的缪斯河谷中肆虐弥漫。灰白色的苍穹下，一声悠远的狼啸在安锡峰峦起伏的群山间引起一片回响。

他们来了——他听得到那些紧张不安的心跳，嗅得到铳器血一般刺鼻的金属气味，刺刀锋刃冰蓝的寒光点点，仿佛夜枭的瞳仁在林间闪烁。

脚步、喘息、从唇缝中勉强吐出的几个词语，来人自以为悄无声息，可是什么都逃不过他的五感。世界就像一本永远打开的书，尽情讲述着森罗万象的故事。然而，此时此刻，他感知到的却只有疑惑、焦虑和……恐惧。

脚步声在昏暗的树林中散开，又悄悄地朝着教堂方向汇集而去。他们推开了小教堂古旧的大门——当然，此刻其中早已空无一人，祭坛上圣母的石像怀抱幼子，静穆地凝视着惶然的不速之客。

他无声无息地起飞，黑色蝠翼如同镰刀割裂习习风声，投下一个巨大异形的影子，在苍翠的树海间时隐时现。教堂外面的守军猛然察觉到他的降临，惊叫、开火、祈祷、哭喊声顿时打破了清晨的寂静。不过都只有短短一瞬，他没费多大气力，轻易地叫对方闭了嘴。

骚动惊扰了已经进入教堂的人，他们开门直冲出来，愕然瞪视着满地狼藉，神情仿如世界末日。而他此时却已经悄然跃上房顶，正透过玫瑰花窗的彩色玻璃俯瞰着他们。

他看见一个女人，是那群人当中惟一一个身穿士官制服的。但吸引他注意的不是她的容貌也不是她的身分，而是那头火一般的红色秀发，在阴霾的晨曦中，点燃了他眼中世界的色彩。

他突然产生一股冲动，企图伸手去感受一下那鲜活的生命力。

古老的玫瑰花窗发出一身刺耳的呻吟，轰然碎裂为璀璨夺目的水晶之雨倾盆而下。巨大而非人的黑影从天而降，正好在她的身后落地。

为突如其来的震动所惊，女人似乎怔了片刻，但随即坚决地转过身来。他第一次看清了她的脸……

惊异而专注，迷惑却镇定，她竟然没有流露出半分惧色。红发飘舞，仿佛火在燃烧。那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温暖，他缓缓朝她伸出手去……

# 愚者之章——多雷米的恶魔

今年初，德奥联军成功击退了俄国人两次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并计划进一步乘胜深入俄国境内，暂时无暇应付的英法，欧洲西部地区因此相对趋于平静。就在此时，我应德意志驻梅兹军司令冯·施泰因贝格中将之邀，千里迢迢从梵蒂冈赶赴法国。

坐车穿越意大利与瑞士，然后转乘火车穿越德法边境，整整一个礼拜之后，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梅兹。穿过城市时，我几乎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渴望，忍不住伸手抚摩一直贴身携带的那个小包裹——里面是梵蒂冈最重要的秘宝之一，好不容易才从赎罪之塔亚伯依纳中取出。此行的成败，全都维系其上。

“恶魔？！”在中将办公室的门前，我无意间听到了从房间里传来的高声叱责，“凯茵尼希少尉，这就是你可以给我们的最好解释吗？”

对方似乎在辩解，但声音很低，隔着门无法听清。

“去了40人——40个全副武装的德国军人，居然无法制服一个只有100多人的小村庄！？而且连你在内竟然只剩下8个生还，还全部都倒在梅兹远郊的驿道边不省人事，第二天才被人发现！上帝啊，还有比这更令人无地自容的事吗？！”

“罗贝尔上校，请镇静一些，虽然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你我都听过传闻……”这一次是中将本人的声音，“凯茵尼希少尉作为一名德意志军人，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

“可是，中将，我军的战线已经推进到

缪斯河以西，法国东北部都是帝国的囊中之物：无数历史名城都在德意志的铁骑面前臣服，然而我们竟然始终拿不下那个叫做多雷米的小村庄——一个小村庄！！这对于我军的荣耀来说是何等的羞辱，对于皇帝陛下的威信……”

“够了，上校，”中将的语气明显带着不耐烦，“多雷米，不就是贞德的故乡么。或许圣女出生的地方，真的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吧。但是，现在外面已经有很多流言蜚语不胫而走，少尉，你看过报纸了吧，上面满篇都是怪力乱神的奇谈阔论，这种局面必须马上被终止——无论那个神秘的守护者是天使还是恶魔，都必须尽快将其收捕，我不关心事后是否要夷平多雷米，重要的是士气和军心！不能让我们的士兵为一个子虚乌有的传说惶惶终日，既然你们都说是恶魔，那么我就从上帝那里祈求帮助……”

听到这里，我明白自己是时候登场了，便推开门走了进去。房间里的三个人顿时都向我看来：白发苍苍的中将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扶手椅上，一个怒容满面的军官反剪双手矗立在大落地窗前，还有一个……

实在是出人意料，凯茵尼希少尉竟然是个年轻的红发女子。额头宽阔，鼻梁笔直，典雅的鹅蛋脸稍带点男相，一看就是贵族出身，适合盛装出现在肖像油画中的古老家族后裔。

在我打量她时，她也毫无顾忌地看着我，而且一点也不掩饰吃惊的神色。

“您说的向上帝求助……”上校的惊讶程度一点也不少于她，下巴都快掉下来了，“这位是……神父……？”

“我来给各位介绍：尼古拉斯·科兰德枢机卿，新任教皇本笃十五世派来协助我军的梵蒂冈特使。”

我微笑着向那二人点头致敬，上校震惊之余胡乱做了个手势，少尉却一丝不苟地行了个军礼，锃亮的皮靴后跟“喀踏”一碰。

“少尉，”中将转向她，“明天你将会和枢机卿一道再度赶赴多雷米，我在致教皇的信函中说明了情况，因此他带来了足以制服‘恶魔’的东西。你和你的部下们只要在消灭敌人后迅速控制村庄就可以了，任何抵抗行为都将被视为对帝国的反叛而格杀勿论。这一次绝不允许有任何闪失，否则你就永远不要再回来见我！”

她的身体挺得笔直，目不斜视地朝正前方行礼致意。我不禁暗自寻思她身着女装时又会是何等模样，那一头不同寻常的红发仿佛烈焰一般鲜明美丽……

我们实际上在当天半夜时分便必须动身，以便在第二天清晨赶到多雷米。按照军方的说法，朝雾有利于秘密接近目标而不惊动村民。但我知道这些把戏事实上完全无用，但不妨先遂他们的意思来。

“大人……嗯，阁下……”少尉在途中一直沉默不语，即将抵达时她终于犹豫着开口了。

“叫我尼科尔吧，少尉，有什么问题吗？”

“请不要把我下面的话视为藐视上帝，但我真的不认为对方是靠念经和十字架就能制服的……”

“不过依靠武器也不会很奏效，不是吗？”我微笑着反问，她的神色微微变了，“我读过你的报告，少尉，你近距离地看过他，对不对？你甚至朝他开过枪，可是结果呢？”

“其实，有些细节并没有写在报告里……”看到我质疑的神情，她急忙辩解道，“不，不是想隐瞒什么，只是觉得就算写出来，也没有人会相信——事实上现在的我就已经被看成是个无能的疯子

了……”

她摇摇头苦笑起来。

“什么细节呢？”我一面发问，一面在心中揣测，可是她的回答却出人意料。

“当时对方突然从屋顶上打破玻璃窗进入教堂，士兵们非常惊恐，立刻乱作一团。由于我们分散在建筑物的各个角落，慌乱中所有的人又都朝着一个方向射击，至少有10人当场死于流弹之下。甚至有士兵忘记了身处于室内，竟然丢出了手榴弹，而我就在旁边，近得就像现在我和您之间的距离……”她吃力地停顿了一下，“之所以现在我还能站在这里，是因为那个‘东西’……那个‘恶魔’……他救了我。”

我暗自在心中冷笑起来。

“他在爆炸的瞬间用身体为我挡住了弹片和气流！太不可思议了，那双眼睛在看着我，很平静，很孤独，丝毫也不可怕……”

“然后？”

“我虽然没有受伤，但是依然被爆炸的冲击搞得有些晕眩，因此那时看到的一些景象，到现在也不敢确定究竟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你看见了什么？”

“他化为一团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随后……我好像看到光芒的中心伫立着一个人影……”

“您是说，恶魔最后变成了人吗？”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无法确定。在看到这一幕之后不久，我就晕了过去，再度醒来已经身处距离梅兹不远的路边，和其他7个部下一起。”她的面庞因羞愧而微微泛红，“这或许听上去很愚蠢，但都是实话，而且因为您不是军人，我才敢对您说。”

“少尉，您非常敏锐，或许这是女性的本能。正因为您是个聪明人，所以我现在可以告诉您一些连中将都不知道的事情。看见这个了吗，”我取出那个随身携带的小包裹，“这就是制服‘恶魔’的法宝，在教皇的特许下，我冒着生命危险到梵蒂冈的禁地——赎罪之塔亚伯依纳的顶层取来的。”

她好奇地伸长了脖子，但当我打开包裹后却禁不住流露出失望之色——里面只有一根毫不起眼的小树枝，树叶与树皮都呈现出毫无生机的死灰色。

“这个叫做‘寄生木’，是教廷世代相传的秘宝，有净化灵魂的作用。只是具体如何运作，三言两语，很难解释清楚，不过这次我可以向您保证行动的成功。”

“我们到了。”她没有接口，但眼中的质疑怎么也掩饰不住。

多雷米村坐落于缪斯河谷北部的一个丘陵之上，我们在距离很远的地方便放弃了车辆，步行穿过山脚下茂密的树林，向位于村庄入口处的教堂进发。甫一踏入林间，遥远的山峦间便传来几声悠长的狼啸，在拂晓的天际间回荡。

“已经被发现了，不过，也不要紧。”透过树木参差的枝叶，我向斜上方的山坡搜寻着——明知道是徒劳，但依然想早一点见到他。

“什么？”她明显摸不着头脑。

“狼嚎就是通知村民去避难的信号。如无意外，多雷米的恶魔几分钟之后就会自己送上门来。”我让她把人都留在外面，关闭大门，单独跟我进入教堂。

小小的教堂内弹痕累累，爆炸的余波将桌椅掀翻，立柱上满是裂纹。我对着神坛上的圣母和圣子划了个十字，便跪下默祷，留下少尉一个人在背后不知所措。

几乎就在我默颂出“阿门”时，从紧闭的门外传来了骚动：惨叫、求救、零乱的枪声以及人体被巨大的力量抛出又落地时发

出的闷响。

“现在出去很危险。”我站起身，抚平衣袍上的皱褶，冷冷地阻止了企图冲出去的少尉。

“可是……！”

“他已经来了。”

一阵尖利而拖长的呼啸，仿佛什么物体正高速掠过上方的屋顶，我的目光紧随着那声源方位的变化，最后落在已经破碎的圆形花窗边——灰色的迷雾中，一个长着镰刀般巨型双翼的黑影出现在视野中。

少尉发出低低一声惊叫，拔出腰间的手枪挡在我面前。

“尽管只是短暂的交手，然而您对于他的描述，却完全正确。” 我冷笑着将她推开，迎着纵身跳下的恶魔走上前去，“原本您是不可能看到这一幕的，不过，既然来了，就好好看戏吧，少尉。”

‘恶魔’傲然与我对峙片刻，同时逐渐被自身发出的金色强光包围，一时间室内大放异彩，叫人双目难睁。随着光芒逐渐收敛淡去，我终于看清了那个令我找遍了整个欧洲的人。

褐色短发、双瞳深红，颈子上用皮绳挂着一个醒目的绯色勾玉——面前的男人身上散发出莫名强大的压迫感，和迄今见过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同。

“多雷米的恶魔……啊，不，‘弑神者’……”太激动了，我的双手开始不可遏制地颤抖。

“外面那些死了的士兵，是你的人干的吧？”他面带憎厌的表情反诘。

“是又如何？今天这里将要发生的事情，绝不能传出去。”一旁的少尉闻言倒抽了一口冷气，但我暂时无暇顾及她。

“把抓去的人放了，”他伸出一只手指点着我，“趁我还有耐心的时候。”

与此同时，教堂的门被大力踹开，门扇的合页迸裂，轰然倒下，一个几乎与门楣齐高的巨大身影出现在四处弥漫的尘埃中，怀里挟着一个已经失去知觉的小女孩。

“动作太慢了，雷尼！”我头也不回地叱责道。

“嘿嘿嘿，对不起，有些死硬派不肯轻易就范……”那种白痴一样的笑声，听了就让人生厌。

“让娜！”怒火在弑神者红色的眼睛里燃烧，“我警告你们……”

“我也要警告您，”我拔出佩剑，将雷尼怀中的女孩抱了过来，“胆敢轻举妄动，她就没命了。”

对方的牙齿咬得喀喀作响。

“试试看。”他面露煞气，“她死了，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

“或许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不太礼貌，可是却没有别的途径能找到您——我们在整个欧洲和亚洲追寻着您的行踪，已经很久了，弑神者。”不可否认地，我的兴奋开始悄悄被恐惧所吞噬。只有站在他的面前，才能真正感觉到这个对手的可怕，那不是一种能够为人类所操控的力量，我甚至开始怀疑他是否已经不再是人……

“废话少说，找我干什么？还有，你从刚才就一直‘弑神者’、‘弑神者’地叫个没完，烦死了，难道想为被我干掉的家伙复仇吗？！”

“不、不，恰好相反，阁下亲手杀死的阿尔伯特·西蒙枢机卿，是一个不幸的叛徒，没有您的插手，我们也必须将之除去。只是没有料到，在组织之外，竟然还有人拥有将古神击败的力量……”

“组织？”他的眉头皱了起来，“看来不是为德国人卖命的，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在下隶属‘剑贤骑士团’，”我挺直身体高声答道，“将会开创一个全新时代

的人们的集合。太遗憾了，您的出现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威胁，这种危险必须被扼杀在萌芽之中。”

“又是这种莫名其妙的秘密结社，”他嗤鼻冷笑道，“想杀就来啊，拿一个小女孩当人质算什么本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凯茵尼希少尉愤怒的声音突然响起，“尼科尔，你对我的部下做了什么？！”

“天哪，几乎忘了还有个观众，”我笑道，“很抱歉，少尉，但是碍事的人必须消失。”

身后立即传来拨开保险的喀哒声，我缓缓回头，发现她正用手枪指着我。

“喂喂，你就不要垂死挣扎了，”雷尼为难地摸摸脑袋，“外面都是我们的人，就算你开枪打死尼科尔也逃不了哦。”

她依旧没有放弃的意思，从那张脸上我看到了强烈的憎恨，她似乎为自己一度信任过我而感到无比愤怒。

……太可惜了，原本还想，或许她可以成为一个很有价值的同伴。

我向雷尼使了个眼色，他瞅准少尉全神贯注在我身上，猛地将自己的军刀掷出，击落了她的手枪。

然而‘弑神者’却也同时动作，刹那间化身为巨大的恶魔向我扑来！

——他想救那个女孩！

雷尼手下的铁爪兵企图阻挡他，却象木偶般被纷纷抛开，在立柱和石壁上撞得头破血流。

镰刀状的双翼划开空气发出尖利的啸音，在迎面而来的血红色的瞳孔中，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越来越大的身形。

那一刻残留在心中的既无求生的渴望，亦无恐惧的阴影，只有地狱里的魔鬼在原始的喜悦中狂欢起舞——我早已决定了自己该做什么。

我死死盯着那双红色的眼睛，它们停在距离我的额头一掌之遥处。

恶魔的动作瞬间僵直，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却又难以置信。

高速行动带起的风压，这时方才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如同冲击波般将其余的人统统吹开。

恶魔缓缓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膛——我已经将寄生木深深地插了进去，原本死灰色的树枝正在逐渐变绿，隔着皮肤可以看见那放射状的根系开始肆意蔓延。




他浑身颤抖，突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猛地挥拳向我打来！

身体被难以想像的巨大力量抛出，可是在撞击的剧痛顿夺去神智之前，我一直在大笑。

我成功了。

我杀死了曾经战胜神的男人。

# 魔术师之章——狼与傀儡师

他知道眼前的一切肯定是梦境，但依旧很享受这种安宁的感觉。

晚秋的暮色如潮水般湮没了山坡下方的小村庄，黛色的天幕上，繁星象钻石般闪耀。威尔静静地坐在村外山坡高处的大榉树下，身旁的篝火倒映在那对红色的瞳孔里，他陷入了长久而深沉的思绪。

“妈妈叫我来给你送晚饭。”让娜的话音忽然响起。小女孩吃力地提着一个野餐篮站在面前，身后还跟着那只叫布兰卡的白狼。

“……谢谢。”

“哎呀，汤泼翻了！”她打开篮盖，发出一声恼怒的抱怨，“布兰卡，都怪你！”

白狼若无其事地摇摇尾巴。

“还好剩下的依旧是热的，快吃了吧！”看着她在草地上铺好桌布，摆开餐具，还一本正经地催促着，俨然小主妇的模样，威尔笑了起来。

“不要嬉皮笑脸！”让娜很有威严地说，“你干嘛一直坐在这里？放哨吗？”

威尔扬起一边的眉毛：“为什么这么问？”

“盖拜特爷爷说的，他说那些人不久还会再来。”

“啊……也许吧……”

“村里的人都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些德国兵都干掉，还要放他们回去。”

“就算是都杀了，该来的还是会来。”他半是对让娜，半是对自己说，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红发如火的身影。

人类的生命在化身恶魔的威尔面前如同草芥，他只消动动手指，就能拧断那个德国女少尉的脖子。可是他没有。

他永远也忘不了那张脸上坚决而真挚的神情，曾经这样看着他的人，只有一个……

“你是不是该回家了？天都黑了。”他催促让娜道。

“不看着你把晚饭吃完我是不会走的！”她带着孩子气的奸笑，抚摩着布兰卡的耳朵。

“嗤！你和那个臭老头简直……”

“又在说我坏话了？！”一股刺鼻的酒气从树后传来，让娜生气地掩住了鼻子。

“盖拜特爷爷，您又喝酒了！”

“可这是我惟一的乐趣了嘛。”一位身穿破旧卡其色粗呢外套的老人拎着一个锡制酒壶，摇摇晃晃地从坡下走来，“刚才路过你家，母亲大人已经开始发脾气了哦！”

让娜无可奈何地看了看尚未动过的晚饭：“威尔……”

“回家去吧，我会吃的。”

“嗯！晚安！”她终于面露笑容，提起篮子，轻快地跑下山去，白狼开心地紧随着她一路飞奔而去。

“你是不是也该回去睡觉了呢，老爷爷？”

“我要担负起让娜未竟的任务，监督你……啊！！”盖拜特一个不留神，威尔敏捷地将他手中的酒壶抢走，仰头一饮而尽。

“啊~~~！好喝！”他用手背抹抹嘴唇，开心地感叹道。

“……可恶的小子，居然都喝光了！”老人垂头丧气地跌坐在地，惋惜地看着滴酒不剩的容器，“每次都是这样！”

“那你还老跟着我干什么？”

"照顾你喽。"

"少来，没了你我肯定活得更轻松。"威尔仰面躺倒在散发出温暖泥土气息的草地上，凝视着繁星闪烁的夜空，"而且，也不可能去别的什么地方，这里是我惟一的归宿。"

"可是这里并不安全，德国人肯定还会再来，就算他们不来，也会有更可怕的……"

"你想说什么？"

"你又在想些什么，威尔？"老人反诘道，"永远当一个孤独的守墓者，为离去的人哀悼终生吗？"

威尔面露愠色，猛地翻身坐起，却发现篝火不知何时已然熄灭，连灰烬都冰冷了。在他身后，片刻之前让娜和盖拜特站立过的地方正被周围不断扩大的黑暗所吞噬，老人的声音似乎尚未离去，但人已踪迹全无。

"什么……"他有点不知所措地四下环顾，赫然发觉原本枝繁叶茂的榉树竟然化为一颗腐朽的枯木，在接近顶端处，似乎还有一个形状奇怪的东西。他往前凑近了一些，终于看清了那是什么，震惊之余连连朝后倒退！

那分明就是个男人：双目紧闭、上身赤裸着悬挂在空中，腰部以下却消失于树干中，仿佛是从枯木里生长出来的一般。更可怕的是，他的脸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喂……"威尔胆战心惊地在树下呼唤他，可是对方一动不动，也没有呼吸的迹象，"这……这太诡异了，你还活着吗？！"

没有任何回应。

"真糟糕……虽然我知道自己在做梦，但是完全没想到会变成这样的噩梦啊……"他摸摸后脑勺，"等等，这讨厌的树给人的感觉好像……"

——快醒醒！

"……我到底在哪儿？"

——醒醒！

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不断地呼唤他，威尔忽然感到一阵眩晕。低头，脖子上挂着的绯色勾玉正放射出妖异的红光。

一股巨大的力量向狂暴的野兽般在心中往复冲突，仿佛他的身体是囚禁它们的牢笼，恨不得将其撕碎再倾巢而出。胸口传来的剧痛令人窒息，他颤抖着跪倒在地，发出低沉的呻吟声。

——快醒醒啊！

熟悉的女声在耳畔回响，周围的世界开始土崩瓦解，威尔知道自己正在从噩梦中脱离，可他无法确定的是，回到现实世界的，是否依然是真正的自己……

苍白的月光穿透薄薄的霾，倾洒在多雷米村外树林中的一片空地上。

坐在一小堆篝火边的盖拜特老人长叹了一口气，看看身旁仍然昏迷不醒的威尔，又转头瞧着独自坐在一旁的红发女子——她双手抱膝，把脸埋在手臂中，象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已经很长时间了。

白狼布兰卡沮丧地耷拉着耳朵凑到老人身边乞求安抚。他们俩在一片混战中把晕厥过去的威尔从教堂中带出，可是让娜和其他人一个也没能救出来。红头发的德国女军官是天黑之后在树林里偶然撞见的，盖拜特起初对她非常警戒，但是布兰卡似乎不太在意，于是也就随她去了，反正她也没有了武器。

但现在气氛很是尴尬，盖拜特无奈地干咳了一声："喏……我说……你叫什么？"

她恍惚地抬起头，神色疲惫，目光涣散。

"卡琳……"

"我叫盖拜特，是个操纵木偶的傀儡

师。这个是布兰卡，”他指指白狼，又对着威尔的方向努努嘴，“那一个……叫做威尔。”

卡琳带着复杂的神情看着威尔：“他……是人类吗？”

盖拜特笑了：“当然是，只不过和其他人有少少的不同而已。”

“而……而已？”她难以置信地摇摇头，“可是……”

“等他醒了你就会发现，表面上很可怕，其实不过是个大孩子。”

“您一直和他在一起？”

“也不算‘一直’，半年前他带着我亡妻的侄女来到这里……他们俩曾经是恋人，不过那姑娘现在也去世了，葬在村后的山上，之后他就一直不愿意离开。”

“恋人……吗……”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今天来的那些家伙是不可能找到他的。”老人轻轻叹道，“威尔似乎有点自暴自弃，或许是因为孤独令他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吧。”

卡琳沉默了，盖拜特依稀在她的眼睛里发现了一点湿润的反光。

布兰卡的判断没错，这女孩心地善良。他欣慰地想道。

威尔忽然在一旁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呓语，盖拜特扭头一看，只见他浑身大汗淋漓，紧紧地蜷缩成一团，表情十分痛苦，但双目依旧紧闭。

原本平静地卧着的布兰卡此时纵身跳起，背毛倒耸，喉间发出一阵阵威胁性的低吼。

“怎么了，布兰卡，威尔他怎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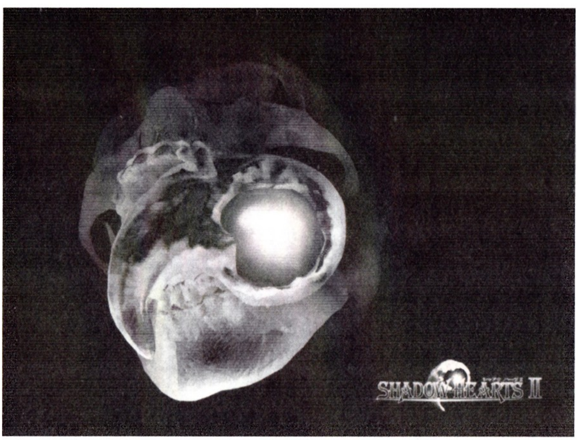
威尔颈子上的绯色勾玉开始放出猩红色的光芒。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月光忽然黯淡下来，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遮挡住了。卡琳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许多低沉的喃喃细语，四下看去，似乎有无数影影绰绰的“人形”在幽暗的林间穿行往复，偶尔一两点黄绿色的反光闪烁，仿佛野兽饥饿的眸子。

“糟了……糟了！”盖拜特跌足叫道，“那个神父插进去的树枝似乎开始起作用了，原本被封印在他体内的魔力司正在溢出来！”

“什么‘魔力司’？！”卡琳手足无措，“他又要变身了吗？”

“‘魔力司’就是……哎呀，现在没有时间解释了！我本来以为他是体力不支才昏迷的，看来威尔一直在和自身搏斗，早点叫醒他就好了！”

“现在也不迟！”卡琳一把拎起威尔的衣领，“喂，醒醒！快醒过来！！”



威尔无意识地挣扎着，从勾玉中放出的光芒愈发刺眼，紫色的毛细血管如同蛛网般浮现在他慢慢变成青灰色的皮肤上。

“放开他，卡琳！”盖拜特上前用力将二人分开，拽着她退到空地另外一边。布兰卡的低吼已经变成了高声咆哮，白狼愤怒地向逐渐被光芒笼罩的威尔呲出白森森的犬齿。

“你说必须叫醒他！”

“可是魔力司已经占据了他的心灵，这次的变身是不受威尔控制的，我们无法与他对抗！”

“那怎么办？！”

“必须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不行！”卡琳奋力挣脱了老人，“如果是比那个恶魔更可怕的东西，逃得再远也没用！”

她以惊人的勇气朝威尔所在的位置冲去——那里此刻已经被夺目的红光吞没了，布兰卡短促地叫了一声，随即也扑了上去，盖拜特急得直跺脚，可是光芒晃得他什么也看不见。林间的呢喃声此刻听起来仿佛是光怪陆离的狂笑，老人感到无数细小的物体高速穿过空气从四面八方向威尔所在的地方汇聚而去……

完了！完了……！

他无计可施，只得徒劳地举起双臂，企图以此抵挡即将到来的攻击。

……

感觉短短一瞬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但想像中最坏的事情似乎并未发生。盖拜特迟疑地慢慢睁开双眼，却发现肆虐的红光竟然正在逐渐消褪下去。

“这……这是……？”

他惊讶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

“喂喂，臭女人，适可而止！！”

威尔愤怒的喊叫声不时被他自己发出的呻吟打断：“还有你，呃！痛死了！！你这只笨狗，我已经醒了！！”

卡琳骑坐在威尔腹部左右开弓猛扇他耳光，布兰卡死死咬住威尔的右腿拽来拽去。他一面狼狈不堪地抵挡卡琳劈头盖脸的攻击，一面使劲儿地踹着白狼。

“我说了——我已经醒了！！”威尔终于抓住了她的双臂，卡琳惊魂未定地喘息着，“你还想打到什么时候！！”

盖拜特忍不住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大笑。

“臭老头，有什么好笑的！”他恼羞成怒地吼道，“放开我，笨狗！”

白狼松开了嘴，却故意摆出无辜的神情开始摇尾巴。

“你真的是女人吗，这么粗暴……”威尔气急败坏地从地上跳起，“痛死了！”

“……对……对不起！”她的额头上渗出了大颗冷汗，“我只是……”

“不用道歉啊，卡琳，”盖拜特半是认真半是调侃地插嘴道，“如果不是你的耳光，威尔现在恐怕已经变成个大怪物，正在为所欲为呢。”

“哼，”他舔了舔出血的嘴角，环顾四周，“其他人呢？”

“都没逃出来。”

“可恶！让娜……”他转身欲走，被盖拜特拉住。

“就现在这个状况，你回去了也没用！我们得尽快离开这里，再想办法——当务之急是要搞清你到底是中了什么厉害的魔咒。”

“魔咒？您是说……这种事情还会发生？”卡琳问道。

“都是你带来的混蛋神父干得好事，”威尔不客气地对她开炮了，“说！那根古怪的树枝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我不知道！他只告诉我那个叫‘寄生木’，是教廷的秘宝，能净化被污染

的灵魂……等等，难道‘魔力司’就是‘被污染的灵魂’吗？！”

“不是的，魔力司简单来说就是来源于人类和其他生命的负面之力，但它本身是无意识的，就好像一股强大的洪水，既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但适当加以引导和控制，也能够被利用。”盖拜特解释道，“威尔的灵魂比一般人类更加强大，可以在体内控制大量的‘魔力司’，这也是他可以变成恶魔，却不至于因消耗过大而死的原因。”

“简单来说，就是你能将恶灵转化为能量，再用来变身成恶魔？”卡琳面露嫌恶之色，“这种能力要来有什么用？”

“用来教训德国人！”威尔依旧对她没有好气。

“‘寄生木’是吗……这名字似曾相识，”老人自言自语道，“不行，年纪大了一下想不起来。只是这玩意儿似乎真的有效啊，威尔，你的灵魂力量开始减弱了，已经控制不住它们了，这种不安定的波动似乎还会引来更多的魔力司，等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会无法控制地变身，那可是很可怕的事情！”

“嗤，那就赶紧动手杀了我好了。”

“别耍小孩子脾气！”盖拜特啐道，“赶紧离开这里吧，等查清了寄生木的来历再做下一步打算。”

“那这个怎么办？”威尔朝卡琳一抬下巴，“放她在这儿自生自灭好了。”

“什么‘这个’啊？！”卡琳气得脸都红了，“我刚才可是……”

“好了好了，二位别吵架了。卡琳小姐，威尔是个任性的孩子，虽然嘴上不肯承认，但是他心里其实很感激你刚才奋不顾身地把他唤醒……”

“谁感激她啊！！”威尔脸红脖子粗地跳起来大叫道。

“总而言之，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我们一道……”

“喂喂，老头子，不要随便代表大家做出决定好吗？！”

“那我们来个投票怎么样？”盖拜特狡黠地笑着，“我赞成卡琳小姐同行，威尔说他反对，那么布兰卡，你呢？”

“什么？！布兰卡也有一票？！”

“为什么不可以有？”

白狼短促地叫了一声，得意洋洋地走去坐在卡琳身边。

“可恶，你这只见色忘义的笨狗……！”

“少数服从多数，那么，卡琳小姐的意思呢？当然，假如你想回去，我们也会送你去最近的德军占领区。”

“不……我不会再回去了……”卡琳黯然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德军制服叹了口气，“或者说，我不能回去了。”

威尔瞪了她一眼，似乎想揶揄两句，但最终还是忍住没有说出口。

“那便这样决定了，和我们一起去巴黎吧，我在那里还有一件旧公寓可以暂且容身，也有不少朋友，说不定能帮上忙。”盖拜特走上前拍拍女孩的肩膀，她感激地点点头。

“今夜也只好在这里渡过了，不过威尔，你可不许睡着！”

“有什么关系，自有万能耳光应付一切。”

卡琳又涨红了脸，但这次她说的却是：“对不起。”

威尔怔住了，对手的突然道歉反而令他不知所措。看着她躺在篝火边逐渐入睡，他用几乎难以听清的声音嘟囔了一句什么，但眼神已经变得柔和。

# 卡琳的日记（一）

**1915年3月15日 星期一 晴**

自多雷米来到巴黎，已经过了整整一星期。我们住进了盖拜特爷爷以前的家——位于巴黎圣心教堂附近的一间小公寓。刚安顿下来，威尔和他就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巴黎各个大小图书馆之间，力图查明寄生木的来历以及消解魔力的方法。可是，却只找到了一些古籍中语焉不详的模糊记载，相互之间也大同小异，无非是“教廷用来净化不洁灵魂的圣物”之类的东西。

每一天失望归来，威尔都变得更加暴躁，最后竟然和盖拜特爷爷扭打起来！我站在旁边干着急，可是布兰卡却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在窝里睡觉。

“你们知道什么，我的感觉越来越糟糕了！”

他看上去能吃能睡，很健康的样子，而且曾经发生在多雷米树林中那可怕的事情也没有再次出现，我完全不知道他所谓的“糟糕”到底是指什么。或许是心情吧，果然如同盖拜特所说——是个大孩子吗？

一礼拜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必须留在家里，因为一个德国女军人在这种时候忽然出现在巴黎古老的街道上是非常引人侧目的，而家里又没有其他女装。不过后来实在憋得难受，我冒险把盖拜特爷爷年轻时的旧衣服改了改穿上，然后带着布兰卡出门了，效果居然出乎意料的好。我在附近的一家旧书店里找到了他们，两个傻乎乎的家伙居然没有认出我来！

随后几天和他们一道在巴黎东跑西奔，才知道原来盖拜特爷爷还是个名人——以前他在戏剧院的傀儡剧场非常受欢迎，经常一票难求。不过在妻子过世后，爷爷就离开了巴黎，也没有再表演过木偶戏。

“没了帮手，年纪也大了，还是应该到乡村去享受清洁的空气嘛。”虽然他这样掩饰，但是孤独的神情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我又想起和他在林间空地里的谈话，想起他曾经说到威尔把死去的恋人埋葬在多雷米的山丘上。尽管还完全谈不上了解那个奇怪的人，可是每次都会不由自主地为他难过，总觉得似乎有深沉的悲恸被他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了心中，但时不时地会化为一种寂寞的样子流露出来。我常常发现威尔坐在公寓的阳台上长时间地凝视着天空，对于外界的变化漠然无睹，就像灵魂飞到了另一个世界……

“最近晚上总在做梦，”有一天我去阳台晾衣服时，他忽然头也不回地说，“我梦到让娜，那丫头竟然对我说她死了……”

我一时不知所措起来——威尔平时很少主动和我说话。

“我问她为什么不和其他人一起走，她居然说我心中正长着一个大怪物，她想留下来保护我！真讨厌啊，说得好听，可是看来她只是很开心地在我脑袋里到处溜达而已，还说想帮我寻找幸福。拜托！我自己都不知道……”他猛地回头，发现我呆呆地端着木盆盯着他发愣，登时连耳朵都红了。

“卡……卡琳！我以为……咳咳……！”

“对不起！”我慌张地大叫起来，扭头逃出了公寓。

为什么我要道歉啊，真是的……

像个傻瓜一样端着一大盆湿衣服在街上走来走去，一直到盖拜特爷爷带布兰卡散步回来，才敢和他们一起回家。当天晚饭时，威尔忽然宣布要离开巴黎。

“已经住了半个月了，看来这里不会再有更多的收获。我想起一个住在英国威尔士艾米顿修道院的朋友，应该能帮得上忙。”

“你该不会是指……”盖拜特爷爷停下刀叉，“罗杰·培根？”

“那个老家伙在这方面的知识特别渊博，也对，毕竟是活了700年的人啊。”

“7……700年？！”我忍不住叫了起来，“怎么可能有人活了700年？那是妖怪吧？！”

原本威尔一直不肯正眼看我，但是这句话令他们俩同时哈哈大笑起来。

“要说是妖怪也不过分呐，当年尚未飞升成仙时，差点给教皇尼古拉四世当做异端，烤成烧鸡。”

“不过，要去英国的话，现在没有办法在加莱坐船了，那儿目前是同盟国与协约国作战的前线，从靠近南部一些的勒阿弗尔倒是还有可能找到民间船只渡海……”虽然有点晕头转向，但是一想到物以类聚的说法，我觉得还是不要太大惊小怪的好。

“是吗，那就去勒阿弗尔吧……等等，你难道还想和我们一道？”威尔皱眉看着我，“整件事与你无关吧，而且我也没有闲情逸致当护花使者。”

“在柏林士官学校，我的剑术也是数一数二的！”忽然感到一种被轻视的侮辱，我忍不住拍案而起，“而且，那个可恶的尼科尔害死了我多少部下你知道吗？！”

“老实说我很难对敌方的内讧感兴趣呢。”

“我和他根本不是‘同伴’，他利用……”

盖拜特爷爷来打圆场了：“威尔，威尔，不要这样刻薄，卡琳小姐一直以来帮了我们很多，如果她也有兴趣一起去，我们应该很高兴多了一个得力帮手——毕竟你现在的状况很不稳定，随时可能倒下去……”

“……嗤！随便你吧！”他粗鲁地将碗碟一推，离开了饭桌。




“他心情不是很好，”老人带着歉意地向我解释，“我也没能帮到他多少……”

“不，没关系……”我摇摇头，不禁想起在多雷米树林中可怕的一幕。按理说，我不是应该尽早离开这个随时会失去神智伤害别人的家伙吗？为什么

却又……?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通宵未眠，接近清晨时才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儿，却又被隔壁威尔的声音吵醒了。

一开始我以为他在和盖拜特爷爷说话，但仔细一听才发现那只是梦呓而已。他说到旅途和未来，说到古神、召唤和咒语，有时似乎是在和梦中的让娜对话，但更多的时候，威尔不断地呼唤着一个名字……

……爱丽丝。

## 皇帝之章——勒阿弗尔的怪盗

从巴黎北站坐火车往诺曼底，三人在一天之后抵达了著名的海港勒阿弗尔。可是运气不佳，因为同盟国潜艇在英吉利海峡不断骚扰，港口的渔船都不愿意冒险渡海去英国。

不过在几间水手云集的小酒吧里转过一圈之后，威尔的结论是"诱惑很大的时候或许会有例外"。

"'诱惑'？就是说得付一大笔钱吧？"卡琳沮丧地说。

"我们惟一没有的东西就是钱。"盖拜特抚摩着布兰卡的脑袋笑道。

威尔立即得意洋洋地抛出他的第二个收获：最近城里有个夜间出没的盗贼，听说是个蛮难缠的家伙，警察和民兵都束手无策，只要能成功缉捕他，就能得到市长亲自开出的一大笔赏金。

"对本大爷来说，别说一个盗贼，就算是一千个也不过小菜一碟而已。"去见市长和民团团长时，威尔毫不脸红地拍着胸脯说大话。

脑满肠肥的市长大人完全不买账，疑惑地在卡琳和盖拜特爷爷面前转来转去。

"这两个……也能打架？一个腰都直不起来，另一个不就是小白脸么！"

"什……什么？！"她一下跳了起来，差点忘了自己在女扮男装，幸好被盖拜特按住肩膀摁了下去。

"嘿嘿，别看这孩子生得瘦小了些，可是本领不差哟，只要给我们个机会，您就知道他们的能耐了。"

"也好，就让你们试试，"留着两撇精心修剪的八字须的民团团长傲慢地开了口，"不过要是受伤或者是，咳，不幸死亡，可别想来讹诈哦——想赚钱就得自己承担风险。你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和民兵一起值夜了，记住，只要听到哨子响，就是盗贼出现了，好好地给我把那个混蛋捉拿归案！现在去接待处登记一下吧。"

"真是两个讨厌鬼！"刚踏出市政厅大门卡琳就忍不住了，"这工作真的要接吗？总觉得有古怪。"

"噗，小白脸……"

"噗……"

其他两个人同时开始取笑她，气得她说不出话来。

作为临时工加入夜间巡逻的队伍，他们一起被分派到港口区的南部担任警卫——据说是盗贼经常现身的区域之一。

从傍晚开始一直到午夜，都平安无事。看着月光穿透乌云，星星一颗颗出现在天空，想着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大家都不由

自主地打起了呵欠。一旁的威尔更是不客气地在一堆木箱上睡着了。

“真是的，说要来的人也是他，结果却……”卡琳正想推醒他换个地方巡逻，突然一阵尖利的哨子声将众人睡意完全驱散。布兰卡支起耳朵一听，立即带着他们朝港口区北侧跑去。

“盗……盗贼！！”刚到港口广场的喷泉边，就看见几个民兵失魂落魄地从附近的巷子里逃出，见了他们，拼命挤出这几个字，便继续没命地跑了。

“懦夫！”卡琳摇头，“要是换了正规军……”

她的话被一阵力透耳膜的洪亮笑声给打断了：“哈哈哈哈！黑暗的世界，残暴横行，就让在下用华丽的筋肉与绚丽的武术来锄强扶弱……！啊咧？今天来了不认识的人咧，晚上好！”

就在斜上方的仓库房顶上，一个穿着鲜艳紧身衣、头戴蝴蝶形嘉年华面具的壮硕男人威风凛凛地向他们挥手示意。

“哈……？？”

“咦？”

“晚上好。”三人中只有威尔高兴地向对方回礼。

“这就是……盗贼？”卡琳有点不知所措，现实与设想的情况完全不同。

“在下乃是……”怪异的肌肉男兴高采烈地从房顶一跃而下，落地同时居然还能摆出健美运动员的造型，“爱与正义的使者——布兰·巴比隆！今宵得以与众英杰相遇，实乃三生之……”

“不辣妈咪龙？”威尔和布兰卡同时对这个家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布兰·巴比隆！！啊咧……说到哪咧？对了——与各位相遇，实乃三生之幸，所谓侠之相逢勇者胜……”

“是‘狭路相逢’吧？”

“啊，对咧，是狭路相逢！！谢谢。”

“不客气。”

“啊咧……又说到哪咧？？”

“狭路相逢勇者胜。”威尔继续给他提书。

“对对，嗯……看今夜月朗星稀，风云汇聚，正是英雄之用武之时，不若我等切差……”

“切磋。”

“不若我等切磋……切磋……”爱与正义的使者双手抱头，急得大汗淋漓。

“直接说想打架就好了嘛，你就是叨扰民众的怪盗吧？”威尔卷起袖管双手插腰走到他面前。

“啧啧啧，已经说了，不是盗贼咧，是爱与正义的……哇咧！”男人伸出一只手指摇晃着，却不料威尔光速出拳把他打得朝后飞出去，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空中突然爆出一团金色雾气，肌肉男的身体凭空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金色蝙蝠在原地拍打着翅膀，用尖细的嗓音恼火地叫嚷着：“啊！！恶徒！！竟然用偷袭这样卑鄙的手段咧！！”

“哪有‘勇者’在人家卷起袖子走到跟前都不提防的啊？！”

“可恶咧……搞得在下变成这个模样！也罢，先不与尔等一般见识，公道自有人间，下次再见，就要好好较量一番咧！”蝙蝠一面说着，一面扑啦啦地飞过屋檐消失了。

“喂喂，是‘人间自有公道’啊！”威尔意犹未尽地对着勇者逃走的方向喊道。

“谁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卡琳稀里糊涂地说。

“哦，这家伙也会变身呐。”盖拜特饶有兴致，“逃得倒挺快，这样子很难逮到他呀。”

“这个和我的变身可不一样，话说以

前认识一个类似的家伙呢……”威尔挠挠头，“看来的确不是一般的盗贼呀，得再去找市长谈谈。”

“不干了吗？”

“当然要干！不干怎么赚钱？不赚钱怎么有船坐？没有船坐怎么去英国？不能去英国……”

“好啦好啦，我明白了。”

第二天再回到市政厅，把昨夜的遭遇一说，市长和民团长的态度居然顿时180°大转弯。

“他又变身蝙蝠了？！啊……我是说……他竟然能变身？能与盗贼交手还完好无损的，这可是第一次啊，看来你们的确有两把刷子。”民团长拈着自己的八字须上下打量着面前三人，“好，太好了，跟我来，我带你们去盗贼的巢穴——这次一定要一网打尽，不能给他溜了！”

“等等……盗贼的巢穴？”卡琳上前一步，“你们知道他在哪里，为什么不早点说？”

市长干笑了两声勉强解释道：“这还不是……一开始不知道各位的底细，担心你们贸然前去会出师不利嘛。这样好了，只要能除了盗贼，赏金加倍，如何？”

他一面说着，一面紧张地和民团长交换着眼色，威尔全都看在眼里。他悄悄地阻止了想继续质问的卡琳，示意她静观其变。

所谓“盗贼的巢穴”竟然是个破旧的小餐馆，门前挂了块脏兮兮的招牌——海猫亭。

“喏，就是这儿了，这里是预付的一半赏金，有了好消息尽快回来哦！”民团长紧张兮兮地把一个钱袋丢给威尔，然后忙不迭地跑了。

“真的会是这里吗……喂！”卡琳还在门口迟疑，威尔却已经大摇大摆地推门进去了。

里面的景象却令他后悔不迭——爱与正义的使者正系着花围裙在灶台前忙碌，一边开心地哼着“狼外婆”的儿歌，辛勤的汗水在“华丽的筋肉”上闪烁，身旁还有一男一女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给他帮忙。

“呃……”威尔痛苦地低头捂住眼睛。

屋里的一大两小扭头看见他，立刻同声尖叫起来：

“啊啊啊，卑鄙的恶徒！！”

“肥猪市长找来的打手！”

“约阿希姆不是坏人，你们才是！”

“冷……冷静一下好吗？”威尔摊手叹道，“你叫约阿希姆？可以把围裙脱了吗？这粉红的花色实在是……”

“在下决不能落入敌手，置此地的妇孺无辜于不顾！哼哼，这次不会再大意咧，放马过来咧！”约阿希姆摆出白鹤亮翅的架势。

“我说，能不能先把围裙……”

“啊咧咧咧！”约阿希姆气势汹汹地朝他扑了上来，威尔侧身一让，他收不住力道，一头栽进一旁的摇椅中，翻倒在地，随即又被旁边倒下来的座钟砸了个正着。

“真是想不通——警察和民兵居然制服不了这样的笨蛋。”

“约阿希姆不是笨蛋啊，如果没有他，我和这两个孩子早就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了。”威尔正想上前去拎对手的衣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闻声从里屋赶来，用颤抖的手拉住了他的袖子，“这位先生，你有双善良的眼睛，不像那些利欲熏心的坏人，别被市长给骗了呀。”

“我就知道事情不那么简单，”卡琳双臂抱在胸前大摇其头，“威尔，看你干的好事！”

“不许放马后炮！”




“太太，难道您得罪了市长和民团长？”盖拜特试探地问道。

“他们只是过分贪婪，想要这个小店里的宝贝。”

“宝贝？是什么？神灯？飞毯？象骆驼一样大的钻石？”

“威尔，你童话看多了……”

“说来蹊跷，我和先夫经营这家店已经半个世纪了，从来不知道什么宝贝。可是三个月前，建造这幢房子的木工临终时却对人说，他当年把一件稀世奇珍埋在了房子的地基里。就这样一句连真假都搞不清的话，带来了很多麻烦……”

“一开始他们上门来，说想买下宝贝，可是我根本没有，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但是没人相信我的话，于是就打算用手段把我逼走。可是我们一家已经在这里住了五十多年，如果离开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要不是遇到了约阿希姆，冒着危险保护大家……”

“罗塔奶奶您言重了，在我饿得晕倒的时候，是您给了我美味的食物，古人云：滴水之恩当用钱相报咧！”

“是‘涌泉相报’啊……”威尔习惯性地纠正道。

“所以你就带着面具扮怪盗？”卡琳笑着问。

“不是怪盗，是爱与正义的使者——布兰·巴比隆咧！”

“所以市长才悬赏抓你？”盖拜特也问道。

“为金钱所驱使的鼠辈，都不是华丽的勇者的对手咧！”

两人都看着威尔，后者一脸无辜地学约阿希姆的腔调：“我当初怎么会知道咧？！”

# 星之章——旧友重逢

闹了半天，居然沦为了贪官污吏的打手，这个结果实在叫人不爽！更有甚者，当他们前往市长办公室归还那笔钱，声明不再打算同流合污时，民团长居然还纠集十几个人打算"教训一下外乡人"。只是那些乌合之众怎么可能是他们的对手，甚至用不着卡琳帮忙，威尔和布兰卡就收拾了他们。

"啊啊啊啊，对不起！！"

没用的市长和民团长涕泪横流拼命求饶，威尔仍然意犹未尽，盖拜特拦住了他："再打就不是人渣，是肉饼了。"

"索性丢进海里喂鲨鱼，免得日后又去找罗塔奶奶的麻烦！"

"咿！！"两人吓得面无人色，"我……我们以身家性命保证：不要宝贝了！"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别以为我们走了就可以继续胡作非为，罗塔奶奶可是会给我们写信汇报的，一旦你们还敢……"

"不敢了不敢了！！"两个窝囊废抖成一团。

做了好事的三人一狼回到海猫亭，受到了那一家四口的热烈欢迎，纽玛和让——罗塔奶奶的孙女和孙子还给威尔也做了一个面具，只不过竟然是……猴子。

众人哈哈大笑，气得他面红耳赤地跑出了屋子，不知道上哪里闲逛去了。卡琳和盖拜特爷爷留下来帮他们准备晚餐，顺便当跑堂——原来这家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店还真有满多熟客，只是前段时间迫于市长的压力不敢光临而已。

"啊，这样就好了，终于又可以过平静的生活了。"奶奶高兴地对约阿希姆说，他仍然穿着那条威尔深恶痛绝的粉红色围裙，只不过一反常态，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嗯……那个……你们要离开了咧？"在一起摆餐桌的时候，他忽然问卡琳和盖拜特。

"啊？哦……理论上来说……是啊，我们得尽快赶到英国的威尔士去，只是没钱坐船。说起来，就是因为这件事，才会去给白痴市长打工的呢。"

"威尔士……"他朝着空中出了半天神，"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地方没有去过咧……"

"约阿希姆到底是怎么来到勒阿弗尔的啊？"盖拜特顺口问道。

"是修行啊，武者的修行！！"勇者满脸骄傲地答道，"在下的师父也是个在全世界旅行修炼的大侠咧！"

二人的脑海里瞬间出现了很多滑稽的画面，得拼命忍住才能不笑出来："唔……很……很好啊，约阿希姆！"

"遇到你们，才知道师父所言不虚——强中更有强中手，我想和你们一起旅行！"

"……啊？"

"我打算晚饭后就告诉奶奶、纽玛和让。这里已经没有欺负他们的恶徒了，真正的侠士应该不断挑战未知和更高的境界，必须继续修行的旅程咧！"

卡琳和盖拜特面面相觑："这……只要你觉得没关系，我们无所谓，就是不知道威尔他……"

"绝·对·不·行！！"说曹操曹操就到，那家伙恰到好处地出现在门口，斩钉截铁地说，"怎么可以带上这么诡异的

东西！”

“嘿嘿，可是威尔以前不也和蝙蝠一起战斗过吗？”约阿希姆胸有成竹地笑着，“银色蝙蝠基斯可是我家老弟啊，他和我说起过威尔呢，我一见到你就从那股热情的汗味上认出来了咧！”

“啊！！”威尔指着他大叫起来，“怪不得我总觉得似曾相识……什么‘热情的汗味’，好恶心！”

“所以咧……”

“所以什么啊，我们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办都毫无头绪，而且我告诉你……”

“威尔……这不是威尔吗？！”一个浑厚的男声打断了他俩吐沫横飞的“表演”，一位一直默默地坐在餐馆角落里的亚洲男子忽然站起来叫道。

“加……加藤！”威尔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神情，“真的是加藤啊！”

“你怎么会在这里？”两人同时问对方，接着一愣，又都开怀大笑起来。

“这是谁？”卡琳悄悄地问盖拜特，他也不认识。

大概是感觉到很多好奇的视线吧，那人向他们这边看来：“这三位是你的新同伴吗？”

“呃……大约，也许，可能是吧……”威尔很不情愿地回答。

“爱丽丝小姐呢？”

气氛一下变得极其尴尬，威尔沉默了，盖拜特干咳起来，约阿希姆稀里糊涂，卡琳不知所措。

“嘿嘿，一年前和你分开后，发生了很多事啊，”最后还是威尔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对加藤说，“一言半语都说不清楚呢。这个是卡琳，这个是盖拜特，这个嘛……叫什么都行。”

“喂喂！”约阿希姆抗议道。

“晚上好，在下是大日本帝国海军情报部加藤政二特佐。”他挺直身体利落地颔首致意——虽然身着便服，但行为举止仍是真正的军人做派，“以前与威尔在上海共事过。十分抱歉，刚才无意间听到一些你们的谈话，似乎各位要去威尔士？难道威尔你想找……”

“老妖怪？没错，不愧是加藤，嗅觉永远那么敏锐。可是现在找不到船只渡海呢。”

“威尔，”加藤面色凝重起来，“该不会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吧？”

“哪有！只是一段时间不见，想他了呗。”

加藤明显不信，但他没有追问下去，却说：“如果想去找培根先生，那大可不必为船操心了——他已经离开威尔士了。”

“什么？？”这一回威尔顾不上若无其事，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叫，“发生了什么事？？”

加藤谨慎地往周围看看，然后压低声音说：“培根先生的确已经不在艾米顿修道院了，这是我昨天亲眼确定过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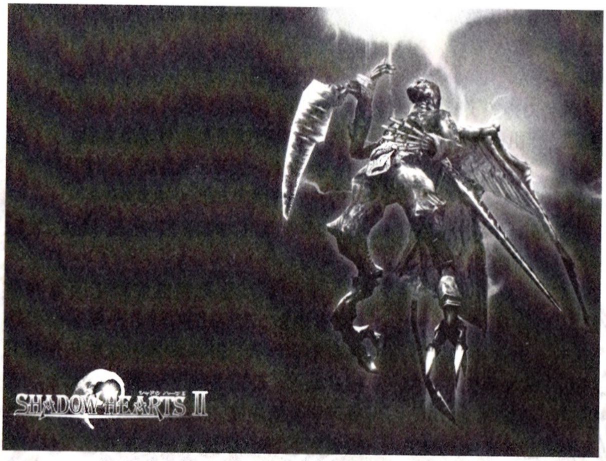
“你竟然去了威尔士？！”

“不错，今天早晨刚从英国回来，一小时后又得赶火车去匈牙利，再从那里转道彼得堡。瞧，我把军事机密都泄露给你了，威尔，现在该对我坦诚相告了吧？你究竟为什么要找他？”

威尔无奈地坐下，把前情简短叙述了一遍。对于爱丽丝的死，他竭力轻描淡写地带过，可是加藤依旧十分震惊：“原来，她还是没能逃过四假面的诅咒……”

“如果当时我能更果断一些，或许……”忽然想起周围还有别人，威尔没有继续说下去，“总之现在就是这样，非常倒霉——被讨厌的秘密结社缠住，还中了不明就里的诅咒，连魂融合变身都不行了。”

“你说的那个秘密结社……”




心剑贤骑士团比你早了一步动手……”

“你的意思是：老妖怪被他们绑架了？！”

“事出偶然，我这次前去拜访，也和骑士团有关，但是却扑了个空。几个散居在修道院废墟周围的修士告诉我，培根先生两天前被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带走了，为首的是个非常魁梧的大汉，几乎有正常人的两倍身高……”

“雷尼！！”卡琳和威尔同时叫了起来，后者急忙追问，“还有个穿白衣、一脸跩相的金发男人吗？”

“没有，他们只提到了巨人。不过下面的话你听了肯定要高兴的。”加藤严肃的脸上露出几分狡黠的神色，“我在南安普顿的港口查了最近的停泊记录，注意到有一艘船十分古怪，吨位很小，3月15日入港，次日就离港了——那两天正好有暴风雨，船只几乎全都停航，惟独这一艘小船却要冒险来去。更有意思的是，船名叫做‘枭之目’……”

“剑贤骑士团的纹章上就有一只夜枭的眼睛。”盖拜特在旁边接道，“起这么明显的名字，看来他们对于隐藏行踪并不是很感兴趣呢。”

“正是如此，这艘船的目的地在表格上也填写得很明白——佛罗伦萨。他们要么是没想到会有人正好来调查，要么就是根本不在乎泄露行踪。”

“叫什么‘剑贤骑士团’，你有听说过吗？”

加藤明显浑身一震，接着很久没有说话，似乎在悉心挑拣适当的辞句：“要说没听说过，那是撒谎，他们已经成了目前世界上一股炙手可热的新生力量，发展速度与范围不可小觑。但我尚未和该组织成员正面打过交道，或者说，我认识的人里面还没有人公开表示他是骑士团成员者。”

“他们都做过些什么？”卡琳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一些算不上君子所为的事情——暗杀、绑架、颠覆、渗透，野心勃勃，对权力充满了渴望。威尔，你怎么会惹上他们？”

“哼，目前所知的全部都是那个来自梵蒂冈的枢机卿的一面之辞而已——他说半年前被我击败的阿尔伯特·西蒙是组织中的叛徒。那家伙似乎对艾米顿修道院一战知之甚详，叫我‘弑神者’，说我的力量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隐患……然后就不容分说往人家身上插了个木椿！”

“所以你才想到威尔士找培根先生襄助，我明白了。”加藤皱眉道，“但我担

威尔愣了一秒，随即跳起来拥抱加藤，令那个刻板的日本人大吃一惊。

“谢谢谢谢谢谢！加藤！！”

“呃……啊……”他努力挣脱了威尔的怀抱，“我可是为了友谊，把机密情报都出卖了呀。”

“明白，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我得走了，去布达佩斯的车就要开了。保重，威尔。”加藤从衣帽架上取下外套和毡帽。

“你也是，加藤！”威尔紧紧地和他握手。

“那么，后会有期。”日本军官再次向三人行礼，随后转身离开了海猫亭。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为了去英国折腾了半天，结果目的地却改成了意大利。他们兴奋地谈论着这次幸运的相逢，约阿希姆仍然坚持要和大家同行，很郑重地向罗塔奶奶一家道别，搞得纽玛和让哭哭啼啼。

“呜呜……到了天涯海角，也要当爱与正义的使者呀，约阿希姆！”

“当然咧！”

“面具……要保存好啊，别给坏人偷走了。”

“不会咧！”

“我一直很好奇，”威尔插嘴道，“为什么一定要戴着面具才可以当勇者？”

结果那一大两小又异口同声地驳斥他：“没有缺点的英雄谁会喜欢啊？！”

“我看你的脑袋就是最大的缺点……”

那一家人继续着他们依依不舍的话别，罗塔奶奶干脆把约阿希姆单独拉到卧室嘱咐了半天。盖拜特带上布兰卡去做例行的散步，最后只剩下卡琳一个哼着歌在餐厅里收拾碗碟。一直紧张焦虑的旅程，难得遇到这样一个让人身心放松的夜晚，她几乎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慕尼黑的家中，烤箱里的李子派马上就会散发出诱人的香甜，加班回家的父亲随时可能推门进来……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

听着她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歌声，不知何时独自躲了出去的威尔在窗外悄悄地笑了起来。

## 塔之章——佛罗伦萨遇袭

“这位小姐的第一张牌是法王的逆位，代表受到欺骗、被人恶意利用，第二张牌是战车的正位，代表独立自主、勇于尝试，而且旅行运大吉哟~！”体态妖娆、肤色黝黑、穿戴得极富异国情调的美人占卜师笑眯眯地对卡琳说，“最后一张，恋爱的正位代表充满希望的未来和触手可及的桃花运呢，小姐尚未尝试过堕入情网的滋味吧，不久之后就会有个好机会在等着您，可千万别错过哟~！”

坐在案几边的卡琳听得神魂颠倒，飘飘欲仙。约阿希姆却不合时宜地插嘴：“小姐？啊咧？卡琳你是女人吗？”

所有的人，包括布兰卡，都用异样的眼神盯着他。

“哎呀，尽管这位小姐英姿飒爽地穿

着男装，可是很容易就能看出来其实是个女孩子呀。”占卜师嘻嘻笑着，“这位先生好迟钝哦~！”

“他不是‘好’迟钝，是完全就没有感知能力。”威尔在一旁自言自语道。

“可是，我一直在羡慕你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完美的胸肌呢……”约阿希姆挠着后脑勺盯着卡琳的胸前。

啪啪！！

“哇咧！”

清脆的耳光和约阿希姆的惨叫回荡在佛罗伦萨旧街市的小广场上，卡琳面红耳赤、怒气冲冲地跑开了。

来到古城佛罗伦萨的第三天，依旧没有找到什么关于罗杰·培根，或者剑贤骑士团的蛛丝马迹。原先以为到了这里就肯定会有发现，看来是想得太简单了。

卡琳漫无目的地沿着佛罗伦萨老城区的小路散步，被一个现场制作玻璃饰品的小店吸引住，正在驻足观望时，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忽然在耳旁低声道：“可真是，相逢不如偶遇呢，凯茵尼希少尉。”

她愣了片刻，接着大吃一惊地往旁边跳开，伸手到腰间去摸佩剑，但手腕却冷不丁被对方紧紧攥住了。

“请别冲动，卡琳——我比较喜欢称呼你卡琳，你看，我没有武器，也并无恶意。”

她勃然大怒，用另一只手狠狠给了那人一记耳光，原本罩在他头上的斗篷风帽滑落了，尼科尔的脸露了出来，四道掴痕印在他白皙的面颊上格外醒目。他冷笑一声，扭住卡琳的手腕将她拽到自己面前：“原本想和你私下好好谈谈，结果却仍然这样食古不化。卡琳，想想清楚，你究竟想要什么？如果只是担心不能再回到军中，以骑士团的势力，让你如愿易如反掌。你不是一直想振兴家道、为死去的亲人雪恨吗？难道就为了一个把灵魂出卖给恶魔的人，这些就全都不重要了？”

“呸！”卡琳用力挣脱，将他一下推得老远，“害得我落到这个地步的人不就是你么？！”

“你不明白，卡琳，我当初真的非常希望你可以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你的活力、热情和执着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搞成今天这种局面或许只能说是……神的意旨与命运的反复吧，可是……”

一道弧形寒光闪过，卡琳的剑已出鞘，冰冷的剑刃抵住了尼科尔的咽喉，四周的人群一阵惊呼，纷纷逃开。

“去你的‘神的旨意’，你只是为自身的欲望而活着的家伙吧？如果是想来劝人皈依的，不好意思，今天我没有心情。不过假如想就罗杰·培根，或者寄生木说点什么，我倒是会真的很高兴呢。”

尼科尔脸色铁青，牙齿在下嘴唇上咬出了深深的痕迹。

“愚蠢的女人，你完全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走向，对世界的改变也一无所知，更可笑的是，你心甘情愿地为了一个很快就会死掉的家伙卖命，还自以为高尚！”

“你说什么？！”卡琳心中咯噔一跳，“‘死掉’？威尔吗？你们究竟对他做了什么？！”

她一怒之下不顾身在公共场所，挺剑去刺尼科尔，后者灵巧地甩脱斗篷朝她抛来。待卡琳手忙脚乱地从那件大氅中脱身时，他已经从方才站立的地方消失了。

“很快！”就在卡琳四下环顾时，尼科尔的声音从一辆自她身边疾驰而过的汽车中再度传来，“很快你就会知道我所言的意思了！！”

“喂！！！”她拔腿追去，但哪里追得上，转眼汽车就拐弯消失在视野中，“可恶！！”




但麻烦还未结束——围观的人看到有人动武，立刻报了警。才收剑回鞘的卡琳被一大群吹着警笛跑来的意大利巡警给团团围住。

“我不是……那个，我说，啊！！”她竭力辩解，却还是很狼狈地被戴上手铐押走了。

“……于是就被抓进警察局了吗？”盖拜特哭笑不得地说。

卡琳垂头丧气地点点头——她被整整关了一夜，大家在找到她之后，交了一大笔保金才将其赎出来。

“可恶啊！！”威尔一边跌足长叹，一边在旅馆的酒吧里团团转。

“没错！又没有真的打架，就这样不容分说地……”卡琳急忙为自己辩护。

“谁说你了，我是说放走了那家伙太可惜！”

“呃……”她立刻又垂头丧气起来，“对不起……”

“而且那保金也太贵了，我们本来就穷！！”

“……呜呜……”

“好了，威尔，卡琳小姐又不是故意的。”盖拜特赶紧维护她，“这样至少说明了两件事：第一，骑士团的人的确在这里活动；第二，他们一直在注意着我们的举动呢。”

“注意了又怎么样？我们在明对方在暗，他们要是不打算露头，根本无从下手啊！何况最重要的是——老妖怪到底在不在这里？”威尔不耐烦地嚷道，一面对着空气比划拳脚，“气死人了，真想抓住某人狠揍一……”

话音未落，身旁忽然传来扑通一声——站着的约阿希姆直挺挺地仰面倒地。盖拜特努力张了张嘴，好像想说什么，却也缓缓地从椅子滑到地板上。另一边，卡琳早已伏在吧台上一动不动了。

威尔这时方才发现，酒吧里的人横七竖八躺了一地，已经全都人事不省。只有布兰卡在他脚边，颈毛倒竖、呲牙咧嘴地对着门外低吼。

“你们……啊咧？”他感到一阵强烈的晕眩，使劲儿撑住桌子才没有倒下去。

一阵巨响，酒吧的门被撞成了碎片，一个比门楣还高、带着防毒面具的男人冲了进来——是雷尼。

威尔此刻神智尚算清醒，可是四肢和脑袋都变得异常沉重，不听使唤。

“看来尼科尔给的麻醉气体还真管用

呢——全都扑街了！”巨汉在防毒面具后发出沉闷的笑声，忽然发现了仍然努力站着的威尔，“嗯？居然还剩一个！”

雷尼摆出准备战斗的姿势——经历了多雷米的一幕，他独独不敢对威尔掉以轻心。但双方僵持半晌，令人胆寒的弑神者却扑通一声，像根木桩似的倒了下去。雷尼小心翼翼地上前看看，发现他依旧圆睁着那双红色眼睛，忿忿地盯着自己。

“嗨！别这么看着我——这可是我的工作啊！”雷尼朝后一招手，十多个手下蜂拥而入，把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抬了出去。布兰卡愤怒地想阻止他们，无奈寡不敌众，雷尼原本打算连它也一起逮住，但是白狼瞅个空子撞破窗户逃了出去，眨眼间便消失在古城佛罗伦萨的茫茫黑夜之中……

## 魔术师之章——往生咒

在我踏进那间囚室之前，那群白痴正在里面吵得不可开交，似乎对自身的窘境完全无所顾忌。遗憾的是那只白狼又逃走了，看来动物也比这些蠢货精明得多。

一把门推开，片刻之前还翻天覆地的争吵和指责声顿时停了，四个囚犯一起对我怒目而视。看着那副表情我几乎就要忍俊不禁。

“你！”还是弑神者反应最快，“要是敢笑出来，老子以后一定杀了你！”

“你也知道自己很滑稽么？”我反问道，他更加暴跳如雷了，“何况，你们还有没有‘以后’也未可知。”

“你想怎么样，尼科尔？杀了我们？”卡琳紧张地问。我猜想她一定在飞快地转动脑子，试图找出谈判的筹码，不过以他们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可能性都指向最坏的结果。

“呜呜呜……爱与正义的使者的旅程就要在此地终结了吗？”一个装扮怪异的高大男子却哭得像个小姑娘。

“白痴，不许哭！”弑神者跳着脚叫道。

“可是……”

“弑神者……不，还是叫你威尔莫纳夫·日向好了，自多雷米一别已经一个多月，身受寄生木的诅咒居然还能行动自如，真是令人佩服。”

“哼，那种奇技淫巧最多也就做到这个份上了！”

“哈哈，还要嘴硬。看来是我们早一步将罗杰·培根带走，阻止了你们见面，令你到今天还搞不清楚情况啊。”

“‘带走’？那是绑架！”卡琳忿忿地说。

“看来，你们的确是做足功课，才来和我开战的……”弑神者终于冷静下来，冷笑道。

“没错，我们知道你的一切，日向先生。你的父母、恋人、过去，从你的经历看，还真是一个受诅咒的家伙呢——所有亲密的人，最后都直接或间接地因你而亡。”

他轻轻地颤抖了一下：“废话少说，你们把老妖怪弄到哪儿去了？”

“培根先生眼下就在此地，就在这间屋子的外面。”

“？！！”

“我就直说了吧，他是骑士团大团长

阁下用来换取古书《往生咒》的筹码，只要交出……”

我的话突然被他的大笑打断了：“哈~！老妖怪一定是跟你们搅浆糊来着，从他嘴里什么也得不到，才转而来找我的吧！”

居然被他说中！怒火不禁悄悄涌上来——软硬兼施了一个星期，那个长得和骨骸无异的老家伙什么也没说出来。最可怕的事情是，他心如死水，完全没有弱点，也就没有能牵制其精神的突破口。在那个活了700年的怪物面前，我时常能体会到一种深刻的挫败感，令人恼火不已。

“你既然对大爷我的事迹了如指掌，那也应该知道半年前对西蒙一战之后，曾经被用来召唤太古星神的三本秘术书都给老妖怪分开藏起来了。至于藏在哪儿，我可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老子对那种东西完全没·兴·趣！”

我冷笑一声，雷尼挟着戴着头套、浑身绑满炸药的罗杰·培根出现在我身后。我能清楚地听见他们抽一口冷气的声音，只有那个古怪的变态男人用赞赏的眼神打量着雷尼。

“唔，很完美的筋肉！”

“把这老头和你们一块儿炸成尘埃怎么样呢？”我笑着问道，“或许这就是最快也最简单的解决途径吧？”

“少耍嘴皮，想得到《往生咒》的家伙们，胃口绝不会到此为止的。”日向倒是完全不为之所动，“何况，一旦得到了古书，你们一样会杀死我们。”

“至少，你承认你知道书在哪儿了。”

他没有回答，算是默认。

“我们互相对彼此都有所求——你需要培根，我需要《往生咒》。不如来个‘公平’的交易吧：我可以让你们出来，再把培根还给你们，然后你再把书交出来，如何？”

“书被老妖怪藏在威尔士老家，我可以带你们去找。”

“啧啧啧，日向先生，撒谎是个极坏的习惯，你当我是轻易受人愚弄的么？培根研究室里的资料我们都仔细察看了，其他两本姑且不论，这一本，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交给你亲手保管了。”

又一回合胜利！他再次沉默。

“好吧，先放了我们，还有他。”他终于让步了。

我拍了一下墙上的按钮将牢门打开。而后又对雷尼使了个眼色，他拔掉炸药包上的引线，把培根像个包裹似的抛给对方。

“唔呃！”那个古怪的大个子男人冲上前接住，“好轻咧，真的是人吗？”

他们揭开培根脸上的头罩，除了日向，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天……天哪！骷髅人！！”

精瘦干瘪的的小老头被外界的光线刺激，哼哼了两声睁开眼睛：“嗯……你们……威尔？！”

他扑通一下从变态佬的怀里蹦下来，扑向日向，后者敏捷地闪开，让他摔了一大跤。

“……痛！你干什么？！”

“你才干什么呢——身上绑满了炸药就这么‘哇’地扑过来，太危险了！”

“好奇怪的生物……”卡琳好奇地凑上去看。

“没礼貌！我叫罗杰·培根！喜爱和平、睿智纯洁的魔法师之星，永远的……痛！”

日向不客气地给了他脑后一掌。

“太过分了，这么晚才来救我不说，还要打人！”

“我为了你，可是答应了那边的混蛋一件很严重的事！！”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们插科打诨，

直到日向指着我，培根才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

“什么？！我还在这里？！”他尖叫道，“你们还都给抓住了？！啊，不过话说回来，除了威尔我也都不认识……”

“以后再给你介绍。”

“你说的严重的事……难道是把‘那个’交给这群恶人了？！”

“尚未。”我插言道，“不过也快了，是吗，日向先生？”

“笨——蛋！你以为我们没有办法干掉你和那个大个子，从这里逃出去吗？”卡琳得意洋洋地说。

我哈哈大笑：“当然料到了，亲爱的卡琳，不过你似乎要看看这儿是哪里——我可不会随便挑选谈判地点。”

我退后几步，扳动一根拉杆，囚室外走廊的舱门顿时开启，高空的寒气与强风吹得他们睁不开眼睛。

“这是……？！”

“齐柏林飞艇——圣玛格丽特号，我们都在距离地面800米的高空。”我再度为那些人脸上错愕不已的表情感到开心，“现在，日向先生，你该明白了吧？”

他冷笑一声，慢慢把手伸向胸前。

“威尔！别给他们啊！！”培根嚷道，他的双眼一直盯着对方颈子上的那块红色勾玉。

我看在眼里，立刻给了雷尼一个眼色。

但弑神者冷不丁飞脚将身边的椅子朝我踢来！

我急忙侧身躲过，他已经夺门而出，跃出了囚室。

“雷尼！！”我大叫，巨人横身堵住了逃走的路线。

“较量一下筋肉的高下吧！！”变态佬扑上去和他扭打起来，但这样一来剩下的人更难以通过。

“把它给我！”就在卡琳从我身边跑过时，我伸腿将她绊倒，拔出随身的短剑抵住她的脖子，“日向，立刻把书交给我！！”

他恼火地咒骂的一句，扯断挂勾玉的皮绳，向我抛来。

手指接触到那块石头的瞬间，我感到一阵从未有过的快乐——并非仅仅因为完成了任务，我似乎还看见了一条更加美好的道路……




卡琳感觉到我放松了力道，立刻挣脱开去。雷尼依旧和他们缠斗不休，但是我已经打定主意退场了。

日向慢慢朝我逼近，我往后退去，渐渐接近了那

个开启的舱门。

“要是真有800米，跳下去你也活不了！”

我冷笑一声，纵身从舱门跃出！

别利亚——团座借给我的一只使魔在半空中接住了我，我催动它再度上升到与飞艇一样的高度。日向仍然在那里错愕地张望，我挑衅般朝他举起双手———只手里是那块勾玉，另一只手是遥控引爆器。

他猛然领悟到了什么，回头大喊起来。

我笑着按下了键钮。

爆炸从飞艇后部的螺旋桨开始，火花很快点燃了气球内几万立方米的氢气，整艘舰艇在高空化为一团巨大的烟花，照亮了半个夜空。

都结束了，虽然牺牲了雷尼，或许会被团座责骂，但其余的我做得完美无缺。

我催动使魔向海岸线飞去——它具现化的时间有限，我可不想忽然落进海里。可是就在即将越过戛纳海滨的一座低矮山峦时，我仿佛听到身后隐约传来不同寻常的声音。

回头看去，爆炸仍在继续，飞艇的残骸正在熊熊烈火中化为乌有，大量燃烧的碎片如同火雨般向海面落去——并没看见什么异样的东西。

不，等等，那是什么？

在紫蓝色浓重的夜幕下，有一瞬间，我仿佛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在半空中盘旋，那东西似乎还有一双猩红色的眼睛……

# 卡琳的日记（二）

**1915年4月24日 星期六 大雨**

英国的气候的确如同传说中般糟糕，自从来了这儿以来，就一直在下雨。而我的心情也因此愈发低落。

今天是威尔昏迷的第9天。自从在飞艇爆炸时的那次变身之后，他就再也没有醒来。我们狼狈不堪地从法国戛纳一路逃到英国，躲进培根先生在威尔士艾米顿修道院地下的秘密研究所里也是第三天了，他依旧是老样子——静静地躺着，仿佛睡着了一样。

“到底会怎么样呢？”这样的问题我问过不下几百次，每次培根先生都不置可否地摇摇头，不肯解释太多。

不过，那时要不是威尔，所有的人大概都要挂了。该死的尼科尔过河拆桥，连自己的同伴都想一起炸死。我只能记得被剧烈的冲击掀翻在地，之后似乎又在空中漂浮了很久，其他一概都不知道。醒来时已经在戛纳郊外的海滩上，身边横七竖八地躺着其他人，布兰卡不知怎样找到了这里，正在逐一舔大家的脸。惟独培根先生跪在威尔面前不断地喃喃自语着什么。

后来我才明白，尽管爆炸发生时，威尔变身保护了大家，但随即他就失去了精神控制。要不是有培根先生在场，他化身的那个怪物，可能已经毁掉了半个城市，当然我们也不会幸免。

“这就叫做‘才出虎口，又入狼窝’咧。”约阿希姆倒是很开心，“师父说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但是，似乎是培根先生对威尔施展的禁锢太强烈了？他到底还要睡到什么时候？我每天三次偷偷跑去工作间里看他，他睡得那么安详，没有梦话，没有翻来覆去。我从未见过威尔如此平静的样子。他还在做梦吗？难道是在梦中见到了……爱丽丝？

不过，培根先生实际上和盖拜特爷爷一样，是个很活泼健谈的老人，跟约阿希姆特别合得来，两人成天“爱与和平”地喊个没完，还互相称呼“魔术之星”和“正义之花”……

“威尔啊，嗯嗯，他是俄日混血呢。”我最开心的，就是听他八卦威尔的往事，从鸡毛蒜皮到丰功伟绩，他都很乐意聊，“父亲叫日向堪八郎，来自日本葛城一个非常古老的阴阳师家族，族人据说拥有世代相传的神奇技艺，日本人叫做‘化身术’，我想这大概是威尔变身能力的来源。母亲似乎是俄国人，名字叫安妮，我只知道她是在威尔的父亲去世后不久、对头上门来寻仇时，为了保护威尔不幸遇难的。威尔很少说起她，能看得出来他很敬爱她，只是一直被她因自己而死的事实困扰着，感到内疚吧……那孩子其实是个温柔的家伙，只是表面上装成不可一世的模样，掩盖自己脆弱的一面。啊，要是被他听到这样的话，我肯定又要挨打了。”

他笑嘻嘻地回头看了看床上躺着的威尔。

“呃，我们就这样坐在他面前说，会不会不太厚道？”我也有点心虚。

“安啦，那家伙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呢。”

“真的不要紧吗？一直这样……”

“嘻嘻，卡琳很担心呢。”老奸巨猾的家伙，一下就转移了话题，“该不是喜欢上那小子了吧？”

“没没没有！！”我很失态地叫道，慌不择路地溜掉了，出门时还能听见他在背后嘿嘿地笑。真讨厌！

呆呆地看着窗外的倾盆大雨冲刷着威尔士的荒原，我竭力不让自己去想威尔。可是不想他，涌上心头的就全都是远在慕尼黑的往事：病弱的祖母、昏黄的煤气灯下温课的弟弟、壁炉中小小的火焰、父亲憔悴的脸……不知不觉就要鼻酸流泪。可是自打他们死后，我发过誓永远不再哭了，不管为了什么，眼泪永远是最无济于事的东西。

不得不承认尼科尔洞察人心的本领了得。那天在佛罗伦萨，不过三言两语，就说中了我最大的一块心病。是啊，这样的旅程究竟能带给我什么？难道这只是我失去一切之后的自暴自弃？就像威尔有时所做的那样……

平生第一次，我发现自己竟然对一个素未谋面、名叫爱丽丝的女孩心生醋意——嫉妒她可以那样长久地占据一个人的思念，即便是死亡也无法将他们分开。

但是我永远忘不了那一晚在飞艇上，当尼科尔挟持我做人质，逼他交出那么重要的东西时，威尔甚至没有丝毫的犹豫……

除了家人，世界上再没有人会为我做这样的事。然而，我却已经舍弃了他们。

昨天夜里我又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光着脚悄悄跑进地下室去看威尔。他还是那样平静地躺着一动不动，睡着的脸天真得像个孩子。我完全想像不出面前这个不过25岁的人经历过的事情，想像不出他的痛苦与幸福应该是什么样子，也完全不知道我在他心中究竟有没有一席之地……

“威尔……你什么时候会醒呢？”不由自主地这样问。

然后，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睫毛抖动了两下，居然睁开了眼睛！

我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可以从他红色

的瞳孔中看见自己的样子——就像在多雷米的教堂中，他轰然飞落在我背后时那样。

我们就这样互相凝视了几秒之后，我记得自己好像是很没出息地惊叫起来，转身逃走了……

# 隐者之章——罗杰·培根

“哎呀呀，可喜可贺呢，终于醒过来了！”培根开心地拍打着威尔的后背。

“老妖怪，到底给我念了什么咒语，搞得别人睡了10天？！”他一脸疲惫地坐在餐桌前，“哎呀，饿死了，这肚子好像永远也填不饱！”

“嘛，要使暴走的灵魂安定下来，健全的睡眠是再好不过的良方啊。你也很久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吧？”

“哼……推卸责任！老妖怪，这些天里你有没有查查我身体里那种奇怪玩意儿的来历？告诉你，我可是一直看见自己心里有一颗很诡异的枯树，上面有半个我从里面长出来呢！！让娜说那就是寄生木在灵魂世界里的具现化形象。可是其他的影响，除了会削弱我控制变身的能力外，一概不知，究竟要怎样才能去除？”

“不知道。”

威尔气得话也说不出来地朝培根扑了上去。

“喂喂，别那么冲动啊，小子！”小老头儿灵巧地躲在约阿希姆身后，“听我把话说完！从某些文献上看，梵蒂冈使用这种咒术对付他们的敌人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是为了避免在外界造成负面影响，知道寄生木存在的人极少，其使用方法以及作用也不留任何书面记录，口口相传而已，因此你们什么也查不到很正常。”

“既然是教廷使用的秘术，又怎么会落入剑贤骑士团的手中？”卡琳问道，“难道是身为枢机卿的尼科尔私自动用了吗？”

“不完全是，没有教皇的特许，尼科尔不能进入存放寄生木的‘赎罪之塔’，更无法消除加诸其上的封印。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教廷也被骑士团渗透了。并不奇怪，因为剑贤骑士团的现任大团长，也是一名梵蒂冈出身的前神职人员。尽管当初他离开那里的原因是迫于教皇的驱逐令，但这或许只是幌子——为了给他一个前去实施自己平生最大野心的理由。”

“老妖怪你知道谁是那个组织的头儿了？！”

“当然知道，如何，想跟我去瞧瞧么？”

“废话！”

“那么就来吧。”培根面带神秘的微笑领着他们下到更深一层的地下室——那里除了他自己平时谁也进不去。

“剑贤骑士团想要的东西除了你我的命和古书《往生咒》之外，就是这个了！”他志得意满地指着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庞然大物道，所有参观者都早已目瞪口呆了。

雪茄形船身反射出精美的幽蓝光泽，亮得能映出他们惊愕的神情——一艘飞艇！

“这可不是尼科尔炸掉的那种慢悠悠的氢气球哦！”培根走上前，象对待自己的孩子般爱惜地抚摩着飞艇的金属表面，“这一个的速度要快上几千倍，足以在几个小时里环绕整个地球。而这种神奇的动力的来源，正是我近一个世纪以来钻研努力的成果——重氢核融合引擎！！只要区区几桶水，这孩子就能一口气飞上几千公里，捏哈哈哈哈哈哈！！”

“哇咧……好像外星人一样！”约阿希姆赞叹道，其他人也赶紧随声附和。

“几千公里？老妖怪，我们到底要去哪儿？！”结果威尔关心的事情却完全两样，培根立即生气了。

“真是个完全不懂真理之美的傻子……痛！”这一次约阿希姆没能及时保护他，威尔狠狠给了他一个爆栗，“呜呜，一点都不尊老爱幼……”

“培根先生已经知道剑贤骑士团的首领所在之处了吗？”盖拜特问道。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了——现在他们行事越发大胆妄为，似乎已经不想再躲在暗处偷偷摸摸啦！伙计们，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吧，目的地：圣彼得堡！”

“俄……俄罗斯？！！”

“突击吧，烟肉（注：英文中培根与烟肉都为bacon）号！！”

“烟肉号？！”

“烟肉啊……我又饿了。”威尔摸摸肚子自言自语道。

# 法王之章——怪僧拉斯普汀（一）

距离上一次见到他，已经过去了整整半年——六个月前，在接到西蒙的死讯后，我受命离开帝俄首都，前往欧洲寻找弑神者的下落。此番再见，那个人依然丝毫未变：灰白色的长发披肩，骨瘦如柴，青色的脸仿佛尸体般死气沉沉。当他开口时，就像一把锉刀在折磨你的鼓膜。

“是吗，雷尼死在了戛纳啊……”

“非常抱歉，当时情况危急，属下没来得及……”

他抬起一只手打断了我的话：“也罢，我知道你的为人行事，尼科尔。《往生咒》拿到了，其余的细枝末节，我可以不同你计较。”

我非常不想将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宝物交出去，可是眼下并没有选择。

“可是我们依然没能破解其中的奥秘……”我取出盛放红色勾玉的匣子，“连如何阅读都搞不清。”

“那你又如何能确定这不是赝品？弑神者没有拿你取乐？”他冷笑道。

“……力量，大人，这个东西和弑神者本人一样，散发着难以抗拒的力场，任何接近它的、有一定感知能力的人，都能够觉察。属下甫一摸到，就能确定它绝非赝品。”

“很好，尼科尔，这也是不管发生什么，我始终重用你的原因之一——你很聪明，但请不要让这种智慧害了自己。”

“恕属下鲁钝……”我心中暗暗一跳，但表面上仍然必须装糊涂。

他没有理睬我，从匣子中拿起勾玉端

详着："这又是培根的把戏——将信息与文字转化为光体储存在结晶之中，要阅读它还不是件简单的事呢。不过你说的没错，我也确信这是真的《往生咒》。尼科尔啊，你知道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距今十年前被人从圣地耶路撒冷盗走的三本秘术书之一，据称记载有逆转生命轮回，从无中创造灵魂，令死者复生的禁忌法术……"如此简单的事情，我怎可能不知道？

"没错，《往生咒》加上另外两本——《赫尔司教典》与《如耶述异志》，只要得到这三本古卷并且理解其内容，就可以从时空的尽头召唤自太古时代便被封印的'化外之神'，并使其在这个世界具现化，而这正是半年前阿尔伯特·西蒙在威尔士的艾米顿修道院所做的事情，他企图利用化外神的蛮荒之力清洗这个世界，让一切重新开始。"他把玩着勾玉慢条斯理地说，"西蒙死后，培根与日向为了不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毁去了另外两本。然而出于某种私心的考虑，日向却说服培根以这种形式保留了《往生咒》。知道为什么吗？"

我摇了摇头。

"那家伙在和西蒙的对决中失去了自己的恋人，尽管知道使用禁忌之术会带来的后果，但我想他恐怕一直没有放弃令那个女人重生的希望。命运真是神奇而不可预料，这个举动不仅仅为我们保留了《往生咒》，更重要的是，令我想到用寄生木去对付他。"他面带似笑非笑的表情从椅子里站起来，向我走来，"只有有所牵挂的人的灵魂，才能给寄生木提供给养，令诅咒不断扩大。一颗绝望而黑暗的心灵，连这样的怪物也不能生长。多么有趣而讽刺的现实！"

似乎感到一条蟒蛇正在向我缓缓游来，寒气逼人。

"和日本人见过面了吗？"他忽然间转换了话题。

我急忙点点头："是的，来人是日本海军情报部特佐加藤政二。属下把《往生咒》给他看过之后，他允诺日本将对俄国的政



变不予插手，并对新任领袖给予不遗余力地支持。并且他在日本国内会立即开始建设对俄专门的通讯与航务公司，以便最晚在今夏便可以向我方提供资金与军火。”

“一个军官而已，能够代表整个日本政府说话？”

“他持有外务大臣石村贯太郎的亲笔信，证明他是后者的全权代表。而属下事前也和石村通过话，他说可以把加藤的话当做是日方的意思。”

“条件就是《往生咒》……”他踱步到窗前，冷冷地注视着缓缓流淌的涅瓦河，“连一个国家都企图得到这种东西，真是一个邪恶的时代。”

你就是这个时代最邪恶的东西之一。我毫不客气地想。

“目前大人已经取得了皇室的完全信任，在皇帝前往战争前线巡视期间，连御林军也受您直接指挥……”

“还不是时候呢，尼科尔。皇帝虽然懦弱无能，但他比皇后难对付——或许是反对派之中还有人没被流放干净，仍在他面前不断吹风，或许单纯是出于直觉，但我能感到他时常都留有一手。而且，就算有御林军的指挥权，但其中不乏世代为皇室服务的忠犬，平白叫他们临阵倒戈，推翻帝俄三百年基业、拥立新君，没那么容易……时机尚未成熟呢，但也不远了，再忍耐一下吧。”

他对我摆摆手。我向那个高瘦的背影行了个礼，退了出来。还没走两步，就发现一个穿蓝裙的小小身影在走廊上一闪而过。

我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地走过去，在拐角处故意猛地转弯，正好与探头探脑的安娜斯塔茜娅公主撞了个满怀。

“哇！你没长眼睛吗？！”她吓了一跳，发现来人是我，立刻尖叫起来。

“哎呀呀，公主殿下，真是抱歉。”我微笑着伸手去扶她，但被那个刁蛮女孩一掌打开了，“这个时候，您不是应该在御书房上课吗？”

“哼，谁要你管！”她本能地打算转身跑掉，忽然想起什么，又趾高气扬起来，“我可是奉母后的旨意，来通知拉斯普汀务必出席今晚的舞会的！”

“恕我直言，殿下，您似乎不应该直呼教长的……”

“呸！”她使劲儿地跺着脚，“他不过是个僧侣，老子可是堂堂公主，凭什么对他低三下四？！”

“要是给皇后陛下听到您这样说话……”

“你还打算去打小报告么？去啊去啊~！”虽然仍在嘴硬，但是人已经一溜烟逃了。拉斯普汀说得对，皇室成员中，始终有对他怀有敌意的人，这位公主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只有十岁，却似乎比她的母亲和姐弟都更加敏锐。不过，孩子究竟是孩子，她所能做的无非是整天围着拉斯普汀的寝所转悠以及拙劣的跟踪试图发现点什么。在成年人眼中，都只是个有点妄想症的淘气鬼在搞恶作剧而已。

看到她忙不迭跑开，经过的仆人们纷纷避让、低头行礼，“公主殿下”的问候声一直延续到走廊尽头。我看着这一幕，一些久远的童年往事忽然涌上心间，都是些我恨不能永远忘记的东西。

明明是同一个父亲，她出生在冬宫，锦衣玉食、娇生惯养、被人称为公主。而当年我却在莫斯科的贫民窟中，竭尽全力与暴力、疾病和饥饿搏斗，只为了能够生存下去。

也罢，这家人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了，这或许就是拉斯普汀所言的“神奇而不可预料”的命运吧。

# 太阳之章——安娜斯塔茜娅

“可恶，那个讨厌的尼科尔！！”安娜斯塔茜娅一口气跑下冬宫前厅著名的约旦长阶，瞅个空子，从岗哨前溜过，冲出宫门，回头对拉斯普汀的窗户狠狠地瞪了一眼。

冬宫前的广场上，积雪早已消融殆尽，但前几天的雨水还是令路面有些泥泞。她像只小兔子一样敏捷地在积水之间跳跃前进，不时要慌忙避让疾驰的车辆，可是新裙子还是难免沾上几个泥点，于是便高声咒骂、吐吐沫、对远去的罪魁祸首挥舞拳头，完全没有半点皇室风范。

天空阴霾，街上的路人大多神情抑郁，行色匆匆，偶尔还能看见一两个乞丐蜷缩在角落中。大庆在即，他们本应该都被驱逐了才对，可是总有些漏网之鱼盘亘在皇宫附近不走——这里过往的贵族和有钱人多，更有希望得到一两个小钱。

公主匆匆离开广场，钻进居民区的小巷，她对于置身宫殿阴影下的这一片低矮建筑群的熟稔程度不亚于皇宫本身。可是这次出来得仓皇，没有换装，时时有路人对这个衣饰华美的小女孩投以讶异的目光。她只得低头赶路，拐过几个街区，一头钻进一家挂着“艾德加工艺钟表”招牌的小店里。

“哎呀，好久不见呐，淘气公主。”长着酒糟鼻子和一张和善红脸的老店主艾德加一看到她就喜笑颜开。

“别提了！”安娜斯塔茜娅一屁股坐进沙发中，愤懑地抱怨，“不知道哪个侍从跑去向母后告状，她一听说我经常跑到平民住的地方去，就大惊小怪，天天派人看着我，搞得不能脱身，差点憋死！”

“那么今天又搞了什么害人的把戏才把盯梢的甩脱？”老头儿问道，“可别太过分啊，那些人会因你而受罚的呢！”

“今天父皇回来，晚上要开舞会。她心情好，就忘记找人看住我了，哈哈。”

“那你还跑出来，不是一直跟我唠叨想念陛下吗？”

女孩的小脸蒙上了一层阴影：“……是想，可是父皇一回来，谄媚的人肯定又会把他围得水泄不通，尤其是那个该死的拉斯普汀！！”

一提起这个名字，她就咬牙切齿：“哼，把我身边的仆人全换了，还把奶娘赶走，现在连我的好朋友——尤思博夫公爵的女儿伊丽莎白也不能见我！！他以为这样就能象控制母后那样叫我屈服，那就打错主意了！！”

“别生气啦，公主，你一直一直说拉斯普汀在搞阴谋，可是始终也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不是吗？或许你只是单纯地讨厌他本人而已呢……”

公主扑腾一下从沙发上跳下来，双手插腰，怒目圆睁地瞪着艾德加，脸都气红了：“你说什么呢，艾德加？！难道你也和其他蠢货那样，觉得我是在嫉妒他？嫉妒他夺走了母后的关注和宠爱么？！！”

“不不，我是说……”

“虽然他治好了阿里克谢的宿疾，就这件事我的确应该感谢他，可那不过是为了博取信任的敲门砖——如果真的如母后所言，他只是个虔诚的僧侣，又为什么要插手干预朝政？你难道还没发现吗，艾德加，自他出现以来，父皇的施政越来越不得人心，百姓怨声载道，忠心的贵族和军人逐渐被赶走，现在这个本来就麻烦重重的国家又卷入了战争！”

“那些人！”她转身指着远处巍峨壮丽的冬宫，“还要开舞会！还要享用美食、饮酒作乐、看戏跳舞，也不睁开眼睛瞧瞧路边有多少乞丐和饥民！”

艾德加完全不知如何应对，只得呆呆地看着她大发雷霆。

“这个国家要完了，艾德加，可是我那个善良天真的父皇却不敢或者不愿面对这个事实，而那个昏聩的母亲心里只有阿里克谢和拉斯普汀！！”

“公主……你这样说自己的父母，他们该多伤心啊。虽然我看到的不多，但他们可都是真心地爱着你呢……”

“……对不起，”泪水从她湛蓝的大眼睛里涌了出来，“我又激动了，可是……”

“来来，脾气很大的大小姐，我这儿倒是有件能叫你开心的好东西。”老头儿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连忙从柜子深处捧出一个小木盒。掀开盖子，躺在深蓝色丝绒垫子上的，是一个手掌大小精美无比的俄罗斯彩蛋。

安娜斯塔茜娅胡乱用袖子抹去眼泪，定睛一看，立即没了片刻之前忧国忧民的成熟模样，跳起来欢呼道：“你终于做好了，太棒了！！”

她一把抓起彩蛋亟不可待地摆弄起来，慌得艾德加一个劲儿地叫：“哎哟，公主，别那么粗暴，这个可是很精细的！”

“教我怎么用，教我教我！！”

一老一少头顶着头开始研究那个彩蛋，这时忽然有人推门走进，艾德加只好留下她独自去摆弄，自己上前招呼客人。出乎意料地，来者是个亚洲人，却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

“是要修理这块金表吗？”艾德加戴上老花镜仔细审视着客人交给他的怀表，“哦，这可是好东西，1832年瑞士产的弗兰西昂手工怀表，全世界不到50块。”

“是祖传的。”客人微笑道，“用到今天，这还是第一次修理呢。”

“啧啧，看看这手工打磨的机芯，看看这精致的齿轮，”艾德加小心翼翼地揭开怀表的后盖，不停地称赞着，“客人急着要吗？发条有点磨损了，因为规格和现在通用的不同，我要去特别订制，所以可能要花上一两天的时间。”

“哦，没关系，我还要在这儿待上几天。我姓加藤，住在波罗的海旅馆，修好后可以派人送来，钱先放在这儿了。”他在柜台上放下一张名片和几块金币。

“啊，客人，用不了这么多的！”

“没关系，麻烦您了。”他戴上帽子，发现坐在一旁的公主正眼定定地看着自己，便对她笑笑，开门走了。

“加藤……政二，日本人啊……”艾德加拿着那张名片费力地念道，“住在波罗的海旅馆，是个有钱人呢。啊，公主！”

安娜斯塔茜娅忽然跑上前，一把将名片夺去了：“加藤政二，日本驻俄商贸协会会长……”

她的眉头渐渐拧了起来。

“怎么了？又在琢磨什么坏水？”老钟表匠一边给那只金表上油，一边调侃道。

“难道是巧合吗？我不久前才在拉斯普汀和走狗尼科尔的嘴里听到过这样一个名字！”

“你又跑去偷听了？！”

“嗤！你的口气听起来简直就是另一个母后——偷听是偷听了，但是隔着厚厚的木门，他们说话声又不高，除了零星几个词，其他几乎什么也没听清，气死我了！”

“你的意思是：这个人和拉斯普汀有关？”

“似乎是尼科尔和他见过面，具体为了什么不知道……不行，我得去波罗的海旅馆瞧瞧！”

“可是，公主……”

“别可是啦，就算被发现，也不会牵连上你的。”她急匆匆想走，但还是被艾德加一把拉住了，“哎呀，干什么嘛！！”

“殿下恕罪，小人还有一件宝贝没呈献给您呐！”老钟表匠狡黠地冲她眨眨眼睛，又从柜台下取出一架相机，“这个可是眼下世界上最小、最轻的照相机了哦，配上彩蛋的闪光功能，不用再带笨重的镁光灯也可以在光线不好的时候拍……呀！！”

安娜斯塔茜娅跳起来，双臂绕着他的脖子，用力在他面颊上亲了一下。

“谢谢，艾德加！！我爱你，永远永远！！”

说完她抱起彩蛋和相机，一溜烟地跑了，留下老头儿摸着自己的脸出神。

“哎呀……真是个可爱的小天使。不过，有的时候又是恶魔……”

## 刑死者之章——密会

加藤政二取出钥匙，正要打开旅馆的房门时，动作却忽然停顿了。临走之前悄悄在沿着门边的地毯上画出的一道粉笔痕迹，此时已经被擦去了大半。

——有人进过他的房间。肯定不是清洁女工，她们早上已经来过，而自己也在房门上挂了“请勿打扰”的牌子。

他思考了一会儿，依旧打开了门，但是另一只手已经暗暗扣住了藏在大衣口袋里的手枪扳机。

窗帘被拉上了，房间里光线昏暗，他的眼睛一时有点不适应，但还是发现角落的摇椅上有一个黑影。他顿时紧张起来，正要拔枪，对方却忽然开口了：

“您还是把手枪放下吧，特佐。我是来谈判，不是来打架的。”

说话间，不速之客拉亮了台灯——是尼科尔。

加藤舒了一口气，但仍对对方擅自进入自己的房间感到恼火。他放下手枪，却没有发话。

“很抱歉必须采取这样无礼的方式来见您，但我别无选择，这次的事情不能够泄露给任何人。”

“我还以为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枢机卿阁下，难道那一位的意思又变了？”

“不，与他无关。”尼科尔刻意加重了“他”字，加藤若有所悟，但仍然装糊涂。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哈哈，特佐，您太明白了。”尼科尔从摇椅上站起笑道，“时间不多，我们还是别绕圈子了——我此行的目的，只是希望能在已达成的约定上再加上一个小小的附加条款。”

加藤扬起了眉毛。

“无论俄国政变后谁成为新任国家领袖，都盼望贵国政府能一视同仁地向他提供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阴森的神情凝结在尼科尔年轻俊美的脸上。他看上去活像一只饥饿的豹子，加藤想，但他露出了笑容。

——越是欲望强烈的人，越容易操纵和控制。

“那是当然，”他毫不犹豫地答道，

“我国政府对某些个人并没有特殊的情感，在获利相等的情况下，没有理由在一棵树上吊死嘛。”

“哦，不一定，或许得到的会更多也未可知，特佐。”

“那自然求之不得，枢机卿阁下。以您的出身和才能，的确配得上比‘枢机卿’强百倍的头衔和地位。”

尼科尔的双眼都放光了，但却没有被加藤的吹捧冲昏头脑。

“走着瞧吧，特佐，风水轮流转嘛。”他将房门打开，“得回宫了，今晚的舞会是为了欢迎沙皇归……唔！！”

忽然迎面一阵强烈的闪光令房内二人都头晕眼花。尼科尔率先反应过来，顾不上眼前金星直闪，箭步冲出门去，正好看见安娜斯塔茜娅抱着相机飞快地沿着走廊逃走。

“臭丫头！！”他恨得咬牙切齿，“决不能给她逃了！”

加藤随后追出来：“这是……！”

他依稀记得不久前在哪里见过那个穿蓝裙的贵族少女。

“安娜斯塔茜娅公主，”尼科尔跌足，“我小看她了，该死的，现在没有退路了！”

他念动咒文，接着将一颗小小的玻璃珠朝面前的地板上掷去。一蓬白烟倏地腾空而起，夹裹着一个怪异的黑影朝公主逃走的方向追去。

“使魔？！”加藤惊讶地说，“黑魔术！”

“我自己不能抛头露面地去追捕她，只好借用这低等魔物之力了。”尼科尔冷冷答道。

“可是魔物只会……”

“杀了她？哼，求之不得！”

安娜斯塔茜娅这次的收获完全是偶然——她跑到波罗的海旅馆，原本只想打探一下加藤的事情，不料却发现了尼科尔和他的密谈，还急中生智地用相机给两人来了张合影。尽管搞不大清楚他们到底在盘算什么，可她本能地觉得这肯定是件见不得光的事情，假如有证据给父亲看的话……




可是当尼科尔面露杀机时，她顿时察觉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开始扭头没命地逃。

刚跑出旅馆，背后就传来可怕的呼啸声，仿佛有什么东西在高速接近。回头一看，一个难以形容的黑影像怪物般张牙舞爪地追来了！

她尖叫起来，但只换来周围人异

样的注视——除了她，好像谁都看不见那个妖怪！

一阵腥风迎面而来，追兵眼看就要扑上来了，安娜斯塔茜娅绝望地抱紧了相机缩成一团。

——父皇，母后，艾德加……救救我！！

…………

……

数秒钟过去了，想象中最糟糕的情况似乎并未将临，她犹豫地回头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个年轻的褐发男人挡在她身后，单手捉住了那个影子般的妖怪，后者还在扭来扭去地挣扎呢！！

“嗤！低等的怪物，回你来的地方去！”男子叱道，用力一握，黑影在他手掌中烟消云散，化作一缕灰尘飘走了。

“你没事吧？”他回身问道。公主发现他长了双神奇的红色眼睛，但她惊魂未定，一时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会被这种东西缠上的？”他俯身向她伸出右手，公主正想答话，忽然发现旅馆三楼加藤房间的窗前，尼科尔正悄悄掀起一角窗帘窥视着她，脸上怒意狰狞，不禁猛地打了一个冷战。

“我……我得走了！”她把自己戴的项链解下塞进红色眼睛的男人手中，“谢谢你！！”

他觉察到女孩惊恐地注视着自己斜后上方的某些东西，便也回头去看，但此时尼科尔已经消失在低垂的窗帘后。再转身，女孩也已经走了，只剩下零星几个看热闹的闲人慢慢散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嗯？！”他低头看着自己手中的项链，不禁吃了一惊——细细的白金链子上挂着一个用钻石和祖母绿装饰的十字架，光彩夺目，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她到底是什么人？！”

“哟，威尔，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正在思索时，忽然有人在他肩上一拍——是扛着酒桶的约阿希姆，“那个小气的老板因为你突然不见了而大发脾气呢，还是快点回去吧，不然又要被扣工钱了。”

“把那玩意儿放下来吧，约阿希姆，我们不干了。”威尔笑嘻嘻地对他说，一面举起手中的项链。

“吓！！你偷的？！”

“扯淡，你个白痴，这是见义勇为的报酬！！”威尔对他脑袋扇了一掌，“其他人呢？”

“盖拜特爷爷好像受邀去别人家里表演木偶戏，卡琳小姐和布兰卡去帮忙了。”

“好，去找他们！有了钱，就有人引我们进皇宫了，今晚就可以去找拉斯普汀算账！”

# 法王之章——怪僧拉斯普汀（二）

“原来如此，连弑神者都来到圣彼得堡啦。”尽管是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拉斯普汀那张死人般的面孔上还是没有一丝表情，“我还以为你已经把他们解决了呢，尼科尔。”

“非常抱歉，”尼科尔故作失望之态，“当时的确是看到飞艇爆炸了以后才……”

“雷尼白白牺牲了呢。”拉斯普汀的语气中略带惋惜之意，“尽管头脑不好，但那家伙却是个可以完全放心的对象……”

尼科尔怎会听不出话外之音。他知道多疑的拉斯普汀绝不会轻信自己“在宫外偶然见到日向等人”的谎言，但也深信没有被对方抓住什么把柄。

“属下已经在深刻地反省了，今后一定更加谨慎。”

“谨慎？哼，我问你，给你的使魔怎么了？”

“属下一时糊涂，想令其偷袭弑神者……”

“你会糊涂到用一个低级怪物去杀强敌的地步吗？尼科尔，不要把我当做白痴！”拉斯普汀勃然震怒，扬手就给了尼科尔一记耳光！

后者被打得连连后退，鲜血从嘴角渗了出来。他拼命稳住脚步，双目中的怨毒之色已经掩饰不住。

“自从你得知自己是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私生子，便开始蠢蠢欲动起来！尼科尔啊尼科尔，你的那点小聪明在我拉斯普汀面前，不过雕虫小技尔！记得是谁把你从莫斯科带到欧洲，让你受良好的教育，出入上流社会，把你从一个乞丐变成贵族，又安排你成为梵蒂冈的高级教士吗？如果没有我，你早就像条狗一样死在贫民窟中了！”拉斯普汀冷笑着叱道，“告诉你，别说在圣彼得堡，整个欧洲都有我的耳目，你背着我做过什么，我全部都一清二楚！”

尼科尔捂住被打的面颊，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尽了。

“之前我一直在忍耐着，即使你因为雷尼对我忠心耿耿而故意将他害死，我也不打算责难你，因为你这蠢货还有可利用的价值。但是这一次，”他像条毒蛇盯住猎物般看着尼科尔，“狼子野心，现在就已经亟不可待地想取代我了吗？”

“不……”尼科尔绝望地跪倒在地，“我……我只是一时利欲熏心，但事后很快就意识到大错特错，所以才赶来向您报告弑神者的消息！”

“哈哈，那是因为，弑神者迟早会找上门来，你不过是想借我的力量保护你自己。”拉斯普汀伸手抓住他的金发，以惊人的力气拖着尼科尔的身体走到大落地窗前，“养虎贻患啊，太令我失望了！”

他一脚将窗户踢开，破碎的玻璃叮铃散落在风中。从宫殿的另一侧隐隐传来鼓乐之声——迎接沙皇归来的舞会已经开始了。

“你有两个选择：自己跳下去，或者我来助你一臂之力！”拉斯普汀猛然将尼科尔推倒在窗边，指着窗外一片深沉的夜色笑道，“多么讽刺！现任皇储阿里克谢身患绝症，必定不久于人世。而你——罗曼诺夫皇朝最后的直系男性后裔，今日也要殒命于此了！就算没有我拉斯普汀，帝俄三百年的国运已衰，此乃天意！”

“不……我要阻止你，不单单是为了我自己！”原本惊恐万状的尼科尔自知命不久矣，反而冷静了下来，“没错，我恨沙皇，恨他置我与母亲于不顾，让她颠沛流离、青年早逝，但我仍然爱着我的祖国！这一点，是我和你最大的差别！对于你这个疯子来说，俄罗斯不过是块跳板，是实现更可怕的目的的祭品而已！如果你登上皇位，这个国家就完了！你会比现在贪婪一千倍地榨取她的财富，吸光她的鲜血！我不能允许你这样做，不能！！”

拉斯普汀仰天大笑：“这才是我养出来的人！尼科尔，我喜欢此时的你，胜过你平日钻营算计的样子一百倍——这便是古人所云的‘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但是，很可惜，任何成大事者，都容不下叛徒的存在，




再见了，不幸的家伙！”

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怪力扼住了尼科尔的咽喉，令后者的身体悬挂在窗外，脚下便是空荡荡的广场。尼科尔开始还在拼命挣扎，但不久就在窒息中失去了知觉。

“哼，就说你是因为致皇后的侍女怀孕、又失手将她杀死而畏罪自尽好了。”拉斯普汀冷笑道，“真麻烦，我还得费神去……嗯？！！”

半空一个黑影突然迎面袭来，砰地撞碎了窗户剩余的部分，将他和尼科尔一道撞回房间中！

“什么人？！”拉斯普汀反应迅速，一跃而起，却发现一把明晃晃的剑已经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红发的卡琳英姿飒爽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几乎于此同时，房门也被一脚踹开，威尔和约阿希姆冲了进来。

“卡琳，干得好！”

“什么‘干得好’啊，”面对威尔的称赞，卡琳却怒气冲冲地嚷道，“叫人家从那么高的房顶爬下来，还要跳进屋子里——我又不是马戏团的！”

“安啦安啦，你不是做得挺精彩的么？”

她听了越发恼火，刚要开口，软绵绵倒在一边的尼科尔却呻吟起来：“卡……卡琳……”

“这家伙怎么也在？”

“刚才房间里动静可大了，他们俩好像在内讧。”

“内讧？”威尔走上前去仔细端详着拉斯普汀——后者又恢复了平日那种波澜不惊的呆板神情，冷冷地看着他，“这一位就是举世闻名的拉斯普汀教长？啊，或许该称呼阁下为‘剑贤骑士团大团长’，这才是您的真实身分吧？”

“这边也是，久闻大名呢，弑神者威尔莫纳夫·日向。”拉斯普汀缓缓起身，拍去衣襟上的碎玻璃与灰尘，“从欧洲千里迢迢

来圣彼得堡，就是想来见我？”

“呸！老老实实地给我解除寄生木的诅咒，就饶你不死！不然的话……”威尔朝他挥舞着拳头，“砂钵大的拳头见过没？！”

“很遗憾呐，日向先生，强悍如你，也不可能与寄生木的诅咒相抗衡，因为你心中依旧有牵挂之物。或许你已经在对自核梦中见过那棵束缚着你灵魂的枯树了吧？它就是靠吸食人类心的源泉才能存在、生长、最终吞噬宿主的精神。从古至今，这都是梵蒂冈对付异端最致命的利器，没有一个人能从中逃脱！”

威尔浑身一震，登时愣住了。

“我一直在研究化身术的奥秘，想知道为何你和其他用召唤术使自己得到异界之力的人不同，为何你的精神能够压倒恶魔甚至超神。尽管没有得出答案，但我却有了将之毁灭的方法——放心，你不会轻易死去的，但你的记忆、意志和思想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化为乌有。到那时，沉睡在你心中的阿蒙就会彻底觉醒，永远地占据你的灵魂和肉体！”

拉斯普汀停顿了片刻，那种蛇一般的笑容又渐渐浮现在他脸上：“到那时，别说是现在的同伴，就连父母和那个女人的事情，你也会全部忘记，变成一个只知道破坏和杀戮的魔鬼！多么有趣啊，弑神者，由内而外的崩坏，不正像这个庞大的帝国一样吗？”

怒火令威尔的双目好像要燃烧起来，他怒吼着从卡琳手中夺下长剑，朝着拉斯普汀当胸刺去。对方不躲不避，嘴里喃喃念动咒语，威尔冲到他跟前忽然失去了知觉，一头栽倒在地上！

“教长大人，舞会已经开始多时，皇后派我来问您……啊！！这是怎么回事！！”就在卡琳和约阿希姆打算围攻拉斯普汀时，一名侍者突然出现在门口，失声尖叫起来。

“伊凡，来得正好！有德国间谍闯进了皇宫，打算行刺，快点去通知皇后与沙皇陛下避难！”拉斯普汀高声对他说。

“啊……啊！！来人呐，有刺客！！”侍者惊叫着跑走了。

“什么？！糟了，约阿希姆，快点去拦住他！”卡琳吃力地扶起昏迷的威尔，“威尔，醒醒！”

“一时怕是醒不过来了，”拉斯普汀幸灾乐祸地说，“我令他心中的寄生木暴走了，弑神者大概要在自己的噩梦中徘徊很久呢。”

“你这个恶鬼！”她忿忿地骂道，只得奋力撑起威尔朝门口退去。片刻之前去追侍者的约阿希姆正好回来：“不得了了，卡琳，这边来了好多警卫咧！”

“走这边！”卡琳把威尔交给他背着，两人往反方向逃去。然而庞大的皇宫错综复杂，他们来时走的又不是这条路，很快就晕头转向。越来越多的“抓刺客”的喊叫声也令人手足无措，他们几乎要绝望了。

“喂，进来！”他们正在一处走廊里象无头苍蝇似的乱撞，身旁的一扇门忽然打开了，门后一个稚嫩的童声招呼他们。

二人早已焦头烂额，完全不加思考地就冲了进去。门在身后才关上不到10秒，就听见外面许多杂乱的脚步声跑过。

“好险……”约阿希姆背倚着墙慢慢滑倒在地上，“吓死我咧……”

正打算向恩人道谢，可是看清了面前站着的不过是个穿蓝衣的小女孩时，他们俩都愣住了。

“……你是？”卡琳犹疑地问道。

“安娜斯塔茜娅女大公，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幺女。”公主一本正经地对他们行了个屈膝礼，二人顿时慌了手脚，想还礼又不

知如何是好。卡琳先本能地敬了个军礼，马上发觉不对，又鞠了一躬。约阿希姆思考半晌，干脆也用了屈膝礼。原本一脸严肃的公主看着他们的窘态噗嗤一下笑出声来。

“那个……我们不是刺客，真的！”卡琳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解释道，“我们只是来……”

“来杀格里高利·拉斯普汀的，对不？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先不管各位来历如何，就冲这个目的，也不能让你们落入那魔鬼的手中。”

“啊……谢谢咧！”约阿希姆感激地叹道，“不愧是公主呐！”

“这一个是……嗯？！”公主上前去看昏迷的威尔，猛地到抽一口冷气，“是他？！”

“你……啊不，殿下认识他？”卡琳惊讶地问。

“嗯……呃，也不能算……”她为难地托着腮帮，“今天下午在波罗的海旅馆门前，这个男人帮助过我，我还把自己的项链给了他当谢礼。”

“啊，原来威尔说的‘见义勇为’是指这件事！”约阿希姆指着她叫道。

“他叫做威尔？好奇怪的名字啊。”公主端详着威尔的脸说。

“这样说来，不是您，我们还到不了这儿。”卡琳说，“威尔虽然认识在冬宫工作的人，但是要付一大笔钱才能带我们进来，为此大家都在打工赚钱呢。今天的那条项链终于解决了这个麻烦。”

“是咧，不过又陷入了另一个麻烦当中……”约阿希姆没精打采地说，“到处都是警卫，怎么出去呢？威尔又昏倒了……”

“这个不必担心，”公主信心十足地笑道，她走到壁炉旁的板壁边，将几块嵌板移动了一点，机关转动的声音立即从壁炉中传来，一股仿佛来自地下的湿冷空气涌入了室内，“这是个通往宫外的暗道，父皇亲自告诉我的，连拉斯普汀也不知道，你们可以从这儿走。”

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精致的珐琅质小金表：“出去以后，到南区波尔金路33号一家钟表店里找店长——一个红脸膛叫艾德加的老爷爷，把这个给他看，他就知道是我叫你们去的，会想办法送你们安全出城。”

卡琳接过金表，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谢谢你！不过，我想我们还会回来的——同拉斯普汀的帐还没了结呢！”

“求之不得！”公主笑道，“我等着你们！”

## 卡琳的日记（三）

**1915年6月14日 星期天 阴有阵风**

在圣彼得堡的遭遇简直是噩梦一场！直到一个礼拜后的今天，我还时常一身冷汗地被从睡梦中吓醒。多亏了那位小公主，不然至少我、威尔和约阿希姆，都要被当做行刺皇室的犯人吊死在绞刑架上了。

因为中了拉斯普汀的咒术，威尔又昏迷了数日。这一次可不是平静的沉睡，他时时如同做噩梦般呓语、惊叫、对周围的人拳

打脚踢，还经常有要变身的趋势。我们在老钟表匠艾德加的帮助下好不容易逃出城去，躲在一个荒废的农庄里，又得面对威尔这种吓人的状态，度日如年地过了好几天，才终于等来了消失多时的培根先生。

"什么？我不过走开去做点调查，你们竟然就搞得这么狼狈！"他气急败坏地跺着脚嚷嚷。急忙临时造了一个鱼缸一样的东西，连接在飞艇的发动机上，叫我们把威尔塞进去。又在四周画满了魔法阵，派人昼夜看守，给发动机添水，不能令它停转。足足过了3天，里面的家伙才缓缓醒来，神情憔悴，意志消沉，就像是生了一场大病。

"卡琳，你长黑眼圈了呢……"在被从"鱼缸"里抬出来的时候，他忽然对我说。

"你这个白痴！"我赶紧跑开，不然眼泪就要流下来了。

"我不是说过，在我回来之前，不要轻举妄动的吗？！"培根先生难得真的对我们生气，"瞧瞧你们，快把命都送了！"

"嘿嘿，你一走就是那么多天，我忍不住了嘛。"虽然似乎很疲惫，但休养了一天之后，威尔就能四处走动了，"眼看着冬宫就在眼前，拉斯普汀就在里面……"

"少耍贫嘴，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那家伙能成为势力遍及欧洲的秘密结社的首领，岂是浪得虚名之辈？你以为你打败过西蒙就天下无敌么？"

"啊，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呢。"

"……！！！"

眼看二人要打起来了，我连忙去当和事佬，把话题转移，建议培根先生说说此行的收获。

"想知道吗，那么就离开俄国，跟我去安纳托利亚吧！"老头儿卖了一会关子，还是忍不住说了，"在那里的葛勒梅大峡谷里，我找到了被拉斯普汀驱逐的骑士团前任团长，他对那家伙的了解比任何人都多，或许能……"

"我可不想参与到那个组织的内部斗争中去。"威尔不等他说完就插嘴道，"而且假如那人有办法打败拉斯普汀，又怎么会被他夺权？"

"你知道什么！剑贤骑士团在建立的初期，是一个以反对殖民主义、倡导人类平等而闻名的组织，目的是以和平的政治干预消除战争、歧视与侵略。它是在拉斯普汀手中才逐步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的。然而即便此人用黑魔术和谎言扭曲了大多数成员对骑士团宗旨的理解，仍然有一小部分人坚持追随原团长尤利乌斯，避难到小亚细亚的土耳其去——他们现在就住在葛勒梅谷中的聚居地。"

"原来如此，只要能收拾了拉斯普汀，去火星我也无所谓！"

# 卡琳的日记（四）

**1915年6月16日 星期二 晴**

土耳其的葛勒梅谷是远古时代5座大火山喷发出来的熔岩构成的火山岩高原，面积近4000平方公里。这里有被大地之力和熔岩锻造而成的几百座金字塔般的山峰，和无数的悬崖深谷，形状奇异，鬼斧神工。最不可思议的是，在河谷两旁的悬崖上

和地底，建有成百上千座古老的岩穴教堂和不计其数的洞穴式住房。这些蔚为壮观的迷宫是经由何人之手开始兴建？又是什么时候被突然废弃了呢？至今也是个未解的谜团，众说纷纭。在辗转了那么多饱经兵燹之乱的国家和城市后，忽然来到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我几乎要快乐得大叫起来，尽管我们此行仍然背负着沉重的任务。

聚居地的住民非常友好，那是一种极为平静恬淡的态度，令你觉得亲切，却又不会紧张不安。但我们与尤利乌斯团长（这儿的人们称呼他为“主教”）的会面还是遇到了一些阻碍——居留地的静修僧们坚决不准威尔去见他，理由是威尔带着一股很强大的“戾气”，会直接影响健康状况已经十分不佳的主教。为此培根先生每天都去找他们谈判，软磨硬泡。最后据说还是主教自己从冥想中醒来，同意会见我们，但人数限制为两人。

“威尔肯定得去，剩下的一个呢？”培根先生环顾大家，“卡琳，就你吧。”

“咦？我？！”我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扭头看威尔，他却并没有反对的意思。

“帮我盯着点那小子，别让他说出冒犯人的话来——尤利乌斯那家伙也不是好惹的！”培根先生悄悄对我耳语道。

虽然胡乱答应了，可是我怎么能管得住威尔的嘴巴？

“主教在‘苹果教堂’深处做礼拜，”带路的僧侣对我们说，“请一直往里走。”

“好有趣的名字——苹果？”

“是由古代绘在墙上的湿壁画得来的俗称，各教堂都是用圣徒命名的。既然叫‘苹果’，大约是曾经有描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壁画吧。”

“威尔竟然知道这么多！”我吃惊地说，还以为他只会油嘴滑舌呢。

“唔……很小的时候，和父母一起来过这里。”他有些不自在地说，“我还记得她对我说过，这里是她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原来是故地重游，怪不得他显得安静沉稳了很多，想必是周遭的景色勾起了很多回忆吧。

虽然教堂位于山峦底部，可是无数天然形成的孔洞却可以通风及采光，在我们推开小礼拜堂的门时，一个瘦削的老人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等着我们。但我的目光却被他身后一副织着剑与夜枭之目的壁毯吸引住了。

“没错，”仿佛看懂了我的心思，主教微笑道，“这儿才是真正的剑贤骑士团。”

他又指着威尔：“这个年轻人走到门外时，我差点以为老朋友回来了。”

“罗杰·培根？”

“当然不是，我怎可能把阿尔伯特·西蒙和培根搞混。”

“阿尔伯特·西蒙不就是那个半年前被……”我吃了一惊，但威尔神色如常，似乎一点也不意外。

“呵呵，他明白是怎么回事——西蒙的一部分灵魂，至今还活在他的心中。”尤利乌斯主教向威尔走去，“在你心中沉睡的阿蒙，原本是与他结盟的恶魔，在你将他击败之后，便继承了阿蒙之力。与契约捆绑在一起的西蒙的灵魂碎片，也随之进入了你的身体，只不过你并不是很注意到他的存在罢了。”

“不过现在这个阿蒙时时要和我找麻烦呢，都是拜拉斯普汀所赐。”威尔有点无礼地说，我瞪了他一眼。

“我原来的身分，是骑士团的副团长，西蒙才是真正的领袖。而今日以格里高利·拉斯普汀之名闻名于世的人，当初是我们二人最得意的弟子。”老人深深叹了口气，“年轻人，你知道的吧，那个高傲、执著的西蒙与狂人拉斯普汀在某些地方十分相似，而当年的我也是个喜欢逞血气之勇的家伙。两人有感于世道的不公与人心的腐

坏，满腔热诚地建立了骑士团，将改变未来的希望全部倾注其上。而拉斯普汀，的确曾是最有希望接替西蒙成为下一任团长的人选。只可惜他从来也不满足于用非暴力的方式去化解世上的争端与矛盾，甚至不满足只当一个渺小的人类……”

“什么？拉斯普汀对自己做了什么？！”我急忙追问。

“当初从圣地耶路撒冷盗走《往生咒》、《赫尔司教典》与《如耶述异志》的人，正是拉斯普汀。只不过那时他道行尚浅，没能完全破解书中所记载的秘密，仅得到了与恶魔结盟的方法。于是便擅用禁忌之术，同另一个大魔神阿斯摩德乌斯缔结了盟约，以求获得超人的力量。也正是藉由魔神之力，他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我和西蒙，并将我们流放，接管了骑士团的指挥权。”

“不久之后，我和西蒙也因为意见分歧而分道扬镳。他看出拉斯普汀的心灵注定要被魔神逐步吞噬，受其操纵的骑士团将会慢慢蜕变为一股将世界导向毁灭之路的可怕势力，于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这悲剧的发生。而我，很惭愧地，却因为被钟爱的弟子背叛而灰心失意，只想弃世隐居，了此残生。

与他最后一次相见，是在威尼斯的叹息之桥上，那时他已经设法将三本古书从拉斯普汀手中夺回，并且彻底放弃了非暴力的处事原则，正打算启动召唤古神的秘术。但我觉得这样做无异于和拉斯普汀一样堕入邪道、饮鸩止渴。我们激烈地争论，而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去寻找自己的救世之途，我则带领一些坚定的追随者们四处流浪，最后在这里定居下来。”

“唔……我还真的不知道西蒙的这段往事呢。尽管他最后也和魔神结盟，也打算‘净化’世界，但面对他的感受，始终也和那个黑暗的拉斯普汀不同。或许那家伙的出发点真的是好的，哎呀，我是不是做了错事……”威尔半是对主教，半是自言自语道，“可是，当务之急，是除掉我心里的那棵怪木，不然似乎会有相当严重的后果呢！”

“你的灵魂承受着寄生木的折磨，这种诅咒将吞噬宿主的情感与思想，将其心灵拖入万劫不复的黑暗中。无论意志有多么坚强，也不可能无限制地与其对抗下去……”

“是是，这个我知道，不要再吓唬我了……哎哟，卡琳！”威尔不耐烦地叫起来，我使劲儿捅了他一肘。

“……而救赎的力量只有到你的心里去找。”

“我的心里？难道说……”

“阿蒙的力量就是最好的屏障，能暂时保护你不受寄生木的侵害。”

“可是它现在已经不受我控制了！”

“有一个人可以帮你——别忘了它的前主人还在你心中。”

威尔怔住了：“到……到我的心里去找西蒙？”

“你害怕了？”

“不……只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他出神地望着某个地方喃喃自语道。

“别小看了这件事，其实还是相当危险的，对你对其他人都是。首先，我会让你在魔法阵中进入对自核梦。但是你一个人去的话，很容易就会象从前那样迷失在其中，因此必须给你一根与现实世界连接的救命绳索——一个意志坚定的同伴。一旦你出现暴走的征兆，他就必须负责把你拉回来。”

“不要紧，这里住了一个好奇的小幽灵让娜，必要时她会帮忙。”威尔满不在乎地拍拍胸脯。

“要和西蒙对话，你肯定必须潜得更深，更接近阿蒙，因而同伴必须是和现实世界有联系的真实的人。”主教摇摇头，“而且，若他的精神力不够强，阿蒙可能会对他的心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所以，还是让我

这个老朽之人与你同行吧，反正我的日子也所剩无几……”

“我去！”我鬼使神差般突然大叫起来，把那两个人都惊住了。

“卡琳，你……你没事吧？”威尔错愕地瞪着我，“我没得罪你啊。”

我不理睬他：“主教大人，谷里的人们肯定离不开您，让我去吧，我会负责好好看着这个家伙的。”

“喂喂！”

主教看了我很久，目光中似乎有些微嘉许之色：“你还这么年轻，不怕会因此丧生——或者，更可怕的，变成无理智的疯癫之人吗？”

“不，我不会的！”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怎么能说出如此自信的话，“如果这家伙不听话，我就狠狠地打他到乖为止。我一定能把他带回来，这是女人的直觉！”

# 刚毅之章——阿尔伯特·西蒙

威尔在一处似曾相识的地方醒来，草花的清香与午后日光的温暖像只宽厚的手掌抚慰着他的心。他舒舒服服地在草地上躺了一会儿，盯着头顶上不时有隼鹰盘旋的万里碧落，然后忽然想起了什么，开始四处寻找卡琳——他还记得在葛勒梅的小礼拜堂里，尤利乌斯安排两人面对面坐在圆形魔法阵中，然后开始施法。在意识逐渐模糊、随即猛然滑落下去的瞬间，还依旧能感觉到她紧紧握着自己的手。

“真是个好地方啊，威尔。”

忽然之间，从背后传来的这声感叹令威尔感到几分晕眩。仿佛要鼓足勇气般，他矗立了很久，方才转过身去。

“阿尔伯特……”

燕尾服、白手套、黑色礼帽，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布满皱纹的脸精神矍铄——不远处的山坡上，阿尔伯特·西蒙真的在对他微笑呢。

“是我一直没忘记第一次见你时的打扮，还是你在这里也总是穿成这个样子？！”

对方哈哈大笑起来：“再见到你，我真高兴。”

威尔心中一时五味杂陈，难以言传的怀念之情与辛酸交织，叫他不知回答什么才好。

“这里真美——纯净无邪，悠闲自在，时光永恒地停留在这一刻。这就是威尔心中忘却与回忆的狭间，我怎么也看不够。”

“嗤！要是我知道死了以后这么舒服……”威尔走到他身边，与他并排坐下，“你倒是会享清福——在我心里住得这么开心！”

“对不起呢，威尔。”西蒙面带忧郁地说，“原本是我与夙敌之间的纠葛，却把你给牵连进来了。”

“哈哈，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像中国人把什么都解释成一个‘缘’字——我们之间的渊源和羁绊造就了今天的我，这没什么好道歉的吧。”威尔笑笑。

“唉，把这当成一个冥顽不化的老头子的悲叹好了，我始终也在为拉斯普汀惋惜。如果他不堕入邪道，原本能够成为一个力挽狂澜的伟人。但是现在他的雄心壮志，

恐怕已经在无意识间被阿斯摩德乌斯吞噬得一干二净了，只剩下憎恨、猜忌、欲望和黑暗。”

“那你的心为何没有被阿蒙侵蚀？”

“因为我们俩很像啊，威尔，都是在坚强意志的推动下，无所不尽其极的家伙！”两人对视片刻，都大笑起来，“尽管你身中寄生木的诅咒，但是看看这儿，还是丝毫也没有被污染。就凭这一点，你便一定能战胜拉斯普汀。”

“不过，你的老友告诉我，要想再度令阿蒙之力为我所用，必须得求你帮忙呢。”

西蒙眺望着山坡下方葱绿的谷地与蜿蜒的溪水：“你与阿蒙早已是一心同体，暴走的恶魔无非是你忿怒的明王之相罢了。我在这里时常能听到威尔的心在哭泣，化为令人悲伤的风一般的声音略过你故乡的森林和天际……”

“……故乡？！”

“是啊，难道你认不出这里吗？”

威尔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热泪顿时不受控制地模糊了他的视野：“这……这里是风之森！！葛城的风之森！！我出生的地方！！”

他欣喜若狂，完全没有注意身边的西蒙不知何时已微笑着作烟云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熟悉的背影——纤细柔弱，满头星光般灿烂的银发，正顺着绿草如茵的山坡向谷底走去。

“爱丽丝！”威尔放声大喊，一面拔脚去追。

她似乎听到了什么，远远地回了回头，但随即继续前行，丝毫也没有停留。

“不，不要走，等等我，爱丽丝！”他拼命奔跑，然而二者之间的距离却似乎越拉越远。阳光堙没在乌云之后，狂风咆哮，林海如怒涛翻卷。

“……不要走，不要走！！”威尔正待继续追赶，却忽然被身后一股巨大的力量扯住再也动弹不得。

“威尔，不能去！”一个焦急的女声在呼唤着他。然而此时威尔几乎忘却了一切，他眼睁睁地看着爱丽丝的背影消失在远方，顿时悲怒交集，怒吼着企图甩开那个羁绊着他的力量。

“冷静一点，威尔，那是幻影，是你自己想像出来的爱丽丝的幻影！跟着她去，你会永远失去自己的心，快回来啊！”

他在狂怒之中猛然回身，用尽全力朝对方发起了攻击。

——放开我！！

“不！！”

卡琳的面庞瞬间映入眼帘——怒目圆睁，红发舞动，活像一个被烈焰簇拥的女神。

他在那双无所畏惧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映像……

——一个须发贲张的恶魔。

“杀了我，也不放！”在恶魔令人胆寒的咆哮面前，她毫不退让，用尽全力抱住了他。

一片混沌中，威尔在黑暗的深渊底部听到了她的脉搏，那样坚定，那样温暖……仿佛许多年前，母亲在漫漫长夜里拥着他安然入睡，在他耳畔轻声说：“我爱你，威尔。”

火一般的女神面前，明王涅槃，宝相庄严。绝望与悲恸飘然散去，云开日霁，他的心再度变得平静如水。

鹰击长空，啼声清呖嘹亮，在故乡一望无际的碧空下，他紧紧地拥抱着卡琳……

**待续**




文／冰瞳 编／夜蓝

月亮落下了眼泪，于是变成了星星；
大海落下了眼泪，于是变成了波浪；
岩石落下了眼泪，于是变成了沙子。

## 一　童年的自行车

假如一定要选一个纯洁的阶段，我的选择是：童年。

童年的时光是多么地幸福啊。每天醒来就到公园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一直玩到天黑，各自回家吃饭，然后第二天又继续去玩，没有烦恼没有猜忌。我在公园里渐渐和一个小男孩玩得不亦乐乎，那时我叫他小正，而他叫我小沙。但是那时我对他的印象只是普通的玩伴而已。

直到一个秋天的午后。

那天小正骑着一辆自行车来玩，对五六岁的小孩来说，自行车还是稀有的玩具，于是小伙伴们一拥而上抢着和小正玩，而小正则告诉大家排队来，大家很快就排起了长队，轮到我时另一个小女孩却突然抢先坐了上去，而小正似乎只要觉得后座变重了就以为可以走了，看着后座上的小女孩做出的鬼脸，我忍不住怒火中烧，狠狠地往自行车后座的女孩扑去——之后是“哐当”一声，自行车倒在一边，抢车位的女孩、我、小正都倒在沙地里，左手的手腕擦破了，沙子染上了红色，周围的小朋友们只是不知所措地看着。

假如一定要选一个改变的开始，我的选择是：一个秋天的上午。

即使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言论永远掌握在多数人手里。

扑倒女孩的第二天，我和往常一样去公园玩，但我发现没有一个小朋友主动和我玩，有几次主动去和小伙伴们搭讪，但他们一看到我就散开了。我游荡了一个上午，公园里的小朋友越来越多，可始终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玩。心中的失落渐渐化为委屈和疲惫，于是我钻进公园角落的水泥管里偷偷抹泪。

忘记过了多久，耳边突然传来一声问候："你一个人在这做什么啊？"

我抬头，看到了小正的笑脸。

"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和我玩。"我小声地说，不知道是在和他说话，还是在自言自语。

"你哭了？"小正看着我的脸，递过来面纸，在我擦拭的时候突然说："昨天你受伤去诊所后，我听到有人背地里说，原来小沙是如此暴力啊，以后和她一起玩还是小心点好。我想这就是今天他们不和你玩的原因吧。"

我停止擦拭，看着他，声音颤抖地问："那你……为什么……"

"我吗？"小正挠挠头，笑了："因为在我心中，小沙就是小沙啊！"

假如一定要选一个童真的伙伴，我的选择是：加贺正午。

经过自行车事件后，我和小正的关系渐渐亲密起来，虽然小朋友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对我抱有敌意，但因为小正的陪伴我也没有过分失落，惟一不安的是由于小正经常和我玩，小朋友们也开始疏远他。每次我对小正流露出愧疚时，他总是咧嘴一笑："只要和小沙在一起就够了。"

夏天很快就到了，夏天的特色就是雨说下就下，难怪日本夏天经常悬挂扫晴娘呢！不过即使如此，夏天的雨还是下个不停，我和小正在初识的水泥管里避雨，看着外面的雨丝发呆，突然小正拿出一只水性笔，在水泥管里画着什么，我凑近一看，小正画了一把大大的雨伞，伞下有两个人，这时注意到我的小正放下笔，认真地说："这是你和我，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吧？"而我只有认真地点着头说："嗯！"

假如一定要选一个一生的眷恋，我的选择是：初鸣之声。

夏夜来临前，雨停了。

走出水泥管，外面的空气真鲜啊，我伸了个腰，突然草丛中传来"呱"的一声。

"哎？小正？那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那个……"小正稍微愣了一下，眼珠一转，"初鸣之声"。

"初鸣……之声？"我看着小正奇怪地问。

"啊，就是蝌蚪变成青蛙的第一声叫声嘛！"小正边抓头边说。

"蝌蚪会叫吗？"我紧盯着小正。

"这个……这个……当然会啦！"

"保证？"

"呃……保证。"

"那么我们一起来听初鸣之声吧！"

"哈？"

"一起来听，初·鸣·之·声。"

"这个……小沙，你看天色不早了……"

"不要嘛！人家要听初鸣之声嘛！"

"明天吧……现在天色不早了……呜"。

"那么说定咯？"

"啊……"

"那么再见！小正真聪明！"

"呜……再见。"

假如一定要选一个童年的结束，我的选择是：登波离桥。

"妈妈！小正骗人！根本没有什么初鸣



之声，小蝌蚪根本不会叫！”我扑在妈妈怀里痛哭，而小正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地看着。

“初鸣之声……是蝌蚪成为青蛙时的鸣叫？”母亲突然诡异地一笑，“我听过哦。”

“哎？真的有初鸣之声？”我疑惑地看着母亲。

“真的哦，是蝌蚪化为青蛙的第一声鸣叫，对吧，小正？”母亲微微一笑，看着小正。

“啊……嗯！”小正的头点个不停。

“那……为什么我听不到呢？”我疑惑地看着母亲。

“呵呵，因为呀，蝌蚪变成青蛙后就游到水里去了！那样小沙就听不到了！”妈妈对我轻声说。

“哦……那么小正，我们以后再一起听初鸣之声吧？”我不好意思地向小正伸出手。

“好的。”小正拉住我的手笑了。

之后我和小正每天依旧在一起玩耍，直到有一天，我家要搬到浜咲，因为时间紧急，来不及同邻居说就直接把家具搬到了货车上，没有道别，就匆匆发动了引擎——慢慢地我们离新家越来越近，离老家越来越远。

前面的大桥越来越清晰，跨过这座大桥，就离开千羽谷了，连同儿时的回忆一并退去了。从今以后，就是新的开始。

突然从后方传来男孩的呼喊：“——小沙！”后视镜里映出一辆熟悉的自行车，我慌忙伸出头，呼喊着：“——小正！”

然而，小正骑车的身影还是越来越小，终于消失了。可是小正最后的一句话却烙在我心田：“小·沙·我·一·定·会·再·见·你……”

后来母亲对我说，当时的我泪流满面，也许是离别的痛楚吧。

再见了，童年的自行车。

## 二　千羽之谷

“从浜咲到千羽谷的列车即将到站，请下车的旅客注意……”

列车上的广播打断了我的回忆，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走出了车站，一股突然吹过的秋风提醒我，秋天到了。

是的，我深深体会到，秋天到了。

一到秋天，我的心情就莫名烦躁起来，难道是10年前的那个男孩还在秋日拨弄着我的心弦？

不过，10年的时光足以磨平一个少女的浪漫，我回到这里可不是为了寻找回忆之类的无聊理由——我是来念书的，仅此而已。

看看手表，报到的时间快到了，我快步向千羽谷大学走去，在校门口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小正？

不，无论是谁都与我无关，我回到这里是来念书的，仅此而已。

我快步跑向新生栏，慌忙寻找着我的名字，在找到自己的新班级后马上开始寻找教学楼，在新班级的“千羽谷大学法学部新生登记表”认真写下了属于我的信息：

姓名：鸣海沙子，
年龄：18岁，
身高：163cm，
血型：A型，
出生日期：10月24日

写完后，我把表格推给了登记的老师，确认无误后就匆匆离开教学楼，这个热闹的环境不属于我，我只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角落。

刚走出大楼，身后传来那由多的声音："姐姐！"

稍稍回头，我看见了报名完毕的那由多——自从知道父亲的秘密后，那两个字就一直说不出口，取而代之的是对那由多的冷漠。

"呼呼……"那由多跑到我的身旁："姐姐……一起……回家吧？"

"为什么？"我的声音在寒风中流动。

"哎？"那由多显然愣了一下，小声说："因为我们是姐妹啊……"

"不要弄错了，我们只不过有相同的父亲，但并不是我们成为姐妹的因素吧。"我冷冷地重复着冷漠的回答，继续向大门走去。

"即使不是那由多能改变的，姐姐的立场也不会改变吗……"身后的声音有些委屈。

"呼……说过多少次了……"我站定后转身说："我就是我，一点也没有改变。"

之后不管那由多是否理解，我独自离开了学校。

来到父母为我和那由多合租的新家，若不是因为房主是父亲的旧交，加之一时闲置，这样大的公寓普通学生肯定负担不起，我才不会来呢。打开门，摊在榻榻米上，白天的一幕幕开始浮现：做过的，想过的，疑惑的……一点点在脑海中飘过。

——"即使不是那由多能改变的，姐姐的立场也不会改变吗……"

——"我就是我，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就是我……我还是我？

猛地起身，来到镜子前面对着镜中的女孩求证似地重复着："我是我，我是我……"

可心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你还是你吗？"

……我已经和遥远的过去……这个我以外的世界诀别了，如今还有什么好迷茫的。我……将这样独自地生存下去。

绝不忘记，反复的询问自己。主体就是感情，就是所谓的感觉；客体就是理性，就是所谓的思考。我在自己身上发现这件事，即便渺小，也决不放过自身的邪恶与妥协。

来……用这本能活下去吧，用这本能活下去。

我……将这样独自地生存下去。

镜中的女孩在哭泣，我模糊地看着，任回忆和泪水静静地流淌……

## 三 回忆之舟

记忆回到8年前，也就是搬家后的第2年，我的父母开始越吵越凶，终于有一天，母亲拖着行李箱走了，而我和父亲也开始了各自一间的生活，直到有一天，门外传来父亲的敲门声。

"小沙，来见见你的妹妹吧……"

"鸣海君，还是过一段时间再说吧，我怕……"

"没什么，我和小沙的生活迟早需要一个女人来照料，既然早晚要了解，不如早点相识。"

“嗯……可是那由多她……”

“这件事就不要让小沙知道比较好。”

“嗯……”

家里多了一个女人，我多了一个妹妹，两口之家变成了四口之家，生活一切如旧。

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继母的葬礼上，我还是从亲属的交头接耳中得知了真相——我的妹妹是父亲的私生女。

那天我感觉自己的世界崩塌了，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哭了一夜，而父亲也开始习惯用酒精麻痹自己，家已不是家，一切都变了，惟一庆幸的一点就是我打开房门的时候坚信，我就是我，一点也没有改变。即使过上5年，10年，我都不会改变。

虽然妹妹还小，但我发现，她也察觉到了真相——大学报道上她的名字依旧是“北原那由多”，估计妹妹暗地里也不承认自己是鸣海家的一份子吧。

妹……妹？



虽然嘴上不承认，但心中还是默认了呢。是啊，毕竟在一起8年了。

虽然对妹妹一直不冷不热，但还是狠不下心么？

躺在榻榻米上，嘲笑着自己的伪恶。

外面突然下雨了，我也突然开始担心起妹妹来，没办法，做不到的事，怎么也做不到。

打开门，有一个人影在仓库里闪动，谁？

我正要厉声喝问，突然人影说话了：“实在没办法呢，虽然姐姐的态度一直那么严厉，但一想到她是我的姐姐，就没法生气了呢。”

——那由多的声音。

“虽然这是小由无法决定的事，但小由是私生女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哦，所以虽然很痛苦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真正的我又丑又脏。”

——那么？

“嘿！终于完成了！虽然很累却很高兴，以后就把这里作为我的生活空间吧！谁说艺术一定要在宽敞的地方才能创作呀！只要能触动心弦就称的上是艺术.”

——原来在整理车库啊。

“可是我好想哭。”

——咦？

“知道小由的身世后，每个人都不在了，从我身边走掉，因为大家都讨厌我，因为我真的又丑又脏，所以大家都把视线移开，离开我。这是为什么……讨厌……呜……又不是我能决定我的出生……为什么，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为什么……呜呜呜呜。”

——雨越下越大，我只能默默地关上门扉，好像一切未发生一样。

混乱。纠结。

我开始感到恐惧，现在的我，到底是否是10年前的小沙呢？

我不知道，谁能告诉我？

## 四　你还是你，我不是我

“姐姐？”那由多抬起头惊讶地看着我。

“啊，碰巧选了相同的选修课罢了。”我依旧是平静地说。

“你们……认识吗？”一个声音小声问。

我厌恶地抬起头，刚要发作却发现——问话的人是加贺正午，也就是童年的小正。

世界上有一种缘分，叫巧合。

……

如果小正也是千羽谷大学学生的话，那么这样的巧合也不奇怪。

幸运的是，正午夹在我和那由多中间低着头，根本没发现我是曾经的小沙，虽然我一眼看出了他就是曾经的小正。

是啊，十年了，会有多少人保留着这些久远的记忆呢？

正午，你还是你，我已不是我。现在的我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10年的磨练，我已经习惯喜怒不形于色，甚至忘记了如何去笑。太多的变故让我早早地学会了处变不惊，言行冷若冰霜，绝不迎合迁就别人。

是的，正午还是小正，沙子不是小沙。

十年的时间改变了太多，即使小正还在等待，小沙还有资格接受吗？

只有千羽谷那小小的公园一角还有小沙的过去吧。

所以我很喜欢在夜晚独自来到公园看看那片曾经的痕迹呢。

沙地，水泥管，涂鸦，初鸣之声……这些童年的回忆经过这么久还没有变呢。

惟一变化的是自己吧，正寻思着，天空下雨了。我只好钻进水泥管里，一边看着外面洒下的雨点，一边靠回忆打发着时光——

坐在车里，通过后视镜看到一个追赶的男孩身影——小正，虽然男孩拼命的追赶，但汽车依旧无情地前进着，我看到小正跌倒了，后视镜中的小正是否想过，10年前的分别会成了各自成长的分水岭，他还记得童年的哪一瞬吗？

雨还在下，我突然想到一个无聊的问题：

——雨，何时停？

## 五　门扉的扉

游击商人扉，这是千羽谷很多人对眼前这个黑衣人的概括，本来我是不会主动和别人打招呼的，和扉的相识发生在1个月前……

那天我走在大街上，在街道拐角迎面跑出一个女孩，似乎是为了要闪避突然出现的我而跌了一跤吧。虽然我对那个跌倒的女生问了一声“还好吧”，在确认无碍后便打算离去，但女孩身后的黑衣人看来对此不依不饶，我想起了大街上的骗子，于是向黑衣人虚晃一下，趁对方迟疑给了他一脚，马上跑了。想不到翌日在公园遇见了他在喂狗，我刚要离去突然被他叫住了。

“哟，野蛮人你好。”

“呵，想复仇？”

“我可不像那些街头小混混，报复什么的还没想过。而且你以为我不清楚自己的实力就会跟人打架吗？”

“哦？那么你是想说你的宽洪大量？”

“哼，奇怪的女人。”说完他站起身要走，这时那只小狗主动走近我，而我也蹲下

身抚摸着小狗。这时一个急切的声音出现了："TOMAYA……"

——小正的声音。

"呼呼……"听到叫唤，小狗向小正跑去，而小正身后一个穿米黄色T恤的男人正在对黑衣人说着什么：

"真是的，扉也要先告诉我一声嘛！"

"什么？"

"溜狗啊。"

"可是狗又没丢，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虽然是这样……"

声音越来越小，我朝出口走去，这个热闹的环境不属于我，我只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角落。

"等等！沙子！"小正叫住我。

"嗯？"我转身看着他。

"这个……欢迎去那由多的画展，这是门票。"小正掏出门票递给我。

"为什么？"我不解地看着他。

"因为……沙子和那由多是姐妹呀。"小正呆呆地看着我。

"……知道了，我会考虑一下的。"我接过门票，转身走了。

之后通过一个月的接触，我们从最早的敌视，到后来的碰面，渐渐就熟悉了，虽然偶尔还会谈及过去，但彼此都不会说得太多，毕竟最美的回忆只应藏在心底，而不是用来交流。

"哟，你又出现了呢。"在公园角落，飞田扉向我招了招手，"我说啊，你总是蹲在水泥管里傻笑什么呢？"他的语气充满冷淡。

"这和你无关吧。"我歪头看着他，"说起来，你好像没有朋友聊天才到处关心别人的事情吧？"

"朋友？我才不要那么麻烦的东西呢。人多手杂，反而碍事。"扉眯起眼睛。

"哦——"我看着他抱起双肘，"即使经常一个人孤零零地飘？"

"这些都与我无关，我只是想随心所欲地随梦想起飞。"说着扉跳下了水泥管。

"哦，真是伟大的性格啊。"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呱——"扉的宠物乌鸦落在了扉的肩膀上，扉冷笑一声，转过身临走扔下了一句话："你也挺不赖的嘛，奇怪的女人。"

看着扉走远后，我低下腰钻进了水泥管，只有在那里，我才能得到片刻的宁静。

"小沙，听到了吗？那是初鸣之声啊！"

"什么是初鸣之声？"

"呢……就是蝌蚪蜕变为青蛙时的声音。"

"小正，我们一起来听初鸣之声吧！"

"妈妈，小正骗人！根本没有什么初鸣之声，呜……"

"哎？妈妈也听过？"

……

每次回想起童年的游戏总是傻笑个不停，看着水泥管内的涂鸦，心情总是感到愉快。

可是，所谓的真实真的存在心中吗？还是大脑创造出来的幻像呢？

## 六　化为回忆中的你

第二天，是那由多的画展。

那由多的画展开始了，我本来打算挤在人群中默默欣赏妹妹的成果，却未料遇上了许久不曾露面的父亲。

父亲瘦了许多，接连两次婚姻的破灭让父亲习惯用酒精麻醉自己，即使是参加



画展也喝得醉气熏天，父亲看到我时浑身一抖，手指着我，似乎想说什么，但脚步没站稳，沿阶梯滚了下去！之后发生了什么我的脑海一片空白，惟一知道的是，父亲死了。作为鸣海家族的子女，我和那由多都为父亲戴上了孝，那由多甚至哭倒在父亲灵柩前，而我一直静静地看着，任身后的人们窃窃私语——即使我在父亲的灵柩前哭倒在地，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如此，在一个人守孝的时候，我的和服上还是滴落着我的悲伤。

月亮落下了眼泪，于是变成了星星；

大海落下了眼泪，于是变成了波浪；

岩石落下了眼泪，于是变成了沙子。

……

守孝期结束后，正午来找那由多的次数越来越多，恐怕正午已经喜欢上那由多了吧，小沙消失了，这样也是一种圆满的结局吧？前几天，我在自家门口见到了来找那由多的正午，看着尴尬的正午，我选择了一句无关痛痒的回答："……与我无关。"

10年了，正午记忆中的那个小孩已经不存在了，既然如此，就让小沙成为正午回忆中的小沙罢，真相什么的，反而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人在变。

忘记。

……

一遍遍地重复着，却始终难忘一起等待初鸣之声的夜晚。

忘不了。

痛苦。

……

那天之后我更加频繁地照着镜子对自己重复着"没有变"的语句，试图麻醉自己，却重复着痛苦的催眠。

我才是小沙。

不能逃避。

忘不了。

……

我始终无法蒙蔽自己的内心，但我也忘不了妹妹那欢乐下的落寞，于是我做了个姐姐式的抉择——离开这座城市，成全妹妹对正午的思念。

到了最后，我和那由多还是一对姐妹吧。

对于千羽谷，对于小正，对于初鸣之声……对于一切，我想留作回忆足矣。

没有行李。

不需要。

结束。

……

一个人就这样开始旅行吧。

打开大门，看到指着门铃的正午和哭泣的那由多，也许只是普通的吵架吧。

"幸运如我，既不是感伤主义者，亦非命运论者。"留下这句话，我轻轻绕开了那由多。

"等等！沙子！"身后传来小正的声音，而我只是头也不回地离去，一直来到了公园。

"等等啊　！小沙！"听到正午的改

口，我迟疑地回头看了一眼，便躲到了水泥管里。

脚步声，渐渐远去了。

小正离开了吧。

我讪讪走出水泥管，正要呼一口气，忽然被一个声音吓了一跳："小沙！"

吓了一跳的后果是，两人都倒在了沙地中。

好圆的月亮，今晚能听到初鸣之声吧？

"……小沙？"

借着月光我看清了正午的脸。

"小沙那孩子已经不存在了。"我拍拍身上的沙子淡淡地说。

"为什么？小沙在我记忆中一直是那样洁白无暇的存在啊？"正午疑惑地说。

"真好听啊。可是想用言语完全表达人类的真实感情，根本是幻想，言语只是一项工具。"我盯着正午的眼睛说。

"小沙，难道你忘记了？"正午突然惊恐地问。

"呵呵，如果真能忘记就好了。可是忘不掉啊……怎么办呢？"我掉下了泪珠。

"那就不要忘记啊！"正午已经在吼了。

"不行……越是追求意义，感情就会变得越疏远。"我别过头突然问："……还记得你小时候的那辆自行车吗？为了要坐正午的自行车，我不小心把一个女孩弄伤，在很长时间里其他人避开我，那是多么寒冷的日子啊……只有你毫不介意，所以在那时的我看来，你是最好的了。在和你分别后就再也没有那样的时光了呢……搬迁，吵架，离异……我们彼此经历了不同的成长，即使如此你还是认为我是洁白无瑕的吗？"

"但是！小沙！这一切都是你无法改变的吧！真实的你还是洁白无瑕的吧！"

正午的言语让我微微震惊了一下——真实的自我究竟是什么？还是说，最真实的自我只是虚无的存在？

我转过头疑惑地说："是或不是，有什么区别吗？"

"有啊，因为我喜欢真实的小沙，一直喜欢着。"正午也站起身来看着我。

"所谓的真实存在于心中吗？还是大脑创造出来的幻觉呢？"我继续不依不饶。

突然，正午抱紧我，在我耳边说："我抱你的感觉是存在心中吗？还是大脑创造出来的幻觉呢？"

"……"我一时无法接受自己的感觉，反问道，"……为什么抱我？"

"这是10年前的诺言——一定会再见到你。"正午抱着我，耳语道。

……

10年前搬家的卡车在前进，后视镜中小正骑车的身影越来越小，可是小正最后的一句话却烙在我心田："小·沙·我·一·定·会·再·见·你……"

……

"看来只有你，完全没变呢。"我也回抱着正午，在他的耳畔说："那我们一起听初鸣之声吧？"

"……那个，小沙那不过是……"

"嘘……"我用手指堵住正午的嘴，"比起残酷的现实，也许浪漫的谎言更好哦？"我眨巴着眼睛，再次重复道，"我们一起听初鸣之声吧？"

正午只是微微点点头，再次抱紧了我。

在银色的月光下，我们互相拥抱着，等待初鸣之声的响起。

**完**




# 忆中曲——《寂静岭2》同人

文/落霞迷雾　编/夜蓝

**Take my hand, walk with me//And then I will make you see//The rest of my life, what I'll do//I'll be dancing with you.**

——《Dancing with you》by Malice in Wonderland

他第一次遇见她是在公司的圣诞晚宴上。

他喜欢简单的生活。早上7点50分离开公寓，开车略绕不会塞车的远路花40分钟到达公司停车场；朝九晚五偶尔加班的工作，普通文员，不需奔波即可拿着稳定的收入；独自吃饭，很少参加派对，从未考虑过约会或是结婚；晚上很早休息，报纸、杂志、音乐，有时看一些电视节目，从不失眠。

简单，周而复始，甚至过于单调和乏味，这让同事常觉得方步入26岁的他已比同龄人显得老气和呆板许多。他经常自嘲，说这都是因为懒惰，懒得去改变生活中已经习惯的每一个节拍。

比如此刻，圆领羊毛衫、呢子夹克、棕色条绒裤和留有泥渍的皮鞋，常年的冬季保留搭配，居家男人的休闲打扮，含有一丝不拘小节的惬意。但置身于今晚这个灯火通明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内，被一群或西装领带或珠光宝气的盛装男女们围绕四周，难免连自己也会为此种格格不入而心生尴尬，尤其现在播放的音乐还是古典的小步舞曲。

在与几名同事寒暄之后，他尽量不引人注意地退离人员最为嘈杂的中心地带，从自助餐桌上随意拿了个半满的高脚杯走到窗前，用手背擦去玻璃上的雾气，无所事事地望着街上裹着大衣匆匆行走的行人发呆。抿了一口杯中的液体，在发现是自己一直无法接受的某种鸡尾酒后决定只去端着它装装样子。

◎忆中曲◎

座钟在10点敲响。他至今记得这个时间。圣诞前夜，10点，他们彼此相识。

其实他只是被突如其来的钟声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将视线从窗外移至声源的方向。

然后他注意到距自己一臂之遥的女子，此时正斜靠着窗台边沿看着自己，目光相遇时，她露出微笑，自然，温暖。他不知道她从何时起站在了自己旁边，甚至想不起她是否曾出现在已进行了不下4个小时的宴会上。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这是她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浅金色的长发蓬松地垂在肩上，面容清秀但也谈不上精致，因只化了淡妆而在炫目的吊顶灯下显得过于苍白；白色夹杂桃粉的职业套装，没有首饰，左腕手表的银色表带在袖口间露着边缘。与过于休闲的自己相比，她这身打扮仿佛又走了过于严肃的另一极端。想到这，男人的唇角滑过一缕心领神会的笑容。

"突然找到与自己相类似的人是件有趣的事情，"她的声音平淡温柔，这种不温不火不紧不慢的语气让男子走至她身边，他想继续听下去，她注意到了这点，于是继续，"或者该说是'同命相连'？这种让人不知所措的场合……"

"的确。让人头痛的场合。"他随声附和。转而又把目光移向窗外，因他发现在对话时她始终望着自己的眼睛，目光专注、清澈，有一种洞察心底的犀利。这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和难为情，于是心中刮过一阵慌乱。

"没有雪的圣诞节总是提不起精神，完全感受不到电影中的浪漫。"她也用手背擦去一小片雾气，但只是向窗外扫了一眼。

"这说明你内心很孤独，需要一个伴侣。"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言语的莽撞，有些窘态地抓了抓前额，"啊，抱歉……我没有冒犯之意。"

"不必如此客气的……嗯……怎么称呼？"被直击内心的她虽然有种"我才没那么无聊"的不服气，但亦觉得方才的话也算得上是一针见血，于是决定先避开不谈。

"詹姆斯，詹姆斯·桑德兰。叫我詹姆斯就好。"

"玛丽，姓氏很长，不必刻意去记的。"

"似乎你很了解我的性格。"

"我们是一类人。"

"公司员工？"

"是，一般职员而已。你呢？"

"彼此彼此。"

"所以我说我们'同命相连'。"

晚宴进入最后的阶段，华尔兹悠扬地奏起。来宾自动让出大厅中央的宽阔空间，给喜欢跳舞的人们留出足够享用的场地。几对男女已携手走进刚刚形成的舞池，沉醉于舞曲当中，那些夹杂着不少现代流行风格的舞步带动了另一些跃跃欲试却缺乏信心之人，大家纷纷找好舞伴，将宴会的热闹推至高潮。



"我们也去吧，詹姆斯。"玛丽双手合于胸前，看着翩翩起舞的人群，脸上写满了羡慕与期盼。

"啊……好，去吧。"未经思考，詹姆斯就已做出了决定。但他知道，自己并非是"懒得去想"，而是连"懒得去想"都没来得及想。

他牵着玛丽的手带她走进舞池，左臂轻轻环绕在她腰间，腕部微微向内侧施力，将娇小的她拉近自己。

"你的舞跳得很糟糕，詹姆斯。"玛丽微笑着抗议，她始终望着他的双眸，那双深邃略带冷漠的眼睛令她着迷，她喜欢看它们不时涌出的或温柔或忧伤的神情，她想一辈子凝视着它们，凝视着它们的主人。

"我从未跳过舞的。"他开始跟上了她的步伐，如同习惯了生活的某一节拍一样，简单，从容。

"那为什么答应？"她以他的右手为轴轻盈地转了个圈。

"只是觉得……没有雪的圣诞节，也会有其他感受浪漫的方式而已。"他将她拉入臂弯。舞曲在动作停滞的刹那结束，余音缭绕。

玛丽将头埋在詹姆斯胸前，双臂揽着他的脖颈，一动不动。

他的下巴抵着她的头顶，他听到她哽咽的声音："谢谢你……詹姆斯……你让我感到幸福。"

**Nothing ever goes right//nothing really flows in my life//No one really cares if there's horrors inside my head//......Love is dead......**

——《Love is Dead》by Brett Anderson

詹姆斯倚靠在沙发上翻看着一本相册簿，不时调整自己的坐姿以便让昏黄的壁灯光线聚焦在张张照片上。

双眼微眯，眼部肌肉紧绷酸胀，脖颈处已产生僵直的痛感，但他只是不时耸耸肩以驱散偶尔袭来的倦意。

他长久将目光停留在相册的首页——他与玛丽的结婚照，被放大后用浮雕风格的手工金边镶嵌于此。照片中阳光高照，树影斑驳，两位新人携手于教堂前的石阶上，彼此深情凝望，笑容幸福、满足。

是的，他记得，那场婚礼是在他们相识一年后的盛夏举行的。朋友和同事们纷纷送来祝福，他们惊讶于詹姆斯能如此之快地告别单身并承担起作为一名丈夫的责任，在他们眼中，或许独往独来郁郁寡欢一辈子打光棍儿的詹姆斯反倒更容易被接受。他们很难想像，玛丽究竟拥有何种闪光点，使得这个有禁欲主义之嫌的沉闷男人突然变成个笑容温暖偶尔也罗曼蒂克一下的好好先生。

身着洁白婚纱的玛丽将长发盘在脑后，上面点缀无数钻石状的璀璨亮片。依旧化着淡妆，远看有着素面朝天的纯朴气息。一年左右的爱情滋润让她清澈的双眸充满对今后幸福生活的憧憬，嘴角扬起的笑容流露着情人式的调皮却无娇嗔做作之感。她手

捧新娘花束，依偎在詹姆斯身旁，头微微靠着他的肩。詹姆斯一身平日少有的黑色西装，右臂环着爱妻的纤细腰肢，左臂垂于体侧并因紧张和激动而略显僵直。他憨憨地笑着，微微点头对好友们送来的祝福表示感谢。

画面定格的瞬间，他感到四周一片寂静，仿佛世间万物都停下前进的步伐归于静止。有那么一刻，他曾渴望这一瞬间的持续——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仍是个对改变心存恐惧和厌恶的男人。

“改变……”詹姆斯自嘲般苦笑着摇了摇头，合起相册枕于头下，整个人和衣侧躺在粗布沙发上，背抵着靠垫，微蜷双腿。

一切都改变了，从三年前玛丽被诊断出绝症开始，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以他未曾料想的速度改变了。

为了支付妻子高额的治疗费用，他开始硬着头皮做起公司外联的工作。没完没了的出差，没完没了的应酬，没完没了的趋炎附势。

玛丽住院后，他将公寓搬至距医院较近的地段，这样在每周末探视的时候，或多或少可以节省一些路上的时间。

他请求公司每周结算自己的薪水，于是除了医院的开销外，他还可以为妻子买一些礼物：畅销的小说、流行的CD、精美的花束，或者是她最爱的香草蛋糕，他会将其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一口口喂她吃下。

他发现自己逐渐变得健谈，尤其是同玛丽一起时。他强迫自己不去想那该死的绝症，强迫自己不在每次跨入病房大门时流下泪水，他不能垮掉，因他知道妻子对自己的依赖。

他为她读报纸上的小道消息，给她讲公司里的趣闻和顶头上司的糗事，或者滔滔不绝地八卦着从国际时政到邻家宠物狗的种种话题。

他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说玛丽你一定能够痊愈。

他说等你出院了我们重新来一次蜜月之旅……

他只是期望再次见到她的微笑，如同数年前圣诞夜相遇时，那种略带调皮的温柔笑容。

可妻子所能给予的，只有偶尔的强颜欢笑，以及愈发频繁的歇斯底里。

一切都在改变。点连成线，线连成片，无法复原。

他厌恶自己的改变，厌恶生活的改变。

他开始怀念朝九晚五的单身生活，无牵无挂，自在洒脱。

他开始怀念曾经有着落地窗的高层公寓，夜间可以俯瞰都市的一片繁华。

他开始怀念他们的新婚生活，温馨浪漫，彼此相互归属。

他开始怀念所有已离自己远去的简单时光，那些流畅的乐章现已支离破碎得无法拼凑。

詹姆斯紧闭双眼，试图让心平静下来。睡去，睡去便不必思考，不必回首，不必埋怨，不必怨恨了……

是的，他怨恨自己的无能，怨恨自己的懦弱，怨恨自己内心无法克制的对妻子的陌生感。

他已无法将如今脸色蜡黄憔悴、皮肤粗糙起皱、神情怅然若失、随时有可能撒手人寰的玛丽与在结婚照中的光影下显得雍容典雅的爱妻联系在一起。

他已不愿相信医院里那个把手能及到的任何物品丢向他的女人、那个叫嚷着让他永远滚蛋的女人，就是当年口口声声说着"你让我幸福"的玛丽，可人体贴的玛丽。

爱情依然存在，他知道。但或许已是过去的时态，而现存的，只是一种身为丈夫的义务，一种作为一个人在面临同类死亡时本能的怜悯与不舍。

"玛丽……"

他已有一个多月没有去医院看望她。或许她会开始想念她的丈夫——如果她还记得的话，或许我不在的时候她的心情会好些，又或者……玛丽她已经……。

"哦不……"詹姆斯猛地坐起来，摇着头试图甩去方才糟糕的念头。他无力地起身，跌跌撞撞地给自己倒了杯水，一饮而尽。

有电话打入，在他决定待几小时天亮后去医院看望妻子的时候。

"这里是桑德兰家。"詹姆斯的声音疲惫但平和，这几年不尽如人意的生活已让他不会再因任何事情而表现出太多的情感。

"詹姆斯？"一个女子微弱的声音，有着恍若隔世的飘渺，听筒中夹带着隐约的杂音。

"玛丽？！"詹姆斯终于有了些惊诧的表现，他感到自己握着听筒的手冰冷僵硬到无法感知。

"詹姆斯……我很想你，求你快来，快来……"玛丽的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

"出什么事了？！你在哪？"

"老地方……我们的老地方……"



“老地方？”詹姆斯刻意地重复玛丽的话语——上帝啊，再这样下去我会疯掉的……

“寂静岭。你答应过会再去的不是么？我现在就在那儿等你，在寂静岭……”

未等詹姆斯追问原因，电话中已传出挂断的“嘟嘟”声。

“寂静岭吗……”詹姆斯放下电话，将视线转向不知何时从沙发掉落在地的相册上，因坠落而无意间摊开的一页的右上方是玛丽娟秀的字迹：“寂静岭蜜月留念”。

**In the arms of an angel//fly away from here//from this dark cold hotel room//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ar**

——《Angel》by Westlife

“啊……寂静岭……”驱车驶入寂静岭市郊公路时詹姆斯轻叹道。

他们的新婚蜜月在这个叫寂静岭的湖边小镇度过，一个月的时间，无忧无虑。

最初是詹姆斯在网上看到寂静岭的旅游咨询，距离二人所住城市不远，依山傍水、古朴自然，如其名称一样，宁静、安详。

镇子因常年萦绕于上空的雾气闻名于周边城市，早年战争时期的历史使得其拥有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再加上网上流传的种种匪夷所思的灵异传说，更增加了小镇古老神秘的气息。镇上的居民稀少，埋头行走，步履匆匆，神情冷漠但待人诚恳，言语不多却大都憨厚老实。这一点让二人想到了20世纪初的伦敦，同样烟雾弥漫的环境，同样不苟言笑的行人面孔，同样略显压抑却又无法释怀的向往感觉。

他们漫步于湖边公园，租了条小船在湖上划了整整一个下午。玛丽侧倾着身子斜靠着船舷，手轻轻拨动湖水，目光时而温柔地落在对面的詹姆斯身上，时而环顾四周，试图透过浓雾看清岸上的景色。詹姆斯操控着船桨，听玛丽不时哼唱着一首苏格兰民谣。他享受这份安逸，没有交通嘈杂的噪音，没有刺眼的灼热日光，也没有灯红酒绿的纸醉金迷，如果没有工作的束缚，或许他会说服妻子来此定居。他缓缓地划着船，偶尔低声应和玛丽的话语，或者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然后流露满足的幸福笑容。

他带她几乎走遍了整个镇子，从街边商店到夜晚的游乐场，从肃穆的历史博物馆到庄严神圣的市政大厅。旅馆同样选择了靠近湖边的地方，因玛丽钟情于夜晚的湖水，月色在浓雾的包裹下倾泻在湖面上，如梦如幻。

“这里的居民世代都居于此吗？”

“从他们身上，我感受不到任何都市里的欲望。”

“我总能听到某种声音，你听到了吗？这里并不那么寂静哦。”

“什么时候再来呢……詹姆斯……”

一个月里，镇子带给玛丽的新鲜感丝毫没有减少，反而让她觉得时间流逝得太快，意犹未尽。她不停问着詹姆斯，关于小镇的一切问题，尽管她知道，丈夫同自己一样也是一头雾水。

詹姆斯知道妻子爱着这里，于是答应如果时间允许，他还会带她来这。

现在他来了，驱车于寂静岭的外环公路上，独自一人。

虽然之前没来得及给车子加油，但詹姆斯确信至少他能够到达镇子的中心，运气好的话也许能开到湖边的旅馆，充满曾经二人世界的回忆，属于他们的老地方。

詹姆斯摇上车窗，方才窗外吹进的浓郁潮湿的雾气让他倍感呼吸困难，咳嗽不断。

车中的CD播放器循环播放着一首拓荒者时代的民谣，高潮部分被反复地吟唱，"take me away//far far away//darling you know where I am//then come for me and take me away……"女伶的音色古朴苍远，断断续续的杂音配合着车身的摆动让人萌生出一种置身于那个年代的荒芜之感。

"玛丽最喜欢的歌……"詹姆斯喃喃道，回想着第一次听到此歌时玛丽陶醉的神情。他还记得当时泪水从她的眸中滑落，但她的嘴角却始终挂着微笑。"这种等待中的绝望让人难过，但至少她没有失去自己的信仰，她的神终会来到她身边，给她幸福。"她曾这样评价。

"再等一会儿，玛丽，请再等我一会儿。"詹姆斯换挡加快了车速，尽管他知道在这种连路边行人也看不到的浓雾天气开快车会有多么危险，但他已无暇顾及，除了偶尔停车查看路边的指示牌，他惟一想的就是祈祷妻子的平安，祈祷在打开旅馆大门的时候可以看到她微笑着站在自己面前，一如以往温柔地唤着他"詹姆斯"。

木质地板的潮腐气息混杂着凝重的尘埃在他打开房门的刹那迎面扑来。屋内的陈设与当年蜜月之旅时并无变化：布艺沙发蒙着浅浅的灰尘露出古旧的红铜色；茶几上的烟灰缸尚存未清扫干净的烟蒂；莫奈的仿制画略显歪斜地挂在墙上，正对着那张维多利亚风格的双人床；阳光穿透浓雾从床前布满水汽的窗户洒入室内，清冷地将家具的影子拉长，投至詹姆斯的脚下。

"玛丽？"詹姆斯轻声呼唤，声音微弱到连自己都很难听见，"哦玛丽……"他已知道她不在这里，在他方才敲了许久门也未得到任何回应的时候。但他还存有一丝侥幸，或许玛丽是睡了，她身体不好，路途遥远来到这里疲惫不堪，于是睡得很沉，亦或许她是临时出门，尝试在街上遇到赶来的丈夫……

詹姆斯打开一扇窗户，随后轻轻坐在床沿，弓着背，双手撑着额头，两个拇指紧紧压在太阳穴上。卷带着雾气的微风拂着他低头露出的脖颈，冰冷、湿润，在暑意尚未完全退去的初秋却泛着刺骨般的寒意。

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回想起途中所经的那些空无一人的街道以及耳边不时响起的重型机械运转时扰人的噪声。

"一切都不正常了……"他喃喃道。

"不正常？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啊，詹姆斯？"

一只纤长却略显苍白的手突然轻按在詹姆斯的右手上，另一只手则沿着他的面部轮廓温柔地抚着他左侧的面颊。

"玛丽！"他抬头，见爱妻此时正蹲坐在面前，关切地望着自己，目光流露着喜悦和感动，似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忧愁和悲悯。他哽咽着，毫不顾及从眼角滑落的泪水，一遍遍念着她的名字，他感受着妻子双手隔绝冰冷雾气的温存，同时质疑这一切的真实，于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害怕在下一秒她会消失，像镇子中其他居民那样消失在雾气之中。

"我是真实的，詹姆斯。"她亲吻他的前额，然后与他并肩而坐，笑着安慰道。

“可……为什么？”詹姆斯不停打量着身边的妻子：盘卷的长发，熟悉的职业淡妆，二人初识时那件桃粉色套装，皮肤润泽光滑，一扫病榻上的蜡黄粗糙，精神上非但没有久病初愈后的倦意，反倒在饱满之余还带着那么点儿兴奋。仿佛时间倒转，倒转至新婚那年的蜜月旅行，他们在游览了一整天小镇后回到旅馆，充分享受着幸福时光。

“你走后，我的病情有了好转。上星期，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可我生气你一直不来看望我，于是赌气来到这里。”玛丽将头侧靠在詹姆斯的肩上，他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玫瑰香气，却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妻子从何时开始有使用香水的习惯。

“来到这里后，”玛丽继续说道，“我每天都在想着我们留在此处的美好回忆，我感到孤独，后悔一个人自私地跑来，于是给你打了电话。对不起，詹姆斯……”

“不……没关系的……没关系的，玛丽。”詹姆斯点头表示理解，然后重新用右手按压着疼痛愈烈的额头。他喜欢简单，或者说，他依赖简单。他只想让一切恢复正常，恢复到原有的乐章上来。于是他接受妻子所说的一切，命令自己不去追问“癌症痊愈”、“卧室毫无居住痕迹”等问题，因为并无兴趣，也因为内心深处一种莫名的恐惧。

“我喜欢这里，詹姆斯。”玛丽起身走至窗边，饶有兴致地凝视着窗外。

“不觉得奇怪吗？这里一个人也没有，至少一路上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詹姆斯并非想得到确切的答案，他只想马上和妻子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在汽油耗尽前把车开到高速公路上，然后想办法搭车回家。

“虽然现在因浓雾无法看到，但我可以感到它的存在。”玛丽没有理会詹姆斯的质疑，自顾自地说道。

“它？”

“湖水。我们曾在上面泛舟，欣赏落日余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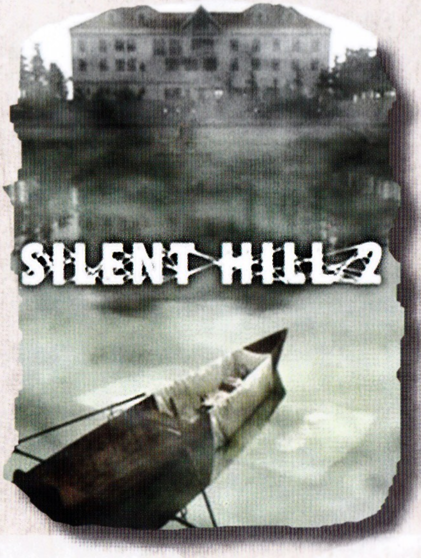
“玛丽我想我们该……”

“詹姆斯，我知道这个镇子很奇怪，虽然我也无法解释，但我并没有感觉到危险。所以求你了，亲爱的，带我再去划一次船好吗？”玛丽双手合十于胸前，近似哀求地望着詹姆斯。

“可这雾气……”他有些犹豫，他的内心抵触着这个镇子，可又想满足妻子的一切要求，出于爱，或者出于一种愧疚。

“求你了……”玛丽的声音哀婉，如同一个弥留之际的患者做着生前最后的忏悔。

“好吧。”他走到她身边，拉起她的手走出房间，离开旅馆，在雾气中向着湖畔的方向走去。




夕阳将弥漫的雾染成了橘色的红。

小船缓缓划至湖中央，詹姆斯松



开船桨，任凭小舟随波而行。他闭目聆听玛丽轻柔委婉的歌声，有着灵魂得到归宿般的释然和安逸。他微笑，脑海中浮现着今后二人生活的乐章。

"詹姆斯，"玛丽停止吟唱，轻声唤着她的丈夫，在后者从陶醉中睁开双眼时对他说，"詹姆斯，谢谢你。"

也许是夜晚的临近给雾气增添了几分黯淡的原因，他感到坐在对面的妻子的面容逐渐在视线中变得模糊。他知道她的存在，且能感受到她的气息，却无法确定她此时的神情，似乎还在保持方才优雅的笑容，又像是红了眼眶忧伤地默默流泪。

"我爱你，玛丽。"他回应道，"我会让你幸福的。"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哪怕留下来，在这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小镇？"

"是的，不离不弃。"

"Take me away//far far away……"，玛丽反复哼唱着那首古老民谣。詹姆斯重拾船桨，向着滨湖旅馆的方向划去。

那些或幸福或悲伤的回忆，伴着空灵销魂的歌声，一同淹没于夜幕降临后寂静岭的一片迷雾之中。

"简讯：

上周六在寂静岭托鲁卡湖中发现的男性尸体已确定为阿斯菲尔德镇的詹姆斯·桑德兰。警方初步认定此事属自杀事件。据悉，其妻玛丽·桑德兰于事发两天前在同镇医院病逝……"




# 如龙3

| | |
|---|---|
| 机种：PS3 | 发售时间：2009年2月26日 |
| 制作公司：SEGA | 类型：A—AVG |

**文/清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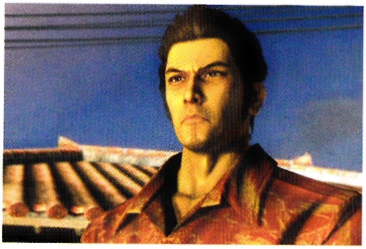
滨崎豪：“即使像现在这样即将被人杀死，你还会选择相信别人吗？你回答我，你还愿意相信吗？”

桐生一马：“我……还是愿意相信……”

如果将外传性质的《如龙 见参》也包括在内，那么《如龙3》已经是这个系列的第四部作品了，再加上制作班底的变动不大，始终是由名越稔洋领头，所以游戏的整体氛围自然还是那个让人热血沸腾的“极道世界”。虽说是在次世代主机上的作品，但制作小组已经将很多新效果、新系统的雏形在之前的《如龙 见参》中进行过试验，取得了很好的视觉和游戏效果，所以在将其延续到《如龙3》中时自然驾轻就熟，而且修正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加入了更多的趣味性要素，大幅提升了游戏的可玩度。

既然是以“真实”为卖点的游戏，那么在游戏场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店铺方面自然不能马虎。以前作品中（不包括《如龙 见参》）的店铺其实无论从外观、内部结构、功能来讲都达到了十分逼真的程度，时常给人带来意外的惊喜。而这次制作组更是煞费苦心，与众多现实中的企业合作，将这些企业的招牌、特色全都百分之百地在游戏中进行还原，让玩家在大街上巡游时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繁华而喧闹的都市，更是日常生活的真实缩影。如果是生活在日本的玩家可能会对这一点更深有体会吧。想像一下，当你在游戏中的便利店里看到自己经常买回家的泡面和杂志时是怎样一种感觉……

此外不得不提的还有小游戏的大幅进化以及与时尚杂志《小恶魔ageha》的合作。相比后者在游戏制作初期就开始频繁宣传的大张旗鼓，前者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但



从这两个要素在游戏中的最终效果来看，显然是小游戏的进步要略胜一筹。小游戏一直是“如龙”中的一个亮点，抛开那些直接照搬的世嘉经典街机游戏不说，像打棒球、打高尔夫球等短小精干的运动游戏既能增强整体的真实氛围，又可以缓解玩家在城市里来回奔走的紧张感，可以说提供了不错的附加价值。而在《如龙3》中，我们看到了九洞的高尔夫球场，卡拉OK，钓鱼场等设施，每一个小游戏虽说谈不上什么创意，但还是能从最终的效果中看出制作者的认真和努力。本作中的夜店女郎全都以《小恶魔ageha》杂志的专属模特为原型可谓是游戏的一大卖点，不过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总感觉和系列之前那些完全虚构的女郎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当然，这很有可能与笔者没有在日本生活过，更没有接触过这本杂志有关……

战斗可以说是整个游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无缝战斗”是本作新加入的噱头，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切换和读取的时间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这里说的“明显”并不是停滞，而是进入战斗后从镜头开始向后拉到最终固定住所经过的时间相对比较长，没有体现出“无缝”的特色。不过“拳拳到肉”的爽快打击感倒是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人物动作一如既往地夸张、有力，充满男子汉气概。当然，动作的暴力指数由于主机性能的提升也增加了不少，请玩家绝对绝对不要在现实生活中模仿……

最后说说剧情。“《如龙》系列”在诞生之初是由著名作家驰星周创作的剧本为其保驾护航，既提供了剧情上的保证，也借此吸引了一部分驰星周的拥趸去关注这款游戏。不过到了这一代，剧情和场景的跨度虽然远超之前的任何作品，但总让人感觉徒有其表，没有相对深刻的内涵。剧情之间的转折、接续也往往在玩家的意料之中。虽说有次世代音效、画面的帮助，让不少场面、台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总的来说并没有达到大多数玩家期望的水准。

桐生一马离开东城会之后来到了位于冲绳的朝颜孤儿院，在这个当年风间新太郎安置他的地方和遥以及一帮孤儿一起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他不久后便收到了一封催缴书，逼他出让孤儿院的土地。为了查明真相，桐生一马只身来到了当地黑帮琉道一家的老窝，见到了对方的首领名嘉原茂。在经历一系列的变故之后，桐生得知这一切的幕后主使正是他的老东家东城会，而东城会第六代龙头堂岛大吾曾经亲口答应过他不会打这块土地的主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正当他困惑不已的时候，噩耗接连传来——已经跟自己握手言和的名嘉原茂以及远在东京的堂岛大吾相继受了枪伤，而据目击者描述，凶手竟然是早在两年多以前便死去的风间新太郎！面对重重迷雾，桐生一马除了返回那个自己无比熟悉的“神室一番町”以外，没有别的选择……



可以说，从细节到整体框架，《如龙3》都是一部十分用心的作品，除了一向主打的剧情部分稍显单薄以外，整体的游戏性之强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制作小组在寻求进步和创新方面的诚意，因此也有理由期待此系列的下一部作品取得更大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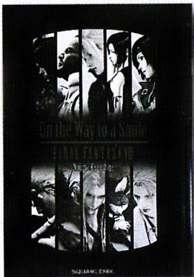
# 游书苑

##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栏目主持：清雨



### 《On the Way to a Smile 最终幻想VII》 作者：野岛一成（日）




丁塞尔在患上星痕症候群，遇到蒂珐、克劳德以前过着怎样的生活？蒂珐为什么要在边缘城开一家名叫“第七天堂”的酒吧？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那段回忆曾让蒂珐痛心疾首，那她为什么最后会妥协？消灭了萨菲罗斯之后，克劳德心中的自责与悔恨并没有因为仇敌的消失而有所缓解。他一直努力想和蒂珐过上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可总也摆脱不了回忆对心灵的束缚。前去寻找石油的巴瑞特怎么样了？尤菲在返回五台后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原来威胁，从来就不曾彻底消失过……

虽然这本书是以小说的名义编辑成册的，但实际看过之后发现这其实更像一部剧本的雏形。文字相对比较贫乏和枯燥，鲜见独到、细致的描写，阅读起来实在没什么乐趣。不过单纯从“对《最终幻想VII》的补充和延续”这个角度来讲，本书还是具备相当高的可读性。人物的思想活动在一个个事件中自然地流露了出来，语言风格也和原作保持了一致。更重要的是补充了原作中一段长达两年的剧情空白，对那些系列拥趸来说本书无疑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 《鬼泣4 Deadly Fortune 1》 作者：森桥ビンゴ（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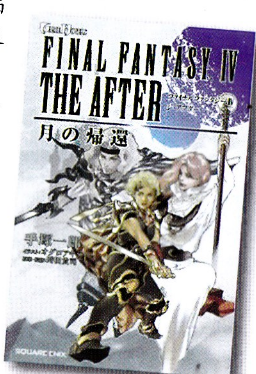
魔剑教团在城塞都市福尔特纳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教团的一名年轻骑士尼禄虽然技艺超群，但性格孤傲，很难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不过他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依旧过着整天与各种任务为伴的日子，不断挑战各种各样的困难。一天，教团领袖教皇大人遭人暗杀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小城。凶手是一名身穿红色外套的银发男子，在打斗中不小心误伤了尼禄的好友姬莉叶，这让尼禄怒不可遏，猛地冲上去和红衣男子缠斗在一起……




由于本书在一开始就出现了但丁与翠茜讨论最终BOSS的情节，因此不建议没有完成原作的玩家阅读，否则会大大破坏游戏时的神秘感。作者对尼禄的武器、恶魔化的手臂等要素有着十分详尽的解释和描写，包括它们诞生的秘密等，这些都是在游戏中没有提到的，对于喜欢深挖游戏剧情、设定的读者来说一定是意外的惊喜。不过，本书从文笔等方面来讲则显得不过不失，既没有什么让人印象深刻的段落，也没有明显的纰漏。从各个方面来看，本书的下一卷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 《最终幻想IV THE AFTER-月之归还-》 作者：手冢一郎（日）

发生在月球中核的那场大战结束后，邪恶的塞姆斯终于被消灭。随后塞西尔、罗莎有情人终成眷属；凯因独自来到试炼之山，决心成为一名真正的龙骑士；莉迪亚回到幻界，和强大但亲切的幻兽们生活在一起。整个蓝星都是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然而好景不长，突如其来的异变再次袭击了这颗星球。幻兽们接二连三地变成石像，神秘的"赤翼"往返于世界各地大肆破坏，许久未曾露面的凯因一见到塞西尔便使出了杀招……美丽的月光又再次蛊惑了人心，要让曾经的悲剧重演吗？




这本小说和之前饱受恶评的小说版《最终幻想IV》可谓是一脉相承，同样出自手冢一郎之手。两部作品相比较而言，本书最明显的进步无疑是在插画方面，至少不像前作中那么潦草，能够看清楚人物的五官。不过在情节安排上的问题依然十分明显。由于本书中新加入的人物、情节非常之多，但篇幅又十分有限，所以各条情节线之间的转换非常频繁，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显得十分松散，连贯性差。另外部分台词也不是很符合人物的性格，显然没有仔细斟酌过游戏原作，进一步降低了作品的可读性。

## 《高机动幻想》 作者：榊凉介（日）







公元1945年，地球突然遭到一个不明物种的袭击，就连人类引以为豪的核武器都不能将其彻底消灭。全世界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这种名为"幻兽"的异形生物。战争一直持续了50多年，全世界约有一半的土地都已经荒废。随着战斗机器人HWT和终极炸弹PBE等兵器相继投入战场，人类终于有了抵抗幻兽的手段，但战局依然不甚明朗。日本九州陷落之后，幻兽们突然集结了几十万兵力压向日本本土，这一情景酷似欧亚大陆陷落前的那一幕……

全书分为"山口防卫战"和"九州夺还"两个系列，总篇幅接近十册，可谓是相当惊人。整体情节显得大气磅礴，一改游戏原作重视生活气息的表现方式，将一个个残酷而真实的战场展现在读者面前。众多原创人物与游戏角色之间的互动也非常自然，很好地延续了原作的世界观和表达方式，总体感觉在"自由度"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为读者展开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高机动幻想"世界。是游戏改编小说中少见的佳作。



名场面



# 正确的选择

客座主持/玛娜　◎出处：《维纳斯与布雷斯》　地点：阿克拉尔大陆

"威佩尔……你不适合我们的队伍，请离开这里吧。"

凝望着威佩尔如面团一样高高鼓起的脸颊，布莱德尽量使用更加不含感情的语调冷静地宣布着自己的决定，沮丧与悲伤的神情在威佩尔的脸上不断交织，最终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他只能选择视而不见，对于他和威佩尔甚至于整个队伍而言，这都是最好的决定。

由于吸食了精灵之血，布莱德得到了永生的能力，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为了赎去杀害精灵的罪孽，他必须听从女神的要求保护世界，与不断兴起的魔物势力相抗争。




不是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而是漫长的千年。

布莱德拥有一支佣兵团，虽说是队伍，事实上相互之间却像亲友一样，威佩尔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并不擅长战斗，时常在战场上出现各种状况，不过性格有趣、待人和善、酷爱美食、做得一手好菜——可是，仅仅这样是远远不够的。女神找到了布莱德，将他拉向了现实之中。

"你得到了不老不死的能力，将一直活下去，保护这个世界，但是你的同伴们都会老去。你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战斗力帮助自己，而队伍中的弱者，也必须开除。"

女神带来了拥有强大力量的新队友，而布莱德也必须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

他是一个领导者，将在之后的无尽岁月中面对与魔物的残酷战争；他是一个决策者，做出对大多数人而言最有利的决定是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之后的时光中，他还将成为率领人类抵抗魔物的英雄，但是，他也是个普通的人类。踏上英雄这条路的途中充满了荆棘与巨石，别人可以逃避，只有他不能。

威佩尔的哭声渐渐停止，他明白，布莱德的决定已经不会收回，擦干眼泪




和鼻涕，他恋恋不舍地和所有人依次告别，比起想成为一个优秀骑士的愿望无法实现，更加让他感到悲伤的是，在布莱德的未来中，居然没有自己的位置。

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的进化法则，在布莱德的队伍中也是一样。

几百年过去了，无数强大的战士加入到与魔物抗争的队伍中来，无数老弱病残被激烈的战争所淘汰，无数战士在没有任何侥幸可言的残酷战争中回归了土地的怀抱，布莱德已经渐渐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不管是开除队友还是目睹他人的死亡，他都有自己的方式去接受。

此时，布莱德遇到了威佩尔的孙子，他是一名继承了威佩尔事业的厨师，看到爷爷昔日的同伴，威佩尔的孙子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将一本宝贵的七尾蜥蜴研究笔记交给了布莱德，笔记里满载着威佩尔的心血，一瞬间，布莱德似乎看到了威佩尔那憨厚爽朗的笑容，往事迅速在心头涌现。

"……布莱德，我真的要谢谢你当初的决定，否则，我可能一辈子只能做一个平平庸庸而不入流的骑士，永远与伟大的厨师无缘。"

在笔记中，威佩尔以轻松地口吻与阔别多年的布莱德打着招呼，他的珍贵研究终于交到了布莱德的手中，在布莱德的未来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位置。

直到此时，布莱德才真正理解了女神的话。让弱者离开队伍，并不是因为抛弃他们，而是另一种保护他们的方法啊。

《维纳斯与布雷斯》中的世界，对于布莱德来说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在他的身边不断有人到来、有人离开，只有他被死神遗弃，经受着漫长的考验。最开始的时候，布莱德并没有真正察觉到这个使命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当一直陪伴他的老团长沃尔拉斯渐渐老去，向他提出离开队伍的要求时，因为不舍，布莱德拒绝了他，然而，这个决定却使沃尔拉斯在一次敌袭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那一刻起，布莱德才明白，为了不让更多同伴白白地牺牲，自己必须要成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人，不仅仅要战胜更多的敌人，更要战胜自己的感情，战胜身为人类的软弱。

布莱德做到了，在岁月的磨砺下，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决策者，他冷静地统筹全局，做出对队伍和所有人最有利的决定，尽管在他的内心中仍然留有脆弱的一面，但是再也不会犯下多年之前那个青涩的错误。很快，又一名重要的主力走向了衰老，这一次，布莱德选择了让他离开。

# 星之海洋4 人物设定图精选

编／YULA

| 厂商：SQUARE ENIX | 机种：XBOX360 | 类型：RPG |
| --- | --- | --- |

## 主角设定

主人公艾吉及其同伴们。从设定图的多重方向性来看，我们也可以获悉有哪些元素是得到了采用的。

艾吉：设定图1



艾吉：设定图2



艾吉：设定图2



艾吉：武器设定




艾吉：服装类型



蕾米：设定图1



蕾米：设定图2



蕾米：设定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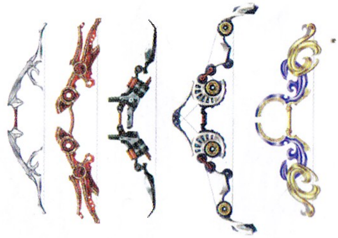
艾吉&蕾米初期CG



蕾米：服装类型



蕾米：武器设定



菲斯：设定图1



菲斯：设定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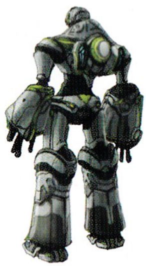


菲斯：设定图3



巴库斯：设定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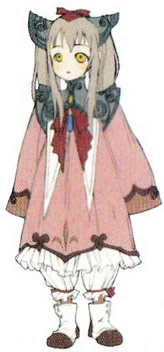




利姆露：设定图1



利姆露：设定图2



巴库斯：设定图2





利姆露：设定图3

梅莉克：设定1



梅莉克：设定2



米莉亚：设定图1



米莉亚：设定图2



米莉亚：设定图3




米莉亚：设定图4



莎拉：设定1



莎拉：设定2



莎拉：设定3



莎拉：设定4



艾尔马特：设定1



艾尔马特：设定2



艾尔马特：设定3



## 配角设定

为故事添彩的配角们。不只是克罗及斯蒂夫等作为故事核心的角色，也包括了村民们的设定。

斯蒂夫：设定图&CG



海因茨：设定图&CG



格拉夫通：设定图



加甘：设定图&CG



西马达：设定图&CG



薇尔琪：设定图



基姆德：设定图



阿拉内亚的巫女：设定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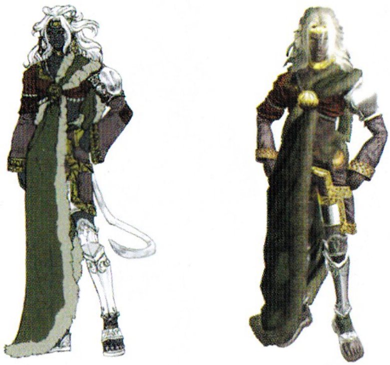
露缇娅：设定图&CG



克劳斯&米拉：设定图



阿斯托拉尔王：设定图&CG



达米艾尔：设定图



莱亚斯：设定图1



莱亚斯：设定图2



达米艾尔：CG



阿米娜：设定图&CG



黑之民：设定图



克罗：设定图1



克罗：设定图2



杰奥托：设定图&CG



菲尔普尔村民：设定图



拉多尔：设定图



帕菲：设定图



伊蕾奈：设定图1



伊蕾奈：设定图2



路西欧：设定图&CG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 月度记事

**清雨** 啊啦啦，又到我等做报告吃瓜子的时间了。不过距离上次这个时候，感觉好像已经有点遥远的样子……

**YULA** 啊，难道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对游游朝思暮想的读者们把怨念发泄到画画上了？

**清雨** 比如说？

**YULA** ……你们没发现这几期以“小编性别大逆转”为主题的画稿越来越多了咩？

**夜蓝（凶光一闪）** 话说这个头到底是谁起的？还有为啥每次恶搞都是先拿我开刀？

**清雨** 大概……因为你的小编形象看起来比较邪恶？

**夜蓝** 不是说老实巴交的才会被欺负吗？这不正常！

**YULA** 大概……读者的口味变了？

**夜蓝** ……

**暗星** 对了，最近有不少读者来信询问贴吧和QQ群的问题，某人赶紧回答一下！

**YULA** 哦哦，那我就在这儿说下网址吧http://tieba.baidu.com/f?kw=%D3%CE%D0%A1%CB%B5 不过把这个记下来很麻烦啊，其实贴吧是很好找的，只要登陆百度网站，点“贴吧”一项输入“游小说”，就可以啦！进去后请各位再看一下右上角，就能找到QQ群。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小编们并不在这个QQ群，因为平时的工作实在是太忙，真的不太可能还有精力去参与管理（不然的话我们早开论坛啦），但里面的成员全都是热爱游游的朋友，而我们也会时不时上贴吧去冒个泡。所以在这里要郑重地说一声抱歉，不过我保证：在贴吧和QQ群里也一样能交到很多知心好友的，各位还等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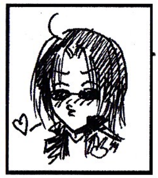
**暗星** 还有一件大事要向大家通报，就是游游将从第27辑起正式改版，所以下个月的第26辑将是特大号，目前正在连载中的文章都会在本辑内全部连载完毕，请千万不要错过！

**清雨** 同时也请各位期待全新面貌的第27辑！

**夜蓝** 最后……话说五·一国际劳动节又要到了，是不是应该再说点什么？

**YULA** 但愿这次不用再劳动着过节！（被拖走）

本月最上镜读者：
广州·谭嘉骥



本月读者囧言：
《游小说》两岁啦，恭喜恭喜，为了庆祝《游小说》生日我已经买过蛋糕了，可惜不能托运，我就代替各位吃了啊。^_^（西安·袁祯威）

## 《游小说》第23期读者调查结果

|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 二.最喜欢的文章 |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
|---|---|---|
| 很满意：17% | 第一名：零 刺青之声 | 第一名：樱花烂漫时——《公主同盟》同人 |
| 满　意：53% | 第二名：On The Way to a smile——蒂珐篇 | 第二名：流风之剑——《火焰纹章 烈火之剑》同人 |
| 一　般：29% | 第三名：浪漫纱迦 领域篇Ⅱ | 第三名：前线任务4 艾尔莎 |
| 不满意：1% | | |

每期陆续刊登
游游交友栏

姓名：吴君洪　（网名：Soul/QQ：398067237）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榴苑一街六座107号（528081）
寄语：喜欢动漫、小说、打游戏的人请加我（美女至上）。

## 互动空间 <杂志关联篇>

（E-mail · 血红雪月）比起喊“掀桌！”我更想泪奔啊啊啊……最初买《游小说》是为了那本找了两三年而不得的《幻想传说 沉寂的历史》，结果这东西连续N次都是“最不喜欢文章”排行的首位……连载结束后为了《逆转4》剧情翻译继续买，《逆转4》再登不喜欢排行的首位……创刊不久的那篇《鬼泣》同人让我初步认识了《鬼泣》，该同人毫无悬念地登上“最不喜欢文章”首位；熬啊熬的熬到了里昂少爷的漫画刊载了，我想着这么高人气的少爷总不会这样了吧？结果……囧！！它硬是再一次从最喜欢的首位跌到了最不喜欢的首位！！！苍天啊大地啊我到底是犯了什么孽啊，为啥我喜欢的东西都是这样的结果啊泪奔……

你忘了那句至理名言吗？——“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虽然理解你希望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能够被大家认同，但毕竟每个人的喜好和感受存在着差异，只要自己喜欢，又何必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呢？“我就喜欢！”这不才是当今社会推崇的个性吗？XD

（柳州 · 谢琦盛）对命运无语：上期惊喜地在中奖名单上发现本人大名（应该是我，貌似全世界看《游》又叫这名字的就我一人），但手机已于上星期毁坏，于是电话号码丢失……突然想起某编在杂志上说过中奖后会打电话求证，所以对《游》的ACG周边彻底绝望OTZ……本来在《游》已经上过“读编往来”，今后再在“交友栏”和“读者画稿”露个脸我就可以安心地去了，没想到我人生第一次中奖就如此破灭了，苍天啊！

啊，先默哀一下……不过我建议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到读者服务部0931-8674805进行确认一番，为你祈祷！

（上海 · 业俊杰）上个月下旬，我照例去书报亭买《游小说》，老板说还没到，之后又去了几次，还是没到。“哎呀～这《游小说》该不会就这么倒了吧？又是一出悲剧啊……”那几日，这种灰暗的想法一直残留在我心中。4月3日，我照常去书店买报纸，老板一见我便说道：“《游小说》到（倒）了！”“啊！？”（注：上海话里“到”和“倒”发音相同）

因为我们对出刊时间的调整，竟然害得读者们对杂志的未来忧心忡忡，实在很对不起大家！鞠躬！这里就再报告一下吧：《游小说》运作情况良好，很快就将推出全新改版杂志，请各位一定继续支持下去哦！

（抚顺 · 刘玥明）能不能多登一些《最终幻想Ⅶ 再临之子》的官方外传？那东西在哪里都找不到。蒂法好漂亮，回眸一笑百媚生啊！在放映《再临之子》的电影时，全班所有男生都说她绝赞啊！

你们哪个学校的？居然会放映《再临之子》！？也太幸福了吧！！

## 互动空间 <读者交流篇>

（贵阳 · 魏荻）作品我没有评，因为我没有看，不，应该说是我无法看！我的小游游被我老妈没收了！！从初一开始，我老妈就不准我看这种与学习无关的各神各倒（贵阳话）的课外书了，我一直是偷偷看的。这次非常疏忽，竟放到最容易被发现的枕头底下，结果……T_T 还好我解释说买的原因是因为登了我的画，才没被K死。不过，My小游游，我一篇文章都还没有看的说。不知道老妈要给我保存好久，不会是要等我考上大学才给我吧？天哪！！我才高一呀！！！

……只能说可以的话，还是由衷希望大家能让父母认识到游游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课外书（毕竟这里还是有一些优秀的文章，对学习写作技巧也有一定帮助啊）。实在不行的话……就请各位自行权衡把握了，祝看书愉快！

（重庆 · 佚名）PS3只能玩正版游戏，机贵，

游游交友栏

姓名：王子奕　（网名：奕手遮天/QQ：296170125）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如意里16号楼2门252（100035）
寄语：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 互动空间<读者交流篇>

碟贵；X360会三红，会被BAN；PSP3000还没破解；Wii的话家里地方又小……如今还抱着PS2玩玩《汪达与巨像》、《FF XII》、《索尼克 释放》《零 红蝶》，我想不怀旧都不行……

看了你的描述，我发现其实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NDS……

（成都·杨琴）某同人展上，几位腐女姐姐正向我推荐作品，我拿到手上还未翻几页，就被随行的男同学激动地抢去两眼放光地开始看，于是那几位姐姐也两眼放光地看着他……XD

老实交代，这位无知少年是被你花言巧语骗过去的吗？＝＝

# FANS自留地

## 征集问题：征集问题：去无人岛，只能带上一个游戏角色，你会带谁？请写明原因。

● 钢铁侠。原因：某种意义上讲最好欺负的“超人”，趁他上厕所时打晕他，然后穿上他的超能盔甲，飞回家。这样回家后还能随时客串救世主，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把自己的荣誉建立在别人的屈辱之上，你够狠……）

● 蒂珐……有她在……衣食住行统统不用担心，还是个极品美女……养眼啊[流口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类型果然就是脱离不了魔掌啊，摇头）

● 想想，既然是无人岛的话，就要带个实用一点的人才行，但是人也要长得帅。可是长得帅的人又不会供你使唤，纠结呀～我看我还是带索拉这只正太吧[其实我是个严重的正太控]。（你以为正太就好打发啊？现在流行死别扭傲娇正太，搞不好反过来被他使唤也说不定）

● 索利德·斯内克，首先不用担心会饿死在无人岛上，其次还可以向他学习最实用但又最强大的近身搏击术，多好？更何况斯内克还有这么多好朋友来帮忙救他，不用担心一辈子被困在荒岛上。（是来救他的，万一他们不肯救你怎么办？）

● 《死或生》的女性角色里面随便挑一个，理由很简单：永远力挺板垣伴信为游戏做出的一切！（请问有人信这个理由咩？－－）

●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无人岛啦！如果是那种昏天黑地、到处都是恐怖生物的无人岛的话～(>_<)～，就带那些强悍的角色先保护自己再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带高达）或者是那种可以改造世界的角色；如果是那种景色优美、气候宜人、不愁吃喝且又有浪漫格调的无人岛的话嘛\(≧▽≦)/，那就有很多种选择啦(*^__^*) 嘻嘻……还是选Saber吧，两种情况都能应付的王道角色……（倒是想得满周全的，不过有些事情的发生往往是没有机会让你慢慢选择的XD）

● 当然皮卡丘！一是因为可爱，当个毛绒玩具也行；二是实用，可以电电鱼，电电野生小动物之类的，跟《迷失蔚蓝》上学的，衣食无忧，安乐自在；三是可以解闷，教它说中国话，别总“皮卡皮卡”的，多门外语多条生路……（太残忍了！居然利用皮卡丘的可爱去伤害别的小动物！？……好吧，你还担心它的生路？先顾好自己再说！－－）

● 萨菲罗斯：嘛……因为……因为……因为……[掩面>///<……]（您、您太直接了……）

● 《生化危机5》里的克里斯。因为自《生化》推出以来他就一直在打击病毒制造者，这个过程肯定会非常累的。如果带他去无人岛，趁机可以请他休息，甚至请他吃到真正的海鲜。（以上怀着各种不轨居心的各位，尔们不觉得羞愧吗？看看人家！）

● 哆拉A梦：什么也没带也没关系，只要在他的百宝袋拿出随意门，就可以去商店了……[那你还去无人岛干嘛啊喂！]（先不论你这种选择其实已经犯规了，我首先想说的是哆拉A梦是动漫角色好不好……）

● 我相信，会有相当一部分读者选哆啦A梦，这太大众化了，我干脆整点有创意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得在中国这个传统文化挑选一个游戏角色……目前有两个候选人，神笔马良和女娲MM，至于选哪一个，按照国际礼节女士优先，所以……（鉴于事实的确如此，所以很佩服你的先见之明，但我还是要喊一句：神笔马良和女娲也不是游戏角色啊！掩桌）

游游交友栏

姓名：孙境泽（网名：梅鲁海默/QQ：351457250）
地址：北京市弘燕路水文园三期十二号楼1单元1107（100000）
寄语：天空的轨迹，光芒的印迹，在幻想的世界里，期待与你的相遇。

# FANS自留地

## 小红帽与大灰狼

——上海 · 葛梦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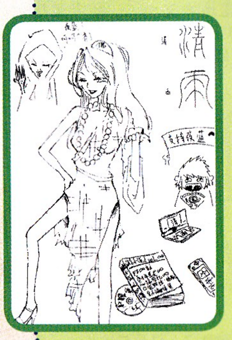


X雨不是抱怨没有他的女装图么？特此献上，安抚他受伤的心灵……

清雨：我啥时候抱怨过了？明明是X蓝！
夜蓝：虽然让你女体化的愿望实现了，但为什么里面还有我？而且还很猥琐！NO！！

## 妖艳美女长老清雨

——南京 · 张华威



信封里的画一定要登出来！绝对精品（奸笑）！女体化齐集！！下次……（瞟向某女编）

夜蓝：大概是我脑子秀逗了，一开始硬是没反应过来这是清雨！虽然觉得有点眼熟……OTZ

## 音乐男孩YULA

——重庆 · 陈睿君



现在我宣布，游游第一届男女逆转祭至此圆满结束，鼓掌！！这次画YULA逆转真是相当happy，这是以《美妙世界》的音操为原型画的，因为觉得YULA和音操的感觉相当像，也许是由于都戴着大耳机的缘故吧（笑），不过被同学说想Vocal大家族……

YULA：MM你错了，逆转的真髓就是和本人的真实印象相差越远，效果越好！所以顺便告知一声前面的某位，没有亮点可不要轻易投过来哦！


##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杂志社有以下几期杂志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总第24辑、总第25辑　定价：9.80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期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未收到杂志，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游游交友栏

姓名：马逸飞　（网名：我心飞扬/QQ：351078527）
地址：常州市金谷花园Ⅱ幢甲单元507室（213016）
寄语：祝《游小说》越办越好。

## 《游小说》Tot.23中奖名单

**《最终幻想VII》**

成都　李雨帆




**★ACG精美周边**

| | |
|---|---|
| 西安 | 袁祯威 |
| 南宁 | 梁继洪 |
| 南昌 | 易博文 |
| 北京 | 李伯宸 |
| 吉林 | 张迦迪 |
| 贵阳 | 刘　姣 |
| 广州 | 郭子烨 |
| 西安 | 张　勃 |
| 高州 | 邓　力 |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 《游小说》Tot.25 CD-ROM介绍

**梦 剧 场：** 《最终幻想 Agito XIII》预告片、《枪声与钻石》预告片

**PV 地 带：** 《Lacrimosa》真人PV

**幻彩花园：** 《爆炸头武士》、《镜之边缘》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生化危机5》设定图

**游 音 盒：** 《街头霸王IV》原声碟（下）+其他游戏音乐

##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剧情赏析：** 最新游戏或经典游戏的剧情概括，依故事复杂程度，字数应控制在4000～10000之内，要求将剧情中最精彩的部分都表现出来。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游小说》第26辑 5月下旬全国上市！**

游游布告栏

姓名：王泽瑞　（网名：冷之殇——小壮/QQ：253076110）
地址：辽宁省丹东市第十中学九年二班（118000）
寄语：热爱play的朋友们，我爱你们！加我喔！

# 小编寄语




★《最终幻想Ⅶ 再临之子 完全版》观赏完毕，应该说新增及改动的几段情节还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尤其是萨菲罗斯与克劳德的最后一战更是比DVD版好看了很多。其实这部影片剧情也就那么回事，画面比情节要好看很多很多，因此有条件的朋友还是买蓝光版吧，效果肯定会令你满意的。

◆在收集了广大读者的意见后，《游小说》将于27辑正式启动改版，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大家面前。因此，26辑将是一期特大号，会将目前连载的所有小说全部刊完，届时也请各位读者支持一下《游小说》旧时代的最后一期吧～

■最近状态着实有些不佳，总是犯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希望能尽快调整过来吧。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谨记，谨记。




▲公司楼下那家开张不到两个月的“台湾包子店”关门了，金融危机的确可怕，不过两块钱一个的“台湾包子”也太贵了吧！？

▲整整一个月的高清影视下载，我的1TB硬盘眼看就要被装满了。是看完就删，还是买块新硬盘呢？这是个问题。

▲《南京！南京！》上映了，我在犹豫要不要去看。

▲游戏体验进度：《使命召唤4》已通关，《使命召唤5》进行中……

▲时隔一年，我重新回归现代社会！




※4月新番开播快一个月了，我却还一直没有时间看，饥渴啊。目前确定要追的有新版《钢炼》、《东之伊甸》，其他的看情况。说到这儿，想起1月份开播的国拟人动画《黑塔利亚》，随便看了2集感觉还挺好玩的，意呆利实在是太贱了，在此向各位推荐一下。

※虽然下载内容以音乐居多，但经过一年多的折腾，我那2块加起来有400多G的硬盘也眼看就要被装满了（顺便鄙视一下某人）。不喜欢刻碟，再换新硬盘又多半要外接……这是个问题。

※我的古董CD啊，你们几时才能从日本飞回中国啊……




◆看着宝刀不老、接连变戏法的因扎吉，心里老是有种说不出的悲喜。如果你的牵挂果真是一个远在天边的神，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能遥祝平安喜乐。

◆外出旅游肯定是要花钱的，选择便宜的组团游肯定是要被宰的，所以在走之前一定要做好心理和钱包的准备，以防到时候哭都哭不出来……

◆“我们不妨眷恋生命，执着人生，但同时也要像蒙田说的那样，收拾好行装，随时准备和人生告别。入世再深，也不忘它的限度。这样一种执着有悲观垫底，就不会走向贪婪。”——周国平《守望的距离》




姓名：王希芊（网名：keko/QQ：无）
地址：北京市西坝河北里76号国展新座7-3-1007H（100078）
寄语：喜欢《FF》、《牧场》，正太的人来～

# 游小说 第26辑 5月下旬全国上市

# 特别号·旧时代纪念篇

前线任务4 艾尔莎 生化危机5

影之心II 潜龙谍影2 自由之子

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 所有连载小说

**本辑全部完结！**

这是旧时代的结束

也是新时代的开篇

敬请期待 游小说 第27辑

**全新大改版！**

《游小说》第26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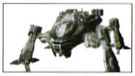
**5月下旬** 全国上市



**潜龙谍影2（完结篇）**
紧握手中武器的战士
依旧被命运玩弄于鼓掌之间



**生化危机5（完结篇）**
恐怖过后是希望之光
罪恶之人不需要葬身之地



**前线任务4 艾尔莎（完结篇）**
惨案背后的阴谋空前庞大
战士们只能继续前进



**影之心II（完结篇）**
哪怕舍弃自己的生命
也要让心中的爱意延续下去



**生化危机 空白玫瑰（完结篇）**
是虚幻？还是真实？
发生危机的是人心还是世界？

更多精彩，尽在《游小说》第26辑



ISBN 7-89476-147-7

9 787894 761477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89476-147-7

游小说光盘定价：9.80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睡神扫描



重力异想世界完结篇

# GRAVITY RUSH 2™